
武俠世界
$2.00
58

馬雲君繼 **迷宮殺機** 後另一巨著

鐵拐俠盜故事 **催命天使**




醫院是救急扶危的治病地方，可是，一間掛羊頭賣狗肉的醫院，却給歹徒們加以利用，作爲收買人命的地方。

這是「鐵拐俠盜故事集」中的新故事，是期起在本刊刊出，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文·雲　馬
圖·新　培

催命天使（上）

療養院內　疑雲陣陣

在一間中上餐室裏，經常聚集了一些風塵女子。每日由中午開始至下午四五點的一段時間裏，她們就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梭似的，在這兒出沒。

有一個鼻架金絲眼鏡，年約四十的女子，許多時也在這家餐室出現。她雖然不是什麼風塵女子，但許多風塵女子都認識她。

她的名字叫十三姑。

一個中年女子走到十三姑的身旁，坐了下來，低聲說道：「我的女兒又有了麻煩，你可以帮個忙嗎？」

「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你說些什麼。」十三姑莫名其妙地反問着。

「我是莉莉介紹來的，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你知道，我女兒今年只不過十七歲，怎麼可以肚皮脹脹的出來見人？」

「莉莉？那一個莉莉？」

「就是做舞小姐的那一個。」

「那麼，令千金也是一位舞小姐吧？」

「不！她只是在一家工廠工作的，不知怎的結識了一班慘綠少年，弄大了肚皮，現在她糊塗得連是那一個經手的，也不知道。眞該死！」

「別那麼大聲，這些事並不光榮啊！」

「十三姑，莉莉把你的外貌告訴我，說在這家餐室中的卡位可以找到你，她說你一定有辦法帮帮我的；我求求你，這是我唯一的女兒，自從先夫死了之後，我一直與她相依爲命。我怕她學壞，所以把她送入工廠做事，想不到她要壞起來，眞是不可救藥。唉！」

十三姑想了想問道：「她每月有多少收入？」

「七百多元。她在一間原子粒工廠工作，但我恐怕再過三二個月就非停止工作不可了。」

「她有了多久？」

「二個多月了。」

「這很麻煩的，爲什麼不早點想辦法？」

「她不告訴我，我怎知道呢！」

十三姑又默然無語，垂頭啜着鮮橙汁。

那中年婦人又焦急地說：「十三姑，求求你，做個好心吧！」

「你貴姓？」

「先夫姓何，小女叫何玉玲。」

「好吧！何太太，你給我地址和電話，我先要見見令千金。然後再討論價錢問題。」

中年婦人終於把地址和電話寫了下來，這才離去。

不久之後，又有個打扮得極之艷麗動人的年青

女子，走了過來。她老實不客氣地，在十三姑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

「你就是十三姑了？」那年青女子沉聲問道。

「是的，你是誰？」十三姑反問着。

「我許多女朋友都認識你，我叫妮娜。」

像妮娜這一類型的風塵女子，十三姑反而不會覺得驚奇。她反問道：「妮娜，你又有麻煩麼？」

「不！我不過有件事請敎你。」

「什麼事？」

妮娜道：「除了墮胎之外，你有沒有改變性別的門徑？」

「什麼？」十三姑出奇地瞪住她，「請你再說一次，我可能聽錯了吧！」

「我的意思是：我想做男人。」

「妮娜小姐，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本來就有點陰陽怪氣的，索性改變一下，一班姊妹都說你有辦法。」

「你過獎了，我只是有這種門徑。」十三姑最後說，「給我電話號碼，我回頭會叫人與你取得連絡。」

妮娜用眉筆畫了一個電話號碼，說道：「這是我工作的地方，只要叫妮娜聽電話就可以了。」

妮娜終於滿意地走了。

十三姑扶一扶那對金絲眼鏡，瞪住妮娜那苗條的身段，扭着屁股走路時的姿態，眞不敢相信她有做男人的勇氣和要求。

過了一會兒後，十三姑終於也離開了那一家餐室。

就在十三姑坐上車子，開動馬達之際，她發現情形有點不對，背後座位似乎有人。

她正待回轉身來，一支手槍的槍管，已伸到了她的背部。

一個男子的聲音，沉聲低喝：「快些開車，不要回過頭來！」

十三姑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問道：「你……你是誰？」

「把我帶到你們的總部去，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求你帮帮忙。」

「我們沒有什麼總部的，先生，有什麼事，你儘管對我說好了。」

「別裝蒜了，我知道你不會是最高負責人。」

「既然有事求我帮忙，你這樣不怕太過份一點嗎？」

「少說廢話，快把我帶到你們墮胎的地方去。這是一支實彈手槍，不是玩具槍啊！」

「好吧！我帶你去就是。」

車子開往郊外，停在一家療養院的門外。

持槍的男子往車窗外望了一眼。「這一間就是麼？」

十三姑點點頭，道：「是的，先生，最好請你把手槍收藏好，別嚇壞了我們的病人。」

那男子把手槍放進口袋裏，說道：「你先下車去！」

十三姑推開車門下車，那男子跟在背後。她似乎猜透了對方的企圖，不禁問道：「到底你要找誰？妻子嗎？還是愛人？」

「我要找一個叫做美美的女子。我知道，她在你這裏墮胎！」

「她姓什麼？」

「她本身姓林。」

「那麼你呢？」

「我姓游。」

「林美美，什麼時候進來的？」

「我不知道。總之，我查出她是給你帶走的，你叫十三姑，不會錯吧？」

「是的，既然你查到了，我又何必否認呢？」十三姑沉思着說，「林美美，什麼時候進來你既不知道，那麼，她多大的年紀？」

「二十五六歲左右。」

「我帶你進去看看好不好？先生，相信你也明白，許多人不肯報上眞姓名的。憑我的記憶，似乎未聽過林美美這名字。」

「好吧！你帶我進去！」

十三姑跟那個姓游的男子併肩走進裏面，許多身穿白色制服的女護士，都開始注視着他們。可是，十三姑沒有理會她們，也沒有跟她們招呼半句，便帶着那男子走進了一個房間之內。

那男子發覺這並非病房，便詫異地問：「你帶我來這裏幹什麼？」

「你別太緊張，我不過讓你先看看登記册以及一些照片，這樣找起來，可能方便得多啦！」

十三姑說着，走向一個文件櫃，取出了一大叠文件，放在桌子上。

那男子正把視綫放在那些文件之上，十三姑突然舉起手掌，向着那男子的後腦之下的頸骨部位力劈而下！

那男子煞是機警，但覺手影一動，他已經側身扭腰，急退兩步，手槍飛快地自口袋裏拔了出來！可是，他發覺十三姑的動作並未停止，手指隨即一緊，「砰」然一聲，子彈射向鋼製的文件櫃上，又是「轟」地一聲響！

說時遲那時快，十三姑在火花自槍咀冒出之前，早已跌向一副打字機之前，機旁一個烟灰缸，給

她順手抓起，擲了出去！

那一下子去勢如電，「嘩啦」一聲，不偏不倚，剛好擲中了那持槍男子的手部，烟灰缸碰在手槍之上，立卽開了花！

男子急忙把槍咀一擺，就要發射！可是，十三姑的飛脚踢得比他更快！他只感到手腕一麻，手槍脫手飛出，跌出數尺以外！

那姓游的男子發夢也想不到，像十三姑這麼一個女子，身手竟然如此敏捷！猶疑間，十三姑已竄至跟前，「刷刷刷」手刀連揮帶劈，那男子只感到渾身疼痛，轉眼便失去還擊之力。

房門驀地打開，二名身裁高大的女護士，出現門前，但是，她們還未闖進來，十三姑已反手把那男子制服。一條手臂彎在背後，痛得那男子連聲慘叫。

十三姑把那姓游的男子，交給二名身裁高大的女護士，押着帶走。

透過走廊，那男子被帶進了另外一間房，二名孔武有力的女護士，把他綁在一張靠背椅之上。

數分鐘之後，十三姑又出現了。

「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十三姑把他拾來的手槍，抵住男子的面頰！

那支手槍正是那男子帶來的，他當然明白那是一支實彈手槍。因此，他乖乖地答道：「我叫游四海。」

「幹什麼的？」

「是個海員。」

十三姑恍然大悟，道：「那我明白了，你出門之後，你妻子對你不貞，所以，有了身孕，你回來找她算帳，是不？」

「是的，你一點也沒有猜錯。那賤女人！現在什麼地方？」

「告訴你，你找錯地方了。」

「但是，我朋友親眼看見她去找過你；許多人也知道，你是幹墮胎生意的。」

「許多人都來找過我，我絕不否認；但是，我們不但收費貴，而且三不收；第一，不熟不做，我們怕惹麻煩，像今天你找上門一樣。第二，我們如果發覺對方是未有孩子的有夫之婦，也不替她做。第三，身體太弱的，我們也不做。」

「那麼，爲了却我心事，你可否讓我巡視病房一下？也許她眞的化名進來呢。」

「這是秘密的事，怎可以讓你公開參觀？我們有些病人不想讓別人認識的。總之，你的妻子不會在我們手上，你別再嚕囌。」

「你怎麼可以肯定她不在你手上？」

「我們是根據你所提供的資料，在我們的病人名單上，並無此人。」

「好吧！」游四海另有想法，他說：「請你把手槍還給我，讓我走吧！」

「在這個地方，有手槍是不合法的。」

「我是用來自衞的。」

「但是，剛才我並沒有襲擊你，你却幾乎殺了我。」

「我正式向你道歉。」

十三姑想了一會兒，終於說道：「好吧！手槍可以還給你，但是，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

十三姑道：「把今天的事都忘記它，向天發個毒誓！」

游四海但求脫身，一切都依了她。

十三姑打個手勢，二名女護士把游四海押出療養院門外。

游四海走到公路那邊，乘公共汽車返回市區，立卽跑到警察局去報警。

當值警官瞥了他一眼，問道：「你有沒有搞錯？療養院是紅心會主持下的一個醫療機構，怎麼會是幹墮胎這勾當的？」

「警官先生，我騙你幹什麼？我剛才由那兒回來，主持人十三姑，許多歡場中的女子，都認識她。我的妻子一定在那兒。」游四海說。

那警官備案之後，終於派出一名警長和數名警員，駕車與游四海同赴郊區療養院。

院長是個七十多歲的女護士，她龍鍾老態的，跑出來問帶隊的警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長問道：「這裏可有一位十三姑？」

老院長搖搖頭：「我從未聽過這名字。她幹什麼的？」

「墮胎的。」

「你們瘋了！我們這兒是療養院，你不認識字的麼？」

游四海插嘴說：「剛才我到過貴院，你一定知道的，是不？」

老院長托一托那對老花眼鏡，打量着他，說：「你一定是白撞！」

警長道：「這位游先生懷疑他的妻子被人帶到這兒來，請你讓他進去看看好嗎？」

老院長怒道：「你們眞的是豈有此理，這兒是療養院，可不是百貨公司，病人須要休息的，你們怎可以打擾他們？」

游四海道：「看看總不要緊吧？而且，那個十三姑，你們沒有理由不認識。起碼你們這裏有兩個姑娘認識那女人。」

老院長對警長說道：「我不想浪費時間，警長先生，我警告你，要是你再在這裏嚕嚕囌囌的，我就打電話直接向你上司投訴。局長也明知紅心會是個有信譽的慈善機構，怎可以隨便讓別人擾亂？」

警長道：「我們也只是執行任務，有人報案，我們一定要查明白。」

警長的態度變得强硬，是因爲他不喜歡老院長用他的上司來嚇他。

於是，一隊警員守在門口，由警長帶同游四海入室查看。

老院長氣得發抖，跑進院長辦公室去打電話，果然是打給警察局長的。

局長接到投訴，果然要找帶隊的警長聽電話。警長覺得理直氣壯，一點也不畏懼。局長在電話中問他：「那你搜到了一些什麼？」

「沒有什麼可疑人物，看過數十名病人，報案人都說不是他妻子。」警長說出了搜查的結果。

局長說道：「那麼，快點收隊吧！那傢伙可能是發神經的。」

警長無可奈何，只有向老院長道歉幾句，收隊歸去。

在警車上，游四海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他曾經用槍射擊十三姑不遂，子彈射中了文件櫃，那鋼櫃上一定留下痕跡。

但是，游四海不敢把這件事說給警察知道，因爲他也知道，私人藏有槍械是犯法的；那支手槍不過是他在外國購買偷偷帶回來的。並未領有槍照。

回到警局，作了例行手續的銷案，還給當值警官埋怨。游四海心裏實在感到憤怒非常。

想到家中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母親，以及一名三歲大的女兒游四海就更加把他的妻子恨到入骨。

返到家裏，游老太正抱着小寶兩頭行。她一看見游四海回來了，就問他：「找到了家嫂沒有？」

「沒有。」游四海透了一口大氣，「小寶怎麼樣了？媽。」

「我感覺得小寶似乎在發燒，最好帶她去看看醫生。」游老太担心地說。

游四海在女兒的額頭摸了一把，果然是有點燙手。他雖然沒有育嬰的經驗，但是，他知道孩子發高燒是很危險的；既可能引起腦膜炎，亦可能引致其他的併發症。所以，他抱起小寶，就想往屋外走。可是，游老太却把他叫住，問道：「你打算帶小寶往那兒去？」

「看醫生啊！」游四海答道。

「我知道是看醫生，但是，這兒的私家醫生收費很貴，你也知道，目前我們的環境不好，以後的日子，還不知道怎地過，所以，我以爲你最好帶小寶去看看公立醫院的醫生。」

「是的，我明白了，媽。」

游四海在這一刹那之間，幾乎淌出眼淚來。但他强忍着。他知道這時候他必須堅强起來，因爲他上有高堂，下有小女兒；而他的海員生涯，看來是非結束不可了。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林美美爲什麼會變得這麼厲害，母親說她有了孕，但他離家足有一年過外，美美腹中的孩子，當然不可能是他的。朋友對他說，美美在那間中上餐室見過十三姑，她是專接墮胎生意的。

他恨她並非單單就是爲了她變了心，而是她竟把家中的積蓄和飾物全都帶走了。

他恨她對小女兒太過無情，何况家裏還有個六十多歲的老母親？

因此，游四海眞想一槍殺了她，可是，他却無法從十三姑那兒找到她。

想着想着，不經不覺已經走了好幾個街口。

一間公立醫院的門診部，門前坐滿了人——全是病容滿面的人。那是由於候診室太細小，容納不下之故。所以候診的人，迫得坐到石階外面來。

游四海抱着小寶，跑到詢問處。可是，那兒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他跑到診症室門口，剛好一個護士小姐跑出來，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你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小姐，我女兒病了，請你替我掛個號好嗎？」游四海說。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

游四海望望牆上的電鐘，四點半。他說：「你們不是看到五點爲止麼？」

「何止五點？」護士用手指了指門外的「病龍」說道：「七點鐘可以收工，已經上上大吉了。」

「那麼，我的小寶……」

「明天來吧！」

「可是，她……她發高燒！」

「我也沒有辦法，我們掛號時間只到下午四點爲止。如果你有錢，我勸你還是去光顧私家醫生；否則，你可以帶她到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女護士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

游四海茫然若有所失。

獃了一會兒，他終於抱住小寶，去光顧私家醫生去。

這個社會就是這麼現實的，他一點也不埋怨；他只默默地在心中祈禱，希望他的小女兒平安無恙那就好了。

私家醫生的女護士，態度也不見得好，這大概是她們整天對住這許多病人，心理上已經煩躁，再加上質素和訓練等等問題，也難怪她們的面孔無法擠出一絲笑容來。

小寶的高熱達到一百零四度，這對一名三歲小孩來說，是十分危險的事；因此，醫生提議立即把她送入醫院，接受適當檢驗和治療。但是，游四海也知道此地的私家醫院，收費昂貴。所以他對醫生說：「醫生，可以介紹我送她入公共醫院嗎？」

「可以當然可以的，不過，他們的病床太少，萬一眞的沒有床位，那豈不是阻遲了孩子接受醫療的時間。」醫生誠意地說，「你大概不知道，孩子發高燒，可以引起許多種類的危險病症，尤其是這麼晚，萬一晚上有什麼事，只怕你應付不來。」

游四海覺得也是道理，他正想咬實牙齦，答應送小寶入私家醫院之際，醫生忽然靈機一觸，說道：「我看，你經濟上可能有問題，不如這樣吧，你就把孩子送往仁心醫院，這是一家慈善醫院，由一個會社支持的，收費極廉，醫生也不錯。」

游四海正在六神無主，難得醫生這麼通情達理，那有不答應之理。於是他拿着醫生的介紹信，趕着把小寶送往仁心醫院去。

在此之前，游四海也聽人說過仁心醫院是由一個團體支持的，裏面設備好，收費廉，醫生第一流，護士的服務水準也高。但是，游四海一年難得有幾天留下來，所以無法證實這種傳說是否眞實，今天却親眼見到了，情形的確是和傳說一樣令人感到滿意。

看見這班白衣天使和某些免費醫院的護士比較，眞有天淵之別。

游小寶在這裏接受了一連串的檢驗，包括照X光和驗血等等，由於熱度未減，醫生要她留醫。游四海非常担心，但醫生安慰他，護士們也勸着他離去。

可是，游四海却怔怔地瞪住小寶的臉頰，心裏說道：「小寶，媽雖然狠心不要你，但是，你却是爸的心肝命根兒，你切不可離開我啊！」

這一番說話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他的眼淚却忍不住奪眶而出。

游小寶雖然年僅三歲，她已經很懂事，在聽過祖母和父親的對答之後，心裏也明白到她的媽媽已經棄她而去；而目前她的小腦袋雖然給熱度燒得有點昏昏迷迷，但睜開雙眼却看見父親流淚滿頰。因此，她張着乾澀的嘴唇天眞地說：「爸爸，你別哭，媽媽很快就回來了。」

「不！爸爸不是爲她而哭，她並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留戀的；爸爸是爲你而担心。你要乖乖的，聽護士小姐的話，爸爸明天一早就會來看你。你會很快就好的，只要你聽話。」

小寶沒有再說話，她疲乏地點點頭。

護士小姐在勸游四海離去。游四海深情地，握着小寶那發燙的小手，依依不捨地，踱出了病房。在離開病房之前，他仍然回頭問那醫生：「我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危險？醫生。」

「現在我也不能答覆你，因爲詳細的檢驗報告還沒有打出來。」醫生又安慰他說：「不過，孩子在我們這裏，我們總會盡心盡力去護理她的，你放心好了。」

「大概還要多久才可以知道檢驗結果。」

「你的孩子發高燒歷久不退，我們最注意的，還是她的血液，這項報告，最快也要二十分鐘之後才知道。」

「我可以在這裏等一會嗎？」

「可以的，但你要到外面走廊去，不能在病房內阻礙我們的工作。」

「好吧！那我就在外面等一等。醫生，我實在很希望知道她的病况。」

「那你到外面去等好了。」

游四海走出病房外面，房門隨即關上了。他雖然覺得醫生和護士的態度都比某些免費醫院好得多，但是，想到孩子的安全，和眼前的情形顯得有些神秘，他便忍不住站在房門旁偸聽着裏面的情形。

「拿個搥子來！」剛才那名醫生發出了命令。

一名護士答應一聲，空氣中又轉趨沉寂！

「膝蓋的關節反應正常。」醫生又問：「熱度呢？」

一名護士答道：「一百零三度。」

「不能讓她繼續發高燒，冷水浴！」

接着是護士替小寶除下衣服的聲音，不久，又是花洒開了，一陣流水聲，小寶顯然給一陣冷水淋着；游四海心裏一陣疑慮與恐慌，立刻就想推門入內！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伸手搭住了他的肩膊，游四海回頭一看，是個年過半百的老年病人；他雖然身披醫院中的病人衣服，但面色頗好。他微笑着，毫無惡意。他對游四海說：「怎麼啦？孩子有事，是不？」

游四海呆木地點了點頭。

「這裏的醫療設備和人才，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第一流的。」那老者說，「你儘管放心吧！你的孩子，一定是發高燒，所以他們一定要進行冷水浴，把熱度降低，否則，孩子的腦部會給燒壞呢！你何必這麼緊張？」

游四海打量着他：「你是誰？」

「我在這裏留醫的。」老者又拍拍他的肩膊，「來吧！我們到花園走走，做父母的，看見自己的骨肉有事，難免心裏緊張的，但你也不必緊張到要哭啊！」

游四海也自覺有點不好意思地，抹了一把眼淚。他向老者解釋說：「我哭，並不是單單爲了孩子，而是我的遭遇太不幸了。」

「你有什麼困難，不妨告訴我，是不是經濟上發生了問題？」

「不！雖然我並不富有，但眼前的經濟，尙不致發生問題。」

「那麼，到底是什麼事？」

「不說也罷！俗語也有道：家醜不出外傳！」

游四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老者的興趣似乎更加濃厚，一直追問下去，游四海終於也把事實說了出來。老者道：「爲什麼你不報警？」

「沒有用的，警察已經去過了。」游四海道，「但是，我的確在裏面跟十三姑糾纏過。」

老者沉吟片刻，忽然靈機一觸，道：「爲什麼你不去找一找呂偉良？」

「呂偉良？他是誰啊？」

「就是著名的鐵拐俠盜。這個人專門抱打不平，坦白說，我活了六十年，一生人之中，就只服了他一個人。他不求名，不求利。只要他認爲値得去做的事，誰也阻擋不了；甚至警方，他也絕不賣賬。他雖然跛了一條腿，但許多四肢健全的人，就沒有他這一份幹勁，沒有他這一份正義感。」

「是的，我也似乎聽過了『鐵拐俠盜』這名字，就是我並不認識他。」

「那有什麼要緊？我也不認識他，但是，聽你剛才這麼說，相信也只有他一個人，才可以幫得了你。」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翠紅路十三號地下。」

游四海看看腕表，一邊把老者所說的地址記下，一邊走回到病房門口。這時醫生剛好由裏面走出來，他看見游四海，也沒有等他開口問，便告訴他說：「你的孩子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我們已經詳細檢查過了。但是，須要住院留醫一兩天，你可以走了。」

游四海鬆了一口氣。

是的，只要孩子沒有事，住在醫院裏，總比在家裏有安全感。因此，他再無異議，獨自便返回家去。

游四海把情形約畧告訴了游老太，吃過了晚飯之後，立刻就去找「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正與阿生準備外出，想不到會來了這麼一個不速之客。本來師徒二人是打算到「飛鏢俱樂部」去的。

游四海不安地道：「眞不好意思，阻住二位去消遣。」

呂偉良道：「不要緊，我們沒有事，才去飛鏢俱樂部消遣一下，但助人爲快樂之本，也許你會給我們帶來更佳的消遣呢。」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往往也把冒險作爲一種消遣啊！」

游四海於是開始從頭把他的遭遇說了一遍。

師徒二人交換着眼色，游四海不明白他們的用意，又說道：「也許二位認爲我過份誣譭那個十三姑，但這一切全是事實，我差一點給她殺了。雖然我曾答允她，不把這些事說出來，但我必須把我的妻子找回來，那是爲了我的小女兒。」

「我們絕對不會懷疑你的說話，關於十三姑這個名字，我們是第二次由你口中聽到的。」呂偉良說道，「我們正打算明天到那間中上餐室去一次，因爲今天有人向我們投訴，懷疑十三姑在墮胎手術中，把她的女兒弄死了。那人說：在中上餐室可以找到一個叫十三姑的女人，但她向我們投訴時，時候太晚，十三姑已經離開那家餐室，我們正想明天下午去找找她。」

「那是沒有用的。」游四海道，「相信經過今天在療養院發生的事之後，她不會再出現在那間餐室了。」

「那麼，你現在要我怎麼樣幫你？」

「我只希望找回我的妻子，只要她肯改過，以後能好好地照顧孩子，我不會再追究其他了。呂先生，也許你未有家室，你不會了解到我內心的痛苦，但是……」游四海忽然哽住了咽喉，說不下去。

呂偉良道：「我已經非常了解你內心的痛苦。雖然我未有家室，但我也是個男子漢；男人當然也明白到男人的心理。現在，請你把住址留下來，明天，我會去找你。」

游四海看看天色已黑，只好留下姓名地址，然後才離去。

阿生把剛才記錄下來的一頁拍紙簿撕下，對呂偉良說：「如果剛才那姓游的沒有說謊，那麼，北郊療養院，可能就是非法墮胎的地下醫院。」

呂偉良沉吟道：「如果他們醫術高明，我也不反對墮胎這種手術。事實上，這世界的人口太多了。而且，墮胎也可以避免許多悲劇的發生，但是，爲什麼進行墮胎的人會失了踪？」

「這裏面一定有問題的。」

「我也這麼想。」

「那麼，明天我們就到北郊療養院去看看。」

「不！今晚就去！」

× × ×

夜深人靜，月黑風高。北郊療養院四周一片沉寂，突然有兩條黑影出現在橫門附近。

他們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

呂偉良打一個手勢，阿生正待攀越圍牆，倏然有一條大狼狗，自那邊飛撲而至！

說時遲那時快，呂偉良舉杖按掣，「刷」的一聲，銀光一閃，痲醉銀針自杖管內射出，那條大狼狗哼也不哼一聲，倒臥地上！

阿生鬆了一口氣，隨即又彎膝作勢，雙足一頓，身子直往上縱；丈多高的圍牆，既無鐵絲網，亦未鑲上碎玻璃，這些阿生早已觀察淸楚，所以他才會施展這超卓的輕功，飛身直登牆頭。

院子的周圍以及圍牆之內，俱有迷濛的燈光，但亦有樹木可作掩護。因此，阿生回頭向他師父打了一個手勢之後，已翻身躍入了院子之內。

呂偉良往後倒退了幾步，拄杖急竄，剛至牆腳之下，鐵杖就地一撐，只見一條黑影翻過那幅圍牆，輕飄飄的落入了院子之內。那一下子身形之美，宛似乳燕投林。

師徒二人進入了院子裏面之後，再也沒有任何障碍。他們藉住樹影的掩護，直竄至屋內；由院子通往屋內，雖然也有門，而且鎖上了，但是，這對呂偉良師徒二人來說，跟沒有鎖上也沒有太多的分別。

轉眼之間，他們已經把門鎖弄開，進入主要建築物的內部。

院內一片靜寂，走廊上雖然有燈光透出，但很昏暗，却見不到有人。

呂偉良打一個手勢，暗示阿生別往那邊走，跟他向另一方面走。

師徒二人剛拐了彎，便看見一間很大的病房。他們輕輕把房門推開，不由得嚇了一跳！

令他們感到吃驚的原因，是病房中的病人，他們在熟睡中有如殭屍，一具具的攤放在床上，有些還睜大了雙眼，直瞪瞪地盯住天花板。胆小的不難會給他們嚇得昏了過去。

療養院通常是病後的患病者休養之地，或者須要長期接受治療的人，才會住到這兒來；但通常都是較一般病院裏的病人更爲正常和健康才對，怎麼會個個骨瘦如柴？

呂偉良和阿生一時想不透。

他們將房門輕輕掩上，又轉進另外一間房。房內沒有燈光，阿生於是利用手電筒照射一遍；當電筒光圈罩在一個人的臉龐上的時候，師徒二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那是一個中年女子，她的表情呆木，直瞪住二人！

呂偉良和阿生正待將房門掩上，退出門外之際，走廊上突然有兩名身裁高大的女護士，將去路攔住！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他們也看見房間裏的燈光亮了，那坐在辦公椅子上的中年女子朗聲說道：「兩位，請進來吧！」

師徒二人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內！

「難得你們這麼賞臉，爲什麼急急又要走？」

那女子拉長了臉，瞪住他們！

呂偉良道：「這麼深夜了，相信你們一定不歡迎外人參觀，是不？」

「當然，任何地方，也不會在這個時候招待外賓，但二位既來之，則安之。」

「請問貴姓？」

「十三姑！」

師徒二人同時一凜，幾乎以爲他們聽錯了。

十三姑陰森森一笑，道：「奇怪我爲什麼會在此恭候二位？」

「一點也不！」阿生搶先答道：「當我踏上牆頭時，便發覺脚下的水泥石板有些下陷，大概那些裝上了自動警報系統的機關，就是令你探悉我們行踪的原因吧？」

「對了，小子，你果然聰明，可惜，畢竟你還是上當了。」十三姑面色一沉，「你們到來這裏幹嗎？」

呂偉良道：「就是爲了拜訪你。」

「拜訪我？」十三姑一怔，「可是，我從來不認識二位。」

「你的芳名，我們却如雷貫耳。」呂偉良道，「雖則我們沒有光顧過你，但是，我們却知道你的業務一直很不錯。」

「謝謝你過獎了！」十三姑打量着呂偉良，沉吟道：「我想，你不可能是一位警探，警方不會僱用一名跛子的，可不是麼？」

「你沒有猜錯，我不但不是警探，還是警方的死對頭。」呂偉良又問：「除了墮胎之外，你們對於改容，可有興趣？」

「只要有鈔票，凡是有關醫學上的特殊服務，我們都有興趣。」十三姑托一托那副金絲眼鏡，「不過，我實在看不出你有改容的必要，你不是長得

很英俊麼？要不是跛了一隻脚，簡直可以做電影明星。」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我聽到關於你的不名譽傳說太多了，可以讓我加强一下信心麼？」

「當然可以的，但我也須要先證明一下你們的眞正企圖。」

「不妨向警方的檔案查一查，三教九流社會中，很少人不認識我這個大壞蛋。」

「何必去求警方？我們的資料室，相信比任何方面更齊備。」

十三姑說罷，夾指一彈，站在呂偉良身後的一名女護士走了過來。她聽了十三姑耳語幾句，隨卽離開了那間房。

阿生趁那機會打眼色給呂偉良，呂偉良示意他切勿輕舉妄動！

不久，那名壯健的女護士回來了，手上多了一疊文件。她將文件擺在桌子上，供十三姑翻閱。

十三姑在文件上只瞥了幾眼，便笑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閣下就是湖海中鼎鼎大名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失敬失敬！」

呂偉良眞不相信這裏竟然會有着他的資料。他故意說道：「原來你早已認識在下了，怎不早點說呢？」

「不！要不是我們手上的資料充足，我很容易會給你騙倒！」

「我並沒有騙你吧？我是一個有過案底的人，包括殺人盜竊等等。」

「你殺的只是社會罪人，盜的竊的也只是奸商私梟，因此，許多人也把你看作正派。」十三姑把文件夾合攏，又說：「好了，別玩把戲了，告訴我，你到這裏來，想幹什麼？」

呂偉良聳聳肩說：「既然你不相信我是來改容的，那麼，請你告訴我，一些女子的下落吧！」

「原來你要來這裏尋人。但是，你們這種方式，太奇特了。」十三姑又問：「你有什麼貴親在我們這間療養院裏？」

「我一個朋友的妻子，曾經光顧你，過了時限還未返家。」

「她叫什麼名字？」

「她的名字叫林美美，她的丈夫是游四海。」

十三姑的面色一沉，說道：「那女人我從來未見過，你們爲什麼整天在找她？」

「可以讓我看看那些墮胎的女子麼？」

「不可能的。」

「爲什麼？」

「因爲你是個男人，許多地方不方便。」

「我必須表明我個人的見解，我不反對墮胎，只要安全就行，因爲這世界人口太多了，過去一年間，就增加了七千萬。所以，原則上我不反對你的工作，只要你令我信服你們的技術。」

十三姑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這麼深夜了，要我帶你一一參觀我們的部門，似乎沒有可能。不過，可以讓你看看我們一部份紀錄影片。」

她說着，站了起來。二名身裁高大的女護士，形影不離地，跟隨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十三姑最後把他們帶進另外一間房。

十三姑說道：「我們的技術是第一流的，但是，由於我們沒有向政府註册，因而變成不合法。所以，希望二位看過了這等紀錄影片之後，切不可向外宣揚。」

呂偉良笑道：「要我們替你宣傳，除非你付出一筆宣傳費。」

十三姑笑了笑，但是，那張臉仍有一種硬綳綳的感覺，令人覺得非常冷酷。

房內有銀幕，也有放映機。一名女護士揀出一卷菲林，開始放映給呂偉良他們參觀。十三姑旁白道：「這是最新的墮胎手術，我們的儀器是第一流的，醫生護士更不用說了。」

呂偉良道：「這似乎不是這裏的病房或手術室吧？」

「是的，這裏只是療養院，我們的地下醫院，另外還有一處地方，但恕難奉告。」

「這大概又是你們的業務秘密吧？」

「這是改容手術，醜婦可以變成美女。」

這時候，銀幕上果然又出現了另一間手術室的工作情形。

醫生和護士們，全都戴上了口罩，包住頭。因此，呂偉良和阿生無法分辨他們的容貌；只有接受手術的人，才可以讓他們認識清楚。因爲他們在未施手術前是那麼醜陋，接受手術之後，果眞是天仙化人似的。

看見了這些紀錄影片的形式，使人想到他們的目的，似乎志在宣傳，大概他們的原意，原是準備給「顧客」們看的。

以後出現於銀幕上的，則是一些整形手術，包括接駁四肢的手術，以及隆胸隆鼻等等。

呂偉良笑道：「看來我也非光顧你們不可。這條腿如果要接駁，手術費如何？」

「如果按照正常收費，你未必付得起這龐大費用。但是，我們的工作，有時未必斤斤計較於金錢的；例如以工作交換我們的技術。」

「這話怎麼說？」

「例如你有一種特殊的技能，我們可以交換一

下。」

呂偉良心裏想：看來失踪的女子，也給他們加以利用了。就是不知道他們利用這些墮胎女子去幹一些什麼工作而已。

十三姑又說：「呂先生，我們與閣下，可稱河水不犯井水，希望你了解我們的工作情況之後，別再干預我們，那就好了。」

呂偉良沒有正面答覆她，故意扯到銀幕上去，說道：「這又是什麼？」

十三姑解說着道：「這是眞正的改容手術，經過我們專家的改容之後，是眞眞正正的，前後判若二人。」

「果然是技術超羣。」呂偉良讚嘆着說，「這些專家，來自那一國？」

「各國都有，包括日本的美容醫生，瑞典丹麥的墮胎專家，以及美國的外科手術專家等等。」

「看來你們的組織，也眞龐大。」

「是的，可以說：我們是眞正造福人羣的。」

「可惜，收費太貴。」

「世界是公平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不勞而獲的。」

「如果我考慮接受一項駁脚手術，我可以爲你們貢獻一些什麼？」

十三姑想了想，道：「你是一個有案底的人，所以，我們手上的資料也最豐富。以閣下的頭腦和身手，我們本來很須要你這種人。可惜，你的立場有點問題。所以，如果你眞的須要跟我們合作的話，便輪到我們來仔細考慮考慮了。」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你們技術超羣，却沒有辦法明白殘廢人的心理。」

「你如果有誠意的話，給我一個電話號碼，回頭我跟你連絡。」

「好吧！我們一言爲定。」

十三姑還未答話，外面突然傳來槍聲一响！她面色大變。

呂偉良也大感驚奇，緊隨着十三姑自沙發上站了起來。

一個女護士匆匆自門外闖入來，附耳與十三姑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十三姑反而鬆了一口氣，說道：「又是那討厭的傻瓜。」

呂偉良故意問道：「那一個傻瓜？」

「一個海員，他找妻子找到發了瘋。」十三姑說道：「有什麼辦法可以令他罷手？我們實在給這瘋子纏得透不過氣來了。」

呂偉良道：「讓我見見他，現在我比較了解你們的工作，他會聽我解釋的。」

「好吧！」十三姑對那女護士說，「開放捕人陷阱，把他生擒！」

女護士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十三姑重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沙發面前的几子上，擺放了一盤打字機似的按鈕。十三姑伸手按動了其中一個，銀幕上立卽出了一幅畫面——那是院子裏的一塊大空地。

十三姑說道：「這是最新的傳眞設備，利用電視攝像管那一種，已經落後了；現在這一種不但畫面寬闊，而且穩定。」

她一邊說，一邊在按鈕上較正，只見畫面慢慢移動，直至看見銀幕上有人出現爲止。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認得出，那是游四海。他們師徒二人都不禁在心裏說道：「他眞的是個大傻瓜，既然相信了我們，又何必自己漏夜跑來這裏冒險？」

這時候，只見游四海握住一柄手槍，移向一處矮林，他步步爲營，終於，不免跌進了一個陷阱之內。

陷阱是一片草地，完全看不出半點痕跡，換轉是呂偉良，仍不免中計。

呂偉良道：「他的女兒進了醫院。男人的心理，大概你也明白的。」

「是的，我也知道，他的女兒進了仁心醫院。但是，你等會不妨告訴他，他的妻子林美美，並不在我們手上；卽使可能她改名換姓前來接受手術，但亦已離去。」十三姑說。

傳眞銀幕上出現的，是幾個女護士，把游四海連人帶槍，自陷阱內牽引上來的情形。

呂偉良和阿生看見那種清晰程度，不能不佩服他們的設備新式。許多利用傳眞電視，把對方的行動現形於螢光幕上的設備，他們見得多了，但是，這種利用傳眞儀器，把一切實況卽場轉播於大銀幕之上，在他們來說還是頭一次。

游四海終於被數名穿制服的壯健女護士，押了進一間房內。

十三姑陪同呂偉良和阿生，走到那間房裏，令游四海大爲驚奇。他問呂偉良：「怎麼二位也在這裏？」

十三姑道：「他們並非我們同黨，不過也是來找你太座的。」

呂偉良說：「是的，尊夫人已經不在這兒。如果我是你，我早已死了這條心！」

「但是，我朋友證明她的確跟十三姑接過頭。」游四海說。

「墮胎手術，在我們來說，是小兒科似的，只須數小時。」十三姑說，「只要我們答允她，不必

住院的，你應該相信她早已走了。」

「為什麼你不早說？」游四海道，「你們似乎在故作神秘。」

「先生，別忘記，這是犯法的。」十三姑又指指握在女護士手中的一支屬於游四海的手槍，「就像這東西一樣，警方知道就不得了。」

呂偉良為了深入調查，他又對游四海勸告說：「游先生，好好地回去照顧小寶吧。不是我潑冷水，像林美美那種女人，即使找到了，也只有替你帶來痲煩而已，那又何必？」

呂偉良的一番說話，原是要游四海別惹怒了十三姑，他知道這兒的設備如此新式，一定還有不少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他決心要偵查下去，不想游四海白白犧牲了性命。可是游四海却不明白他的心意，反而說道：「我以為你會幫我，原來你們蛇鼠一窩！」

呂偉良苦笑道：「你說什麼都好，總之，我勸你快些返家去，這支手槍，在你來說，也不可能給你帶來安全的。」

游四海含恨地，瞪了呂偉良一眼。

十三姑道：「游先生，你是第二次落在我們手中，如果我是你，我會非常感謝幸運之神。」

說着，只見她把手一揮，二名女護士把游四海帶出那間房。

十三姑回頭對呂偉良說：「我們的業務，由半公開，而變成秘密交易，大概也是由於這個傻瓜開始！」

呂偉良道：「你準備怎麼樣處置他？」

「放心好了，我不會殺他的。為了你，我們再給他一個生存的機會。」十三姑深沉地冷笑一聲，說：「不過，我不妨對你說清楚，我們要殺一個人，比摔死一頭貓狗更容易。」

呂偉良心裏一凜，道：「你們這組織，應該是打救世人的吧？」

「外人很難明瞭我們的宗旨。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合作的可能性甚大，你等我消息好了。」十三姑又對一名女護士說：「把兩位先生送走，回頭叫人把『勒奇』好好埋葬。」

「勒奇是誰？」呂偉良忍不住問。

「就是給你射殺的大狼狗，那是德國的純種狼狗，你也太狠心了。」十三姑瞥了呂偉良一眼，「要不是為了將來的合作順利，我們一定會要你賠償的。」

呂偉良眞想不到，她竟然對他們師徒二人未進來之前的情形，瞭如指掌。他連忙解釋說：「那條大狼狗並沒有眞正死去，只是中了痲醉針。」

十三姑意外一怔，說：「想不到你還有一點慈心！」

呂偉良道：「我本來就不贊成殺人的。」

十三姑把手一揮，二名女護士把呂偉良師徒二人押出房外。

呂偉良師徒二人設法找尋游四海之所在，却無法可以再見到他。

二人回到公路旁邊，找回他們的車子，駛返市區。沿途上，竟也見不到行人或其他車子。阿生不禁担心地說：「難道他們把游四海殺了？」

「不會吧？」呂偉良說，「她們不像說謊，也許她們眞的要我替她做一些什麼。」

「我們須要報警嗎？」

「不！時機還未成熟。我們必須趁此機會，深入偵查。」

車子駛到市區時，已是凌晨三點。

翌日，呂偉良按照游四海寫給他的住址，往找游四海，他們只能看見游老太。但是，游老太却說她的兒子今天曾經返家，只是剛剛離家外出而已。

呂偉良至此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二人趕往仁心醫院，找着了游四海，他正在探視他女兒小寶的病況。呂偉良費了一番唇舌，向他解釋，要他忍耐一下。

游四海沒有表示什麼，他只在嘆息。

呂偉良和阿生正待離去，忽然有個人叫住他。這個老者，正是昨夜指點游四海去找呂偉良的老病人。

他說：「呂先生，你可替游四海找回了他的妻子？唉！他實在太可憐了。」

呂偉良不想說得太多，只說道：「我正在想辦法。」

那老者又神神秘秘的，把他拉到一角，低聲說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我似乎未見過閣下。」

「但我知道你生平行俠仗義，專抱打不平。來，我們談談一件事。」

「什麼事？」呂偉良出奇地問。

老者說道：「到花園談吧！」

呂偉良一時好奇心起，跟他去到花園。老者的態度越來越神秘。他說：「我想，我應該先來一個自我介紹，本人就是經常以『無名氏』名義捐出大量善欵的神秘富翁申元富。」

「申元富？」呂偉良打量着他。

申元富笑道：「是的，這名字好陌生，是不？那是因為我很少出來交際應酬之故，但是，講到做善事，我一向不甘後人的。為了要深入了解這間仁心醫院的服務水準，我借着小病而來求醫，希望你

不要把這個秘密說出去。回頭我可能給他們捐出一筆善欵，以作經費。」

呂偉良知道他不會說謊，因為事實上就有這麼一個「無名氏」，經常捐出大量善欵，但却從沒有人知道他是誰。至於「申元富」這個人，呂偉良也知道是個富有的人，却是想不到他原來就是「無名氏」。

至此，呂偉良不禁有點肅然起敬！

申元富說道：「介紹過我自己之後，要談談北郊療養院了。」

呂偉良又是一怔，他想不到申元富為什麼會談起那間療養院來，乘機問道：「難道你又想捐出一筆錢給北郊療養院麼？」

「已經捐過了，那才呻笨。」申元富道：「坦白說句，我的錢不是寃枉來的，主要是祖先遺下，和本人的經營商業賺來的。這一點，相信你最能證明，因為那一個富翁的錢是寃孽錢，相信沒有人會清楚得過你了。因此，我捐欵給某機構之前，必須先查一查他們的服務水準，看看是否值得捐他們一筆。可是，北郊療養院比較地位特殊，我只從外表參觀過一次，結果就以『無名氏』的名義，捐了一筆金錢給他們。可是，現在我才知道，裏面可能另有黑幕。」

「什麼黑幕？」

「可能那是一間墮胎機關。所以，我想你查一查。大概你已經見過游四海先生了，他是個值得同情的人。」

呂偉良深恐引起十三姑的疑心，以致無法深入調查，所以他只好說道：「我已經查過了，療養院並無可疑之處，他的太太已經完成墮胎手術，逃之夭夭了。」

呂偉良所以要這樣維護十三姑，是由於第一：對方的眞正身份他未了解，雖然他自稱是申元富，但也可能是十三姑派來試探他的人。第二：他担心十三姑派人跟踪監視，當他和申元富談話時，對方可能偷聽。因此，他不能不為長遠打算。

申元富不得要領，又說：「現在你既然明白我的身份，以後如果有什麼金錢上的困難，或者認為須要幫助某一個人的時候，不妨找我。對於閣下的為人，在下十分了解，我完全信賴你。」

「謝謝你。」呂偉良說，「眼前你大概要照顧一下游四海一家吧？」

「是的，我會照顧他的。」

呂偉良離開醫院，正待登上汽車之際，發覺後面一輛車子的車門打開了。裏面坐了一個戴黑眼鏡的男子，一種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呂先生，請到這兒來吧！」

呂偉良一怔，發覺他並不認識那個男子。但是，聲音好熟。

呂偉良只想一想，立即明白過來。他輕聲對阿生說：「那車子上坐的，可能是十三姑，我過去會一會她，你要見機行事。」

呂偉良說着，拄杖走到後面一輛車子旁邊。那個戴黑眼鏡和帽子的，果然是女扮男裝的十三姑。

她把車門推開，讓呂偉良坐到她身旁。車子開出之後，她才問道：「你已經明白我是誰了吧？」

「我想你不會是綁票的。」呂偉良說道：「現在你要帶我往那兒？」

十三姑道：「到灰色監獄去。」

「監獄？」呂偉良呆了一呆道，「到那兒去幹嗎？」

「我們不是說好了要合作的嗎？」

「是的，但我不想坐牢。」

「沒有人叫你去坐牢。」

「那麼，到監獄去幹什麼？」

「你可聽過龍大虎這個名字？」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是不是一個械刦案的犯人？」

「對了。」十三姑一邊開車一邊說，「我們要設法把他弄出來。」

「哦！原來你要我去刦獄？」

「是的，這是一宗買賣。」

呂偉良想起了，當年的械刦案曾經轟動一時，但數名大盜之中，就只有這麼一個龍大虎被抓住。但是，贓欵千多萬元，却與其他匪徒一齊漏了網。

呂偉良在一時之間，也想不到十三姑何以會與龍大虎扯上了關係。他不禁問道：「他是你的親人麼？」

「不！」

「那麼，可能是同黨吧？」

「更加風馬牛不相及。」

「那你為什麼要救他？」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這是一宗大買賣呢。」十三姑又說，「龍大虎在械刦案中，因槍殺事主，而被判終身監禁。但是，他手上有許多錢，只要有人有方法把他救出來，我們可以為他改容，讓他逃過警方的緝捕，而這筆改容手術費，數目以百萬計。就是沒有人可以把他自牢中救出來。」

「我明白了，刦銀行那千百萬元，仍在一個秘密地方，是不？」

「我想是的，除了龍大虎之外，沒有人知道那筆錢收在那兒。但是，他却派人跟我們接洽過了，我們只可以為他動改容手術，而無力把他救出來。

希望以你師徒二人的力量，令我們能够做成這一宗買賣。」

「這是一項難題，灰色監獄守衛森嚴，叫我如何下手呢？」

「江湖上許多人都知道你們師徒二人最有辦法，憑你們的頭腦，相信可以辦到的。」

「你過獎了。」

「現在我們先到灰色監獄附近兜圈子，希望你有個印象，然後再談其他的。」

「我想不必了吧？我是個有案底的人，什麼地方都到過。現在要談的，倒是我們如何合作。」

「我們負責改容，你負責救人，把他交到我們手上，你可以分賬四成。」

呂偉良道：「不是二一添作五麼？」

「沒有我們搭綫，你根本不會有此門路。所以，我們佔六成，是天公地道的事。」

「酬金的總數是多少？」

「三百萬元。」

呂偉良半信半疑，問道：「他眞的肯花這許多錢？」

「我們比你更關切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已經查過了，那千多萬元，一直給他埋藏起來，他的同黨也無法知道。他的同黨曾派人去探監，希望查出一些口風，可是，龍大虎却坦言道：如果有人把他救出去，他才說出那批贜欵所在。然而當局却一直以爲那千多萬元落在其他人的手上。」

「千多萬元在他的手中掌握住，我絕不懷疑，問題却是：他被救了出來之後，肯不肯拿出三百萬元來。」

「龍大虎是個够道義的人，這一點也是可以信賴的，否則，其他幾名匪徒，早已落入警方的手中了。」十三姑歇了歇，又說：「再講到情理方面，手上有千多萬元，數目不在少，花三百萬元，可以改頭換面，然後可以安享其他大部份贜欵，任何人也說，這是值得的。尤其是他改容後，不但可以逃過警方耳目，還可以逃過他同黨的追踪，這是多麼輕鬆的事？所以，我勸你不妨放心去做，那三百萬元的四成，你不會落空的。」

呂偉良開始在心裏盤算起來，這的確是一宗有趣的刺激工作。他的目標本來要查查十三姑的墮胎機關的內幕，想不到又案中有案，說不定會有更大的意外收穫。

於是，他終於答應下來了。

十三姑把他載返北郊療養院，但他們走的却是後門。

進入一間密室之後，十三姑把一些圖表交給呂偉良，說道：「這是灰色監獄內內外外的形勢圖。你拿走它吧，我想，這樣子會省下你不少工夫。」

呂偉良道：「我還須要從詳計議，可以讓我再考慮考慮嗎？」

十三姑面色一沉：「怎麼？你又鬧別扭？」

「不！坦白說，我要錢的話，有更多其他方便的方法，而不須冒這麼大的險。到這兒來的初衷，原本代人找尋妻子，但無意中知道你們也會接駁手術，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這條腿來。」

「那可容易了，事情完結後，我們可以爲你安排一下移植手術。」

「可是，那裏來一條人腿？」

「這本來是我們業務上的秘密，但是，如果你答應合作的話，我可以帶你參觀一下我們的設備，以及進步的外科手術，讓你堅定一下你的信心——是你恢復四肢齊全的信心。」

呂偉良又故意作出愼重考慮的樣子。沉吟道：「剛才我也說過了，要賺一百數十萬，在我來說，不是一件難事。這不是我誇大，而是許多人都知道我過去常常光顧一些富有人家，從他們的保險箱裏，要多少就取去多少。但現在我收山了，從正途賺錢，我手上的全是利息頗高的股票，我不急於須要這四成分賬，而主要還是讓我重温以前未殘廢的美夢！」

十三姑道：「我們是個有組織的團體，說一不會二，只要你答應我們，把龍大虎救出來，我們可以替你進行這一項大手術。」

「那麼，我們不妨重新討論一下，在我的接駁手術完成了之後，我才設法爲你們救出龍大虎。」

「那樣，與我們的決定有了出入。別忘記，我們的手術是免費的。」

「但是，那四成分賬，我也可以不要。彼此總可以抵消了吧？」

「好吧！」十三姑說，「讓我再向上頭請示一下。」

「你不是最高的？」

「不！我只是一個小頭目。」

呂偉良覺得更加非要偵查不可。他知道要深入調查，必須設法讓自己住到他們的地下醫院去。先知道了他們的內部情形，然後才可以一網打盡。

但是，要是先救了龍大虎出來，只怕他們不會對自己再發生興趣。因此，他才會想出了這個提議來，讓對方重新考慮。

十三姑用車子送走呂偉良。

車子經過公路時，呂偉良已經發覺阿生在附近監視他們。

十三姑笑道：「令徒似乎不放心，是不？」

呂偉良曉得她也發覺了阿生的踪跡，只好笑了笑，點點頭。

「既然他駕車在那邊等候，也用不着我送你回去了吧？」十三姑問道。

呂偉良說道：「是的，讓我坐他的車子回去就是。」

二人在公路旁告別。這時阿生已經把車子開過來，問起情形，阿生竟然想去療養院附近窺伺。呂偉良說：「千祈不可，來日方長呢，我們何必惹起她的疑心？」

墮胎機關　罪惡昭彰

往後一連幾天，都有人向呂偉良投訴，說他們的女兒失踪了，要求呂氏師徒二人，仗義代他們把失踪者找回來。可是，呂偉良一聽到與十三姑墮胎有關，他就立即加以拒絕！

他這樣做，是爲了獲得十三姑的進一步信任，因爲他不曉得這班求助的人之中，那一個是眞，那一個是假；說不定其中有十三姑派來的奸細在內。

這一天，十三姑果然又把他約了出去。

十三姑用車子來接他，然後直駛北郊。

十三姑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現在就帶你去參觀我們的地下醫院。」

「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問。

「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何必心急？」十三姑又說，「關於合約的事，首領要跟你面談一下。」

「什麼合約？」

「我們合作的契約。」

「這也須要簽合約？」

「是的，雖然我們都是見不得光的，但是，這可以說是道義上的合約。」

呂偉良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想不到忍耐一下，就可以查出他們總機關之所在，以及可以獲睹他們首領的眞面目。

車子抵達療養院，在門前停了下來。

「就是這裏麼？」呂偉良問道。

十三姑答：「不！這是療養院，我們的地下醫院，比這兒大上十倍。」

二人進入療養院，十三姑又把呂偉良帶入一間辦公室裏去。

她自文件夾中取出一份東西，對呂偉良說：「這是誓詞，你要參觀我們地下醫院，必須發誓，不對外洩漏任何有關我們內部的秘密。」

呂偉良接過那份文件看了一遍，不禁有些好笑，這是科學時代，他不相信發毒誓可以咒死一個人。但是，他沒有笑出來，而且還在上面簽了字。

坦白說：他一開始已經有出賣十三姑的打算，否則，他也不會冒險到這兒來。只是時機未熟，在未了解全部內情之前，呂偉良覺得必須忍耐。甚至，不惜作出更大的犧牲。

尤其是這幾天以來，呂偉良接見過不少可憐的母親，她們都投訴說，女兒在被發覺懷孕之後，失了踪。她們知道呂偉良是個行俠仗義的人，所以，她們除了報警之外，還要求呂偉良設法代她們找回失踪的女兒。

但是，呂偉良只安慰她們，並沒有答應下來，只說一切警方自有辦法。

其實，呂偉良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失踪少女與墮胎等等問題，有待各方面加以研究，以他一個人的力量，當然不可能有什麼作用。不過，他這個人就是這麼樣，只要知道是一些罪惡的事，他就有興趣去冒險。例如當他知道十三姑可能是墮胎機關的頭目之後，他便決心深入調查。

想不到，十三姑的口中已經透露出，他們的組織是相當龐大的，呂偉良更加覺得刺激；因此，十三姑要他簽了那張什麼誓章，他幾乎閉上眼睛就簽上了。

呂偉良剛簽了字，立即有人推開房門。門外走進二名女護士，其中一個用黑巾替呂偉良綁上了眼睛；另一個則企圖替他綁上雙手。

可是，十三姑却說：「不要綁了，他不會反抗的。」

呂偉良笑道：「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怕你認出地下醫院之所在。這不過是爲了安全計，請你原諒。」

呂偉良這時才明白：地下醫院可能還要去到很遠的地方。

二名女護士分別扶持着呂偉良，登上汽車，然後又陪他坐在後面的座位，由十三姑把車子開走。

沿途上，只聽得風聲自耳畔掠過，間中有汽車的馬達聲，呂偉良雖然知道這是北郊公路，却不知道她往那一方面駛去！

車子很快。呂偉良明知怎麼樣也無法偷看，左右兩旁又坐了二名壯健女護士，只有閉上了眼睛，憑聽覺去想像一切。

但是，車子很快又給她們把所有的玻璃窗關上了。車內開動了空氣調節系統，令到呂偉良無法再聽到外面的動靜。

好一會兒，車子停了下來。

「砰！砰！」車子按響了號角，然後又再開動，但很慢！

呂偉良知道，兩下號角聲，是一種暗號之類。

這種汽車中發出的喇叭聲，他坐在車內是可以聽到的。至於車子何故要慢駛呢？他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大概是到目的地了。

果然，車子慢駛片刻，又停了下來。

這時，二名護士推開了車門，把呂偉良帶下車去。

但是，他還沒有重睹光明。雙眼仍然被黑巾綁得緊緊的。

二名女護士帶住他，使他拄杖走動時，也不致發生困難。他還可以聽到十三姑的步履聲，單人匹馬的，在前面帶路；同時背後也有二三人的步聲。可能是他們已經進入腹地了，難免給人監視起來吧！——呂偉良心裏想。

各人進入電梯，從感覺中，呂偉良覺得電梯很大，也很快。

最後，呂偉良被人帶出電梯，一陣陣非常濃烈的藥水氣味，任何人也可以發覺，這裏已經是醫院地帶了。呂偉良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有些緊張起來。

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轉入一間房間之內。房門關上了，呂偉良才發覺房內只有十三姑和他兩個人。

十三姑把黑巾解下。說道：「這是我們的禁地，非病人而可以入來參觀的外人，你是第一個。」說着，她已把一枚襟章似的東西，在呂偉良的衣襟之左上角別上了。

那枚襟章編有號碼，也有圖章蓋上，足有拳頭一般大小。

十三姑說：「這是通行證，沒有這東西，休想在此走動半步。」

呂偉良看見十三姑自己也扣上了一枚。

於是，二人離開了那一間房，走到一條長長的走廊上。

那走廊之上，有着一間間的房間，一看便知道這是一間規模宏大的醫院。

十三姑帶着呂偉良逐一參觀，同時也仔細爲他解釋各種設備。

呂偉良發覺那些醫生護士們，雖然穿梭似的來往於走廊之上，但是，他們都戴上了白色帽子和口罩，只露出雙眼，看上去每個人都差不多一樣的面孔，要認出他們是誰，委實也不容易。

白色的制服之上，同樣亦扣上了一枚編有號數的襟章。每一個人都行色匆匆，似乎都忙得很。

呂偉良在十三姑的引領下，進入一間龐大的病房裏去，這兒住了數十名婦女，個個都有如病後的人一樣，面色有點蒼白。

十三姑對呂偉良解釋道：「她們都是到這裏來墮胎的，其中有舞小姐，吧女，未嫁少女以及寡婦等等，種種式式的婦女都有。」

呂偉良忍不住問：「她們的面色爲甚麼這樣難看？」

「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爲墮胎手術是把胎中未成人的嬰兒弄掉，難免有失血現象，但是，慢慢她們就會好轉過來。」

他們說話的時候，是站在一張病床旁邊的。呂偉良一邊聆聽十三姑的解釋，一邊注視着病床上一位年青的婦人，他發覺她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的神色，默默地似乎有所懇求，但又不知道要怎說才好。

呂偉良極力避免引起十三姑的注意，拄杖與十三姑併肩往前走。他們的步伐非常緩慢，同時呂偉良也故意讓十三姑走前一些。

呂偉良在走路的時候，用眼尾監視着那年青婦人的一舉一動。就在他掠過她身旁的刹那間，呂偉良發覺她的手自被窩中伸至床緣。手上握了一張字條似的東西，呂偉良深恐被十三姑發覺，迅速把字條接過，納入口袋裏去。

十三姑儘管在向呂偉良介紹他們醫院中的各項新式設備，竟未注意到呂偉良和那少婦的動作。

通過了那間大病房，他們又進入了另一間手術室，有人正在進行墮胎手術。

十三姑又再把呂偉良帶到其他一系列的手術室去，那是包括了整容，改容等等手術的。

十三姑說：「女人都是愛美的動物，所以我們爲她們施行整容，這又包括了隆胸，隆鼻，增高，減肥及改變眼皮等等。」

呂偉良故意搭訕地問：「那麼，手術費方面相信一定很貴吧？」

「那又未必。」十三姑神秘地笑了笑，「雖然鈔票很可愛，但是，有時條件好的，我們會爲她們免費服務。」

「這是甚麼意思？」

「對不起，你本來就不應該知得太多，算了吧！我們到那邊看看。」

在另外一間病房之內，躺了好幾個被綳帶綑紮得有如木乃伊一樣的病人。

呂偉良笑道：「要是給胆小的人看見了，一定會嚇得半死。」

「他們是經過改容手術的，有些是通緝犯，我們可以連他們的輪廓也改變過來，看過去使人覺得他們百份之一百的，是另外一個人。」

「的確偉大！」

「是的，撇開法律，在醫學成就上，我們是够

偉大的。目前我們正在發展另外一種手術，如果成功了，警方會十分頭痛。」

「到底是甚麼手術？」

「指紋改形術。」

「指紋怎麼可以改？」

「科學是萬能的，雖然在理論上，我們每一個人的指紋必不相同。但是，我們要利用科學的方法，把某一些須要隱蔽身份的人改過指紋的原來形狀。這種手術，我們稱它爲指紋改形術。」

「你的意思是：把另一個人的手指皮剝下，植到被施手術的人的手指之上，是不？」呂偉良又問道。

十三姑搖搖頭，笑道：「不！絕對不是那一回事。雖然植皮手術在理論上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如果把一個死人的指紋剝下，植在生人的手指之上，很容易被人找出破綻。」

呂偉良道：「那麼，你們用甚麼方法可以令到指紋改形？」

「我們利用一種特製的藥水，把他們的手指腐蝕，然後套上一個特別的鋼模——這是指紋的模型，經過若干時間之後，鋼模打開，手指復原，指紋便改了形。」

「果然妙絕！如此一來，警方即使根據指紋認人，也怕會失敗了？」

「是的，所以我說，如果成功了，最頭痛的，就是警方。不過，目前我們正在試驗階段。」

最後，他們走進了一間矯形所。

這是一間大手術室，呂偉良隔住玻璃，看見一宗接駁四肢的手術，正在進行階段。

呂偉良看見數名醫生和一名女護士，正在忙碌地工作，把一條血淋淋的手臂，接駁到一條斷臂之上，躺在病床上的人，顯然已被痳醉了。

呂偉良雖然出生入死無數次，打架傷人也不知凡幾，但是面對這種可怖的情景，實在反胃。他忍不住又問：「這條手臂，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決不會是義臂。你也可以看見，那是血！義臂那裏有血的呢？」

「眞的手臂？你們由那裏弄來的？」

「由那裏弄來的？」十三姑聳肩笑道，「我們當然有辦法的。」

呂偉良心裏想：除非是從死人的屍體上割下來的，否則，這就可能是一個生人的手臂。

想到這裏，呂偉良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好了，我們現在要去見首領了。」十三姑說着，走出那間房。

呂偉良拄杖跟在後面。在走廊上，他們又遇見數名女護士匆匆走過，她們的制服上，除了那個襟章之外，還有一個紅色心形的符號。

這是最令呂偉良注目的事，剛才他所見的女護士和醫生們，他們的制服上固然都有這種符號，就是一些病床和用具之上，也有這種特殊的記號。

呂偉良跟着十三姑進入一間警衞森嚴的房間。

這間房的門前，站了四名彪形大漢，他們都穿了白色的男護士制服，也戴上了白帽和口罩。他們看見十三姑帶着呂偉良入內，只瞥了那些特製的襟章一眼，便放他們進去！

呂偉良以爲房內一定坐了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裏面竟空無一人。

一張大辦公桌，後面那張椅子是空的，桌子上有電話和傳聲器，以及文房用具等等。

十三姑指指桌子前面一張椅子，叫呂偉良坐下來，她却站着。

呂偉良看見十三姑的態度非常嚴肅，即使房內就只有他們二人，但是，十三姑的神情跟剛才就完全兩樣。

呂偉良坐下之後，好一會兒仍不見有人出來，再往房內四周打量了一遍，發覺這裏並沒有其他的出入口，換句話說，有人入來，一定要經過剛才那扇房門。

「你們的首領爲甚麼還不來？」呂偉良忍不住問十三姑。

十三姑道：「別吵，他來了你自然知道的。」

突然間，一陣「嗚嗚」的儀器聲響，有如開了一具收音機發生的反應一樣。隨即有人說道：「歡迎大駕光臨！呂先生。」

這是一個半低音，呂偉良覺得他是一個男子。聲音是自椅子上發出的，呂偉良留心看看，便可以看見背上有些隙縫，巧妙地隱藏在那些厚絨之間。

呂偉良仰首側頭問十三姑：「怎麼不見你們首領？」

「首領不會接見陌生人的。」十三姑道，「而且，他這樣跟你說話不是一樣嗎？」

椅子上一陣格格笑聲傳出，那首領又在說話：「你認不認識我，都是一樣的，不如我們談談那宗買賣吧，不！不該說是買賣，說是交易好得多，也貼切得多，可不是嗎？」

呂偉良道：「關於刼獄的事，我已經跟十三姑談過了，我有困難在。」

「甚麼困難？」首領道：「是不是人力問題？或者財力問題？」

「我的意思是：最好你們先替我施手術，替我駁好了腿再說。」

「你如果有心與我們合作，最好別諸多疑心，我們的手術是第一流的，你的腿一經接駁，保證可以和常人一樣行走。」

「關於你們的手術，我已經參觀過了，我當然有信心。不過，如果我經過了你們施手術接駁，豈不是更加工作順利麼？」

「不！情形絕對不是這樣的，你的腿習慣了用拐杖幫助走路，那麼，一旦改變習慣的話，反爲不便呢。」首領說道：「所以，我以爲你最好先完成了那艱巨的工作，然後才到我們這裏來。」

呂偉良心裏想，這的確是一個大難題，他們是有心難倒自己的。不過，爲了深入了解，將這一帮人一網打盡，又似乎有重新研究的必要。因此，他說：「好吧！你先讓我看看那張合同再說。」

「十三姑，你在抽屜裏，取給他看。」首領說道。

十三姑奉命走到桌子後面去，打開抽屜，取出一份合同來。

呂偉良接過一看，果然是一份非常古怪的合約，上面主要兩點是：第一，呂偉良要在一周內將死囚龍大虎救出，交到十三姑手中來；第二，呂偉良於工作完成之後，紅心會的地下醫院，免費爲他施手術，接駁一條會行走的眞人大腿。

呂偉良約畧看了一遍，不禁笑道：「一般合約，是雙方有利的。但是，這裏的條欵似乎我太吃虧了吧？」

「怎麼會吃虧？」首領的聲音，「你可知道我們替一個殘廢人接駁一條手或脚，收費若干？」

「我不知道。」呂偉良答。

「富有的，我們收費十萬元以上。」

「十萬元不貴，由殘廢變成四肢齊全，很值得啊！但是，如果沒有錢，又怎麼樣？」

「那就以工作抵償手術費。」

「換句話說，我這項工作，也只不過值十萬元左右而已。」

「那又未必，我們給你的好處是：除了免費手術之外，還有金錢酬勞。」

「爲什麼合約上沒有寫明？」

「十三姑，給他參閱另外一份吧！」

十三姑又把另外一份合約自抽屜中取出，那是龍大虎跟他們「紅心會」簽的。上面列明：龍大虎於被救出獄後，將接受「紅心會地下醫院」的一項易容手術，屆時龍大虎將付出三百萬元的代價，其中六成歸參加救他出獄的人所有；其他四成則屬於替他改容的人。

呂偉良看了之後，說道：「你們所提出的四六分賬，似乎有點混亂吧？」

「不！」首領在解釋，「本來你六我四，但是，你似乎也忘記了接駁一隻脚的大手術費呢。所以，倒過來你四我六，也是你佔了便宜。如果你同意的話，你可以在第一份合約上簽字。」

「一個星期，似乎太急迫了。」

「這不過是我們原則上的要求，如果你有什麼困難，當然可以提出。老實說：在醫學上，我們是先驅者，但是，在犯罪學上，你似乎佔先一籌！」

呂偉良心裏道：難道你們現在不是犯罪麼？但是，他口裏却說：「你過獎了。好吧！就讓我盡力而爲。」

呂偉良說着，終於在合約上面簽了字。

首領的聲音又在說道：「你果然是一名江湖好漢！好吧！我們等着你的好消息！」

十三姑問道：「你有什麼困難嗎？」

「沒有。」呂偉良說，「即使我有，我也會想辦法解決的。」

「是的，我們早知道你是個有頭腦的人。如果你有什麼須要我們帮助你的，你儘管說吧！」首領說。

呂偉良道：「目前我須要知道，我以後如何與你們連絡？」

「這些事，十三姑會替你安排的。」首領又說，「十三姑，你的工作完成了，可以帶呂先生離開這兒啦！」

「是的，首領。」十三姑恭敬地說。

十三姑把文件放回桌子的抽屜中，然後帶着呂偉良離開那間房。

那四名大漢仍在門前站崗。由這點看來，「紅心會」的首領，極有可能在這間房內，只是不讓呂偉良見到他罷了。

呂偉良與十三姑透過走廊，走到一間休息室似的大房間內，裏面有酒櫃，也有大沙發，陳設得非常講究。

十三姑招待呂偉良在這裏坐下之後，便走到酒櫃前，倒了兩杯酒過來，把一杯交到呂偉良手裏，舉杯說道：「祝我們合作成功！」

呂偉良覺得那杯酒，似乎並無可疑之處，於是跟十三姑碰杯之後，喝了一口。

他知道不久之後，便會被帶離那家醫院，心裏有點焦慮。因爲他至今仍未知道這一間地下醫院，到底位處何方，這未免有點可惜。所以，他在心裏盤算着，在未離去之前，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一點關鍵。例如哄十三姑把窗口推開，讓他看看窗外的環境，這也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這兒似乎並沒有任何窗口，四邊牆壁還

鋪上了隔聲紙板，室內全部用空氣調節。

至此，呂偉良不禁想起徒弟阿生來。

阿生是有名的鬼靈精，他發明的電子追踪儀，小到可以藏在外衣的銅鈕之內，因此只須掉下一顆，便可以協助他們改天利用儀器追查出這地方之所在。但是，呂偉良事先却沒有準備到須要應用那種小儀器。

呂偉良的「萬能枴杖」中雖然有着許多種特殊用途，也隱藏着不少儀器；可是，他一時之間，竟想不出用那一種儀器，可以助他辨別出這是什麼地方來。

他忽然靈機一觸，借故要到洗手間去。

十三姑用手一指，道：「那是專爲貴賓而設的洗手間！」

呂偉良循聲望過去，只見會客室一角：有一度門可以通到裏面去。

呂偉良入到裏面，往四下裏輕輕瞥了一眼，心裏就冷却下來。因爲憑他的經驗，這兒已經裝上了電眼。十三姑既然說是專爲嘉賓而設的，那麼，他的一舉一動，亦可能被人監視。

呂偉良回到會客室，十三姑又爲他倒滿了另一杯酒。呂偉良笑道：「對不起我不懂得喝酒的，我想，我們還是走吧！」

他想到以後還有機會再來這裏，所以，他實在不想引起對方的疑心。下次，他希望可以利用阿生的電子追踪儀，把這裏的眞正位置查出來。

十三姑也沒有勉强他再喝下去，按鈕召來二名女護士，替呂偉良加上了黑色的頭罩，然後左右扶着他，離開了那裏。

呂偉良被十三姑用汽車儎離那兒之後，他極力想聽一聽車外的環境，希望憑聲音可以知道一些綫索。可是，汽車裏的收音機，却開得大大的，令他無法達到目的，心裏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汽車左拐右轉的，大約是半小時之後，才停了下來。

身旁一名女護士把呂偉良的頭罩除下，他才發覺車窗的玻璃也放下了一層黑布。

十三姑回過頭來，笑道：「委屈你了。」

呂偉良苦笑道：「有兩位這麼漂亮的小姐陪着遊車河，也不錯吧！」

十三姑把一張字條交給呂偉良；他不期而然吃了一驚。這時候他才想起口袋裏那張字條——那是病房中一名婦人偷偷塞到他手裏的。

他以爲十三姑在不知不覺中把字條偷去了，那麼，不難會害死那病容滿面的少婦。可是，仔細看清楚，他才知道自己不過是神經過敏！那字條寫的只是電話號碼。

呂偉良剛接過那張字條，十三姑就說：「這是我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利用電話連絡，你可以不必跑到療養院來找我。」

一名女護士推開車門，十三姑又說了一聲「再見」，呂偉良只好拄杖下車。

這兒原來已經是市區的街道，不過是較爲僻靜的。

十三姑轉眼已把車子開走，呂偉良把車牌號碼記憶下來；雖然他也明知那車子的車牌號碼可能是假的，但是，他還是記下了。

呂偉良轉出大街，召一輛街車返家。在車廂裏，他把那少婦塞到他手中的字條看了一遍，不由得替她担心起來。字條上這樣寫着：——

「我將被他們强迫爲娼，還將接受一項改容手術，請速報警救我出去！」

沒有上欵稱呼，也沒有下欵的署名，看來這少婦一定是不知道她們被收藏在一處秘密地方，以爲只須報警，警方就有辦法可以去救她們脫險了。

呂偉良返抵家門，正待說話，阿生却打了一個手勢。禁他切勿聲張！

呂偉良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阿生却像一名熟練的幹探搜查疑犯一樣，在他的身體上左摸右摸，果然給他摸出了一枚別針似的東西來。

阿生打出另一個手號，意思是他們的對話，可能被這別針型的偷聽器竊聽。呂偉良才明白這鬼靈精徒弟的用意。

他立即說了一些不關重要的話，然後佯作入房更衣沐浴。

這時阿生仍舊把那枚偷聽器扣在他的外衣衣脚附近的位置。

呂偉良脫下了外衣之後，回到客廳裏來，還是不敢高聲說話。

他低聲問阿生：「我們在這裏對話，那小東西可以窃聽到麼？」

「不！那儀器的範圍不廣，那是因爲太小，電能有限之故，超過一丈，它便無能爲力，何況這裏還隔開了一幅牆呢。」阿生又問：「你見過他們之後，怎麼樣？」

「我跟他們達成了協議。」

「什麼？你……你眞的助他們刦獄？」

「這也沒有什麼吃虧，反正龍大虎手上有千多萬元的賍欵。」

「我担心十三姑等人，不會守信用。」

「我們也未必會守信用，總之見機行事吧！」

「須要報警麼？」

「不！不能報警。像他們這麼龐大的組織，我

才担心他們在警局內，也佈下了綫眼。那樣豈不是打草驚蛇麼？阿生，這一回，是考驗你的時候了，你有什麼鬼靈精的儀器，不妨盡量搬出來，也許我們會用得着的。」

阿生又問：「怎麼？他們一個人也不派來帮你嗎？」

「他們的企圖，早已可以看得到了。他們不想惹麻煩；換句話說，萬一刦獄計劃失敗，他們仍不致惹禍上身，明白嗎？」

「這麼說來，我們豈不是上了他們的當？」

「那又未必，我們這次冒險，非常有價值。起碼直到現在爲止，我目睹一件事實：就是本市不但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墮胎組織，還有一個別開生面的販賣人口的組織。」

「師傅，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他們在墮胎工作進行中，大量吸收一些婦女，迫她們去做娼妓。」

「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把那少婦偷偷交給他的一張字條，交給阿生看了一遍。阿生恍然大悟，又說道：「我明白了，他們引誘一些美麗的少女，在替她們墮胎之後，迫她們去做娼妓；但是，上面所寫明白的『改容』又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把一些貌醜的女人改爲美女，或者把一些身裁不够瞧的，加以改造。這些已經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憑我參觀過那間地下醫院的印象，我還懷疑他們改容的目的，是要被迫害者的親屬們，認不出她們的眞容，讓她們安心替『紅心會』賺錢。」呂偉良解說道。

「紅心會？」

「是的，這名字也是我從合約上見到的。」呂偉良說道：「事實上，地下醫院到處都可以見到一些紅心的符號，那就是他們的會徽之類吧？」

「好一個紅心會，到底他們是幹什麼的？」

「一個高級機密的犯罪組織，主持人可能是一個對醫學極有興趣的人。」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進行？」

「當然是先刦獄！」

阿生一怔：「眞的由我們二人去刦獄？」

「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

× × ×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並沒有把衣服邊緣的小型偷聽器拆去。他們反而將計就計，故意在偷聽器之前，說出了一些對「紅心會」効忠，希望他們能替呂偉良施駁腿手術的說話，令到偷聽他們談話的人，深信他們是忠心的合作者。

儘管阿生已經查出一輛車子經常暗中在附近監視——車內可能儎有偷聽器的接收儀器，可是，他們並不在意，反而佯作不知。

翌日，師徒二人經過簡單的化裝之後，阿生把一輛車開來。

卡車是漆上了「歐洲電視新聞社」字樣的。車內儎上了各式各樣的攝影器材。這是呂偉良想出來的辦法，他們要利用電視記者的身份，混入監獄中，先看看情形，再決定下一項步驟。

卡車和二人的證件，全是僞造的，一切儀器全是由阿生購回來的。

呂偉良早些時已經打過電話給監獄方面，說他們是「歐洲電視新聞社」的外勤組人員，希望能够有機會訪問一下本地的監獄。

監獄處的官員，聽說是一個外國機構，竟然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下來。

但是，呂偉良早已想到證件和護照等等，難免會被他們索閱的，所以，便跑到一位「專家」那兒去；這位「專家」是專替人造假證件的。呂偉良是湖海中人，這種地方自然認識。

師徒二人駕車到了「灰色監獄」。那兒重門深鎖，獄吏首先索閱證件。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把證件交出，一名守衛說：「兩位請在車上等一等，先讓我們查閱過這些證件，才可以開閘給你們入去！」

呂偉良和阿生只好獃在卡車之上等！

阿生低聲問：「證件會不會露出破綻。」

「專家的製成品，大概不會吧？」呂偉良故意說給「紅心會」的人偷聽。他又對阿生說：「這是我們整個計劃中的第一部份，只要拍得一套紀錄片回去仔細研究，再加上我實地考察，整個行動，必可順利完成。」

「你瞧！那守衛出來了。」

「糟！怎麼那些文件不在守衛的手中？」呂偉良忽然低聲驚叫起來。

阿生也吃了一驚。喃喃低語道：「難道露出了馬脚不成？」

這時候，那守衛在閘口內揮手示意，令崗位上另一個守衛將閘門打開。

監獄的第一度大閘打開，守衛又打手勢給阿生道：「把車子開進來吧！」

阿生反而猶疑起來了。他低聲對呂偉良說：「這會不會就是陷阱？」

是的，如果對方發覺他們的證件是僞造的，勢必設計捕捉他們；那麼這一招便是「請君入甕」。

呂偉良也不禁躊躇起來。

但是，眼前的形勢是騎虎難下，他決不能中途

而廢的。因此，他硬住頭皮，叫阿生把車子開入閘內，再見機行事。

車子在閘內的大廣場上，停了下來。那是阿生依了守衛的手號，而把車子停放在指定的停車位上面的。

阿生看見望後鏡裏的情形，不禁暗自叫苦不已；原來鏡子裏反影出：數名荷槍實彈的守衛，已經向他們的車子包圍過來。

阿生正後悔好把車子開進來，否則他們立即還可以開車逃走！但是，現在大閘關閉了。這一輛卡車，決計無法可以撞破那一度閘門。

「兩位請先下車吧！」一名守衛十分有禮貌，站在車門處，對阿生他們說。

即使如此，呂偉良和阿生仍放心不下，這可能就是被捕的前奏！

阿生蠢蠢欲動，但呂偉良十分冷靜；他明知一切已成定局，低聲警告阿生，切不可輕舉妄動！

他們下了車，守衛領班對他們說：「這是例行的檢查，請勿見怪！」

呂偉良看不出他們有什麼惡意，阿生也悄悄然鬆了一口氣！

是的，這是監獄重地，這種檢查手續是難免的啊！

師徒二人只好高舉雙手，讓他們搜身；另一小隊守衛，却登車檢查。

守衛領班向師徒二人一再道歉。這時裏面又走出一名高級監獄官來，他的手裏，有着呂偉良和阿生的「證明文件」。

師徒二人極注意此人的表情變化，因爲這個時候，一切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假如他們驗出那些證明文件是僞造的，他們師徒二人便立即會成爲階下之囚。

轉眼間，監獄官已經走到他們的面前來。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阿生却不期而然想起銀幕上許多笑裏藏刀的人。因此，他仍然是步步爲營的。

監獄官把那些證件在他們面前揚一揚，說道：「二位在離開這裏之前，這些證件由我們代爲保管，這是安全措施之一。希望二位能够諒解我們；現在，請二位跟我進去先參觀一下。」

阿生又偷偷鬆了一口氣！他從來沒有以這種特殊身份去參觀過監獄，當然不知道這一切原來全是「例行公事」而已！

早知如此，就不必白白吃了一驚！阿生的心裏不禁默默地想。

呂偉良却對那位監獄官說道：「我們在電話中已說好了的，我們此行的目的，是要看看囚犯們的實際生活，準備有一段眞實的紀錄片，運到外國去放映……」

監獄官不待他說完，便說：「是的，我們十分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上司要我先讓你們參觀一次，看你們心目中要拍攝一些什麼，擬好計劃之後，再轉告他，讓我們好來安排一下。」

呂偉良又是一個意外的驚奇，他和阿生步步爲營，想不到人家也是處處提防。不過，也難怪的，這是監獄啊！能够獲准進入這兒，已經難得了。說起來還是呂偉良的口才不錯，他在電話中，極力褒奬那位監獄官，說什麼本市監獄管理完善，又說什麼世界聞名，所以外國的獄吏也來學習等等，所以他們的公司才想到要拍些紀錄片到外國替他們宣傳一下。

這一次他們能獲准進入這裏，大槪也是基於人們喜歡隱惡揚善的心理；如果呂偉良當時在電話對監獄官說：「聞說你們的監獄裏經常有毒品販賣，可否讓我們進來證實一下？」相信成功的機會，就沒有那麼大。

呂偉良師徒二人，就在那位高級官員的陪同下，參觀着谷囚室。

裏面固然重門深鎖，獄吏們也荷槍實彈，守衛各要道。呂偉良不禁替自己担心起來，因爲看這情形，他們的計劃若要成功，眞不容易。

最後被引進參觀的，是重刑犯人的囚禁地方，這也就是龍大虎被囚的地方了。

呂偉良故意問：「這裏囚禁的無期徒刑犯人，大槪共有若干？」

「只有一個。」監獄官說道：「這個姓龍的，就是年前械刦銀行時，開槍殺了守衛員的匪徒。」

「但是，這裏看來可不止一個吧？」

「其他的，是年期頗長的犯人，例如有一個是犯了誤殺的，另一個是藏毒的大毒販等等。」

「等會兒我們拍攝新聞紀錄片時，可不可以包括這部份。」

「當然可以。」

「那麼，如果我們要走進去向他們訪問幾句，可以嗎？」

「你的要求，我可以代爲記錄下來，然後讓我的上司批准。」

監獄官說着，又在一個文件夾上的一張紙，寫下了一些字。

呂偉良一邊參觀，一邊留心那邊鐵閘之內的囚犯們，但鐵閘一重又一重的，那裏可以看得清楚？

他不禁又問：「那個被判無期徒刑的銀行刦匪龍什麼，又是被囚在那兒？」

「就是最末一個房間。」

「到時我也想訪問他幾句。」呂偉良說：「請你寫下去！」

離開那些名符其實的鐵籠之後，呂偉良師徒二人，被帶進一間辦公室內，這就是獄長室了。

坐在辦公桌後的獄長，看來十分老練，他一邊招呼呂偉良師徒二人，一邊接過他手下交來的報告，看過一遍之後，說道：「二位的要求，大致上不成問題，但是，你們必須替我們宣傳一下，因爲我們這兒的設備和管理，都是第一流的。世界許多地方的獄吏，都要向我們學習。所以二位不妨多替我們講幾句好話。」

「那當然啦，尤其是獄長的管理才幹，我們一定要提及。」呂偉良說，「不過，爲了方便工作，請多派一些獄吏，跟我們入內拍攝。」

「你放心好了。這一點，我們照顧得很週到的。」獄長說：「剛才我說我們的管理是第一流的，一點也不誇張，等會兒閣下會親眼見到的。他們不但守秩序，而且亦受過感化，其中就有一些積犯，他們即將洗禮入教。」

呂偉良師徒二人受到上賓的招待，開始轉入會客室去喝咖啡。

今天的呂偉良已經沒有拖着一條鐵枴杖，他用的只是一截義腿，但表面上誰也不知道那是義腿。當然，人們見不到那根鐵枴杖，就不會輕易想起「鐵枴俠盜」這個大名來了。

喝完一杯咖啡，他們的工作立即就開始。

阿生把一大堆攝影器材搬到監獄中來，呂偉良握着咪高峯到處訪問、介紹，阿生却是電視記錄的攝影師，眞眞正正的，把一些重要的地方，都拍攝下來。

呂偉良的主要焦點，集中在重刑室，尤其是龍大虎的身上。

可是，當呂偉良訪問到一個囚犯的時候，他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因爲那傢伙雙目直瞪，惡氣十足。他老實不客氣地對呂偉良說：「他媽的，有什麼好訪問？別阻住老子睡覺！」

他說着，伸手力推了呂偉良一下。那一下氣力之大，也只有身受者的呂偉良才知道。如果不是他早已看到對方的出手，把馬步紮穩，很可能倒出丈外！但是，呂偉良畢竟是個武功底子甚好的人，他的身子只是幌搖了幾下，依舊屹立在那兒，就是因爲他沒有倒下去，所以才令到那魯莽的囚犯吃了一驚！

他雙眼瞪住呂偉良說：「老兄的底子，可不錯的啊！」

呂偉良看見他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乘機問道：「請問閣下貴姓？」

「我叫林牛。」

呂偉良的心裏微微抖動了一下：「林牛？」

是的，這是一個似乎在那裏聽過的名字，呂偉良很快就想起了：林牛是三山五嶽裏面的老前輩，他年前因嚴重傷害他人罪名而入獄，呂偉良只聽人說過，這傢伙在獄中十分得勢。

那是由於被捕入獄的人，十九都是他的手下之故，所以，呂偉良就曾經接到一個這樣的消息：獄長爲了易於管理這裏的囚犯起見，對林牛特別優待，藉以換取他手下的服從！

呂偉良當然相信這是眞實的。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監獄亦有同樣的情形發生，例如美國許多監獄裏面，黑手黨黨徒，幾乎就代替了獄吏的職務。至於被囚的黑手黨首領，地位比獄長更高，因爲獄長無法制止騷動，而黑手黨首領却可以一聲命令，便威鎭八方。

沒有辦法的，入獄服刑的，十九是亡命之徒，獄吏在正常情形下，只可以負起監管之責，而獄中的黑社會打手，却可以藉故把你痛毆一頓。這就形成了獄中犯人必須把黑首領奉爲神明的緣故。

呂偉良靈機一觸，立即把一具咪高峯的暗掣按住——這是可以令到電流中斷，聲音不致被錄入音帶的，因爲呂偉良早想到有此必要，所以就叫阿生設計好這一個小機關。

呂偉良低聲問林牛：「林大哥在外面的連絡人是誰？」

林牛也很够機警，只答了一句話：「找我的弟弟去。」

呂偉良看見囚室閘外的獄吏開始奇怪地瞪了過來，立即故作驚奇地揚聲問外面的阿生：「怎麼好像沒有聲似的？」

是的，鐵欄柵之外的獄吏們，就是因爲聽不到聲音，所以才驚奇起來的。

阿生早有準備，故意把儀器弄上了幾下，聲音又傳了過來。

呂偉良非常有默契，他的訪問內容，又回復了正常，難得的是林牛也似乎有了默契，忽然又粗言俗語的，回復了市井流氓的本色。

呂偉良回頭把鏡頭引致龍大虎那邊——他是獨自被囚禁在走廊上最末一間囚室的。

龍大虎態度悠閒，他似乎對於失去自由，視作等閒，但是，也可以解釋爲：他的感情已經開始麻木了！

呂偉良循例訪問他幾句，可是，龍大虎竟然一言不發。

一名獄吏走過來說：「龍大虎，請你合作點，

他們是外國電視記者，訪問會對你有好處的。」

呂偉良本來想把咪高峯的電流按斷，可是現在却因爲那獄吏走過來，而無所施其技，因爲他們的距離太近，即使將電流按斷，那獄吏也會聽到他們的對答。

呂偉良無可奈何，甚至連事前準備好的一張字條，也無法交到龍大虎的手中。那張字條本來是希望龍大虎先知道這件事，以便到時取得默契的。

呂偉良和阿生草草到各處錄映了一些鏡頭，便回到獄長室去。

獄長問道：「怎麼？一切順利吧？」

呂偉良苦笑道：「犯人們的心境，有時像天氣，很難預測的。不過，我們仍然非常之感謝閣下，給予敝公司的方便。」

「別客氣。」獄長又說：「回去剪接時，最要費你的精神。」

呂偉良會意，說道：「放心好了，我們就在本市冲晒和剪接的，如果閣下同意，底片冲出之後，我們送來讓閣下先過目，看有什麼須要修改或補充的，再弄妥寄回我們的總公司去發行全世界。」

「好極了，難得你們如此合作。讓我本人看一看，總是較爲放心的。」

「好吧！那麼，我們再用電話連絡。」

獄長非常滿意，把呂偉良和阿生那些證明文件，交還給他們。

呂偉良師徒二人回到大卡車之內，發覺這輛卡車已經被人仔細檢查過，甚至包括發動機在內。因爲他們事先都留下記號，所以一看就明白。

車子開出灰色監獄，二人透了一口大氣！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幹特工或間諜這一行飯，眞不易吃，今天我就體會到這一點了。」

呂偉良道：「當然，銀幕上的占士邦，無往不利，那不過是演戲而已。」

「我們的工作，似乎還未完成，我的意思是：第一步也未完成。」

「不！比想像中收穫更大。」

「爲什麼？」阿生一怔，「我在鏡頭中，看不出你完成了對龍大虎的工作。」

「那並不重要，當我發覺林牛這傢伙之後，一切比我們預期的更有用。」呂偉良對阿生說：「把車子開往西區！」

「到那兒去幹什麼？」

「找林牛的一個兄弟，他可能是一枚非常有用鎖匙，對我們十分有用。」

車子開入西區附近一條街道停了下來。

呂偉良首先下車，他並不認識林牛的兄弟，但是，憑他闖蕩江湖的經驗，他知道要找這種人，是另外有門徑的。

於是，他走向一處梯間，就在二樓的樓梯轉角處，見到一個吸毒者，正蹲在那兒吸食海洛英。他用一張錫紙——就是香烟的防潮錫紙，盛了一些粉末似的東西——這也就是殺人於無形的毒品海洛英，然後用一盞小油燈去烘着，於是錫紙上的粉末立刻化作一種氣體，吸毒者就以一支飲汽水用的吸管，把這些毒氣吸進了他的呼吸氣管之內。

呂偉良在下層社會混了不少時日，自然明白此中奧妙。

可是，那吸毒者却瞧也沒有瞧他一眼，大概是他在這裏吸毒的時日已經不淺，認爲住在這兒的居民們，已經見怪不怪，那又何必避忌？

呂偉良却站住了脚，凝視着他！這就不能不令那吸毒者大爲驚奇了！因爲居住在這幢樓宇的居住者，對於這些梯間道友，一向是視若無睹的。甚至陌生的訪客，他們亦不以爲奇。

只有一種人對這種梯間道友有興趣，他們就是警察！因此，當那吸毒者發覺有人站下來注視他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仰首瞥了呂偉良一眼，隨即站直了身子。

吸毒者也有吸毒者的經驗。憑他們的經驗，站在他面前的，可能是警探。

因此，他們遇上了這種情形，往往是一言不發，拔足飛奔！

眼前這個道友也是拔腿就想逃下樓去，可是，他的腿却快不過呂偉良的雙手，還未走出半步，呂偉良的手臂已有如鐵鈎一樣把他離地揪了起來！

這種道友本來就是一層皮包一束骨，够不够一百磅也成問題，呂偉良把他離地揪起，亦不過像把一個小孩子抬高。

呂偉良顯得毫不吃力，那道友反而嚇得面青唇白，抖聲說道：「請你給一次機會我吧！老兄！」

呂偉良將錯就錯，就讓他把自己當作警察。然後又沉聲問道：「告訴我，正在灰色監獄服刑的林牛，是不是有個兄弟在這一區？」

「是的，你要找他？」

「是的，他叫什麼名字？」

「林羊。」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這是什麼時候了？」

呂偉良幾乎忍不住罵出口來，這道友眞的是昏天黑地的，沉醉在毒的世界裏，連這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眞的是不知人間何世。

呂偉良只答道：「還沒有到晚上，現在是下午三四點之間。」

「那麼，你要找他，恐怕不容易。」

「爲什麼？」

「他日間四處走，很難找到他。」

「那麼，晚間又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在一間俱樂部裏，每晚他都在那兒賭牌九。」那道友說：「就是夜眼俱樂部。」

「好吧！今天的事，我放過了你，你也別惹麻煩，明白嗎？」

「放心吧！只要老兄網開一面，我不會做兩頭蛇的，何況我和他們根本沒有連絡。」

呂偉良決心是一錯到底，問道：「林羊是幹什麼的？」

「你不知道他的底子麼？」

「我只是奉命來找他談談的。」

「除了好事，什麼都做，那你可明白了？」

呂偉良雙手鬆開，道友又舒了一口氣！

回到車子裏，呂偉良把情形對阿生說：「看情形，我們須要一筆錢。」

阿生問道：「要錢幹嗎？」

「我們要買通林羊。」

「林羊？」

「就是獄中霸王林牛的弟弟。」

「是的，我們須要這一條重要的內綫。」阿生恍然大悟：「我現在明白了，你已經從林牛那兒，得到了口訊，是不？」

「是的，如林羊肯帮我們，一定事半功倍。」

「要錢，爲什麼不去找十三姑？」

呂偉良知道他衣服中扣着的袖珍偷聽器，一直開着，因此他說：「不！我們儘可能不要麻煩他們，這才表現出我們是有辦法的人，他們只要爲我續回一條腿，什麼也够了。」

「但是，我們去那裏有這許多錢？」阿生故意朗聲說：「相信林羊一定不會要得我們太少，萬一要得太多，如何應付？」

「阿生，我雖然收山了，但是，寶刀還未老吧？要別的就難，要錢可不難啊！」

「你的意思是——」

「殊！別吵，快開車，有個警察由那兒走過來呢。」

阿生於是立刻開車離去。

到了晚上，呂偉良獨自上「夜眼俱樂部」去！

這是一間半公開式的俱樂部，出沒這裏的人，可以說全是賊世界中的人，也可以說沒有一個是正正當當的。

呂偉良很少到「夜眼俱樂部」去，但是，他却知道有這個地方存在。因此他很輕易就找到那幢舊樓去。守門的，却是一名彪形大漢。

呂偉良神出鬼沒地，在他的肩膊上拍了一下，嚇得那傢伙整個兒都跳了起來，他神經質地，回身就要按响一個隱藏在門緣間的警鈴！

可是呂偉良出手比他更快，迅速搶在他的前頭，把他的手腕扣住！同時沉聲說道：「兄弟，別誤會，我們是自己人！」

那大漢驚魂未定，瞪住他問：「你鬼鬼祟祟的，到底是誰？」

呂偉良這時已回復了他本來面目，手拄鐵杖。他說：「我是呂偉良。」

那大漢怔了一怔：「原來你就是呂偉良？有什麼證明。」

呂偉良把手一揚，一柄鋒利無比，閃閃生光的利劍，在燈光之下晃着，大漢登時嚇得面無人色，伸手往懷中一探，面色更加難看！

他並非怕呂偉良殺他，而是收藏在腰間的小劍不知什麼時候落入了呂偉良的手中。

呂偉良笑道：「這證明够了麼？」

大漢尷尬地笑了笑，道：「小弟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

「別客氣，自己人啊！」呂偉良又拍了他的肩膊一下，「我可不可以進去玩玩？」

「當然可以。」

大漢說着，回頭伸手在門板上輕扣兩下，門眼現出了一隻人眼來。大漢打了一個手勢門便開了。

呂偉良拄杖入內。

俱樂部內，番攤牌九、麻雀骰寶，一應俱全。一個巡場走過來，攔在呂偉良面前，笑道：「老兄，我們似乎未見過面啊！」

呂偉良掏出一叠鈔票，在他面前揚了揚，問道：「這些東西陌生麼？」

巡場笑道：「老兄是那一路朋友？」

呂偉良把一張鈔票塞在他的口袋裏，同時說道：「看見了這根枴杖，還用問嗎？」

巡場恍然道：「難道你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你看得出有什麼地方不像呢？」呂偉良輕輕一笑，「只要不是冒充的，相信總有資格進這間俱樂部來玩玩，是不？」

「是的是的！」巡場的態度立即改變過來，打拱作揖地說：「請進裏面隨便玩！」

呂偉良沒有立即走動，呆立在那裏，說道：「你的雪茄香烟，可以請我抽一口麼？」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巡場立即把視綫移回自己的口袋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又給嚇了一跳！張大口瞪住呂偉良，呂偉良順手把一對名貴金筆遞了過去，

笑道：「這是朋友的見面禮，請不要客氣！」

那年過半百的巡場，前身本來也是一位出色的大扒手，收山後才跑到「夜眼俱樂部」來做巡場，他想不到呂偉良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把他口袋裏扣着的一對名貴金筆取去！

巡場把金筆扣回口袋邊，苦笑着豎起了一隻大姆指，說道：「老兄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別客氣，我不過跟你開開玩笑罷了。否則，你又怎麼相信小弟不是冒牌貨？哈哈……」呂偉良說着，又伸手去拍他肩膊。

巡場立即下意識地伸手按住那對金筆——這是一個防扒竊的小動作，引得呂偉良忍不住笑了。

呂偉良又問：「喂！兄弟，告訴我，那一個是林羊？牛哥叫我帶口訊給他。」

巡場四下裏打量了一遍，然後答道：「他還沒有到，你先進去玩玩吧！我看，也快要到了。」

「剛才的小事，請勿見怪！」

「別客氣！」巡場話雖如此，心裏總是有點不大舒服的。

呂偉良沒有去理會他，跑到一桌牌九檔去。幾個賭徒，正在賭得興高彩烈。

呂偉良拄杖呆在一旁，他看他們賭了幾手，一名賭徒終於在孤注一擲之後，敗北離桌。呂偉良趁機入局，跟他們賭起來！

俗語有道：「十賭九騙！」何況這裏還是三敎九流聚集之所？因此呂偉良一眼便看出莊家出千。

可是，呂偉良却是裝作不見，默不作聲地賭下去！再仔細研究清楚，他們四個賭徒之中，除了呂偉良一個之外，其他三個可能是同一陣綫的人，這也難怪剛才那一個賭徒會輸到一額大汗了。

呂偉良生平最討厭這一類壞蛋，賭博原是娛樂的一種方式，爲什麼要出老千？

他決心以牙還牙，也要還以顏色！

當莊家擲出兩顆骰子時，這就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爲骰子的點數，可以控制已經叠好的牌落入誰的手中。因此，呂偉良早已看透了骰子是「內心藏鉛」的一種。

就在骰子滾動至將近停下時，呂偉良的鼻孔驀地噴出了一口氣，就憑這一口氣，把已經停下的骰子再推動了一下。

於是，點數就有了偏差，開牌自然而然便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三個賭徒交換了一個眼色，但有巡場在旁監視，他們也無可奈何。何況呂偉良當時身軀離開了賭桌，口不張、手不動，他們這三個騙徒，實在也找不出藉口。

因此，他們也只好啞子吃黃蓮，那一手，他們自然是敗下陣來。

呂偉良提議加注，三個老千以爲下一手可以翻本了，立即答應。可是，呂偉良又以同樣的方法，令到骰子將停又動！結果，一手皇牌又落在呂偉良手中。三名老千，面色大變！

呂偉良知道時機已到，不想賭下去。他站直了身子，伸了一下懶腰，說道：「在下退出了！各位慢慢玩吧！」

說着，只見他伸手在二隻牌九骨牌上運勁一拍，賭桌被震動，整叠鈔票隨即騰起，呂偉良伸手一掠，全部掠在手中，納進袋裏。

他身旁一名老千怒不可抑，眼看就要動起手脚來，却給他的同伴扯了一把，那傢伙同時向他遞了一個眼色，那名正待動手去揍呂偉良一頓的老千往桌面上一望，不由自主地嚇得雙足發軟，那裏還敢動手揍人。

原來那賭桌之上，齊齊整整的，印下了兩隻牌九骨牌的烙印——當然，那決不是用火烙下枱面去的，在場的人都可以清楚看見，賭桌枱面剛才還是一片光滑，就是給呂偉良那麼一拍之後，便留下了像烙印般似的痕跡！

呂偉良頭也不回，離開了賭桌，就好像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老千之中的第三個，低「哼」了一聲，說道：「這算是什麼？他分明是剃去我們的眼眉，簡直是班門弄斧。嘿！」

話猶未完，已經順手拿起一張木椅子，飛擲過去！呂偉良只感到背後風聲乍起，鐵枴杖配合着單足一頓，一條身形斜裏飛出，翻身落在另一張賭桌之上！那擲空的木椅子撞向地板上，「嘩啦」一聲，跌得粉碎！

呂偉良突如其來，嚇得那張賭桌四周的男女賭徒，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就在這一刹那間，三名串同行騙的老千，以騎虎難下，齊齊喝了一聲：「上！」但見三條人影，飛撲而至，來勢如箭！

呂偉良單足飛撐！身形騰空打了一個筋斗，霎眼間又掠過了三名老千的頭頂之上！輕飄飄的，落在三人的身後。

俱樂部中的巡場，紛紛趕來制止。可是，三名老千霍然轉過身來，探手懷中一抽，分別掏出利刀鐵尺！這一來，不但呂偉良呆了一呆，俱樂部裏的人，也嚇得鷄飛狗走！

呂偉良不言不笑，脚不移，杖不動！

三名老羞成怒的老千，呼喝一聲，利刀鐵尺齊上！

呂偉良驀地沉步彎腰，鐵杖往上一橫，「錚錚」連聲，碰得火花四冒！

呂偉良隨即順勢倒下，但他決不是跌倒地上，只是俯首彎腰，身形掠地而過，彷彿青蜓點水，伸手一抄，不知在地上取去了一些什麼，但外人看來，却以爲他這一下子是險些跌倒地上，只是憑他的驚人武功，又可以重新站穩而已。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呂偉良還未重新站直了身子之際，三名老千已經接踵而至，利刀鐵尺，眼看又要連手向呂偉良進襲！

豈料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呂偉良手一揚，白光二度，分攻二名持刀的老千，但聞「哎喲」連聲，二名老千的額角之上，冒出了血！兩顆骰子，幾乎陷進了二名老千的頭顱之內。

就在那一陣狂風似的旋轉之中，呂偉良杖隨身轉，「錚」地一聲，鐵杖震開第三名老千的鐵尺，呂偉良疾伸右掌，正待施展殺手，直拍向那傢伙背門之際，有人在那邊高聲喝道：「手下留情！」

僅僅就只差數寸距離，鐵掌便要擊向那老千的背脊，呂偉良幾乎無法收回那一股勁力，幸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那傢伙順勢跌倒地上，隨即打着滾閃開了。

即使如此，那傢伙和大叫「手下留情」的人，都揑了一把汗。

高聲呼叫「手下留情」的，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要找的林羊。

林羊是認識那三個老千的，一看呂偉良的出手，便知道不是泛泛之輩，所以及時喝止，希望不要弄出人命來。

這時候，俱樂部中的保鏢，已經紛紛趕來，剛才那個老巡場，也帮着勸開呂偉良。

呂偉良爲讓大家明白眞相起見，自地上拾回剛才那兩顆被他利用作暗器的骰子，用力一揑，骰子碎開數瓣，裏面赫然有塊小鉛球，聚在一邊的！

呂偉良道：「這三個不要臉的人，就是利用這兩顆骰子出術。」

三名老千中，其中一人說道：「不！出術的是他！我們三個都看見他偷偷換了骰子，但想不到他除了換骰子之外，還會洗牌叠，所以他贏了錢才會急急遁去！這是有目共睹的！」

就在各人圍攏着他們分道理的時候，有人提議當塲搜身。因爲俱樂部裏的骰子决不會有古怪，有的只是準備出千的人，偷偷把俱樂部的骰子換出一副「老千骰」，因此，如果在誰的衣袋裏搜出俱樂部所用的那一副骰子，此人便是企圖出術騙人者無疑。

所以，在場的俱樂部主持人，也同意了這一點！就是他們不知道呂偉良贊不贊成。由於剛才他露了一手，故此俱樂部中人都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

但是人們也都知道，反對者便是作賊心虛了。

就在呂偉良猶疑不决之際，他驀地俯首彎腰，後手前抽，「隆」的一聲，竟把背後站住的一個高大漢子，凌空摥在地上！

那傢伙足有百多二百磅重，呂偉良竟在一反手之間，便用了一下柔道中的絕招，借力把他扔在衆人面前，各人無不驚駭！

那大漢跌得雪雪呼痛，呂偉良仍沒有把手放開，仍然緊緊扣住了他的手腕，那傢伙在衆目睽睽之下，竟也不敢把手掌攤開，握得緊緊的。

各人在這一刹那間，都心裏明白過來，那是由於這人企圖向呂偉良揷贓之故才給他先發制人的！

但俱樂部的人，紛紛俯首彎腰，合力按住那大漢，呂偉良運勁一握，大漢痛澈心脾，隨即把手心攤開，兩顆賭場用的骰子，赫然出現在那裏！至此，各人無不嘩然！

呂偉良看見證據確鑿，也放開了他，站直了身子，說道：「好大的陣容啊！我以爲只有三個，原來是四個呢。」

三名老千，面色一陣紅，一陣青！

俱樂部中人一邊勸各人尋樂，一邊把四名老千帶到後面去。

林羊也經那個老巡場介紹之後，認識了「鐵枴俠盜」呂偉良。

林羊嘆一口氣說：「他們也太不爭氣，這兒全是熟朋友，怎麼可以在此設局騙人？要不是看見他家中有妻有兒，我剛才也懶得叫住你，讓你收拾了他，免得害人！」

呂偉良道：「我本來也無心來賭博的，我此行目的是要找你！」

「找我？」林羊一怔道：「找我幹什麼呢？」

「這裏並非談話之所，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林羊既然明白了他的來頭，當然也答應了。

於是，二人離開那間「夜眼俱樂部」，跑到外面去。

林羊說道：「坐上我的汽車裏，叫司機兜圈，大概總比去餐室茶座好一些吧！」

「好的。」呂偉良道，「不過，最好請你坐到我的車子裏來，因爲小徒阿生比較你的司機可能會更可靠。」

「都是一樣，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

「難得你這麼大方，請！」

呂偉良把手一擺，林羊遂與他併肩走向對方馬路旁邊！

（以下轉入第36頁）

過關刀

風凄月冷神秘夜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敵神刀」尙大農與「無影刀」楚雲彪，在前往酆都赴約途中，先往一探甄賈谷蘭墳墓，發覺有二江湖人在挖墳，被躺在棺中的甄賈谷蘭扼斃，尙、楚二人擬往探究竟，突遭滇池六殘圍攻，二人乃力戰突圍，脫險後至一小鎭稍歇，商研對策，決返墳塲察看，詎抵達墳塲竟發現滇池六殘伏屍墳塲，只逃掉刁鶴，疑是遭到甄賈谷蘭毒手，乃重至甄賈谷蘭墳地，楚雲彪正探首查看棺材，突遭人從後擊昏，迨醒來，又爲人以刀指頸脅迫，據那持刀者說，是他把楚雲彪從墳墓中拯救出來——

楚雲彪問道：「你爲何掘墳？」

來人默然不答。

楚雲彪聽他不回答，頓時猜出七，八分，道：「你是甄賈谷蘭的人？」

來人冷然道：「不錯。」

楚雲彪道：「這就難怪你要掘開墳墓了。」

來人一字一字道：「關於甄賈谷蘭的事，你們師兄弟知道多少？」

楚雲彪道：「可以說到現在還一無所知。」

來人道：「旣一無所知，怎會跑到這兒來？」

楚雲彪道：「我們不得不來，因爲我們不願跋涉二千多里的長路。」

來人道：「這話甚麼意思？」

楚雲彪道：「你們的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留柬要我們師兄弟在一月之內前往酆都森羅殿領死，可是她人却還在這裏，可見那是一種騙局，我們兄弟可不願上當受騙！」

來人似是聽糊塗了，失笑一聲道：「嘿，你到底在說甚麼呀？」

楚雲彪輕哼道：「你不知道？」

來人道：「莫明其妙！」

楚雲彪道：「你可以去問你們的地獄公主。」

來人笑道：「不必，甄賈谷蘭的事情，沒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她沒有留柬要你們去酆都森羅殿領死，她也沒有『地獄公主』這個綽號！」

楚雲彪又是一陣大愕，睜大兩眼，驚疑萬分的叫道：「當眞？」

來人道：「一點不假，如果她要取你們師兄弟的性命，剛才她就不會放過你了！」

話聲一頓，繼道：「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原打算一掌劈死你，後來還是她阻止我的，她說你被人活埋在她的墳墓中，必有一段隱情，故要我救醒你，帶你來此問個明白。」

楚雲彪覺得自己的一條命正操在對方手裏，對方實無扯謊的必要，故相信對方所言不是虛假，也因此大爲震驚，叫道：「這就怪了！難道有人冒充甄賈谷蘭不成？」

來人道：「你把一切說給我聽聽！」

楚雲彪道：「你讓我坐起來如何？」

來人道：「不！」

楚雲彪心知對方必有某種原因不願讓人看到他的面貌，當下輕嘆一聲道：「好，我把一切經過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數日前的一個深夜裏，我由此經過，欲入城找我師兄尙大農，就在經過墳墓邊之際，突然看見一個少年由墳塲中奔出，神色驚慌，一路頻頻顫呼有鬼……」

他一口氣說到進入墳塲看到甄賈谷蘭的空棺及盜墓賊的屍體時，才停頓下來。

來人追問道：「之後呢？」

楚雲彪道：「由於在下本身有事，故沒有興趣去追究女鬼是眞是假，幫着那少年掩埋他父親的屍

體之後，卽離開墳場，繼續趕路，天亮之後，趕到金陵武館，見到了我師哥……」

來人挿口問道：「你就和你師哥談起女鬼殺死盜墓賊之事？」

楚雲彪道：「是的，沒有人警告我不可以談，是不是呢？」

「說下去！」

「我們兄弟斷定女鬼必是假的，換言之，我們知道甄賈谷蘭是僞死，因此我師哥便派門下出去査訪，結果得不到甚麼綫索，因爲那賣棺材的人被你們殺死了。」

「之後呢？」

「因爲事不干己，故我們沒有繼續深入調査，但就在那天中午，我們金陵武館發生了一件怪事，我師哥的一個三歲兒子被人抱走了。經四出尋找打聽，據說有人看見一個老婆子抱着一個小孩匆匆忙忙出城而去，我師哥立卽追出，豈知到了那天晚上，忽然來了一個瞎子，他姓潘，是專在城中替人揑腳的，他說有人要他帶口信到金陵武館來……」

他有條不紊的敍述着，一直說到自己由馬鞍山的煤礦中脫險歸來，才又告一段落。

來人聽了頗爲驚奇，道：「是倒是有些離奇古怪，那抱走尙一龍的老婆子和引誘你去馬鞍山之人，是不是同黨？」

楚雲彪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來人道：「廢話！」

楚雲彪道：「不是廢話，當時我們兄弟研究的結論是：如那老婆子與那人是同黨，那麼他們要殺害的就不是我師哥，而是我了。」

「怎麼說？」

「他們想殺死我，却又怕殺不了我，因此就施出詭計，先叫老婆子抱走尙一龍，引誘我師哥離開金陵武館，然後再遣人來說尙一龍在馬鞍山，要我師哥立刻帶贖金去救人，在那種情形之下，他們料到我一定會冒充我師哥前去，也料到我爲了救尙一龍，必肯冒險進入礦穴中，所以，我認爲他們要殺的是我。」

「你大概太好管閒事，因此才有人想收拾你的性命。」

「我倒以爲是因無意間發現了別人的一項陰謀，因此他們想殺我滅口！」

「哼，你認爲是我們幹的？」

「當時確是這樣想，所以我師哥決定深入調査女鬼之事，我們去找承造甄賈谷蘭的墳墓的周賜福，但是却發現他已在二天前上吊死了——那又是你們的傑作吧？」

「沒有，我們沒有殺害那造墓之人。」

「眞的？」

「我現在可以一刀割下你的頭，所以你該相信我沒有說謊的必要！」

「那麼，周賜福是誰殺的呢？」

「說不定他是自己上吊死的。」

「不，他沒有自殺的理由。」

「繼續說下去吧！」

「周賜福一死，我們已無綫索可尋，只好放棄調査，那知第二天早上，正當我們有事欲離開金陵之時，突然闖報館內一個名叫小蠻牛的門徒在柴房吊死了。」

「又是被人謀殺的？」

「正是，我們在小蠻牛的身上找到一紙白箋，那上面寫着限令我們兄弟在一個月之內前往酆都森羅殿領死之言，署名是『地獄公主甄賈谷蘭』八個字。」

「哼，竟有這等怪事；你們兄弟因此就趕到了這裏來了？」

「不，我們決定前往酆都一行，就於今早離開了金陵城——」

「打算去領死？」

「不，打算去爲小蠻牛報仇；而走了數十里路經過墳場時，我們覺得應該順便進入墳場看看甄賈谷蘭的墳墓……」

當下，便將撞見韋、龍二漢子挖掘墳墓，後來被甄賈谷蘭抓死，以及滇池六殘突然現身攻擊，他和師哥不敵而逃，後又轉回墳場，發現滇池六殘中的五個橫屍場上等情，詳細的說了出來。

敍述完畢，接着問說：「那韋、龍二姓漢子，是你們的敵人吧？」

來人道：「是的。」

楚雲彪道：「他們掘挖墳墓的目的，是要知道甄賈谷蘭是眞死抑是假死，但後來却見財起意，故在下認爲他們死得活該。」

來人「唔」了一聲。

楚雲彪又道：「那滇池六殘中的五個，是被你們殺死的吧？」

來人道：「不錯。」

楚雲彪道：「他們與韋、龍二姓漢子，是不是同黨？」

來人道：「不是。」

楚雲彪訝道：「那麼，他們是何來路的？」

來人道：「我不知道。」

楚雲彪道：「你們爲何把他們殺了？」

來人道：「他們不死，甄賈谷蘭假死的秘密就會傳到江湖上去了。」

楚雲彪道：「好像跑掉了一個老三刁鶴？」

來人道：「是的，我們正在全力追緝中，他逃不出蘇境一地的！」

楚雲彪道：「你們確知他們與韋、龍二姓漢子不是同黨麼？」

來人道：「絕對不是。」

楚雲彪道：「他們有沒有刺探甄賈谷蘭的秘密的理由？」

來人道：「沒有。」

楚雲彪道：「這就怪了，他們既非韋、龍二姓漢子的同黨，又非刺探你們的秘密而來的，爲何跑去那墳場呢？」

來人道：「你不以爲他們是衝着你們師兄師弟去的麼？」

楚雲彪心頭一動，大悟道：「對了！他們一上來，不問青紅皂白動手就打，似是打定主意要收拾我們兄弟之命，如此看來，他們必是那擄走尙一龍及冒充甄賈谷蘭一方的人，但是……」

來人輕笑道：「又有何疑問？」

楚雲彪道：「如果他們是那冒充甄賈谷蘭的人派來的，可有些矛盾，因爲那個假甄賈谷蘭既要我們兄弟去酆都受死，又何必派滇池六殘在路上圍攻我們呢？」

來人道：「這問題很容易找出答案，他們所以突然現身圍攻你們，打算收拾你們的兄弟之命，是因見你們進入墳場，看到了甄賈谷蘭抓死韋、龍二姓漢子的情景，他們知道如果讓你們和眞的甄賈谷蘭談上話，假甄賈谷蘭的陰謀就無法實現了。」

楚雲彪愈想愈覺對方的推斷十分正確，不禁稱讚道：「閣下分析事情如此精確，令人可佩！」

來人笑道：「我是旁觀者淸。」

楚雲彪想到了下落不明的師父和「抓癢老人申屠傑」、「酒虫饒衞公」三人，覺得滇池六殘很可能與師父等三人的失踪有關，當下問道：「閣下帶在下至此，打算如何處置？」

來人道：「釋放你，不過要有條件。」

楚雲彪道：「請說。」

來人道：「你須發誓不得將甄賈谷蘭僞死的秘密宣傳出去。」

楚雲彪道：「這倒使得。」

來人嚴聲道：「本來，凡是知悉甄賈谷蘭僞死之人，我們都不肯放過他，但你可以例外，因爲我們知道你不是我們的敵人，而且知道你是一位君子，爲人行事頗爲正直，故不忍殺害你。」

楚雲彪道：「謝謝。」

來人道：「這對你等於是一種恩惠，所以你得信守諾言，不得洩漏我們的秘密。」

楚雲彪道：「好的，我如洩漏秘密，天叫我不得好死，但是萬一江湖上傳開了你們這件秘密，你們可不要懷疑是我洩漏的，因爲眼下已不止我一人知道這件事了。」

來人道：「我們會捉到那刁鶴的！」

楚雲彪道：「除了刁鶴之外，可能還有別人知道。」

來人道：「那就只有你師兄尙大農及其門下，我希望你立刻趕回金陵武館，嚴囑他們守口如瓶，否則，一經査出是他們洩漏的，可別怪我們心黑手辣！」

楚雲彪道：「好，我會去關照他們，但有一點你們也得想到，那刁鶴在被你們擒獲之前，可能已將你們的秘密洩漏出去了。」

來人道：「他又聾又啞，且不識之無，大概不致很快洩漏秘密，我們已在周圍百里之內佈下重重眼綫，他逃脫不掉的。」

楚雲彪道：「我有一個請求，我很想明白他們六兄弟圍攻我們兄弟的原因，假如你們擒到他，可否讓我盤問他一下？」

來人道：「我已下令格殺勿論，所以你這個要求，只怕辦不到。」

楚雲彪道：「假如你們的人擒到他而尙未處死他呢？」

來人沉吟有頃，道：「可以，屆時我會派人去金陵武館通知你。」

楚雲彪欣喜道：「謝謝！雖然我還不知道閣下尊姓大名，却覺得閣下是一位可結交的朋友，但願以後我們能面對面的結識一番。」

來人道：「現在我要走了，在我尙未走遠之前，希望你不要坐起來。」

楚雲彪道：「請你等一下，在下尙有事情要請敎。」

來人問道：「何事？」

楚雲彪道：「在下想問閣下兩個問題，如閣下願意相告，在下人格保證，決不洩漏出去。」

來人說道：「你可以發問，但是我不一定肯回答。」

楚雲彪道：「好，第一個問題是：那韋、龍二姓漢子是什麼來路之人？」

來人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楚雲彪道：「第二個問題是：甄賈谷蘭爲何要僞死？」

來人道：「這個問題，更不能回答！」

楚雲彪一笑道：「既如此，閣下可以去了。」

來人不答。

楚雲彪又道：「在下一切遵照閣下囑咐便是，閣下請去吧！」

來人仍不作答。

楚雲彪詫異說：「閣下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來人依然不答話！

楚雲彪大感困惑，道：「閣下莫非反悔不願釋放在下了？」

來人好像死了一般，不言不動！

楚雲彪一顆心撲撲狂跳，微微一聳肩膀道：「如果閣下改變主意——」

只說到這裏，他就陡地住口，接着是一臉的苦笑！

原來，他一聳動肩膀，原抵在他頸部的刀就鬆開了！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來人早已離開了，只不過沒拿開抵在他頸部的單刀罷了。

也就是說：來人把刀柄悄悄擱在地上，人則悄悄的離去，毫無聲响的走了。

好高明的輕功！

楚雲彪移開單刀，一躍而起，摸着頸部直發苦笑，暗忖道：「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更有強中手，此言果然不錯，我楚雲彪今後若想出人頭地，可得再下苦功才行……」

他情知對方已走得無影無踪，故也不抬頭去看一眼，俯身拾起單刀插回鞘中，舉步便走。

但只走了兩三步，他就停下來，擺頭四望，喃喃自語說：「這裏是什麼地方？我該何處去？」

四下，一片黑暗，分不清東南西北，也看不見一點燈光，看來是一片荒無人烟的野地！

他一邊張望一邊又暗忖道：「我應該回墳場去尋找師哥的下落，但墳場在那一方向呢？」

最後，他選定了來人逸去的方向，邁步走去，他認定來人必會再去墳場，現在順着他逸去的方向走，也許可以找到那座墳場。

現在，最使他焦慮的就是師哥尚大農的生死，他努力不敢去想像師哥已經死了，他希望師哥是追擊敵人離開了墳場，但是他腦海裏却不斷浮現師哥慘死的景象——倒斃在墳場上，或被埋在地下！

所以，他急着想趕回墳場找一找。

疾步行約二，三里，忽見前面不遠處，有兩盞燈光在一片丘陵上晃動，當即加快脚步奔去，臨近一瞧，才看出遠看像是丘陵的地方，原來正是墳場，他果然找回墳場來了！

他立即彎下身子，提輕脚步行去，因爲他斷定墳場上那兩盞燈，必是屬於甄賈谷蘭一方人之物，他們必是在重修甄賈谷蘭的墳墓。

但是，也可能是甄賈谷蘭敵對一方之人，因此他想悄悄掩近窺視。

那知才潛行到墳場邊上，耳中就聽到了一縷冷峻的，細如蚊鳴的傳音道：「你又來幹什麼？」

聽語氣，正是剛才那人！

楚雲彪嚇了一跳，情知身形已然敗露，當下也以傳音問道：「是剛才那位朋友麼？」

那人的傳音細語，由附近嫋嫋傳來，道：「假如你再走入墳場一步，就不是朋友了！」

楚雲彪吸了一口氣，傳音道：「在下是回來尋找我師哥的——」

那人截口道：「我可以替你找一找，假如找到了，明後天我派人去通知你，你回去吧。」

楚雲彪猶豫不決，道：「我師哥可能被埋在地下或某一座舊墳中，閣下願意代勞，固然很令在下感激，不過……」

那人冷冷問道：「不過什麼？」

楚雲彪道：「在下總要親自去尋找一番才能安心。」

那人道：「我會仔細的替你找，假如你師兄被埋在這墳場上，一定可以找到，你放心好了！」

楚雲彪道：「要是沒找到的話——」

那人又截口道：「你回金陵武館等候一兩天，如沒有人去通知你，便表示你師兄不在此地。」

楚雲彪想到對方原可殺死自己，結果却反釋放自己，就憑這一點，自己就不該再與對方發生爭執，當下答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在下這就返回金陵武館便了。」

那人道：「墳場左側有兩匹馬，那是你們師兄弟騎來的吧？」

楚雲彪道：「是的。」

那人道：「你可以牽回去。」

楚雲彪道：「謝謝。」

他繞到墳場左側，果見兩匹馬尚在，於是乘上一匹，牽着另一匹，動身返回金陵城。

此時，約是三更時分，四野一片黑暗沉靜，他順着驛道徐徐而行，心頭一片茫然……

僅僅一日之間，就有這許多變化，實是他始料所不及，但是現在要返回金陵武館，却更使他感到難過，因爲見到尚大農的妻子夏美鳳時，他不知該如何向她解釋，事情的發生，雖非他之過錯，然而，歸根結底，如非他前來金陵，似乎也就不會發生了。

而且，事情到此並未結束，雖然已證明眞的甄賈谷蘭與一切無關，但假的甄賈谷蘭一定不肯就此甘休，如果她獲悉自己遇救復活，必會再去金陵武館生事，而她暗我明，防患不易……

自己孑然一身，死了不要緊，師哥却是有家小之人，萬一假的甄賈谷蘭轉對嫂子和尚一龍下手，那實在太可怕了……

想着想着，他的心房上，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

拂曉時分，回到金陵城來了。

當他馳至金陵武館下馬時，金陵武館的牆門還關閉着，他敲了一陣門，才聽到裏面有人應道：「來了，是哪一位？」

楚雲彪答道：「是我。」

裏面之人顯然未聽出他是楚雲彪，又問道：「尊姓大名？」

楚雲彪道：「快開門，我是楚雲彪！」

裏面那人「啊！」了一聲，急急的打開牆門，吃驚的瞪着楚雲彪道：「原來是楚師叔！您……您怎麼轉回來了？」

他是尚大農頗爲器重的門徒，姓古名冠雄；是三個奉命看守武館中的一個。

楚雲彪把兩匹馬牽入館中，問道：「你師父有沒有回來？」

古冠雄驚詫道：「沒有啊，楚師叔不是和家師一起要去鄷都森羅殿的麼？」

楚雲彪神色凝重地道：「我們在路上遭遇了意外，失散了——我們離開之後，這兒有沒有發生事故？」

古冠雄一聽他們在路上遭遇意外，更是驚駭，道：「沒有，這兒不曾發生事故；楚師叔和家師遭遇了什麼意外？家師是不是……是不是……」

他顯然有一種不妙的感覺，但却不敢明說了出來。

楚雲彪道：「我也不知道令師現在是怎麼個情形，你現在快去把你師母接回來，就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她，快去！」

古冠雄惶然一哦，拔脚便往門外奔去。

另外兩個奉命看守武館的門徒——任世華和郁文錦——正於此時由屋內奔出，他們一見楚雲彪突然復返，而且牽着一匹馬，情知發生變故，登時面色大變，雙雙奔到楚雲彪面前急問道：「楚師叔，發生了什麼事情？」

楚雲彪道：「到廳上去說吧！」

三人進入廳上坐下，楚雲彪才把昨天早上離開金陵後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剛剛叙述完畢，尚大農的妻子夏美鳳已抱着兒子尚一龍，在古冠雄的陪同下，急匆匆的走入廳上來了！

她一臉憂急，見到楚雲彪，劈面就問道：「雲彪叔，你師哥怎麼樣了？」

楚雲彪起身道：「嫂子請安坐，容小弟詳細禀告便了——」

夏美鳳還是搶着問道：「他是不是遇害了？」

語聲發顫，似已失去冷靜。

楚雲彪忙道：「沒有，師哥可能是追趕敵人去了，說不定等下就可返回，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他又將經過情形述說一遍。

夏美鳳臉色蒼白，又驚又急道：「如此看來，你師哥必然也遭了毒手了！」

語畢，萎然跌入椅子裏，精神似要崩潰了。

楚雲彪連忙安慰道：「嫂子暫莫悲傷，師哥下落不明，並不能表示他已遇害，也許他因追趕敵人另有發現，一時不克回來罷了。」

夏美鳳默默的垂淚，似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過了一會，才有氣無力地道：「冠雄，世華，文錦，你們三人立刻分頭出去把居住在本城的師兄弟全叫回來！」

古冠雄，任世華，郁文錦三人恭聲應是，立刻跑了出去，分頭叫人去了。

楚雲彪黯然道：「這都是小弟的過失，要是小弟不來，就不致發生這些事……」

夏美鳳語帶哽咽道：「不，這不是雲彪叔的過錯，雲彪叔不用自責！」

楚雲彪長嘆一聲，垂頭不語。

夏美鳳緩緩道：「照雲彪叔所說，那眞的甄賈谷蘭與連日來發生的事情並無關聯，是不是？」

楚雲彪點點頭道：「正是，昨夜釋放小弟那人，小弟雖不知他是何許人，却覺他不像在說謊。」

夏美鳳道：「本來，你們兄弟認爲那『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之殺害小蠻牛，下書叫你們去鄷都森羅殿領死，都是因你發現她『僞死』的秘密之故，但現在既然證明她不是那個眞的甄賈谷蘭，顯然她之殺害小蠻牛及叫你們去鄷都領死，是另有原因的了？」

楚雲彪道：「是的，小弟相信那天一龍之被擄及小弟在馬鞍山煤礦中的遇險，也一定都是她的傑作！」

夏美鳳道：「那麼，她冒充甄賈谷蘭蓄意要殺害你們兄弟，總有個原因吧？」

楚雲彪道：「她冒充甄賈谷蘭，可能是臨時生起的主意，至於想殺害師哥和小弟的原因，只怕與師父的失踪有關……」

夏美鳳道：「雲彪叔是說，她因某種原因殺害了師父他老人家，現在又想來殺害你們兄弟？」

楚雲彪道：「是的，她怕我們會查出師父失踪

的眞相而找她報仇，因此她要斬草除根，先下手爲强！」

夏美鳳輕嗯一聲，似是同意他的見解。

楚雲彪激動地道：「慚愧的是，師父和抓癢老人申屠傑，酒虫衞饒公失踪已數月之久，小弟却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出來！」

夏美鳳沒有接腔，她現在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丈夫，每個女人總是最關心自己的丈夫，如果自己的丈夫沒有什麼不對勁，她才有心情去關心別人。

楚雲彪道：「嫂子要叫衆門徒回來，可是要他們分頭去尋找師哥的下落？」

夏美鳳道：「正是，雲彪叔有何意見？」

楚雲彪道：「沒有，不過昨夜釋放小弟那人曾答應代爲尋找，他的意思是不願有人進入墳塲干擾他們的行動，所以嫂子可否先叫他們尋找墳塲以外的地方，等過了今天，如未找到師哥，再叫他們進入墳塲尋找？」

夏美鳳臉色冷了一下，道：「對方這種要求，似乎太不近情理吧？」

楚雲彪道：「他們安排甄賈谷蘭僞死，必有某種重大的原因，他們不願秘密外洩，因此又警告我們不得把甄賈谷蘭的僞死傳揚出去，否則將對我們不客氣，小弟之意是：既然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無關，而且昨夜他又肯釋放小弟，似乎——」

夏美鳳接口道：「好吧，他們修造墳墓，一天的時間就够了，等下我先叫兄弟們在墳塲以外的地方尋找，如無發現，明天再入墳塲搜索。」

楚雲彪道：「還有，等一下嫂子須嚴囑兄弟們不要把甄賈谷蘭僞死的秘密說出去，免得招惹無妄之災。」

夏美鳳點點頭，未再啓口。

楚雲彪又問道：「嫂子昨夜住在哪個門徒的家裏？」

夏美鳳道：「本城北街口魏員外的家，他兒子魏靈玉是你師哥的得意門徒。」

楚雲彪又問道：「那裏安全麼？」

夏美鳳抬起雙眸，冷靜地道：「如果那個假甄賈谷蘭有意傷害我們母子，我想沒有一塊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我决定回武館來住，免得連累人家。」

楚雲彪覺得她的見解甚對，接口道：「嫂子可以回館居住，但夜裏要多小心一些才好。」

夏美鳳摟緊懷中的兒子尙一龍，愴然一笑，道：「我不放心的，就是一龍這孩子，他是我的命根子……」

不久，尙大農的門徒已陸續回到武館，一共有七十四人之多。

夏美鳳把他們集合在練武塲上，將尙大農和楚雲彪昨日離城後的發現和遭遇詳細述說一番，然後說道：「現在我有兩件事情要交代，第一：那個眞的甄賈谷蘭的僞死，與我們無關，今後你們不得對人提及，以免惹禍上身；第二：你們立刻出發去找拙夫下落，兩人一組，以那座墳塲爲中心，向四面尋去，如無發現，明日午時回到武館來。」

她傷心過了一陣後，現在已恢復常態，發號施令，指揮若定，確是女中丈夫。

衆門徒啣命去後，金陵武館又恢復平靜，楚雲彪說道：「嫂子，小弟也去參加搜索吧？」

夏美鳳道：「不，雲彪叔應該留在館中，一有消息，才能趕去處理。」

楚雲彪覺得有理，故不堅持，只在塲上來回踱步。

夏美鳳幽幽一嘆，道：「萬一大農有了意外，我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楚雲彪安慰道：「嫂子莫担憂，師哥一身成就，在當今武林中亦屬頂尖人物，小弟相信他必可平安歸來的。」

夏美鳳道：「若照雲彪叔的描述，那人在襲擊雲彪叔時，雲彪叔旣毫無所覺，只怕武功異常高强，你師哥恐怕不是他的對手。」

楚雲彪道：「不然，那人的武功若遠超過師哥和小弟，他就用不着偸襲小弟了，所以小弟認爲師哥即使不能取勝，要全身而退應無問題。」

夏美鳳苦笑道：「旣是如此，他怎麼還不回來呢？」

楚雲彪道：「小弟剛才說過了，師哥必是有所發現，故一時不克趕回。」

夏美鳳搖了搖頭道：「不，雲彪叔被人擊昏在先，如果他未遭殺害，豈肯看着雲彪叔被人埋入墳中？」

楚雲彪道：「也許敵人有兩個，因此師哥無法分身阻止。」

夏美鳳道：「那麼，已過了這麼久，假如他未遭毒手，爲何不回墳塲救你出來？」

楚雲彪頓感無詞以對；這一點，他也早想到了，只是不願在她面前說出來罷了，因爲他要盡量安慰她，不叫她傷心絕望。

夏美鳳又幽幽一嘆，抱起一龍道：「雲彪叔勞頓了一日一夜，想必又飢餓又疲乏，如今且請入內歇歇，我去弄些吃的，待會再命丫頭去請你。」

說罷，往屋內走去。

楚雲彪沉默的踱着步，他不覺得餓，也不感到疲困，他只感到胸中鬱悶焦灼。

他不停的踱步，不停的長嗟短嘆，頻頻的舉目

望向牆門，希望師哥無恙歸來……

這一天，他只入內吃了一碗飯，其餘的時間，都在練武塲上等候。

夕陽西沉，一天過去了。

尙大農仍然杳如黃鶴。

派出去找的七十多個門徒，亦無一人歸來！

楚雲彪心中的一絲希望，跟着夕陽漸漸沉了下去……

× × ×

次日中午，派出去找的七十多個門徒陸續的回到金陵武館，而帶回來的消息，都是同樣的一句話：「毫無發現！」

夏美鳳容顏憔悴，坐在廳上，默默無言，人人都看得出她在盡力壓抑悲傷。

整個大廳上，被一片愁雲慘霧籠罩着！

楚雲彪首先打破沉寂，凝容說道：「嫂子，小弟想帶這些兄弟前往墳塲搜索一番，妳看如何？」

夏美鳳黯然道：「好吧。」

楚雲彪立卽轉對衆門徒道：「古冠雄、任世華、郁文錦，你們三人仍留在館中，小心保護你們的師母，其餘的人都隨我來！」

於是，七十多人浩浩蕩蕩離開了武館，一路出城，直奔湯山脚下的墳塲而來。

前夜，那個屬於甄賈谷蘭一方的神秘人物曾答應楚雲彪代爲在墳塲上去找尙大農的屍體，又說如未派人去金陵武館通知，便表示未找到尙大農的屍體，如今已過了一大半，那個神秘人物並未派人來，顯然，可確定尙大農未死在墳塲上，但是楚雲彪却不肯死心，所以他要澈底搜索一遍。

當然，他並不希望找到師哥尙大農的屍體，相反的他希望不要找到。

半個時辰後，一行七十多人已然趕抵墳塲。

楚雲彪道：「諸位兄弟，這座墳塲甚大，但我們有七十多人，相信可以踏遍每一塊土地，現在我們開始進入去找，如見到新堆成的墳墓，不妨掘開察看，但看過之後，須卽修好，不可棄置不顧——好，現在開始！」

於是，七十多人立卽散開，進入墳塲搜索。

楚雲彪則直趨甄賈谷蘭的墳墓。

甄賈谷蘭的墳墓，業已修造完竣，而那個神秘人物，以及前天死在墳塲上的韋、龍二姓漢子和滇池六殘中的屍體，也都一個不見了。

甚至連一滴血漬都已找不到！

楚雲彪對甄賈谷蘭的墓碑佇立着，心中疑雲叢生，他爲了去找師哥的下落，雖然已無心情顧及其他，可是，眼前這座墳墓，仍然無法使他能視若無睹。

因爲，眼前這座墳墓中，正躺着一個活生生的女人！

一個身世如謎，而名叫甄賈谷蘭的女人！

她爲甚麼要僞死？

她的僞死，是一種陰謀？抑是在逃避甚麼？

她將一直僞死下來，直到眞死爲止？抑或在適當的時機「復活」過來？

凡此種種，都使楚雲彪百思不解，如入五里霧中。

這時，尙大農的一個門徒走到楚雲彪身邊，說道：「楚師叔，我們在那邊發現一座無碑之墳，是新掩埋的，經掘開後，發現裏面共有七具死屍，楚師叔要不要過去看一看？」

楚雲彪問道：「那七具死屍中，有五具是不是穿着無袖短衣和短褲的？」

那門徒道：「正是。」

楚雲彪道：「那是滇池六殘中的五兄弟；另外兩具，一個是彪形大漢，一個是瘦削漢子？」

那門徒點頭道：「不錯，不錯。」

楚雲彪道：「他們兩人，一姓韋一姓龍，是被甄賈谷蘭抓死的，不必看了。」

那門徒「哦」了一聲，視綫移向眼前的甄賈谷蘭的墳墓上，面露驚色地問道：「那個女鬼，就是她？」

楚雲彪點了點頭。

「她……此刻就在墓中？」

「嗯。」

「她爲何要僞死？」

「不知道。」

「她躺在墓中，難道不會窒息而死麼？」

楚雲彪道：「她可能練了某種神玄功夫，可以不需呼吸……」

「她的僞死，必有某種陰謀，譬如想欺騙某一個人……」

「唔。」

「剛才在武館中，我們師母說這個女人與我們無關係，吩咐我們不得對人提及——」

「不錯，正如你所說，她的僞死，可能欺騙某一人，因此她不顧秘密外洩，她的一個同黨前天晚上把我救出墳墓，要我關照你們守密，所以你們須得對此嚴守秘密。」

「弟子倒覺得她的僞死已無法保密了。」

「哦？」

「咱們雖然可以爲她保密，但有一人却不見得肯替她保密！」

「誰？」

「冒名下書要楚師叔和家師前往鄷都森羅殿那人！」

「對了，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對方既然冒用甄賈谷蘭之名，就表示他對甄賈谷蘭的事情十分淸楚。」

「那位釋放楚師叔的神秘人物，對冒名者是不是很表重視？」

「他沒有表示要追究那冒名者。」

「如若他不追究，那只有一種解釋了……」

楚雲彪頓覺這個門徒很有頭腦，不由對他打量起來，含笑問道：「你的意思是：如若他不追究冒名者，就表示根本沒有冒名者，而殺害小蠻牛及下書要我和令師前往鄷都的甄賈谷蘭，也就是眼前這個甄賈谷蘭？」

那門徒點點頭道：「是的。」

楚雲彪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門徒一躬身道：「弟子魏靈玉。」

楚雲彪一哦笑道：「原本你就是接待你師母回家暫住的魏靈玉，你很有心思，果然智慧過人。」

魏靈玉受到誇獎，有些不好意思，臉色一怔道：「那裏，楚師叔太誇獎了。」

楚雲彪道：「你的推測頗有道理，不過那神秘人物有沒有去追究那冒名者，咱們不得而知，因此還不能武斷沒有冒名者，而且那冒名者的目的是要殺死我和令師，如說咱們懷疑的『冒名者』其實就是甄賈谷蘭的話，那麼，前夜那神秘人物豈肯釋放我？」

魏靈玉道：「楚師叔說得是。」

楚雲彪咬唇沉思有頃，又道：「不過，你的猜疑頗有價值，因此我要交給你一個任務。」

魏靈玉十分高興，恭謹地道：「楚師叔有何差遣，請吩咐便了。」

楚雲彪拉着他走離甄賈谷蘭的墳墓數步，低聲問道：「你胆子大不大？」

魏靈玉呆了呆道：「楚師叔是指何而言？」

楚雲彪道：「譬如夜裏獨自一人躭在墳場上，你有沒有這個胆量？」

魏靈玉笑道：「弟子認爲這不需要甚麼胆量，墳場在夜裏與白天並無兩樣！」

楚雲彪道：「既是如此，你今夜就在此留下，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魏靈玉點頭道：「好的，楚師叔要弟子做甚麼事？」

楚雲彪一指甄賈谷蘭的墳墓道：「暗中觀察監視這座墳墓，看夜裏會有甚麼古怪事情發生。」

魏靈玉欣然道：「是，弟子遵命。」

楚雲彪道：「但不論看見甚麼或聽到甚麼，你都不能輕舉妄動，你只要暗中觀察監視，到天亮之後，再趕回館中向我報告。」

魏靈玉道：「是的。」

楚雲彪道：「這件任務，對你可能十分危險，我應該親自來才對，但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必須留在館中保護你師母和一龍的安全。」

魏靈玉道：「應該如此！」

楚雲彪又道：「我也可以多派一人陪你一起留此監視，但人一多，就容易暴露形跡。」

魏靈玉道：「對，楚師叔放心好了，弟子不怕鬼，不會誤事的！」

楚雲彪道：「現在你再去參加搜索吧。」

魏靈玉應聲而去。

楚雲彪也開始在附近搜索，希望找到一些師哥失踪的蛛絲馬跡。

散佈在整個墳場的七十多個門徒，也不停的來回尋找着，有的則在挖掘可疑的墳墓。

約莫一個時辰後，墳場的每一寸土地，都被踏遍了，幾座可疑的墳墓也都掘開察看過了，所得到的結果，仍是四個字——毫無所獲！

楚雲彪反而有一種欣慰之感，因爲這至少已證明師哥未死在墳場上；他覺得自己的猜測也許是對的，師哥可能是在追擊敵人的時候另有發現，因此未能立刻趕回，當下向衆人說道：「停止搜索，咱們回城去吧！」

於是，除了魏靈玉一人留下之外，其餘之人均隨着楚雲彪動身回城。

回到金陵武館，已是掌燈時分，楚雲彪向夏美鳳報告搜尋經過，夏美鳳憂喜參半地道：「旣然找不到他的屍體，就表示他可能還活着，但爲甚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

楚雲彪道：「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師哥追敵時另有新發現，譬如發現師父失踪的秘密；二是師哥不幸爲對方所擒，被對方擒禁於某處，一時無法逃回來。」

夏美鳳點了點頭，愀然說道：「如今，該怎麼辦呢？」

楚雲彪道：「只好繼續尋找了，明天，再叫兄弟們四出搜索，只要師哥未遇害，總有找到的一天的。」

夏美鳳苦笑不語。

楚雲彪長嘆一聲道：「這幾件事情，都發生得太突然，太毫無道理，所以小弟實在不知該如何着手……」

夏美鳳道：「你師哥未曾與人結下深仇大恨，雲彪叔好像也沒有，但突然間發生了這許多變故，

我想可能如雲彪叔所說，與師父他老人家的神秘失踪有關，而果眞是對方有斬草除根的打算，那麼對方可能還會再來生事，特別是雲彪叔，可要多加小心才好。」

楚雲彪冷笑一聲，道：「小弟不怕他來，只怕他不來！」

夏美鳳道：「大農不在，這七十幾個門徒就交由雲彪叔指揮，雲彪叔打算怎麼辦，只管吩咐他們便了。」

楚雲彪道：「好的，嫂子請回房歇息，夜裏若有事，就開聲呼叫，小弟會立刻趕去。」

夏美鳳點點頭，起身轉回屋內去了。

楚雲彪隨卽來到飯堂，與衆人共進晚膳；叮囑大家夜裏各自小心提防，把兵器帶在身邊，隨時準備應變，又派了幾個人要他們輪值把守於夏美鳳的房外四周，一切指派停當，吃罷晚膳，便卽回房暫歇。

二更鼓後，楚雲彪立卽起床，裝束停當，把刀佩掛在腰上，便開門而出。

明月皎潔，夜涼似水，館中四處，看來甚是靜謐。

楚雲彪舉步往夏美鳳的廂房行來，看見一個門徒抱刀肅立於天井上，便住足問道：「有沒有甚麼情況？」

那門徒答道：「沒有，一切平靜如常。」

楚雲彪道：「注意防備，不可鬆懈。」

那門徒躬身道：「是的！」

楚雲彪繼續往兄嫂夏美鳳的房間走來，來到房門外，見另一個門徒抱刀立在簷下暗處，乃又住足問道：「有無發現？」

那門徒搖頭道：「沒有。」

楚雲彪道：「如發現有夜行人欺近此處，須立刻開聲呼叫，不得單獨與來人動手。」

那門徒唯唯而應。

楚雲彪繞院走了一遍，見每一邊那有人站哨，於是轉往各處巡視。

原來，除夏美鳳的臥房之外，其他地方，楚雲彪並未多派人站哨，這是他有意的安排，他要讓敵人有機會潛入武館，如此他也才有機會接觸敵人。

巡視過了整個武館，見無任何異狀，他便縱身飛上內廳的屋簷上，在一處黑暗的角落裏坐下來。

這是他早先看好的一處地方，從這屋簷上看去，可以對兄嫂夏美鳳的房間和自己的房間一覽無遺，他認爲敵人若要來，對象必是自己或是兄嫂夏美鳳母子，因此他只要看住這兩處地方，便可發現敵人的踪影。

他不敢斷定敵人必會在今夜侵入武館生事，但他不能不防，同時這也是唯一可以接觸敵人之法。

夜，十分恬靜；風，輕輕的吹着；人，靜寂無闃，如果不是在等待敵人的來臨，憑添一片緊張肅殺的氣氛，這應是一個美麗的夜晚……

不久，三更鼓，由遠處的城門上，遙遙傳了過來。

楚雲彪知道一般夜行人都喜歡在三更過後開始行動，故立刻抖擻精神，注意搜視起來。

但是，足足靜候了一個更次，仍然不見敵人一點踪影，一切平靜無事。

楚雲彪頗爲失望，暗忖道：「看來敵人是個異常狡猾的人物，他知道我在等候，因此不來了。」

他又再等了一陣，見無動靜，便決定再去四下巡視一番，當卽躍身跳落地上，仍往兄嫂的房子外走來。

（未完待續）

催命天使【上】

·本文承自第二十七頁·

阿生打開車門，讓他們坐到後面的座位去。

「阿生，把車子開到僻靜地方兜風，我跟林兄弟有十分重要的事談談！」呂偉良說。

阿生應一聲開了車。

林羊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兄弟在獄中見過令兄林牛。」呂偉良道：「他要我來找你！」

「有什麼不妥嗎？」

「不，只是求你幫個忙。」

「什麼事？」

「我知道令兄在獄中是大阿哥。」

「那不過是各方面朋友賞面。」

「別客氣了，我們切實的談談買賣，請你把這個主意告知令兄林牛。」呂偉良又說：「我想把一個人救出來。」

「刦獄？」

「是的。」

林羊問：「你要救誰？」

「一個無期徒刑的犯人。」

「你瘋了！那簡直是開玩笑。」

「不！絕對不是開玩笑，我可以付出極高的代價。只要令兄答允助我一臂之力，我知道只有他可以辦得到。」呂偉良又說道：「我出的代價是一百萬元！」

「一百萬？」林羊苦笑着，搖搖頭，說道：「別說一百萬，就是一千萬，相信也沒有辦法。」

（未完待續）

兩期完巨型中篇故事

媚娥冷劍（上）

蕭逸‧文
培新‧圖

郎心如鐵

寒林裏，驀地穿出了幾隻寒鴉——黑色的羽翼，映襯在灰白色的長空裏，打了個轉兒，昇高，再昇高……認着遙遠的西半天，一個勁的飛走了。

在雪地裏來回走了一趟，卜青娥又回到了亭子裏，這麼長時間的苦等，眞能踏碎了冰鞋；等寒了心！萎縮在西北風下的那匹老黃驃，不時的打着噗嚕，凍得連眼都睜不開了。

放眼看過去，天地是一色的朦朧，白白的一大片，白雪皚皚；覆罩着大地原野……這臘月天，可眞有股子冷勁兒……够瞧的！

姑娘在手心裏呵了口氣，走過去拍拍馬的頸子，輕嘆了一聲道：「咱們走吧，那負心人八成是不會來啦！」撩開身上銀狐斗篷，她挺不方便的上了馬，身後的劍鞘磕在鞍子上，淸脆的响了一聲，回手握着劍把子，她那對剪水雙瞳，可就不由自主的落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那麼脹鼓鼓的，又大又圓，總像是有八九個月啦……看着，想着，臉可就由不住紅了，拉了一下斗篷面子，那又能掩得住呢，鼻子一酸，眼淚可就像斷了串的珍珠一般的洒墜下來，落在地下，都變成了小冰珠兒，琤琮有聲的滾動着……

嶺陌上傳來了一陣淸脆的串鈴聲，嘩楞嘩楞的……挺像是走方郎中手裏的那話兒，可是又不是的！仔細再聽聽，可就認出了；那是繫在馬頸子上的「廻避鈴」，大概是馬跑得太快了，怕闖着了人。

先是，雪原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

刹息之間，現出了一人一騎，風掣電馳般的，已來到了眼前。馬上這個人，二十四五的年歲，身上罩着老羊皮背心，領子口敞開着，一任西北風咆哮着，他騎在馬上，却連眉毛都不皺一下。

他——挺亮的一雙眸子，有一臉絡腮鬍子；可是被齊根刮掉了，臉上顯得青糊糊的，襯以那張俊臉，有股子豪勁兒，確能令娘兒們一見傾心，而甘心拜倒在他足下，隨他怎麼樣兒都行！

卜青娥發現了這個人，就像是沙漠裏看見了駱駝一樣，面上立時展出了笑容，她趕忙的策馬迎過去。那個人早已到了眼前，由於彼此的勢子太急，兩匹牲口差一點撞了個對頭，四隻前蹄，同時舉起來，唏聿聿長嘯着，卜青娥身子一翻，眼看跌下馬去，却被迎面馬上那個魁梧少年，一伸胳膊就抓了過來。兩個人同時墜馬，在雪地裏滾翻着。

忽然卜青娥撐住了身子，笑推着那個少年道：「別鬧……」却又一皺眉道：「怎麼來這麼晚？」

少年伸手在她臉上揑了一下，哼道：「怎麼，七八個月不見面啦，還好意思生我的氣？」

青娥背過了身子，道：「人傑！今天約你出來，可不是給你瞎胡鬧的，人家可有正經事！」

少年延着臉，道：「有正經事也留在後面，咱們先找個地方……走，妳跟我來！」說罷，就去拉她的手。兩個人在雪地裏糾纏着，卜青娥有點吃驚，害怕……她用力的拒着少年的身子，可是對方就像是一隻出籠的猛獸一樣的。

他狠命的按倒她，在她臉上，眼睛上，鼻子上



，恣意的狂吻着，那樣子眞像是一隻餓狼。

卜青娥情急的推着他，有點像要哭的樣子……她用力的在他臉上打了一巴掌，翻身扒在雪地裏，嗚咽的哭了。

少年摸着被打的臉，還有點不大明白，他怔了一下道：「妳……怎麼了？」

卜青娥忍不住撲到了他懷裏，緊緊的摟住他！嗚咽的泣道：「人傑……我害怕……我怕！」

少年一笑道：「有什麼好怕的，咱們的感情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來，來……跟我找個地方親熱親熱一下！」

卜青娥離開他身子，似羞又嗔的瞧着他道：「方人傑，我只問你一句話，你是眞愛我，還是假愛我？」「這個叫方人傑的少年怔了一下，朗笑道：「得啦，小寶貝兒……這是老問題了，我方人傑什麼時候跟妳說過瞎話了？」

卜青娥道：「這麼說是眞愛了？」

方人傑道：「當然！」

卜青娥說：「你發誓！」

怔了一下，方人傑當眞舉起一隻手，朗聲道：「我方人傑發誓愛卜青娥，今生今世，永不變心——」看着卜青娥一笑道：「這總行了吧！」

卜青娥冷笑道：「如果變了心怎麼樣呢！」

方人傑無可奈何的道：「妳可眞狠心，少說一句都不行！」然後他閉上眼，又道：「如違此言，不得善終！」

卜青娥點點頭說：「這還差不多。」

方人傑道：「好啦，誓也起了，你該跟我找個地方去啦！這些日子你不知道我又多想妳——」

說時，又把一張俊臉湊了上去，卜青娥拒着他道：「你不是說過，願意爲我犧牲一切麼？」

方人傑道：「當然！」

卜青娥皺着的一對蛾眉展開了，她說：「好！那我們現在就結婚！」

方人傑道：「結婚——？」

卜青娥點點頭，却又羞紅了臉，低下頭道：「現在非結婚不可了！」

方人傑一呆道：「怎麼，你家逼着妳嫁人了！那不要緊，妳搬出來，找個房子，我養着妳！」

卜青娥搖搖頭，苦笑道：「那算什麼？……我媽也沒逼着我嫁人，是我自己沒有臉在家裏住下去了……」方人傑不耐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妳快說清楚呀！」

卜青娥嘆了一聲，期艾道：「我有了孕了！」

「啊！」方人傑陡然一驚，上下打量着她道：「妳……別開玩笑了……」他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想付之一笑。

卜青娥的表情是莊嚴的。她伸出一隻手抓住他，靜靜的道：「人傑，你先別害怕……反正我已經出來啦，以後也就是你的人了，我們可以遠走高飛，以後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

方人傑猛一下子站起來，道：「妳別胡說，我才不信妳說的是眞的？」

卜青娥挺身站起，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良久，冷笑道：「好吧！你要看就給你看吧！」

她倏地揭開了斗篷，現出了便便的大腹。

方人傑那張俊臉，驀地臉色大變，身形一個蹌踉，後退了好幾步。

他吶吶道：「幾……幾個月了？」

卜青娥咬着下唇，又羞又氣的道：「還問呢，都快九個月了！」

方人傑上前一把，緊緊抓住她的兩隻手，厲聲道：「爲什麼妳不早說？爲什麼？……」

卜青娥流淚道：「我去找過你，你秦師兄說你奉師命到江南去了……」

方人傑瞪眼道：「爲什麼要留着他？爲什麼不弄掉！」

卜青娥嚇了一跳，她戰瑟道：「我……都試過了……沒有用……再說……再說……我捨不得！」

方人傑倏地一掌，卜青娥無防之下，面上沉實的着了一下，一交跌倒雪地上。

她吃驚道：「人傑，你打……我？」

方人傑楞楞的看着她，咬牙道：「無論如何，這個孩子不能要——」

卜青娥含着淚，道：「不……不……現在已經太晚了……人傑！」

她爬起來，撲向他，懇求道：「……你不是說過嗎，我要是有了孩子就跟我結婚，帶我走，現在怎麼又變了？」

方人傑掙開她，氣餒的嘆一聲道：「唉！妳胡說些什麼，那是我一時說着玩的，妳居然當眞！」

「說着……玩的？」

「怎麼？」方人傑目射精光道：「妳還眞想賴上我？告訴妳，妳死了這條心吧！」

卜青娥面色蒼白，害怕的道：「不……人傑，你不是這種人，你不能這麼對我……」

方人傑冷冷一笑，道：「我說呢！七八月不見面了，現在懷着個肚子來啦——卜青娥，妳看錯人了，肚子裏那塊東西，也不一定就是我姓方的！」

卜青娥蛾眉一挑，倒抽一口冷氣道：「你……你說什麼？……人傑，你不能沒有良心呀……」

方人傑狂笑一聲，道：「良心？……哈哈……」說罷，身形一旋，颼！一聲，已然縱上了馬背。

卜青娥撲前幾步，一把扣住了馬韁，她嬌軀戰抖道：「方人傑……我不是這種人，孩子不是你的，我不會賴上你的……人傑，我愛你，爲了你我家也不要了，我……我師門也不能投奔了……你不能再丟下我！」

方人傑冷笑道：「所以，妳就找上了我？……我能跟妳丟這個人？」他用力抖着韁繩道：「妳快閃開，小心馬撞着你！」

卜青娥力扣不放，道：「不……你不能就這麼走了！」

方人傑面色勃然大變，目射兇光，却又臨時忍住，嘆了一聲道：「算了，我今天來了，身邊銀子也不多，這裏是五十両銀子，妳留着用，走得越遠越好！聽見沒有？」

說時，探手自鞍內摸出一包銀子，「叭！」一聲丟在了地上！

卜青娥呆了一呆，鬆開手。

她這一剎那，眼中看到的，好像不再是昔日的戀人方人傑了，而是一隻狼，一條毒蛇……

她節節的後退着身子，面上淌着冷汗……道：「你……這是你說的話……方人傑……」彎下腰，揀起了地上的那包銀子。

方人傑冷冷的道：「不够，明天我再拿些來，只要妳放了我，遠走高飛。」

卜青娥杏目圓睜，倏地把手中銀包用力的向他身上擲去，無數的碎銀子散開來，就像是一片銀雨，呼嘯着奔向方人傑全身打去。

馬上的方人傑面色一變，冷笑聲中，衣袖一揚，琤一聲，已把近身的碎銀，全數收入袖內。

然後他怒視了她一眼，帶過了馬頭策韁而去。

卜青娥用力的抓着地上的雪，擲過去，哭嚷道：「滾……滾……滾得遠遠的……我一輩子都不要再看見你！」

在無數的雪團飛擲中，方人傑狂笑着走出了視綫……

卜青娥哭嚷着，漸漸有點聲嘶力竭，才倒在雪地裏，熱熱的臉，貼着雪，雪都溶化了。

× × ×

在亭子裏坐了快一個時辰了。

她倚着柱子，看着灰色的天，只管發呆，腦子裏是一片白，什麼都沒有……

在昔日，她個性倔强，絕不是一個愛流淚的人，自從十歲那年隨師練功，更養成了逆來順受，堅毅不拔的意志力，一口劍在江湖上，也多少闖出了一些萬兒。

如今，此時，雖然面臨着如此重大的切身問題，情人叛節……生育……這些也都是一個普通女孩子所不能忍受得了的，而她，却又咬着牙忍下了！

「何去何從」，這是一個面臨而急待解決的問題，她一直在思索着……

老黃馬不止一次的發出了哀鳴，走過來，用頭挨着她的身子，她嘆了口氣，站起來說：「你帶着我走吧，不管那裏，走吧！」

忽然，遠處傳來了一聲清晰的馬嘶之聲。

卜青娥驀地站起來，雪原上再次出現了一個小黑點，只要一眼，她就能認出來——一點都不錯，方人傑又回來了。

剎息之間，那匹健壯的大黑馬，馱着個那偉岸的年輕人，隨同着急驟的串鈴之聲，像是奔雷疾電般的，已來到了眼前。

這眞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卜青娥一剎時臉上帶出了微笑，她不禁想道：「莫非他改變了？……他畢竟還是愛我的……要不然怎麼會去而復還？」

只要方人傑眞的回來，在面前懺悔，她還是會原諒他的，因爲她實在忘不了方人傑；以及方人傑昔日加諸在她身上的愛……

方人傑的馬像風也似的由亭邊跑過去，忽然又勒住，在馬上他回過頭來，向着亭子看了一眼，意外的顯得很驚異，然後他徐徐的又策馬，回頭向亭前走來。

卜青娥原想招呼他的，却又有意的把身子轉向一邊不睬他！

方人傑下了馬，一步步的走進亭子裏，他眸子直直的盯着她，道：「妳還沒走？」

卜青娥冷漠的搖搖頭，又把目光轉向一邊。

方人傑頓了一下，道：「妳打算怎麼樣？」

聽這種語氣，卜青娥立時覺出來，對方並不是來道歉來的，她的心也立時就凉了。

冷冷一笑，她瞧着他道：「你就別管了！」

忽然，她覺出方人傑那直直看着自己的眼光有異，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倏地站起身來，她疑惑的道：「你……要幹什麼？……」

方人傑一雙銳利的眸子，很快的在四週一瞥，冷森森的笑道：「卜青娥——妳也算是我的知心人，我的手段妳會不知道？」說時，向前走了幾步。

卜青娥下意識的抓住了劍把，道：「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方人傑狂笑一聲道：「這叫上天有路妳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告訴妳，我方人傑在江湖上這個名聲闖來可不容易……」

他森森的一笑，又接道：「再告訴妳……『行易派』的掌門人，已經內定由我來接掌……在此以前，我不能讓妳毀了我！」

卜青娥一驚道：「我怎麼……毀了你？……」

方人傑冷笑道：「怎麼毀了我？想想看，要是妳把這件事散了出去……」

卜青娥內心驀地打了個寒戰，她忽然明白了，方人傑去而復還的明顯意圖，這眞是自己作夢也想不到的……當眞是郞心如鐵，如此作爲，眞連禽獸也不如。

她簡直不敢想，方人傑會對自己存下這種心，一時面色蒼白的道：「你……是回來殺我的……可是？」

方人傑點點頭，道：「算妳聰明！卜青娥，念在妳我以前的交情，妳來個自了吧！」

卜青娥冷笑道：「如果我不呢！」

方人傑劍眉一挑道：「那我只有代勞了！」言罷，一掀鞍上皮蓋，現出了他那口不同於一般的兵刄——金牛劍。那是一把在劍柄上鑲佩有「金牛」標誌的長劍！

方人傑握住了劍柄，一按劍上的啞簧，抽出了劍身，他臉上的殺機益加的顯著。

卜青娥目睹及此，本能的後退了幾步，一伸手，抓住了那匹老黃馬的繮繩，方人傑上前一步，道：「妳剛才不走，已經喪失了機會，現在再走也來不及了！」言畢，身起，一朶雲似的，已自馬鞍上飄身而下。

卜青娥扳鞍欲上馬，方人傑錯步而上，「刷！」一劍直劈而下，卜青娥雖說昔日的武功不弱，可是她絕非方人傑的對手，更何況現在大腹便便，有了身孕……儘管如此，她却也不是弱者。

方人傑劍光一閃，卜青娥雙手一按馬鞍子，勉力的躍起了數尺之外，方人傑一劍掠空，長劍向後一送，劍芒閃處，那匹老黃馬，唏聿聿一聲長嘶，肚腹之間，冒出了大片的血光，倒臥于雪地之間。

緊跟着，方人傑第二次騰起了身子，劍光如雨，連人帶劍，再次的向着卜青娥身上捲去！

雪地裏，劃起了一陣雨花……

卜青娥在如雨的劍勢之下，拔劍以迎，雙劍交鋒到最後一劍時，她身子終於支撐不住，跌翻於雪地裏。

方人傑寒聲道：「寃家，妳認了命吧！」

「金牛劍」向外一展，奇亮如虹，冷森森的劍光裏，卜青娥慘叫一聲，右胸側血噴如雨。

她在雪地裏打了個滾，踉蹌着向前逃奔。

方人傑自背後追上來，厲叱道：「呔！」

卜青娥一轉身，方人傑金牛劍點出一點金星，直取她的咽喉，這一手可有個名堂，招術中名喚「開聲劍」，最是陰損刻毒。

劍光一吐，卜青娥向左一偏，青絲一束，却爲削了下來，迎刄飄散空中，只差分毫，就傷着了她的面門。

方人傑一跨步，正想用「反手劍」取對方性命，却見卜青娥左手向外一揚，打出了一掌雪屑。

帶着悲慘的呼聲，卜青娥勉力的縱出去，跌行於雪原之間，向着遠處的山道間奔去！

方人傑追了兩三步，恨恨的站定了足步。

西北風呼嘯着，不知何時開始，天上竟又下雪了，漫空飛舞的雪花裏，方人傑認淸了卜青娥的去踪，只見他由腰上取下一隻鹿皮手套，戴好右手，然後拉開了胯後皮袋，自其內抓了一把色作暗赤的鐵菱角！

足下跨前一步，一振腕子，打了出去！

卜青娥身子一晃，撲倒在地，方人傑狂笑一聲，點足而前，身形起落，快比飄風。

卜青娥奮力挺身躍起，却覺得腹部如絞，她只覺得全身再也提不起一絲力道，同時一陣頭昏目眩，頓時跌倒在地昏死了過去！

殘廢女人

方人傑趕上一步，獰笑道：「卜青娥，到陰間打官司去吧！」

金牛劍一抖，直向卜青娥背上扎去！

漫天飛雪中，忽然傳來一陣疾烈的拍翅聲，一隻奇大的烏鴉，箭矢也似的投空而至，隨帶着「呱！呱！」的淒厲鳴聲，那隻遠較一般常見的烏鴉碩大數倍的大鳥，驀地向着方人傑面上攻到！

牠用牠一雙爪，一隻啄喙，向着方人傑雙目以及眉心同時攻到！

這眞是駭人聽聞的一件怪事！

方人傑陡然大吃了一驚，口中叱道：「扁毛畜牲！」

劍勢一撤，向着淩空的烏鴉身上斬去，那隻大烏鴉口中「呱！」地喚了一聲，就空一轉，翩若驚鴻的向着左側方鼓翅而去！

緊跟着另一隻烏鴉，却由另一個方向，電也似的襲到，方人傑金牛劍一轉，用「追星趕月」的劍招「刷！」一劍，就空劈下了那隻烏鴉！

雪花飛舞的空中，忽然傳來大片的鴉鳴之聲，一刹時，無數的烏鴉，自四面八方同時攻來。

這驀然出現的鴉羣，就像是掠空而過的一片墨雲，隨着動人心魄的羣噪之音，紛紛鼓翅，往返穿梭似的，向着方人傑合力攻到！

這眞是難得一睹，驚心動魄的場面！

數以千計的烏鴉，在漫天飛雪裏，擇人而噬……

……莫怪乎，就連方人傑如此勇猛的武林中人物，也猝然感到心驚胆戰了。

他施出了全身的功力，一口金牛劍運行得虎虎生風。左撩右斬，乍起又落，身手極爲俐落，一刹之間，死傷在他手下的烏鴉，頗是可觀！

現場雪地裏，隨處可見墜死的鴉屍，雪花共墨羽飛舞，雨風嘯長天一色，這一場人鴉大戰，確實是曠古絕今，駭人聽聞。

方人傑不愧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人物，可是此時他所敵對的，不是人，而是席天遮地的鴉羣！

他雖斬殺無數，可是這麼多的銳目，這麼多雙利爪鋼啄，眞令他防不勝防！那消一刻，他身上衣衫盡破，腹背多處已爲烏鴉的爪啄所傷，現出了極爲狼狽的神態！

方人傑劍勢，已不如先時那麼凌厲，身步不也再那麼矯捷了。

他踉蹌在大雪原上，隨着旋迴的鴉羣攻勢，不時的跌倒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跌倒……那些鳥類中最醜惡的烏鴉，却像幽靈也似的，緊緊的糾纏着他，一刻也不肯放鬆，遠遠看過去，就像是一隻被蜂羣在圍繞的熊，走到那裏圍到那裏……

終於，方人傑不支倒在了雪地裏！

空中傳來了一聲尖銳的哨音！那是由人口所發出的聲音，乍然聽在人耳之中，眞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飛舞着的鴉羣，在聞得這聲急哨的刹時，紛紛停止了攻擊，由先見爲首的一隻大鴉率領着，盤空一週之後，向着一叢松柏灌木叢間飛去。

大羣的烏鴉，席天蓋地而來，追風排翅而去，霎息間，已全數無踪！

倒臥在雪地裏的方人傑，看看已將要亡身在鴉羣的利爪鋼啄之下，却又料想不到，居然絕處逢生，他喘息着站起來，寒風侵襲之下，他只覺得身上的傷痛極了！

雪似乎下得更大了。

隨着西北風的暴虐，空中的鵝毛大雪白芒芒的捲成了一團，人的視力，能够看出三丈以外，已是很不容易了。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想要搜索卜青娥，是太不可能了。

「也許她早已死了，或是被雪花所埋葬了！」他心裏這麼想着，忍着砭骨的奇痛，一步三搖的向前行着。

近處似乎有巍巍高山的影子，無論如何，他要找到那裏避一避雪，就便收拾一下身上的傷。

方人傑抱着這種信心，向着山的影子慢慢的走過去。

地上滿處都是烏鴉的屍骸，這一場人鴉大戰，他到底斬殺了多少隻烏鴉，連他自己也算不淸……

在山洞裏歇了一會兒，又包紮了一下幾處較重的傷，他的體力恢復了許多。

這地方，他是不敢久留的，他已經不止一次的聽到了烏鴉的鳴叫之聲，直覺的可以判斷出，那大羣的烏鴉，必是棲息在附近。

有了一次慘痛的經驗，方人傑那裏還能再嚐試第二次？他巴不得脇生雙翅，能够立刻飛離這個鬼地方！

看看大雪漸漸的小了，他鑽出了山洞，向着怪石嶙峋的山下翻去！

嶺下是那麼矮小的灌木叢林，密密的展延出，約有數里之遙，他不能確定，方才那些烏鴉的藏處，只得更小心的一路攀行着！

白雪壓蓋着翠綠的松柏枝葉，白綠相襯，間以垂掛着晶瑩奪目的冰枝，景緻眞美極了！

他屈身在灌木叢中行走，不時的左顧右盼！

忽然，幾隻烏鴉由叢林裏拍翅而起，緊隨着大羣的烏鴉，都跟隨着振翅而起。

方人傑嚇得打了一個冷戰，趕忙伏下了身子，他只以爲這些烏鴉，必然是發現了自己，眼前又少不了一場慘烈的激戰！

可是，事情却不是這樣的！

大羣的烏鴉在空中翩躚着，飛行了一週之後，却向着叢林中，某一處地方投落而下。

在那裏，傳出鴉羣的啾啾羣噪哀鳴之聲。

緊接着一羣烏鴉又飛了回來，仍向着前處投落而下，方人傑忽然發現到，這後落的鴉群，每兩隻爲伍，口中啣着一隻鴉屍！

這眞是一件駭人的事！

方人傑不由起了好奇之心，這種心理的猝然興起，竟然使得他忘記了先前的慘痛教訓，仗着他有一身傑出的輕功，他居然冒險，直向着那鴉羣聚集之處掩去！

眼前是一片奇景——

無數的烏鴉紛紛用翅，用啄爪，翻弄着白雪，使之成爲大小百十個不等的小雪坑，然後兩隻一隊，啣着一隻鴉屍，塡放在挖好的雪坑之內，最後再用翅膀撥弄白雪，把埋有同伴的雪坑塡平！

這些動作，在如此衆多的烏鴉分批執行，看起來一絲不苟，一切都是那麼自然！

方人傑伏在樹後面，看得嘖嘖稱奇，無意間一抬頭，目光所及之處，却令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他揉了一下眸子，再定神看更令他不寒而慄！

原來在松柏環繞着的灌木叢間，有一塊平滑光

整的大石，石上並無絲毫積雪，在那方大石之上，端正的坐着一個黑衣長髮道姑裝束的女人！

這個女人，看過去大概有四十左右的年歲。面色蒼白如雪，一雙弧狀的長眉之下，是一對又細又長的鳳眼，看過去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睜是閉！

使方人傑感到吃驚的是，這道姑裝束的女人，顯然是雙腿自兩膝以下，全都折斷，在她坐處的身旁左右，置放着一對用以代步的拐杖。

更奇怪的是，卜青娥居然也睡倒在那方大平石面之上，看過去，她全身是血，僵直挺着，似乎早已經死了！

方人傑看得牙關打戰，全身股慄不已！一時也弄不清，這個怪女人是何等的路數來路！

這個女人，一直默默無言的注視着這些烏鴉的工作，白如霜雪的面頰之上，帶着隱隱的怒容！

無數的烏鴉時起時落的停飛在她肩、臂等處，他們之間和諧相處，建立的感情，似乎很長久。

一幕埋屍的工作看看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

黑衣斷膝的婦人，忽然揑口長長的吹了一聲口哨，鴉羣鼓噪而起，紛紛散落於灌木叢內，頓時之間，連一隻也看不見，全數無踪！

方人傑這才明白，原來這麼許多的烏鴉，竟是那斷膝婦人所豢養的。

斷膝婦人一雙細長的眼睛抬頭看了一下天色，自言自語的道：「天將曖，雪也快溶化了！」

然後，她回過身來，看着僵直的卜青娥，搖搖頭道：「可憐的姑娘，若非遇見了我，妳焉有活理？」暗中的方人傑陡然吃了一驚，心忖：原來她還沒有死？

他心中立時興起了再次的殺機，一隻手緊緊的握住了金牛劍的劍把！

婦人的目光，忽然似有意又似無意的轉到了方人傑身側附近。

只見她面上帶出一片冷笑，深刻的笑紋，深深的嵌在她蒼白的面頰上，看過去愈加的令人害怕，這個女人臉上的那種表情，像是一個被困居在地窖裏的犯婦，又像是一個經過長久心力交疲……總之，那是一種極爲沉鬱，難以抒懷的憂愁的表情！

她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道：「人言婦人之心最狠毒，這個世界之上，却多的是一些負心的男人，其心比較婦人更陰狠百倍以上……」

回過頭，看看石上的卜青娥，又道：「妳已懷了胎，腹內嬰兒自是不保，只是我必盡全力，保全妳的性命，讓妳能活下去……」

方人傑心中又是一驚，他繞了半個圈子，開始輕輕的向着那婦人坐身的大石前接近！

在他心裏這麼盤算着——對付一個雙腿都折斷的婦人，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使她武功再高，總不如自己生來的雙腿那麼的俐落……

他的眸子又轉到石上的卜青娥，當然，他第一個要下手殺害的還是她，他決不能留着卜青娥的活命，對自己未來構成威脅！

在一株松柏後，他定下了身子！

金牛劍早已撤在了手中，他打量好下脚之處，只需要一縱身子，抖手一劍；就能立刻結果了卜青娥的性命，然後縱起了身子落向一邊，在叢林中掩身而去……

他這麼判斷着，內心並有十分的把握！

那個斷膝的婦人，似乎是沒有發現他，她只是注意着面前的卜青娥，伸出一隻雪藕也似的手，在卜青娥手腕子上量着脈搏！

這正是一個下手的頂好機會！

方人傑陡然騰身而起，向着那方大石上落去，掌中劍向着石上的卜青娥穿心刺下，劍光一閃，快同電光石火！

斷膝婦人在方人傑寶劍方一刺下的刹那間，忽然抬頭，她那張慘白的臉和方人傑一照面的當兒，後者立刻感覺到一種無比的寒意。

說時遲，那時快，婦人的一隻白手向上一抬，兩支春葱也似的玉指，已然拿住了方人傑的寶劍尖端，方人傑用力一振腕子！寶劍彎成了弧形，却也未能脫離開那婦人的手指。

她是那麼的安詳，從容……彷彿壓根也就沒有把方人傑這麼一個人看在眼中一般。

方人傑數刺不下，劍身顫抖着，好像就要折斷了一般，這才突然想到對方這個婦人指上的功力，竟是如此的駭人！絕非一些所謂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項背！

這種念頭的忽然產生，使得他立時對於斷膝婦人，大大生出了畏懼之心。

兩對眸子甫一交接，那婦人深邃的目光，似包含着一些幻術在其中一樣的……方人傑只覺得一陣心神盪漾，差一點難以自持！

透過婦人那張清秀蒼白的臉，散過來是無比的寒意……她的臉，她的那雙眼睛，以及整個人的，都宛似冰雪的菁英所鑄結而成的。

忽然那婦人張開嘴，噴出了一口氣！

方人傑只覺得透來一陣冰涼，彷彿五腑六臟都要冰凍住了，他口中驚叫了一聲，隨着婦人二指向上一挑，那口金牛劍已連同一道劍光，穿雲直上，不知落向何方去了。

方人傑厲叱了聲：「好賤人！」他雙掌一合，用「童子拜佛」暗含着「開山掌」的功力在內，驀

地向着斷膝婦人頭頂上磕下去。

斷膝婦人衣袖一揚，但聽得「呼！」的一股疾風，方人傑雙掌尚未遞上，整個人「推金山，倒玉柱」般的，直向後面倒翻下去。

他所面臨的敵人，是他有生以來從來未曾見過的勁敵，這點方人傑已有所領悟，可是他却並不甘心，就這麼撤退，無論如何殺死卜青娥也是好的！

所以在甫一翻出之後，方人傑立時又縱了出來，他的身手杲然非同凡响，手脚在地面上一彈，捷比飛猿巨鷹般的又騰身而起。

隨着一聲怒叱，方人傑却向着石上的卜青娥再次撲去。

那斷膝婦人目睹如此，反手一翻，由掌心裏猝然發出的濛濛一道白氣。

方人傑身子甫和這股白氣一交接，頓時怪叫了一聲，翻倒在地。

一刹時，他只凍得全身戰抖，牙關克克作响，婦人所發出的那道白氣，方人傑只覺得透凍冰寒，一時彷彿全身的血液都爲之凝住。

他只得在地上用力的翻滾，折騰……借以減少身上的奇寒冰砭感覺！

婦人只是靜靜的看着他，臉上微微帶出一些冷笑！方人傑滾翻騰躍，滿地打滾，足足有小半盞茶的時間，才漸漸的却退了身上的寒意。

奇怪的是，那個斷膝的婦人，自始至終，只是那麼靜靜的看着他，面上表情不愠不怒，像是一座觀音大士的坐相。

方人傑喘息着站起了身子，望着婦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婦人也看着他，不聲不動。

良久，方人傑的心眼又活了。

他鼓起了勇氣，道：「妳這個女人是那裏來的？……是人還是怪……？」

斷膝婦人眨了一下眼睛，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方人傑看了她的斷腿一下，心忖道：「是了，想必是她根本無法離開這塊石頭，她雖武功高强，所學也未必是武林正宗，不過是些旁門左道的玄功異術……我又何必怕她？」

心裏這麼想，不由暗中提起了一股眞力，聚集在雙掌，却佯作微笑道：「我姓方……」指了一下石上的卜青娥，他撒謊道：「這個女人不是好人，妳何必要祖護她？」

斷膝婦人道：「她懷了孕了，是吧？」

方人傑一怔，點點頭道：「不錯……是！」

婦人道：「可是你作的孽？」

方人傑搖頭道：「不是的……不是的！」

斷膝婦人並不理睬他，又道：「所以，她找到了你，要你娶她可是？」

方人傑嚇了一跳，好像她曾經目睹了這件事情似的，但是他當然不能承認。

搖搖頭，正想說「不是的！」

斷膝婦人却又接下去道：「……你不答應，是了……她因此很傷心，一定很傷心……」她自言道：「……痴心女子負心漢，世上怎地如此多的負心人呢！」

方人傑愈聽愈害怕，打斷她道：「妳不要瞎猜，事情絕非如此！」

「一定如此！」斷膝婦人看了他一眼，很肯定的說：「……她哭求你帶她去，你使她失望……是了……她爲你犧牲得如此之大，試想，家也不能回了，師門一定也見拒於她，而你——」

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向着方人傑身上一瞥，臉色變得極爲恐怖。

方人傑打了一個寒戰，道：「妳……不要胡猜亂想……」

斷膝婦人冷冷一笑道：「……你對她不過只是存着玩弄之心，那裏是眞心相愛？只可憐她一片痴情……」

點點頭，她繼續思索道：「……你害怕這件事，傳遍江湖，使你名譽掃地，所以萌下了殺機，於是一路追殺她，你要他們母子的命！」說到此，這婦人閉上了一雙眼睛，身上起了一陣微微顫抖。

她像是强自忍着內心的憤怒，顫抖着聲音道：「好毒的人……世上雖多薄倖人，何見如此狼心狗肺之人？」

方人傑不得不暗中欽佩這婦人料事如神，內心生出了情虛恐怖之感，而後退了幾步。

斷膝婦人忽然開目盯視着他，冷冷道：「你說是不是？」

方人傑呆了一下，在婦人如電的目光之下，他似乎連說謊的技巧也失去了。

一瞬間，怒由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大吼了一聲，身子向下一躬，雙掌齊出，用劈空掌力，直向婦人身上擊去。

斷膝婦人一聲尖嘯，那坐在石面上的身子，旋風也似的捲了起來，當眞是快若飄風，方人傑的凌厲掌力，雖然把大石面上擊起了一層石屑，却是連婦人的身邊也沒有沾着絲毫。

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方人傑原本以爲她失去了雙足，行動必然不便，却未曾料到，竟是如此之快？快得簡直難以想像！不容許他回視究竟，這當兒，一隻沉重的「核桃木枴」，已然沉實的壓在了他的肩上！

那種重力，也是方人傑生平從來未領受過的。

隨着婦人枴上的重力，方人傑由不住「卜通！」一下子坐了下來。

斷膝婦人身子一轉，已來到了他面前，方人傑見她全身，竟然借着一根木枴的，凌虛的定住身子，那另外的一根木枴，正自沉實的壓在自己肩上！他雖用力暗中抗拒，卽是無法移動分毫！

婦人道：「在我的律法裏，天下的男人大多可殺，對女人不忠尤可剮，似你這等人，千刀萬剮猶嫌不足，何能輕易饒你！」

方人傑一刹時感到了無比的恐懼，開口道：「饒命！」

二字才出口，婦人杖脚一揚，已點在了他「三里穴」上，雙腿一軟，卜通一下已跪倒在雪地裏！

斷膝婦人伸手一挾，身形再轉，已携同方人傑，縱身到大石之上。

方人傑仍是保持着跪地的姿態，他心裏什麼都明白，只是難以開口吐出，眼看着那婦人坐地，由袖口之內拿出一口翠柄的小刀。

望着方人傑的臉，這婦人冷冷的道：「男人個個可殺，玩世不恭者殺，遺棄元配者殺，斜視婦人者殺，見利忘義者殺，自負自傲者殺……普天之下的男人原本個個都該殺，你且試試我這柄特製的『戳情刃』，這是專門殺剮負心男人用的！」

言罷，伸手抓住了方人傑一隻耳朵，翠刃向前一送，像是切豆腐一般的已割下了一隻。

斷膝婦人把一隻血淋淋的人耳放在石上，一面道：「我要你一千刀死，九千九百九十九刀都死不了，信不信一試就知。」說時翠柄小刀，又向他第二隻耳朵上送去。

忽然，大石上的卜青娥翻了個身子，口中微微發出了一陣呻吟之聲。

斷膝婦人回頭看了一眼，目光又轉向方人傑，妙目側轉幾度，之後，冷冷一笑道：「寃有頭，債有主，我此刻殺了你，似乎有點越俎代庖。」

她回頭又看了卜青娥一會兒，內心似乎在決定什麼似的，一時舉棋不定！

此時，寒林內又發出了一陣烏鴉鳴叫之聲，大羣的烏鴉穿林而出，紛紛向着婦人所坐之處飛來。

滿面鮮血的方人傑，失去一隻左耳，吃寒風一吹，固是痛澈心肺，可是看到了這些烏鴉，更不禁嚇得三魂出體，六神無主，那僵跪的身子，早已抖成了一團。

盤旋的鴉羣，似乎也看見了地上的仇人，相繼爭鳴着，齊向方人傑身上投落。

斷膝婦人一聲叱道：「你們都走，沒你們什麼事！」

說時，一雙衣袖連連揮動，時發異嘯。

果然，那羣烏鴉在盤空一週之後，紛紛振翅向着遠天飛去，烏壓壓一大片，天地一時爲之失色！

斷膝婦人趕走了鴉羣之後，目光才又轉向方人傑，道：「我名查三姑，居此雪山已達二十年，這裏一向沒有外人走進，我原已發誓不再殺人，只因恨你太甚……」嘆了一聲，又道：「今天我且放你回去，十年……不，也許用不了這麼久……這個姑娘——」說到此，用手指了一下石上的卜青娥，道：「……她必定學成絕技，而且會尋找你，取你的性命！」

伸手一拍，方人傑在雪地裏打了個滾，立時解開了穴道，他捧着那隻流血的耳朵，張惶的站了起來。

斷膝婦人冷冰冰的看着他，揚了一下手上的翠柄小刀，道：「用這把刀！」

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方人傑聽得心胆俱寒！

婦人哼了一聲，道：「你可以走了！」

方人傑退後了幾步，像是遇見了妖怪也似的，驀地轉身，抱頭鼠竄而去。

八方風雨

五年來，武林中的變化實在太大了，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老一輩的退的退，死的死，很少再能找到幾個能夠仍然稱雄江湖的了，而年輕一輩的能人奇士，却是如同「雨後春筍」，一時人才輩出，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不可輕視！大江南北，新進拔起的幾個頂兒尖兒的人物，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武嶺新秀，「鐵旗」盛雲飛，四川的諸氏兄弟——諸龍，諸虎，陝西的「兜雲手」常三郎，兩廣的「七金龍」，河南道上的「黑虎」武天威！

這幾個人，在江湖上或正或邪，都有極高的聲譽，武功也都是衆所週知，所謂的高手。

然而，由最近一年的趨勢看來，更值得一提的還有三個人，這三個傳說中，是兩男一女。

兩個男的，其中之一，乃是新掌「行易派」的掌門人「金麒麟」方坤，和慣走邊疆的「日月輪」左秋陽。

關於前者「金麒麟」方坤這個人，據說已得該派元老「矮叟」熊謙先生的眞傳。

據說「矮叟」熊謙在退隱前一年，在江西廬山「紫雲洞」結廬時，曾召見其手下五大弟子，暗察五人稟賦，以及向學的毅力，以定擇其一而傳以絕技，接掌「行易」一派！

在當時，那位少年「方坤」以超人的資稟，過人的實力，贏得「矮叟」熊謙的賞識，特別揮退其他四人，關室而授以生平絕技——「少陽神功」，繼而承接「行易派」，成了行易一派第十七位掌門人！

「金麒麟」方坤，接掌行易派後，廣收弟子，四海論交，其人貌相英俊，奇的是雙耳之一，不知是塗以「金漆」抑或是裝置的義耳，總之，其中之一，是一隻金光閃閃的金耳。

這其中，知道內情的也不少，尤其行易派中的人，都知他本名「方人傑」，「方坤」是後來改的名字，至於那隻後來裝成的「金耳朶」，却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至於另外那個人「日月輪」左秋陽，這個人，大家對於他知道得就不太清楚了。

傳說中，「日月輪」左秋陽，亦以貌相神俊清秀，見稱於江湖，其人武功絕高，生性怪異，但却有一腔俠血義胆，愛打人間不平事！

這個人大家對他都很敬畏，但是能得以見「廬山眞面目」的人，却不多。

最後，再提到那個女的，咳！知道的人那就更少了。

人們連這個女的姓什麼叫什麼也弄不清楚，有人說她姓「胡」，有人說姓「傅」，却是又有人說她姓「卜」，不過有一點，可以證實的是，這個厲害的女人，是來自「雪山」，練有一身中原武林難以想像的奇異武功。

她性情詭異，動輒以殺，死在她手上的人，可是眞不少了，奇怪的是天下的男人，只要會一點武功的人，好像都與她有仇，對於一些登徒子，薄倖兒更是絕不留情，來無影去無踪，此女慣施的兵刃，是一桿「水晶鑽」——又是中原絕無僅有的奇怪兵刃！江湖上對於這個女人傳說得太多了，可是如同對「日月輪」左秋陽的傳說一樣，大都是些「捕風捉影」之談，很少實在的，只有那些身受其害的人，才能道出較眞實的事實，可是那些身受其害的人，能夠活着說此女眞人眞事的，眞是「鳳毛麟角」，太少了。

自從傳說「雪山」來了這麼一個女人之後，武林中揭起了軒然大波！

當今武林所謂的「七門六派」，在西嶽華山召集會議，預備共同對付這個女人，一些所謂的衞道之士，更是看不得如此一個女殺手樣的人物，橫霸江湖，殺盡天下的男人！

傳說到了「行易派」的掌門人「金麒麟」方坤的耳中，這位掌門人所表現的疾言厲色，足以令人震驚。

他首先廣發俠義帖，召集天下的英雄好漢，聲討「雪山」下來的這個女人，之後，不久，他竟然把掌門人的印符暫時交給了師兄「九連鐶」羅先傅，匆匆離門他去，一時失去了踪跡。

一些老江湖耳濡目染，莫怪乎都要嘆一口氣，江湖上似乎醞釀着未來的大舉仇殺，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大家都說年頭變了，一派的大好湖山，却被幾個出道不久的毛頭小夥子，弄得一團糟，烏煙瘴氣的……

於是，怕事的人，愈加的退隱深山，再也不能出山問事了……

× × ×

西嶽華山，羣雄會萃，這一天好不熱鬧。

「華山派」的掌門人——「金刀」夏侯風，一大早起來就在東門「環山草廊」，以佳餚美酒，盛情等待來此聚會的所謂武林中「七門六派」的各掌門人，以及天下的武林英豪，高人俠士！

商談的第一要務——合力阻殺雪山下來的那個女人。

到了中午時分，這幫子人可都來得差不多了。

最後進門的是陝西「長安門」的首領「兜雲手」常三郎，待他進來之後，會議正式開始。

「環山草廊」，顧名思義，是建築在半山四週的環狀長廊，建築得十分別緻，寬敞的廊道，全係以百年以上的巨材；整根的搭柱，再鋪以平整的木板，抹以朱漆，看過去挺是壯觀！

「金刀」夏侯風，偕同師弟「華山一劍」梁志，以及本門大弟子，列席恭迎！

「環山草廊」張燈結綵，對於如此盛大的一個集會，不敢怠慢，這些千里迢迢，僕僕風塵而來的高人俠士，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江湖上的知名之輩！

照理說，這些人物聚集在一堂，舊友新知，理應是一團喜樂融融才合正理，可是事實上却大不然！爲甚麼？且聽聽「金刀」夏侯風的一篇講詞。

這位白髮皤皤，年已花甲的華山派掌門人，心情十分沉痛的起立致詞。

他說：「各位參與盛會的武林前輩，高朋貴友！今天你們能來到了敝帮，大家聚會一堂，接受華山派兄弟此次的欵待，實在是榮幸之至……」

清了一下嗓子，他接下去道：「最近幾年來，江湖上風雲險惡，武林人物的自暴自棄，不能自我約束，當然是構成這種風雲險惡的原因之一……」

廊子裏起了一陣騷亂，人人附合着他的語氣，鬆論着不已，待這陣騷亂稍微平靜下來，夏侯風才

又接下去道：「……但是，今日以兄弟來主持的這個盛會，姑且先不談論這種武林自律的法則，而是……」說到這裏，他那張滿佈皺紋的老臉，顯得十分激動，下巴上的肉不停的收縮着。

臉上帶着幾分冷笑，他說道：「各位當然都知道，本年開年以來。傳說着的有關那個『雪山魔女』的事情！」

四週圍「轟！」一下子，立時的亂開了，衆口紛紛，訴說不一！

「金刀」夏侯風雙手在空中虛按着，甚久，才止住了這陣子騷亂。

然後，這個老頭兒才又接道：「大家對於這個怪女人的傳說不一，有人說她是雪山下來的，還有人說是從異域來的……對於這一點，兄弟曾有過一番深入的調查！」

廊子裏，立時就靜了下來！

「金刀」夏侯風很愼重的說：「兄弟的看法，此女是來自雪山，這一點是不會錯的！」說到這裏，他很沉痛的道：「……敝派有三個門人，並且爲此喪命，敝師弟——梁志，曾親自與那個魔女動過手，不幸喪失一臂——」

大家全都吃了一驚！

吃驚的原因，不止是爲了梁志曾親眼目睹那個怪女人的一切，最大的原因是在，「華山一劍」梁志，何以能够逃得了活命？

衆人的目光，於是很自然的投落在那位「華山一劍」梁志的身上！

在這種情形下，「華山一劍」梁志，只得站了起來。

衆人從他左臂空虛的一截袖子上看來，此人果然是斷了一隻胳膊。

「金刀」夏侯風苦笑道：「有關那雪山魔女最精確的報導，請聽敝師弟親口敘說——」

這時「華山一劍」梁志向着羣座各人彎腰鞠了一個躬！

梁志冷冰冰的臉上，沒有絲毫笑容。

他一對眸子，掃視了四週一眼，愁苦的，啞然道：「那個魔女，年歲不大，大概只有二十五六……也許還更少一點……」

衆人發出一陣驚嘆之聲，紛紛又談論了起來。

梁志接下去。又道：「用的是一柄奇怪的兵刃，名叫『水晶鑽』，兩頭都可傷人，能够一出手，連點人身七處大穴——」

在座的人，當然不乏高手。

可是梁志這番話，把在座所有的人，都嚇住了，試想，出手點人穴道一處的，自然不算甚麼的高手，能點兩處穴道的，武林中也大有人在，可是一出手能點三，四處穴道的，都不多見了，不過是僅聽傳說某人某人能够而已！

可是梁志口中所說的這個魔女，竟然能在一出手之間，連點人身七處大穴，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如果這幾句話，不是出在身尊位高的「華山一劍」梁志口中，任何人都會以爲他是在信口雌黃，危言聳聽了！

「華山一劍」梁志看了在場各人一眼，苦笑道：「在下武技平凡，實在不是她的對手！」

來自兩廣的「七金龍」之一馬鵬九，哈哈一笑，此人素以豪邁見稱江湖，說話最是口無遮攔。

當下笑聲一頓，大聲道：「梁師父，你太客氣了……你且說說，你這胳膊是怎麼斷的吧！」

「華山一劍」梁志臉上一紅，怒看了他一眼，冷笑道：「不瞞馬老師說，在下和那雪山少女動手，不滿三招，就爲她點穴定住了身子！」

馬鵬九道：「以此女平日個性凡是武林人士，落在此女手中萬無活理，何以梁兄你獨能倖免？」

梁志面色一沉道：「依馬兄這麼說，兄弟是應該死囉，馬老師你不要急，此事兄弟自有安排！」

衆人轟然一笑，可是立時止住，因爲這實在不是談笑的場合，而且感覺到梁志語意不盡，值得回味！

馬鵬九面色不自然的笑道：「馬某不是這個意思，梁兄你不要誤會……」

「長安門」的「兜雲手」常三郎起立道：「梁師兄不要錯會了意，今日之會，大家是在瞭解這個女殺手的武功爲人，馬朋友也許是對事不對人，梁師兄不要誤會！」

「兜雲手」常三郎，在武林中雖是後起之秀，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成功極高，言不輕發。

此刻經他如此一說，大家俱都點頭稱是。

馬鵬九道：「對！馬某正是這個意思——」

「華山一劍」梁志點點頭道：「兄弟那敢誤會馬兄，常帮主這麼一說，顯見兄弟是失禮了！」

他無限氣餒的道：「那雪山魔女，確實是武技高超，兄弟出道江湖已二十餘年，還是第一次見過！」常三郎皺眉道：「她是甚麼家數？」

梁志道：「這個……以兄弟淺薄的見識，此女像是當年『雪山老人』查洪的路數……」

在座各人，面色俱都慘變，面面相覷。

四川來的諸氏兄弟之一諸虎，搖搖頭道：「梁兄弟，這麼說就不對頭囉！」

他那一口濃重的四川腔調，頓時引起了各人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這兄弟兩個，在四川一省，聲望極高，在華陽開帮立舵，成立「十二連環塢」，設「龍虎堂」，弟兄二人每人都有一身軟硬功夫，尤其是練就的「綿掌」都有十分的火候！

諸虎這麼一說，大家倒都要聽聽他的見聞了。

他打着一口四川話，說道：「雪山老人四十年以前早就坐化了，梁師父你說那個女娃兒，格老子的不過才二十幾歲，朗格湊得攏嗎？」

在座見他說得有趣，俱都笑了。

諸虎搖着手道：「不要哄！不要哄，龜兒，這不是擺龍門陣，談正經事嘛！」

羣雄聽他這麼說，一時更笑得响了。

諸虎漲紅了臉，瞪眼想要罵人的樣子，他哥哥諸龍拉了他一把，硬把他拉坐下來。

「金刀」夏侯風忙站起來道：「諸二帮主說得有理，那位查老前輩在四十年前，已坐化在大雪山……據說此老並沒有傳人……這就奇了！」

來自武嶺的「鐵旗」盛雪飛，聞言冷冷一笑道：「各位前輩的高見，在下深爲折服！」

夏侯風知他必有所知，忙抱拳笑道：「那裏……那裏……盛少俠師承名門……」說到此，怔了一下，道：「是了……令祖『奪命幡』盛秋海老前輩，與那位查老前輩，素稱知己，莫非深知其中有甚麼秘聞不成？」

「鐵旗」盛雲飛含笑而立抱拳行了個環禮，朗聲道：「夏侯前輩說得不錯，查氏門中，果有一段秘聞，也許與這位專殺男人的女殺手，有着若干的牽連！」

此言一出，四座羣雄，皆吃了一驚。

衆目睽睽之下，這位武嶺新秀，以一桿「鐵旗」馳名江湖的少年俠士盛雲飛，微微一笑，從容的道：「那位查老前輩果然是沒有傳人！」

羣雄一笑，盛雲飛却緊接着道：「……不過，却有一個獨生愛女，這件事，只怕江湖上知者幾稀！」果然是一件秘聞，在座各人你看我，我看你，確實是沒聽人說過！

「鐵旗」盛雲飛長眉微揚，得意的道：「這位女士，名叫查三姑……在下稚齡時，曾見過一面，可以說得是貌若天人！」

草廊裏鴉雀無聲，却在全神聆聽盛雲飛訴說着這一段未曾耳聞過的「秘聞」！盛雲飛頓了一下，道：「家祖隱居前曾對在下說過，這位查三姑早年因爲情場失意，遇人不淑，遭人遺棄，因而變得心性詭異，仇視天下的男人……」

衆人頓時明白了，立時暢論起來。

盛雲飛抱拳道：「尙有下情未曾說完！」

在恢復平靜之後，他又接下去道：「據家祖父說，那位查三姑武功高强之極，她不甘心受人欺騙，曾親自下手，把欺騙他那個男人全家大小殺得一乾二淨，之後，再返雪山，就沒有下文了！」

諸龍道：「可是據梁師父說，那位姑娘才二十來歲呀！朗格會是查三姑咧？」

「鐵旗」盛雲飛欠身道：「這就不知道了，也許那查三姑有駐顏之術也不定！」

「兜雲手」常三郎冷冷一笑道：「這也沒有甚想不通的道理，也許雪山下來的這個女人，是查三姑所收的徒弟也未可知——」他繼續分析道：「查三姑既有仇視武林男人的習性，他這個徒弟可能也會受師父的感染，這麼說似乎沒有甚麼說不通的道理了！」

大家相視點頭，皆表示同意。

這一番精確的分析，似乎已然對於雪山下來的那個女煞星，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

於是，大家相互起立發言，有人主張結夥到雪山去找那位「查三姑」理論，要她約束門下弟子，有的主張向查三姑散出武林帖，請她出山一論。

當然，這兩種主張都是空洞的，原因是雪山上的那位查三姑，誰也不敢貞的證實她還存在，在座除了「鐵旗」盛雲飛知其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一個人知道有「查三姑」這個人，她是甚麼樣，住在雪山甚麼地方，更是一個「謎」！

「鐵旗」盛雲飛於是又轉問「華山一劍」梁志：「梁兄，那和你出手的女人，說些甚麼沒有？」

梁志道：「倒不曾聽她多說些甚麼……啊！」

他忽然怔了一下，像是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一雙眸子在場內轉了一週，說道：「怎麼不見行易派的方坤，方大俠？」

人羣之中，站起了一個身材偉岸，頭髮稀疏的高大漢子，大家都認識他，知道他是「行易派」掌門人「金麒麟」方坤的師兄，人稱「九連鐶」羅先傅，是一個個性爽朗，武功甚高的猛士！

就見他抱拳尖聲道：「敝派掌門人因事外出，有關敝派之一切，暫由羅某主持，梁兄詢問敝掌門人有何高見？」

華山一劍梁志抱拳道：「在下忽然憶及，那個雪山下來的少女，曾問及貴派的掌門人方坤！」

「九連鐶」羅先傅一怔道：「莫非她認得我方師弟不成？」

梁志皺眉道：「這就不淸楚了，她只是問在下當今行易派的掌門人可是姓方？在下回答她說不錯是姓方！她就道可是方人傑？在下告以是方坤！」頓了一下，他看見舉座之人，都在聚精會神的聽，於是又接下去道：「……那女人又問在下，方坤方

人傑可是一人，在下告之確是如此……」

羅先傅一挑濃眉道：「這倒是怪事，他何以對敝派之掌門人如此清楚？」

四川華陽的諸虎，呵呵笑道：「格老子，那個女娃兒，要是想找方大俠出手，可是碰到了硬對頭囉！」

諸龍忙道：「梁師父，那個女人，是不是預備找方大俠下手？」

梁志搖搖頭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正是因爲在下說出了方大俠早先的大名，却想不到如此，竟使得她對在下手下留情！」

說到這裏，他面上還帶出了一些餘悸，接着又道：「據她親口說，男人落在她手中，萬無活理，只因在下開釋了她內心的疑團，所以，才破格饒我不死——」

他面有慚色的抱拳，苦笑道：「在下學藝不精，有辱門風，返抵華山後，面請掌門師兄賜罪，不想夏侯師兄爲人寬厚，非但沒有賜罪，却還好言安慰——」

說到此，他頓了頓，接下去道：「在下所以苟且偸生直到如今，目的也是爲了今日能够在盛會上，對各位作一個較合實際的口頭報告，現在在下目的已然達到，已經無理再苟且偸生——」

浩然長嘆一聲，他大步走到走廊正中。

只見他向衆人行了一個環禮，又轉身對座上的「金刀」夏侯風一拜道：「多謝師兄多年來的關愛——」遂向四週衆俠士喟然道：「我們俠義道中人，從不把生死放在眼中，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此次處理敝派事務，在下竟然受辱於婦人女子之手，雖然掌門人海涵，但在下却不敢苟生！」

言到此，他神色一變，霍地由懷中抽出一口雪亮的七首，自向前胸要害處扎下。

一時鮮血飛濺，梁志身子一蹌，坐倒在地。

怒闖山門

羣聲嘩然中，華山掌門人「金刀」夏侯風，以及「鐵旗」盛雲飛，諸氏兄弟，「七金龍」中的馬鵬九！這幾個人，早已由梁志口中，發覺出詞意不妙，可是却未曾料到，他出手居然會如此之快，事情發生時，舉座震驚！

上說的幾個人，幾乎不分先後，同時縱身撲出來，「金刀」夏侯風和梁志同門情誼，自感萬分痛心，他一伸手，搶扶住梁志倒下的身子，突然淚下道：「師弟……你這是何苦……？」

一伸手拔出梁志前胸所中的鋼刀，血如泉湧！

「七金龍」中的馬鵬九，由於方才出言不愼，想不到梁志竟然爲義捐軀，自覺愧疚，一時抱起了梁志的身子，放聲大哭了起來。

四川華陽的諸虎冷笑這：「放下來看看還有救沒有？」

馬鵬九趕忙放下了梁志的身子，却見後者眼已翻白，呼息急促，已呈垂死現象。

夏侯風老淚縱橫這：「師弟……你幹什麼要這樣……？」

諸龍說：「梁老師大概不行了……」話聲未完，那梁志喉中「咯！」的一响，已然氣絕身死，華山派的弟子，均不禁放聲痛哭起來。

在場各人，也無不嗒然若喪，相對失色。

「金刀」夏侯風轉念此時盛會，不宜如此失態，他忍住內心的悲憤，揮揮手，命手下弟子道：「把梁師弟的屍身先抬下去，定期發喪厚葬！」

華山四大弟子，遵命應諾，合抬着梁志屍身步出草廊。

經過這場突發的事件一渲染，羣情更見激動，衆口同聲，俱都聲言，要爲梁志報仇，聲討那位雪山下來的無名少女！一時羣情怒張，不可自已。

此時此刻，環山草廊外來了一乘黑頂輕便的小轎，抬轎的腳夫，却是兩個黑壯的健婦。

小轎一直在草廊正門前停了下來，一名健婦躬身向着轎內道：「小姐，目的地到了！」

轎內傳出清脆的女人聲道：「叫門子過來！」

抬轎的女人答應了一聲，轉身上前幾步。

在草廊正門前，華山派的二名弟子——舒文，魏武，左右侍立，他二人是專司迎接來此參與盛會的各方武林人物的！

二弟子各穿黃色長衣，腰佩長劍，威武中不失儒雅，他們都知道凡是來此的客人，皆是掌門人親發帖子請來的高人，每一個都不是易與之輩，不可得罪。

只是，眼前來了這麼一個客人，却是二人想不到的。

抬轎的健婦走到門前，大聲道：「喂！門上那一位在？」

二人對看了一眼，舒文上前道：「什麼？」

健婦回身指了一下道：「我家小姐吩咐，請門子上前答話！」

舒文怔一下道：「你家小姐芳名怎麼稱呼？」

健婦說：「這個……」

她咧嘴一笑道：「小姐吩咐，不便隨意說出，請上前自問便知！」

一旁的魏武道：「你們小姐來此何事？」

健婦搖搖頭，傻笑道：「不知道！」

舒文、魏武，在華山派第二代弟子列中，年歲較長，閱歷既廣，武功又高，是以「金刀」夏侯風才令他二人專司迎賓之職！

魏武手中持有一束花名帖，迅速的翻了一下，皺眉向師兄舒文道：「怪事，掌門人所邀的客人俱已來齊，怎麼會又多來了一個？」

舒文偏頭想了想，說：「奇怪……不過來此都是客人，你我上去看看就是！」言罷，大步向轎前走去。

那乘黑頂小轎的轎簾，兀自深深的垂着，透過竹簾的縫隙，依稀可見其內似坐着一個白晳的紫衣女子！

舒文立定腳步，抱拳道：「華山派二代弟子舒文叩請來客芳名？」

轎內傳出一陣格格的嬌笑之聲，那乘小轎在笑聲中吱吱的顫動着，轎簷前垂吊的一列金珠，更是互撞着，發出一陣叮叮脆响！

舒文回頭看了師弟魏武一眼，二人滿面疑惑，俱都不解轎內女子何以發笑？

那美麗的笑聲，散發着蕩人心神的音韻，實在是太好聽了。

魏武在笑聲之後，復抱拳說：「請賜尊示！」

轎內女子發出一聲像是嘲笑，又像是自艾的嬌嘆，遂說：「人言華山派掌門人『金刀』夏侯風，最是好客，凡是來訪的客人，無不待若上賓，怎地你二人如此嚼舌，嘮叨不休，討厭！」

二人面上頓時一紅，舒文躬身汗顏道：「這麼說，尊客是應邀來此參與盛會的？怠慢！怠慢！」

簾內女子說：「既然來了，當然不是外人……我且問你二人，貴掌門人所邀請的各派客人，是否都已到齊？」

魏武這：「均已到齊，請教尊客芳名是—？」

簾內女子嬌笑一聲道：「怎麼着，你們有問人名字的毛病是不是？」

魏武吶吶道：「不……不是！」

簾內女子道：「那麼，就請你們誰摻我一把！」魏武看了師兄一眼，道：「是！」

舒文向他微微點頭示可，魏武遂上前伸開雙手，輕揭轎簾，他懷着滿心好奇，一腔疑畏，竹簾方自開啓一半，就感覺到轎內那女子身上，散發出一種冰寒氣息，由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戰。

一抬頭，只見到女子姣好艷絕的一張臉，只此一瞥間，對方女子已然猝然施出了凌厲的煞手！

隨着那女子右手的纖纖五指向外一揮，魏武震騰起了丈許高下，沉重的摔落而下。

舒文趕上一步，只見魏武前胸處現出一個極深的大血槽，胸骨開裂，熱血噴濺，他只向師兄絕望的看了一眼，遂自氣絕身死！

這一驚，只嚇得舒文出了一身冷汗，却爲此亦激發起他一腔怒火，口中怒叱了聲道：「好個賤人！」聲隨人起，猝然向下一落，一口寒光閃爍的長劍已然抽出，霍地向轎內揮下。

就在他那口長劍，眼看已劈近轎門的刹那之間，但聽得「刷拉！」一聲疾响，竹絲軟簾突地捲起，由轎內閃出寒星般的一點銀光。

舒文劍勢不過撤出一半，一個踉蹌，前胸後背之間，已落下了一個大血窟窿，仰身倒斃門前。

在人聲喧嘩中，轎內女子，帶着一聲淸叱，已然竄越而出，玉樹臨風般的已然立身在廊道之內。

華山派的門人，得訊自廊內疾奔而出，只見闖入的那個女子，挺秀的身材，宮樣蛾眉，盈盈秋水，天生的一副麗人胚子，以雪膚玉肌，端的是貌若天仙，美極了！

她穿着一襲紫色短衣裙，雙膝之下玉腿裸露，足下是一雙香草編就的便鞋，手裏好像持着一個兩頭尖，亮光閃閃的玩藝兒，却叫不出是什麼名堂！

隨着這女子如風般的來勢，這羣弟子不及躱閃，還不知是怎麼回事，一個個早已被點中了穴道，呆立兩廊，木刻石像般的已不能動彈了！

× × ×

草廊敞棚下，羣雄驟驚。

一名黃衣弟子瘋狂般的墣進來，大聲叫道：「不好了，那個女人來啦！」他話方出口，淸風過處，那弟子驟然栽倒，面浴鮮血而亡，同時自其身後，翩若驚鴻的閃進了前見的那個少女，當門而立，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向着廊下衆豪傑一轉，別有一種冰艷懾人的氣質，竟然使得在場數十位武林高手，一時都爲之呆住了！

華山派掌門人「金刀」夏侯風，身爲掌門人，此時此刻，却不能不說話了。

他自目睹着方才那弟子的死態之後，內心已大感吃驚，那名弟子分明是爲這女子所發出的「五內眞氣」所以致死的！

所謂「五內眞氣」，乃是指的心、肝、胃、脾、腎，所練的內宅眞力，又稱「五行眞力」，端的是一種最厲害的；不可思議的武林玄功。

這種功力發出之時，可借風力達送對方身上，受者絕無倖免，當者皆斃！

在座皆是武林一流的高手，焉有不識得這種功力的厲害？他們也都知道，這種功力，江湖上已近四十年沒有出現過了，此時此刻，猝然地出現在一個年輕的女子手上，怎地不令人大爲震驚？

「金刀」夏侯風上前一步，抱拳道：「失迎！

失迎！想必妳就是雪山來的那位姑娘了？我華山派與姑娘妳究竟有何深仇大怨，值得妳下此毒手？夏侯風忝爲本派掌門人，倒要先行請教了！」

紫衣少女妙目注定着他，奇怪的問道：「怪了，你怎知我是雪山下來的人？」

夏侯風冷冷一笑道：「五十年前，查洪老前輩坐化雪山之後，江湖上早已失去了雪山派的玄奧武功，姑娘妳方才那一手『五行眞力』，豈不是雪山不傳之秘密？」

紫衣女子妙目一轉，上下看了他一眼，道：「你這老頭兒，倒也有些見識！你剛才不是問我，與你們華山派有何怨仇麼？」

夏侯風道：「正是！」

紫衣女子輕微一笑：「豈止是華山派？在我看來，天下武林各大門派，那一派也都與我有仇！」

在場各人，俱都不禁神色一變，互相對看了一眼，一個個目光怒視着。

「金刀」夏侯風聞言怒聲道：「這是爲何？在下洗耳恭聽！」

四川來的諸氏兄弟之一——諸虎，一聲狂笑，步上前道：「好狂的女人！我且問妳，妳仗着那一個的勢力，胆敢如此横行？」

衆人皆不由暗吃一驚，轉望那雪山少女，面色一寒，她右手向上一抬，却又臨時止住，一雙冷電也似的眼睛看着諸虎道：「你是誰？」

諸虎嘿嘿一笑，抱拳道：「在下四川龍虎堂來的諸虎，諸二幫主——別以爲妳的『五行眞力』天下無雙，姓諸的也不含糊！」

諸龍驚叱道：「諸老二——你少說一句吧！」

諸虎哈哈一笑道：「一個女娃兒，進得門耀武揚威的，老子第一個看不慣，今天就要跟她別一下苗頭，看看她又勝得那個？」

「金刀」夏侯風本來爲情勢所迫，勢必要向對方少女出手，可是內心却有自知之明，是以遲遲不敢出手，此刻想不到半路冒出了一個諸虎，竟然爲自己解了危急，自是樂意之事。

那諸虎武功一流，尤其所練綿掌，更是武林見稱，在座能勝得過的並無幾人，以他來對敵雪山少女，試試這頭一陣，那是再好也不過。

這麼想着，夏侯風因而不發一言！

眼看着那雪山來的紫衣女子，微微一笑，露出一口貝齒，她打量着諸虎道：「想死還不容易……諸虎！」

她嬌聲喚着諸虎的名字，面上更是笑態可掬。

諸虎挺胸道：「朗格樣？」

紫衣女子看向他道：「我也不知道你的掌力有多厲害，反正我只向你一出手，你必死無異！」

她說話時，那對秋水盈盈的剪水雙瞳，注定着對方，那裏像是半句虛假的樣子。

諸虎面色一陣赤紅，左右看了一眼，忽然大聲的狂笑起來，對方的話簡直是傷了他的自尊。

他向着衆人抱了一下拳道：「各位朋友親耳聽到的，這個女娃兒剛才說的；只要一出手，我一定就死！是不是？」

紫衣女子點頭道：「不錯！」

諸虎道：「妳是說幾招之內？」

紫衣女子一笑道：「你這個人眞是連話也聽不懂！一出手，自然只是一招！」

諸虎怔了一下，怒聲道：「好！這是妳說的，要是說了作不到呢！」

紫衣女子道：「如果對付像你這種三流身手的人，還要第二招，我也就不下雪山來現眼了！」

諸虎嘿嘿一笑道：「這麼說，我就接妳這一招！」言罷，雙手把一件繭綢的肥大衣袖捲起了一些，大步而出，四週羣雄都不由自主的向後退開了些，正中立時空出了一片大地來。

紫衣女子這番話，在場各人可都不敢苟同，大家雖認爲諸虎不是她的對手，可是若說那紫衣女子一招之內，就能生取諸虎性命，却未免令人有些難以想像，衆意均認定她是自取其辱！

諸虎站定了身子，雙膝微彎，施了一副「騎馬分襠」的架子，暗以內力貫注於下丹田。

他看着紫衣女子若無其事的表情，內心大爲忿恨，頻頻冷笑道：「我們先說好了，如果妳一招之內能够取我性命，在場各位英雄爲證，我請各位不要爲我收屍，那一個都不許爲我報仇，連我大哥在內，把我屍首扔到山澗裏，餵狗吃都沒有關係！」

諸虎冷冷一笑，又接道：「要是一招之內，妳要不了我的性命，怎麼樣吧！妳先說！」

紫衣女子淺淺笑道：「隨你怎麼樣都可以，我絕不還手，如何？」

諸虎一雙虎目四下一轉，高聲道：「使得，依妳就是！」

他緩緩抱拳向四下一拱道：「各位朋友，大家都聽明白了，用不着姓諸的再多說了！」

他身邊的諸龍，却意外的覺察到；紫衣女子此刻目光忽然明亮了許多，他陡然憶及當年雪山老人的不傳之秘：「天下無敵的玄冰神功」，這一驚，嚇得他打了個哆嗦。

只是自己弟弟諸虎話已說滿，當着如許高人面前，尤其是武林中人，「一諾千金」，萬萬沒有再反悔的道理。

想到了兄弟二人多年的手足情誼，諸龍不禁一

陣傷心，流下了兩行淚來。

諸虎此刻已然把眞氣貫注全身穴門，即所謂的「金鐘罩；鐵布衫」，何況他輕功極佳，至不濟，閃躲開來，也不見得一招也躲不過！

他滿懷信心的向着紫衣女子抱拳道：「請！」

紫衣女子一雙玉手緩緩舉起，目注諸虎道：「諸虎，你當心了……」

忽見她紫衣狂颺，如同一隻大蝴蝶也似的，直向着諸虎撲去，身法之快，眞可謂嘆爲觀止！

諸虎厲吼一聲，雙手連環遞出，正是他們諸家成名江湖的「綿掌」，雙掌正反各一，上磕天庭，下走中鋒，這一手攻守咸宜！

在場衆高手，看到此，幾乎都由不住讚出了好來！

他們那裏想到那紫衣女子撲迎的身子，如同彩雲一般的，那眞是快捷巧妙之極，隨着諸虎的掌勢，一翻一捲。

這當口，她那一隻白似柔荑的玉手，已然探出，輕輕地在諸虎後頸上拍了一下。

場內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看見有此一手，大部份的人，簡直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眼看着那紫衣女子去若狂風，歸若彩雲。不過是一挫一折的當兒，又已輕飄飄的站回原處。

對方諸虎，可不知怎麼面色一陣赤紅。向前邁了幾步，一隻大手伸出，指向紫衣女子道：「妳——」才說了一半，舌橋不下，就不動了。

諸龍驚呼道：「諸老二——」

他身子疾撲而近，伸手一摸諸虎的身子。只覺得透體冰冷。整個人的身子，簡直就像是一塊結凍人立的冰。這一驚才知道自己所料不差，自己兄弟果然是自不量力，中了對方「玄冰神功」。此刻必已血液凝結，全身僵凍而喪生了！

諸龍霍地轉身，怒視着紫衣女子道：「妳好狠的心——請留下名來！」

紫衣女子發出一聲漫漫長吟，輕嘆道：「我下山時，師父曾說過，江湖中男人個個可殺，要我隨心所願，並告誡我說要留心其中一二健者。可是這半年來，我所遇見的，竟然沒有一個能敵過我半招以上的……更何論什麼健者了……」

她妙目在場內各人面上一轉，道：「打人有手軟的時候，殺人，也有心煩的時候……我眞有些倦了！」

諸龍悲憤的道：「我只問妳的姓名，妳對我說上這些，却又是爲何？」

紫衣女子轉望向他，搖搖頭道：「你先別忙着打聽我的姓名，我也暫時不想再多殺人，除了一個人之外……」

妙目向人羣中一轉，喝聲道：「行易派的掌門人何在？」

九連鐶羅光傳挺身而出道：「在下就是！」

紫衣女子妙目微瞇，注視了他一會兒，冷笑道：「你不是的，我問的是方坤！方人傑！」

羅光傳面上一紅，道：「方師弟有事他出，掌門職司由羅某瓜代，妳有什麼事只管與羅某說也是一樣！」紫衣女子道：「不一樣……」

羅光傳一怔道：「方師弟莫非與妳有什麼不可化解的地方不成？」

紫衣女子剪水雙瞳內，一時蘊藏着無比的仇恨，嗔道：「你又何必多問？」

她忽然看着羅光傳道：「是了，姓方的雖然不在，我却也應該與他帶點東西，就託你轉交與他也是一樣？」

「九連鐶」羅光傳道：「什麼東西……」

言之未了，紫衣女子倏地右手一掌。但聞疾風劈空而至。羅光傳慘呼了一聲，足下一個踉蹌，一條左臂，齊肩折斷在地。

他的面色一陣慘變，雙目一翻頓時昏倒在地。

寒山鶯艷

在場羣豪，目睹她如此身手，俱都嚇得面色如土！

紫衣女子冷冷一笑道：「告辭！」輕啓蓮步，直向草廊外步出。

「金刀」夏侯風此時不能再裝聾作啞了。

他身爲華山派掌門人，又是此次會議的召集人，如果此番眼見紫衣女子從容退出，今後在江湖上勢將無顏立足，華山派也得蒙恥武林。

當時他身形一閃，已攔在了紫衣女子的面前。

紫衣女子冷笑道：「你也要對我出手？」

夏侯風面漲通紅道：「容妳上得門來，連傷數人，本座如不對妳出手，焉能領袖華山？」

紫衣女子道：「你本不配領袖華山！」

夏侯風大吼道：「本座與妳拚了！」

金刀嗆啷一聲撤在手中，上前一步，這口刀刷啦平掃而出。紫衣女子微微一笑，身子翩然飄起。

看過去，她身子像是一片雲帶般的輕飄，迎着夏侯風的刀刃蛇也似的彎曲着。不知如何，夏侯風的刀，竟然會砍了個空。

眼看着那紫衣女子飄飄然的落回一角。

紫衣女子的這些動作，固是使得在場所有的人爲之震驚，但是她毒辣的手段，却也激起了衆人「同仇敵愾」之心！一聲喊打，羣起而攻。

最先响應的是「七金龍」中的馬鵬九。由於紫衣女子落身的地方，正好在他身前。馬鵬九驀地掄起一對判官筆，向紫衣女子當頭磕下來！

紫衣女子在羣情激怒之際，絲毫也不顯得驚慌，嘴角掛着一絲輕笑，玉手向上一翻，「噹！」一聲，已抓住了馬鵬九手中雙筆。

她嘴裏叱道：「大個子，丟傢伙吧！」

用力向身邊一帶，同時左掌向外一封。馬鵬九偌大的身子，霍地騰起，克喳！撞斷了一根廊柱。隨着一聲長嘯，直向懸崖之下落去。

紫衣女子順手把一雙判官筆向着「金刀」夏侯風身上擲去，口中叱道：「着！」

夏侯風運足腕力向外一磕，「嗆啷！」一响，只震得右手的虎口破裂，鮮血滴個不已。一雙判官筆擦着兩面太陽穴滑了過去。當眞是危險到極點！

是時，「七金龍」中左方，歐勵生、粱金羽、程萬里、劉楚、畢華盛等六人，霍地自各處猛然襲到。

六人因拜兄馬鵬九，慘死在對方手上，而一時興起仇隙，乃至聯手出攻！

「七金龍」在兩廣地面上，聲望極隆。七人各有一身武功，雖是義結金蘭之好兄弟，可是平素對敵，却講究單打獨鬥，極少有聯手對敵事件。此刻目睹馬鵬九慘死，因敵人過於厲害，才興起了聯手復仇之心。

六人同時進身，六人各持着一桿鴨卵粗細的骷髏鋼鞭，同時向當中一揮，捷同電光石火。

就在他六人疾快進身的同時，帶着一聲輕叱。那紫衣女子已然拔身而起，飄飄顫顫的落足在草廊竹欄之上。

她用足尖輕輕地點在欄杆邊上，向着「七金龍」中六人點首冷笑道：「來！你們六個！」說着，二臂平張，活似一隻紫色的大蝴蝶，向着半嶺嶙峋的山石上落去。

左方等六人各自一驚。可是勢已至此，說不得只好下手一拚了。他望着五人道：「來！我們都下去！」

六個人各自騰身而起，向着半嶺間亂石陣中落去。

「環山草廊」內衆高手，眼見「七金龍」同時出手對付那紫衣女子，各自爲了保持身份，憑欄下望，目睹這別開生面的一場打殺。

「七金龍」中左方等六人，會戰對方女子一人。六根骷髏鞭，上下左右團團圍住了那紫衣女子。六根鋼鞭舞得霍霍生風，稍一觸及附近山石，無不石屑紛起，火花四射，端的是聲勢凌厲無比！

衆人居高臨下，但見那紫衣女子，在六人圍毆之中，嬌軀時上時下，忽左忽右。妙的是六人如此凌厲的攻勢，居然沒有一個人；一節鋼鞭，能够挨着她的衣邊。

忽見六人狂吼聲中，六節鋼鞭同時出手，猛然向正中擊去！正是拿手的「七鞭會」。奈何少了一人，只得六鞭，然而其勢依然可觀。

六根鋼鞭上下左右幾乎全都照顧到了。可是那紫衣女子在他們鋼鞭出手的刹那之間，身子驀地向後一仰，箭也似的射了出去，看起來簡直比他們出手的鋼鞭還要快。

一串爆响聲中，六節鋼鞭紛紛擊中在山石之上，火花石屑四濺紛起。

紫衣女子却在此時，帶起了一陣清叱之聲，陡然又撲了回來。宛如展翅的鳳凰。不知在何時，她手中已多了一根兩頭冒着晶光的奇怪兵刃。

隨着她起降的身子，左右一陣疾閃，「七金龍」中的六人，各自佇立雪地不再動了。

可惜的是，在六人前額正中，各自開了一個雀卵大小的窟窿，血腦齊流，一片糢糊。

那紫衣女子下此毒手之後，發出了一串凄厲的長笑。笑聲中，身如星丸跳擲般的，已縱身起落於亂山叢石。交睫之間，已失去了踪影。

草廊上羣雄相顧失色！

「金刀」夏侯風首先縱身而下，隨着是「兜雲手」常三郎，「黑虎」武天威……等十餘人全都飄身而下。

大家於亂石叢間，目睹着左方等六人坐臥不一的死狀，皆由不住冒出了一身冷汗。等到想到那紫衣少女時，對方早已經「杳如黃鶴」，不知所踪。

× × ×

西北風緊叩着桑皮紙的紙窗，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天還沒見怎麼黑，馬回回所開的「切肉店」裏，已掌上了燈了。

挺着胖胖的大肚子，捧着雪亮的一把廚刀。馬回回這老小子，可是整天守着肉砧子，只管切他的肉。

他這切肉店，可是老字號了。據說馬回回祖上七代就指着這切肉店養活，一直到如今。他們店裏的鹵湯，聽說都是兩百年的陳湯。灶上的火尾就沒有熄過。

馬回回切肉店不祇是肉香酒醇，他這裏的燒餅，槓子頭，老窩窩也都比別家的香脆得多。其它爆、烤、涮，他這裏也是一應俱全，反正怎麼樣都離不開牛羊肉，是道地的回回館子，不賣豬肉。

名聲出去了，怎麼都是好。

馬回回的切肉店裏可沒有講究的擺設。十來張

八仙桌子天天擦得雪也似的白，木頭板櫈也都是原來的顏色，不沾一點油漆。簡陋是眞簡陋，可是看上去就是乾淨。

天才一黑，馬回回吆喝一聲上燈啦——

十來個小夥子，一人拿着一盞羊角燈，往案頭子上一插，堂子裏立刻明亮了起來。

這時候，客人們就像流水一般的，一撥一撥的全都來啦。人頭是什麼樣的全有。有趕車的、有賣布的、有練把式的，當然也有讀書人，社會賢達，甚至於作官的……五花八門，什麼樣的人都有。

客人上了八成，十幾個小夥計，忙得團團轉。碗盤燒餅（槓子頭）滿場子飛。這裏的夥計都有一手。碗不講究送講究扔的。丟出去落下來時遠近正好。

大寒天，儘管街面上寒風似刀，可是馬回回這個切肉店裏，却是暖如春。

三杯黃湯一下肚，話匣子可也就開了。於是前三皇後五代，以及江湖上遠近的新聞，可都傳開來啦！

東邊桌上的「長三李」，這小子是個老客了，每天一碗牛肉泡磨，三年不易。所以也有人叫他是「李泡磨」。他的消息最多，話也最多。一談可就沒有完。誰沾着他誰倒霉。話匣子一開，眞像連珠炮似的，能把你耳朵聽痲了。他老人家只管說他的。聽不聽在你，眞不愧這個「泡磨」的花號，是有股子泡勁兒。

這時候，他的磨可是吃完了，把碗向裏面一推，習慣的伸了一下脖子，道：「我說爛眼士——來杯熱茶！」

「爛眼士」茶早就準備好啦，忙送過去，嘻笑道：「李爺你的茶！」

李泡磨接過來先咕嚕了幾聲，然後呷上一口，長長出了一口氣。一對老鼠眼東瞧瞧西望望，這就是在找說話的時候了。

大家一看他這個樣子，趕忙就把頭低了下來，或是背過了身子。要不然只要和他一對上眼，可就被他給「泡」上了，準得要聽個把時辰的廢話。他才放人。

李泡磨掃視了一週，沒找着一個人。一抬頭看見爛眼士這小夥計正對着自己笑呢。他算是找着人啦！

爛眼士不大快意的趨過來，說：「李爺你……怎麼找上我啦？」

「找上你？」李泡磨翻了一下眼皮子道：「你知不知道前兒個我說的那個女閻王，可是來到了我們長安啦？」

這幾句話，豈止是爛眼士，就連所有在座的人，全都吃了一驚。大家本來逃避他的眼光，却都不由自主的又回到他的身上。

李泡磨得意的聳肩膀，撇撇嘴。心說：「你們不是不願聽我說嗎！我偏慢慢地說。」

他咳了幾聲，由荷包裏摸出鼻烟壺，抓了一把，在鼻子下抹了一把。老鼠眼翻翻。繞場一週，才慢吞吞的道：「消息絕錯不了，有人親眼看見！」

大家「轟」一下子可就談開了。

這半年多來，有關雪山下來那個女殺手的事，長安城早就知道了。「長安門」的掌門人「兜雲手」常六郎，證實之後，傳說更是神龍活現，不脛而走。大街小巷，人人在談這件事。

可是，到底所談的不過是人云亦云，捕風捉影，一點實際也摸不着。那個「女殺手」也不在本地，誰也用不着緊張。

現在「長三李」一說那個女閻王來到了長安。「火燃眉睫」誰人不大吃一驚？

李泡磨咳嗽了一聲，全體肅靜。大家的眼睛全又集中到了他身上。

伸出了兩個指頭，李泡磨挺神氣的道：「二十郎噹歲！人可是出色的漂亮——」

聽到這裏，靠裏座的一個人，猛然的抬起頭來。這個人本來低着頭在喝悶酒，現在終於忍不住也抬起頭來聽了。

他頭上戴着羊皮帽子。帽搭子搭了下來，遮住了兩個耳朵，滿臉的鬍碴子，總有十來天沒刮過了。黑而密的眉毛下面，襯着精光閃爍的一對眸子。

李泡磨呷了一口茶，又道：「聽說常三郎常爺，這兩天關照手下的人，任何人都不許在外面惹事，見了女人趕快躲！」

拍了一下桌子，李泡磨壓低了頦子道：「他妹子的……南大街堂子裏的姑娘，這幾天可差透啦！你說，誰還敢花錢玩女人去，要命不要啦？」

裏座的那個人對於後半的這些話不感興趣，仰頭乾了一杯，面上現出冷笑，燈光映着他紅通通的臉直發光。

客人之一問道：「李爺，你說那個女閻王來了長安，可住在那呀？」

李泡磨搖頭道：「不知道。這得問常爺去……怕常爺也弄不清楚！」

又有人問說：「這個女人怎麼專殺男人？她和咱們男人有仇是怎麼着？」

李泡磨頓了頓，道：「大概是吧！一定是從前吃過男人的虧。說不定是那個負心的漢子玩過了又給扔啦！還是怎麼的……」

裏座的那個人，聽到了這裏，忽然像觸及了要

害般的痛了一下。那生滿了鬍鬚的紅臉上，帶出了一種難以訴說的愁苦之色。霍地拍了一下桌子，高聲道：「酒來——」

小夥計嚇了一跳，趕忙又送了兩角酒上去。

大漢接酒到手，仰頭嘴對嘴咕嚕咕嚕一口氣喝了個淸光，小夥計嚇得直翻眼。

抖了一下身上的皮大褂，這漢子站起來，道：「算賬！」

小夥計低頭算了算，道：「客官，一共是三錢二分銀子！」

漢子抖抖手，由袖統子掉下一塊碎銀子，足有六錢重，他說：「多的存在賬上，下次一塊算！」

然後他抓起桌面上的一個皮口袋，離座步出，途經李泡磨的桌子，他定下了脚，睜着一雙凌厲的眼睛望着李泡磨。

李泡磨嚇了一跳點點頭道：「走啦，朋友？」

漢子冷冷的道：「你剛才說的都是眞的嗎？」

李泡磨一怔道：「當然是眞的！不信，可問常爺去！」

漢子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倒用不着，我只問這個女人她來了幾天了？說些什麼沒有？」

李泡磨擠着一雙老鼠眼道：「嗯！來了總有三五天了，倒沒聽她說什麼，怎麼朋友——？」

大漢怔怔的似在想些什麼！

李泡磨拿起錫壺送上去道：「朋友，再來口酒，外面可冷！」

漢子伸手一推說：「不用。」大姆指一扭壺嘴，乖乖壺嘴竟變到裏面去了，白錫壺也走樣。

李泡磨嚇了一跳，把錫壺湊在眼前滑溜溜的轉動着，怎麼也想不通對方漢子，竟會有這麼大的手勁力！

這時候，那漢子早已推開風門走了！

× × ×

繞過了西直門，眼前是片荒郊野地。

往南，半山坡嶺之間，立着一片黃陵，也不知那朝那代的皇帝，葬在這裏的地方啦！

這個地方歷史上建都于此的計有周，秦，漢，隋，唐……等朝，古跡之多不勝枚舉。

小姑娘走到這裏有點害怕的回過頭來，看着身後的那個高大漢子道：「這位叔叔……這裏可沒人家呀！」

漢子厲聲道：「少嚕嗦，叫妳吆喝，妳就吆喝！」說時由腰裏掏出了一塊銀子揣過去，交給那個姑娘道：「記住我關照妳的話，是個女客，事成我還有賞！」

姑娘提起麵茶壺，還有燒餅籃子，害怕的道：「是……是……叔叔！」

大漢低叱道：「吆喝——」

小姑娘於是顫抖着聲音，開始高聲的吆喝着道：「麵兒茶呀！熱燒餅呀——

「……雪天喝熱茶……寒天啃燒餅，不用提多帶勁兒呀……三毛錢一大杯呀！

「麵兒茶熱呀——」

北風呼呼的吹着，大雪漫天。

這個小姑娘吆喝的聲音，別提多麼好聽了，却又有一種可悲傷情韻味兒，任何人，只要聽到了她這種吆喝聲音，都會情不自禁的想到要照顧她的生意，買兩個燒餅，來一碗麵茶，這裏面同情的成份居多！

風雪裏，小姑娘一遍又一遍的吆喝着。

她美妙的聲音，跟着寒冷的北風，吹到了任何一個角落裏，這裏設使有人住，設使還沒睡着的話，誰也會披上衣服，開開門的招呼她一聲。

可是，這地方太偏僻了，那有人家呀！

天又冷，風雪又大，這個小姑娘最多十二三歲，平常是專門在南大街吆喝着賣的，想不到忽然闖來了這麼一個大漢，硬架着她來到了這裏，逼着她沿山叫賣！

又冷，又害怕，這姑娘眞想哭！可是她身後那個大漢跟着她，寸步不離。

二人來到了那片古陵地，到處都是墳堆，正前立着一座牌坊，後面有一所半傾的石樓！這是前人建下的故宮舊址。

小女孩走到這裏，害怕的回頭道：「叔叔，我們找個地方去賣吧，這裏聽說常鬧鬼！」

大漢嘿嘿一笑道：「胡說八道——」

他那一雙精光閃灼的眸子打量了一陣之後，鼻子裏哼了一聲，自語道：「一定在這裏錯不了！」

少女瞟着他道：「叔叔你說什麼呀？」

大漢道：「再吆喝！」

小女孩聽他的話，又叫了幾聲，忽然，前面石樓間，亮起了一點燈光。

大漢趕忙拉着那小姑娘閃身石後。

遠遠似見石樓的一扇窗子吱吱一聲推開一半，一個女子的聲音招呼道：「來啊！賣麵兒茶的！」

大漢緊緊的抓着那姑娘的手，沉聲道：「妳記住了，想活命就照我話作，看着她喝去！」說時由懷內取出了一個金紙小包，然後打開了麵茶的壺蓋，把紙包裏一種紅色的藥粉抖了進去，拿起壺來用力的幌了幌。

賣麵茶的小姑娘看得不明的道：「叔叔你放什麼進去呀？」

漢子道：「沒什麼，記住，什麼都別說，要不

然我宰了妳，去！」

小女孩趕忙提着壺和籃子走開。

石樓內那個女子又招呼道：「賣麵茶的！」

少女孩答應道：「來啦！」

她一步一回頭，匆匆忙忙的跑到了那座故宮石樓面前，抬頭一看，窗戶內探出一個女人的頭，那女人向着她點頭道：「快上來吧，外頭冷呀！」

小姑娘進了裏面，再回頭看看，又看不見那大漢的踪影，上了樓，只見半傾的石樓內，點着一盞古燈，石床上立着一個美艷若仙的長髮女子。

這個女人，正是剛才招呼自己來的那個人，她正對着自己笑呢！

小女孩本來還有點怕，這時，看對方那張美麗的笑臉，頓時胆子也大了。

她對着那個女人也笑了笑，道：「小姐……是妳叫我呀！」

長髮女子點頭道：「當然是我了，我正餓呢！妳過來，我看看妳都賣些什麼？」

小女孩子走到了她跟前，放下了麵茶壺和竹籃子！

長髮女子揭開籃子瞧瞧，一笑道：「燒餅，還眞香呀！」

小女孩想到了那漢子的關照，面上頓時作出一副笑容道：「還有麵茶，熱着呢！」

長髮女子甜甜的望着她一笑道：「好吧！也給我來一碗！小姑娘，妳幾歲？」

小女孩道：「我十二歲了！」

長髮女子道：「天這麼黑了，又下着雪，妳一個小姑娘不害怕？冷不冷？」

小女孩先送上了奇香的燒餅，長髮女子接在手裏，咬了一口道：「嗯，眞香！」

小女孩由不住看了她一眼，說：「我不冷，小姐，妳貴姓呀？」

長髮女子似乎覺得沒有說謊的必要，就老實的告訴她道：「我姓卜，妳叫我姑姑好了，以後妳每天晚上來，我都喝妳的麵茶好不好？」

小女孩天眞的笑道：「姑姑你眞好！」

長髮女子一面吃燒餅，一面看着她道：「妳穿得太少了，來——」說着，回身把自己一件皮斗篷拿起，遞與她道：「妳拿去穿吧！要是太大，回去叫妳媽給改一下！」

小女孩接過了斗篷，又驚又喜，却又似有着愧疚，只管看着她發呆！長髮女子拍拍她的臉，一笑道：「怎麼啦，老看着我幹什麼？」

小女孩，不住低下頭，都快哭了，她說：「姑姑，妳眞好……這麼好的衣服，……我不能要！」

長髮女子道：「嗯？傻孩子！衣服是人着的，我多的是，送一件給妳也沒關係！快別楞着啦，我的麵茶呢！」

小女孩答應了一聲，放下衣服，雙手捧着茶，遞到了她面前。

她的臉色蒼白，身子也有點抖。

長髮女子伸手接過來，望着她又甜甜一笑道：「我自從離開了雪山，一路上遇見的都是討厭的男人，還是第一次見着妳這麼可愛的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小女孩差一點又要哭出來，她感動着道：「我姓白叫小年……是過年的時候生的……」

長髮女子一笑，道：「……所以叫小年是不是？」白小年點點頭，用手擦了一下面上的淚。

長髮女子伸出一隻春筍也似的玉指，忙着替她抹去了一行淚，她極爲憐惜，看着她，微笑道：「幹嘛哭呀？別難受了，等一會走的時候，姑姑多給妳點銀子，拿回去交給妳爸爸，叫他作點小生意，妳也學女紅針綫什麼的，以後也別賣麵茶啦！眞可憐哪！」

白小年聽到此，竟自掩着臉，嗚嗚的哭了。

長髮女子一伸臂，把她抱在懷裏，哄道：「小年好乖，快別哭了，妳看麵茶都涼了，姑姑還沒喝呢！」

白小年抬頭道：「涼了你就別喝了！」

說着，伸手要去拿對方手裏的碗，長髮女子閃身讓開，笑道：「妳這孩子，還不叫我喝呀！」

白小年一怔道：「不……我是怕涼啦！」

長髮女子喝了一口，白小年的眼睛睜得極大，笑笑道：「還不涼，眞不錯呀！來！小年，我還有話問妳！」

白小年流淚道：「姑……姑……」

長髮女子道：「你爹對妳媽媽好不好？」

白小年抽搐着點點頭說：「我爹對我媽好！他有病又吐血，每天還出去打石頭賺錢……養活我……們！」

長髮女子面色微微一變，良久才點頭道：「這倒是難得……」

白小年揉了一下眼睛，道：「姑姑你一個人，又有錢，幹嘛不住在大客棧裏，住在這破樓裏幹嘛呀？」

長髮女子苦笑道：「我淸靜慣了，又怕吵！」

白小年看了她手裏的碗一眼，道：「麵茶涼了，你別喝了！」

長髮女子一隻手推着她，又喝了一口。

白小年一急，趕忙用手去搶，長髮女子却逗着她玩，把一碗麵茶上下左右扔來扔去，左右手每一

次都巧妙的接住，碗裏的麵茶，却是一滴也不曾濺出。

白小年搶不着，忽然扒在那長髮女子膝前哭。

長髮女子拍拍她，笑道：「我是逗着妳玩兒的——」說到此，忽然面色一變，一抖手，麵茶碗摔倒在地，她左手一翻，已刁住了白小年的手腕子。

只見這一刹時，她那美麗的臉，變得鐵也似的青，白嫩的面頰上沁出了晶亮亮的汗珠。

她像是忍着一種極大的痛苦，瞪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白小年道：「說！茶裏面放了什麼東西？」

白小年痛哭道：「我……我不知道……是一個大男人放的……他逼着我來這裏的……姑姑……我對不起妳！」

長髮女子一鬆手，後退了幾步。

她緊緊咬着一口貝齒，同時很快的伸出一雙手指，在左右「氣海兪穴」上各點了一指，才挺腰直立。

白小年撲上來跪倒，痛哭道：「姑姑……我錯了……那個男的說我不這麼做，他會殺了我，還要殺我全家……姑姑……我……錯了！」

長髮女子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道：「不要哭，我問妳，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白小年回頭看了一眼，才害怕的道：「是個高個子，一臉的鬍子！」

長髮女子緊咬玉唇道：「果然是他！」

白小年道：「姑姑快跟我回去吧，我跟你找大夫瞧瞧去吧！」

長髮女子冷笑道：「有個屁用！」

她恨恨的接着問道：「這事不能怪妳，妳不用怕，我不會殺妳，我只問妳，那個男人在那裏？」

白小年淌着淚道：「先前還在亂墳地裏呢！」

長髮女子點點頭，她緊了一下腰上紅帶，挺身道：「快帶我去！」

白小年臉上變色道：「姑姑我怕，那個人會殺我——」

長髮女子蛾眉一挑，却又不忍，嘆息一聲，揮手道：「妳去吧——」

白小年拿起了籃子，長髮女子道：「帶着我送妳的衣服！」

白小年哭成了淚人似的，抱起了衣服，淚汪汪的道：「姑姑妳快逃命吧，那個人好厲害！」

長髮女子匆匆取出一小袋銀子，丟在她籃子裏，道：「記住，把錢交給妳爹……以後晚上別出來了……！」

揮揮手，又道：「快去吧！」

白小年跪下叩了個頭，淚汪汪的站起來。

長髮女子看着她，忽然道：「也許他在外面等妳，見了他妳只對她說，說我已喝光了麵茶，整個人倒下了！」

白小年點頭道：「好……」

長髮女子冷冷的道：「他必還會問妳什麼樣子，妳就告訴他說我鼻子裏淌血，已經死啦——記得不？」

白小年哭成了淚人似的，道：「記得了……姑姑……妳還是跟我一塊走吧，我認識一條小路，也許那個人找不着我！」

長髮女子哼了一聲道：「我正要找他！豈能走了？妳去吧，把眼淚擦掉！」

白小年用袖子擦了一下淚，才轉身走了。

出了石樓，寒風襲面，冷得她打了個哆嗦，認了認地方，她快步向前走，眼淚，可由不住直淌而出。

似如此走了約半里路，暗影裏，忽然閃出了一個人來，正是剛才那個漢子。

這漢子一伸手，抓住了白小年的胳膊，拉到了一塊石碑後面，白小年嚇得叫了起來。

那漢子低叱道：「不要叫，事情怎麼樣了？」

白小年哆嗦道：「喝了……喝了……都喝下去了！」

大漢面上立時現出了喜悅之色，一雙兇光四射的眸子，似乎和藹了。

拍拍白小年的背說：「幹的好！」

忽然，面色一沉，低下頭說：「妳手裏抱的什麼？」

白小年吶吶道：「衣服……衣服……她死了，我就拿來了……」

大漢怔道：「死了？這麼快，妳哭了？」

白小年忍不住哭出聲來，道：「她好可憐，鼻子裏流好多血……我怕！」

那漢子立時面色大喜，道：「這應該就對了，收！這銀子妳拿走，去吧！」

白小年那裏肯接受他的銀子，撒開腿就跑了。

漢子想了想，却匆匆回身，向那座半傾的石樓趕去！

× × ×

像一股烟也似的拔了起來，這漢子的身法確是夠輕巧的，只是三兩個起落，已然撲到了石樓背後的方向。

那扇半開着的窗戶，現出明滅不定的燈光！

他記得，方才招呼賣麵茶的那個女人，不是由這間房子傳出來的聲音！

雖然將近五年沒有聽見她的聲音了，可是「金

麒麟」方坤那能會忘得了，由剛才她叫呼賣麵茶的聲音裏，他幾乎已經可以判斷出來，這個女人正是當年雪嶺亡魂的卜青娥！

不可否認的，她也就是近半年來，鬧得江湖上鷄犬不寧，風聲鶴唳的那個雪山下來的魔女！

閃着烱烱的雙瞳，留有滿臉鬍子的大漢——「金麒麟」方坤，想到這裏，感到一陣無名的衝動！

這半年來，自從他風聞卜青娥離山找尋自己復仇之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胆之中，東藏西躲，日子痛苦不堪！

就這樣他來到了長安，喬裝成一個粗人，連好友「長安門」的「兜雲手」常三郎那裏也不敢去，生怕消息傳出去，驚動了卜青娥，可是寃家路窄，在馬回回切肉店裏，居然意外的得到了消息；卜青娥也來到了長安，於是忙運機智，軟硬兼施，買通了賣麵茶的白小年，成功的達到了自己的手段！

麵茶裏所下的是最毒的「蛇藤細粉」，凡人只要沾上一些定必性命不保，就是再有功夫的人，喝上一口，也熬不過一個更次！

聽白小年說，她竟然把一碗全喝完了，就算她身得雪山派嫡傳，請得華陀再世，要想活命，也是妄想了！

「金麒麟」方坤現在所要作的，只要把這個女人的屍首帶出來，到「長安門」常三郎那裏，登高一呼，天下的武林英豪，都會知道她是死在誰手裏，那時候「金麒麟」方坤這個萬兒，豈不更响了？

閃爍着一對深邃的眸子，由目光上判來，方坤的武功較諸昔年，也精進多了。

只是由於當年在大雪山，遇見了那個斷膝的查三姑，受了那一場教訓，查三姑的影子，他一輩子不能忘懷，查三姑那一身登峯造極，簡直形同虛化的武功，至今使得他兀自「不寒而慄」！

自然，卜青娥既然是查三姑的傳人，她的武功必然是錯不了的。

這就是方坤爲什麼一開始起，就到處的躲着卜青娥，始終不敢正面與她見面的理由！

……現在！這些所有的顧慮，都沒有了！

「金麒麟」方坤一伸手，撤出了背後的長劍，他身子向前一閃，已然竄進那亮着燈光的石屋！

出乎他意外的是，房間裏並沒有人！

閃爍欲熄的古燈盞……房子裏空蕩蕩的，地上是摔破的麵茶碗……

方坤足尖點一點，已縱身到房間正中，彎身看了看，那摔破的碗，只見其內麵茶，濺灑得滿地都是！他的神色立時一變，暗道一聲不好！

一聲其寒透骨的冷笑，發自他身後。

方坤陡地轉過身來，却見進門處，立着一個長身玉立，散髮披肩的紫衣女子！

那女子，冷冷一笑，道：「不錯，你就是方人傑……」

方坤定睛再看，對方女子眉目之間，宛若故人，正是當年大雪山辣手毒殺，未曾死了的卜青娥。

這一驚，眞使他倒抽了一口氣！

可是此人之陰狠酷毒，却在於臨危不亂，當下定了定神，微微一笑道：「青娥——果然是妳！」

長髮女子一雙鳳目瞇成了一道綫，她細細的打量着方坤，道：「五年了，你還沒怎麼變……雖然你留了鬍子！」

方坤不自然的呵呵一笑道：「歲月催人，我顯得老多了。」

然後他收斂了笑容，道：「青娥……五年以前那件事，我做錯了……妳可知道，這五年以來，我多麼後悔，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妳……我……」

卜青娥點點頭，幾乎顫抖的，道：「我也在想你……」

方坤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張大眼睛道：「這……是眞的？」

卜青娥蒼白的臉上，浮出了一片慘笑，道：「這半年多，我找你找得好苦……」

方坤微微有些警惕，後退了一步。

卜青娥指了一下地上道：「多謝你叫人送來的這碗麵茶……」說到此，那雙剪水雙瞳，驀地射出了寒電也似的奇光，足下由不住向前移進了一步。

「金麒麟」方坤焉能看不出她的用心？當下打了個冷戰，暗中存了戒備之心。

卜青娥又上前一步，冷冷的道：「奇怪吧？我並沒有死……方人傑，你這麼聰明的人，還是上當了！」

方坤又退了一步，汗顏的笑道：「青娥……這完全是個誤會！」

卜青娥一隻雪白的手，緩緩的提起來，可是方坤却較她更先出手。

只聽得他口中狂嘯了一聲，掌中劍霍地劃出了一道長虹，電也似的向着卜青娥身上捲去。

他猛厲的攻勢，方自發作，卜青娥一隻玉手也自推出，迎着方坤的來勢，不過是就空虛按了一下，方坤整個的人，竟然像撞在了石壁上的皮球也似的，霍地彈了回來。

只聽見「碰！」一聲，摔在了牆角，掌中劍也摔出了手。

他霍地一個疾滾，抓劍在手，只覺得全身上下，透體冰凉砭骨，那種感覺，猝然使他憶及當年在大雪山，查三姑向自己所發的掌力，正是如此！

他直覺的感覺到，卜青娥必有更凌厲的第二招煞手。

忍着全身的奇寒，他猛地向着左側牆角縱去，果然，在他身子方縱出的同時，卜青娥第二次發出了掌力。

整個的石樓，都爲之震動，在一片石磚散落之中，空中旋迴其寒澈骨的冷風。

雖祇是沾掃着一點點，方坤却覺得整個身上，連血液都像是要凝固了，若容得卜青娥第三次施出這種掌力，那還了得？

這一驚，粉碎了方坤再圖刺殺卜青娥的雄心。帶着一聲厲嘯，施出了全身的功力，方坤驀地向着石窗撲出，劍掌齊施，嘩啦一聲！震碎了整扇的窗戶，直向石樓之下墜落而出。

卜青娥面色一變，厲笑道：「無恥之徒，你還想跑麼？」

她身子微晃，已掠窗而出。

緊隨着方坤的身後，她落下了身子，「金麒麟」方坤一擰身，抖手打出了一對「子母鐵胆」。

在雪夜裏，這對暗器，一大一小，閃着刺目的寒光，直向卜青娥身上呼嘯而至。

卜青娥不屑的一笑，右手微揚，叮噹！兩聲，已把飛來的這種「子母鐵胆」接在袖中。

方坤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對方一身武功，竟較昔日所見的查三姑並不在下，自己和她比較，簡直是一天一地判若雲泥！

他施出了全身功勁，足尖飛點，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騰身而上，當眞是快若飛矢。

可是身子才一落下，却似覺出眼前人影一閃，再看卜青娥已然立在眼前，似如此一連數次，饒他施出了全身的勁道，却也未能擺脫開卜青娥眼前寸步！

最後一次，他喘息在卜青娥面前，掌中劍倒似狂風驟雨般再次的向着卜青娥捲去。

在閃爍的劍光影裏，卜青娥身形疾轉着，或上或下，或伸或縮，左舞右轉，那姿態眞可謂美妙絕倫。

足足有半盞茶的時間，方坤的一套劍法也施到了盡頭，百十手劍法，竟然沒有一劍能够沾着卜青娥的衣邊！

妙的是那卜青娥自始至終，只是閃躲着，却不曾還手，她似乎有意試探方坤的內在潛力。

「金麒麟」方坤在江湖上已可說是尖兒高手了，想不到在卜青娥面前，一至於斯！

最後的一手劍招「晴空飛羽」；也是方坤最感拿手的一式殺手，施展出手，連人帶劍，形同是一面劍牆，向着卜青娥全身捲到，卜青娥帶着一絲冷笑道：「好！」

只見她肩頭微幌，身形頓失，方坤身子一蹌，竟然收勢不住，翻倒於丈許以外，再看那卜青娥自空而降，飄飄然的已落在了眼前。

「金麒麟」方坤翻身坐起，喘成一片，目睹着面前的卜青娥，不由喟然一聲長嘆，低頭不語。

忽然，他感覺到情形有些出乎意料。

眼前的卜青娥似乎突然遭遇到了什麼痛苦，站在雪地裏；她身子顫抖得很厲害，身軀微微向下彎曲着！

她原本已經預備向方坤出手發招，可是這一刹那，忽然感覺到力不從心，凄厲的絞腸痛楚，彷彿肝腸都要碎了。

原本被她暫時禁閉在氣海穴內的劇毒，由於此刻連番運施內力，竟然擴散開來，不知不覺中忽然發作。這種「蛇籐細粉」爲百毒之冠，一經發作，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承受不住！能够在一瞬之間，耗盡人體內百骸中的骨髓，令你精枯力竭而斃！

此幸卜青娥一身內力，氣功，俱都超人一等，加以她服毒不多，可是儘管如此，她雖能暫保不死，却要在此時此刻出手傷人，那實在是不大可能！

經過一番掙扎强忍之後，她終於忍受不住，翻身倒於雪地上，在雪地裏翻、揉、轉、覆……

那眞是一種奇慘的景象……配合着她口中間或傳出的呼痛呻吟之聲，令人不忍卒視。

「金麒麟」方坤，原來已存下必死之心，却想不到事發突然，臨危之間，竟然起了這麼大變化。

他定神一看，立時明白自己下在「麵茶」內的「蛇籐細粉」發生了作用，不禁大喜，當下翻身而起，狂笑了一聲。

他用手中的劍，一指卜青娥道：「好個賤人，妳此番嚐到了我方坤的手段了吧！」

說時，他一步步向着雪地裏翻滾着的卜青娥面前走近，伸出一隻脚，重重的踏在卜青娥身上，面上帶出狂傲猙獰的笑容。

可憐卜青娥是何等身手的女中豪傑？而此時此刻，却連反唇相譏，開口說話已是不能，更遑論出手報復了。

方坤目視着她痛楚的神態，再次的狂笑了幾聲，道：「卜青娥，這幾個月，妳的威風也抖够了，今夜方二爺，要叫妳一寸一寸的死……再說——」

他彎下身子，伸手在她臉上扭了一下，哈哈大笑道：「我們分別五年多啦！妳雖然對我已無情義，可是方某心裏却是始終還記掛着妳……來！我們回到妳住的地方去，方二爺叫妳快活快活再到陰間去報名去！」

卜青娥一雙明眸，宛似怒珠幾乎要脫眶而出。

她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面頰上汗珠淋漓，瞪視着方坤，那樣子眞像是要生吞了他！

方坤看在眼中，愈發的得意，當時彎下身來，正要延臂抱她起來。

垂簾君子

就在此時，驀地傳來一聲令人戰驚的冷笑，一人用着冷厲的口音道：「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方坤倏地回頭，就在自己身後，不及一丈的地方，不知什麼時候，竟然站着一個人！

這人看過去，年歲不大，頂多有二十七八的年紀，略嫌清瘦的一張臉，却帶着幾分書卷氣息，身上穿着一件黃衫。

這麼冷的天，他只是穿着一襲單衣，冷月白雪映襯着他，看過去顯得十分單薄，消瘦……

「金麒麟」方坤，乍看此人，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

他雖然一時猜不透，來者是何許人，可是對方既能進身在自己身邊不足一丈，而自己竟然未曾發覺，只是這一身輕功，已足以令人吃驚！

黃衣人那一雙眸子一掃地面上的卜青娥，目光再次回到方坤身上，冷冷的道：「這位姑娘可是誤食了什麼東西，中了毒不成？」

方坤見對方並未立時出手，料定他未見得就是自己的對手，心內頓時放了一半。

這時聞言，森森一笑道：「還沒請教足下大名？」黃衣人道：「萍跡天涯，向不稱名！」

說時，走近地上的卜青娥，彎下身來，皺眉道：「姑娘妳中了什麼毒？在下或可代爲効力！」

卜青娥此時全身平直躺在雪地裏，彷彿那陣劇痛已然過去，只是全身攤瘓，較諸先前更感無力。

她張開了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向着黃衣人看了一眼，張口無聲。

黃衣人陡然吃了一驚，轉看着方坤道：「莫非這位姑娘，吃了蛇籐細粉不成？」

方坤暗吃一驚，冷笑不答。

黃衣人迅速伸出一手，扣住了卜青娥一隻脈門，略一定神，面色大變道：「啊……果然不錯！」

他轉臉向方坤道：「看來足下也是身具非常身手之人，却是如此乘人以危，罔顧廉恥道義之輩，你我之間原無仇恨，我這個人行事江湖，却也未同于一般！」

冷笑一聲，他接道：「……似足下方才行徑，死有餘辜，只是我三年前，在淮陰失手，殺人過多！受了一次大教訓，之後，這幾年以來，我從未再多殺一人！」

方坤聽到此，心中微微一動，腦中突然掠過一人，他本想驟然向黃衣人下手的心意，立時止住。

黃衣人望着他冷笑道：「你雖罪大惡極，我仍然對你網開一面，只是下次再犯在我手中，却未能這般便宜了！」

揮揮手道：「你可以去了！」

「金麒麟」方坤微微一笑，道：「聽足下口氣，莫非是北天山的日月輪左秋陽左朋友到了？」

黃衣人森森一笑道：「難得你有此目力，足見也非泛泛之輩，不知何故向一女子下此毒手？與此卑念？」

方坤面上一紅，哈哈大笑道：「左朋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下如道出此女名字，只怕左朋友你也會大吃一驚，恨其不死！」

黃衣人道：「她是什麼人？」

方坤道：「最近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個雪山上下來的女魔，左朋友，你能不知！」

黃衣人聞言之後，偏頭向地上的卜青娥看了一眼，內心着實吃了一驚。

「金麒麟」方坤冷笑道：「此女名卜青娥，爲惡江湖，殺人無數，但是身受雪山派秘傳，一身武功，天下罕有其敵，是以無可奈何之下，在下才存下置毒之念！」

黃衣人鼻中哼了一聲，道：「暗計傷人更算不得什麼英雄！」

方坤身形一閃，已來到了黃衣人身前！

黃衣人長眉一挑道：「你莫非要與我動手？」

方坤腦中一轉，心忖江湖上盛傳那「日月輪」左秋陽是一位少年奇俠，武功高不可測，如果眞是此人，自己可不可不防……但是如果不是此人，豈非便宜了他？

當下忍着憤怒道：「在下無意與左兄對敵，只請把此女交還，容天下豪傑公論治罪！」

黃衣人冷笑道：「此事更不勞費心，此女果眞是雪山下來的那個女人，我亦放她不得。不過，第一步，我先要爲她解救了身上的劇毒才可！」

方坤怒道：「在下憑什麼就信得你過？」

黃衣人道：「你非信不可！」

方坤驟然提起一股眞力貫於右掌，尚未來得及發出，却見那黃衣人右手微微一抬，似吐似吞，忽的又收了回來，却有一股極大的無形潛力，迎面向方坤吹過來，使得他足下一蹌，向後退了一步！

這就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了，黃衣人的功力如何，已不需要眞的動手，方坤已可體

會出此人功力之深湛，簡直高不可測，自忖無法取勝，乃忍去志。

當下冷冷笑道：「此魔女乃武林公敵，既落在左兄你的手中，一切後果自由左兄負責，在下自會將此項消息，傳送武林，樂得去此重任，告辭！」

言下抱拳轉身，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黃衣人見他去後，才轉過身來，卻見雪地上的卜青娥，正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

他走上前道：「卜姑娘，如果妳眞是雪山派的傳人，就不該如此輕率，上了方才那人的當，我久仰姑娘妳的所作所爲，只是今夜先不談這些，先設法解開妳身上的劇毒再說！」

卜青娥望着他，似想說什麼，卻是開口無聲，她無可奈何的閉上了眼睛！

黃衣人道：「妳如心中有知，當已聽見我是何人，我名左秋陽，新近才來到長安不久，我住處離此不遠，妳可願隨我回去！」

說到此，就見卜青娥忽然張開雙眼，目光之中，似有強烈的反感！

「日月輪」左秋陽道：「妳意思我已明白，只是請恕由不得妳——」

卜青娥目光之中含有詢問之意，難得左秋陽智力過人，一望即知，當下一笑道：「姑娘妳錯了，我雖知妳身中劇毒，但是妳所中的『蛇籐細粉』毒性太烈，我雖練就『眞炁』內力也只能從旁協助，若想爲妳全數解卻，除非家師就莫能爲力了！」

卜青娥目光一轉，逼視向他，目光之中，似有強烈的問號，左秋陽看了一眼，冷笑道：「妳這人也太多心了，我如存下害妳之心，也就不必再救妳了！」

卜青娥眨了一下眸子，似道：「你師父在那裏？」左秋陽一笑道：「妳且隨我來，一看便知！」說罷，也不再徵求同意，上前雙手扶她起來。

卜青娥一雙大眼睛，反射着極度的抗拒意識，只是左秋陽卻佯作不知，抱持着她，一路起落飛縱，那消幾時，已來到了那片廢棄的舊黃陵地。

在散亂起伏的瓦石堆裏，左秋陽抱持着卜青娥，身起如飛，兔起鶻落，已翻上了一片山崗，霍地拔身而起，足足有兩丈高下，向着生滿了怪籐的半堵紅牆上附去！

那半堵紅牆，高挿入雲，其上雖生滿糾葛不齊的怪籐，然瀰以冰雪，人行其上，可就十分不易，何況雙手還抱持着一個人！

然而那左秋陽卻是行來如此輕便，只見他身子微微向前傾斜着，只憑着一雙足尖，飛點着雪面枯籐，一路揉昇竄行着，其勢快如飛矢，刹息之間，已疾行到了紅牆頂端！

立身在這高有十丈的紅牆頂端，向內望去，這才是眞正的陵園舊地！但見陵園之內散佈着百十塊丈許見方的大石塊，看似白雲，星羅棋佈，甚是醒目！

一般遊客到此，常常會感覺到再無別處可供玩樂，而這些散亂的石塊，不過是當年用以建築陵園的柱石材料，如今倒塌廢棄了，再無什麼好看的了，如果仍有幾個不死心的人，還想深入一究，保險他們會被這片星羅棋佈的這大石塊，弄得頭昏目眩，不勝疲勞而歸！

這其中實在隱含着一個極大的隱秘，局外人很難想像得明白！

此刻左秋陽抱持着卜青娥，由十丈高牆上陡然飛身而下，縱身在這片巨石林內，由高處下望，但見他身子時左時右，時上時下，有如穿花蝴蝶一般，瞬息之間，已馳入石林盡頭！

卜青娥雖說是全身癱瘓，提不起一絲力道，可是頭腦仍然十分淸醒，她嘴裏雖然不能言語，可是心內卻明白得很，那左秋陽此刻抱持着她，是用「乾坤七十二步」的身法在進行着，以此推想，這片石林內，必暗含着極爲高奧的一種陣圖在內！

左秋陽抱着卜青娥，最後就立在一塊大石前面，他低頭看着卜青娥道：「家師移居這舊黃陵，已有多年，平日除我以外，不曾見過任何人，是否見妳，還不一定，且試試妳的運氣如何！」

言罷，探出一手，向着石壁之上虛叩了一下，退後直立。

甚久，遂聞得一聲異音，透石而出，那種聲音，極似一隻扇動翅膀的大黃蜂。

卜青娥初聞在耳，眞不知是什麼玩意兒，甚久才分辨得出那是發自鼻內的一種聲音，並且可以聽出其內包括着不同的音階，可以淸楚的傳達要說的話。

這眞是一種怪異的通話方式，不由不使得卜青娥大吃一驚！

那聲音在說：「那女人是誰？」

左秋陽搖頭向卜青娥道：「什麼也瞞不過他老人家！」

當下朗聲道：「是一位姓卜的姑娘，因身中奇毒，徒兒自愧無能，懇求師父恩典！」

鼻音內含着不屑的冷笑，道：「爲師不是曾告誡過你，在江湖上不要沾染婦人女子麼？」

左秋陽長嘆一聲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師父，你忍心見死不救？」

鼻音傳來是陰森森的一聲冷笑！

左秋陽眼珠一轉，足尖飛點，倒退出數丈以外，小聲向卜青娥道：「請姑娘原諒，家師因早年身世淒涼，恨透了世上的女子……」

說到此頓了一下，道：「我既帶妳來此，自然勢必要見他一面，他如眞不救你，我就一頭撞死在他座前！」

卜青娥本來閉着的眼睛，忽然睜了開來。

她用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眼光注視着左秋陽，目光內含着極爲神秘的表情，似乎有感于左秋陽的義氣激昂！

左秋陽重又關照道：「我師父耳目最是靈敏，是以不得不小聲說話！」

說到此，他眉頭微皺道：「……說也奇怪，我師父何以會如此憎恨世間的女子，尤其對於妳們雪山派更無好感，姑娘需知，一待你口能言語，切不可吐露出身雪山之事，否則，當有殺身之禍！」

卜青娥目光一轉，表示詢問之意。

左秋陽苦笑道：「我也不得而知，姑娘雖技藝超羣，但毒傷之下，卻是反抗無力，是也不是？」

才說到此，前闕的異音，透石而出道：「你且帶她進來再說——」

左秋陽面有喜色道：「家師已有應允之意，姑娘且同我入內再說！」

於是朗聲向石後道：「弟子遵命！」

他身子向前一縱，站定之後，分出一隻左手，向着巨石四角之上，各自輕叩了一下，但聽得「克叭！」一聲，緊接着吱吱喳喳的一陣細响，那高有三丈的大石塊，竟然向左偏側開出一道約有三尺寬的窄道來。

左秋陽抱持着卜青娥快縱而入，那巨石復又重新關閉而上！

現在出現於眼前的是一片幽雅的情景，在兩排積滿了白雪的柏樹直引之下，可以看見正中的拱形古老黃陵。

正中，是用石板平整的鋪成的一條甬道，直叩黃陵正門，那黃陵正門，是用古老的花崗石塊所砌成的，其上也滿生着籐蔓蔦蘿。

左秋陽抱持着卜青娥一直走到了拱門之前，站定了身子，門內傳出異音道：「進來！」

上前一步，左秋陽伸手向籐蔓間一根主籐上用力一帶，克！克！聲內，拱門開了一道石縫，左秋陽抱着卜青娥閃身入內！

這古老的黃陵內地勢極大，在兩列石人石馬，金甲武士的供侍之下，正中陳設着四四方方的一口大石棺，也不知是那朝那代的一位帝王葬在此。

此時天光漸明，透過十數個通氣窗，照射進來的光綫，已可以依稀的辨淸內部的一切。

繞過了正中的石棺，左秋陽抱持着卜青娥拐入另一道甬道，向前行進約有數丈之間，面前現出一間石室。

石室內陳設着的用具器皿，皆是青石所製作，兩壁的石燈盞內，燃燒着燈炬，火光烱烱，照耀得滿室通明！

左秋陽把卜青娥平平整整的放置在一張石案之上，回過身來，向着正前面垂着的一片竹簾冉冉下拜。

卜青娥在石案上，向着竹簾望去，隱約似可見簾內坐着一個身着黑衣的人，只能看見他的坐姿，卻是不見其貌是何等模樣！

此時，左秋陽已向着簾內那黑衣人恭聲道：「弟子已將負傷女子帶到，請師父定奪！」

簾內人，用着前闕的異聲道：「我已看見了，你且將她抱至爲師座前！」

左秋陽答應一聲，恭敬的把卜青娥平放在竹簾之外。

簾內人道：「捲起簾子！」

左秋陽答應一聲，雙手徐徐把垂着的簾子捲起來。

在卜青娥的意念之中，簾內人必是一個鷄皮鶴髮的老朽人物，那裏會想得到，居然大大的出乎自己意料。

原來那竹簾之內，不過方寸之地，卻置了一個大蒲團，其上盤坐着一個白面無鬚，文士裝束的人，由年歲上看去，不過是四十六七。

他身上披着一領黑色的綢質斗篷，自頦頸以下，連雙足在內，全都遮蓋在內。

這人雙目深邃，天庭開闊，鼻正口方，確像是個英俊飽學之士！

卜青娥見他一雙瞳子始終盯視着自己，不覺把眼睛閉上，卻聞得黑衣文士道：「我生平最惡婦人女子，本不願管妳閒事，只是我這徒弟第一次有求於我，卻不便不答應他！然而妳卻要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才肯爲妳解救所中的劇毒！」

在他說話中途，卜青娥忍不住睜開眸子，很是奇怪，原來對方說話竟然是完全用哼出的音階，構成字句，那閉着的嘴，並未張開分毫。

天下用鼻子說話的人，只怕是絕無僅有！

卜青娥因此對於這個怪人，存下了極度的好奇心理。

黑衣文士烱烱光瞳，望着她道：「如何？」

卜青娥看着他，正不知何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卻見身後的左秋陽欠身道：「師父，此女中毒過久，四肢癱瘓，口不能言，我看你老人家還是先救好她以後再說如何？」

（未完待續）

三期完奇情俠義小說

倪匡・著
培新・圖

俠義金粉（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盡與顧不全抱着白棗兒躲在破廟中，突聽馬蹄聲遠遠傳來，譚盡忙把一粒迷睡藥丸塞進白棗兒口中，使她昏睡過去，命顧不全抱着她躲進草叢中，譚盡則當道而立，未幾，金不嫌飛騎馳到，要譚盡把白棗兒交他送同給天香宮總管雪娘，譚盡先不予拒絕，只叫顧不全抱着白棗兒出來，那金不嫌一見白棗兒樣貌，也和譚盡、顧不全一樣，心中愛護得不得了，也生出了不願將白棗兒交同雪娘之心，是以在聽得馬車聲傳來時，竟與譚盡等一起，躲了起來，俟馬車馳遠，譚盡引他們走進一個山坳——

粉面含霜　武林咸失色
玉掌輕揮　三俠盡傷残

那小山坳之中，有一股清泉，流出下來，注在一個丈許見方的水潭之中，淙淙有聲，十分清幽。一進了山坳之中，金不嫌便發話道：「喂，姓顧的，也讓我抱抱這小女娃好不好？」

顧不全畧一猶豫，又向譚盡望了一眼，雙手抱着白棗兒，就向金不嫌送了過去，白棗兒服了譚盡的一顆藥，仍然沉睡着，吹着嘴，樣子十分可愛，金不嫌接了過來，在手中掂了掂，又將白棗兒的臉，貼在自己的臉上，他忽然笑了起來，道：「他奶奶的，到今天我才知道，天底下還有比黃金更可愛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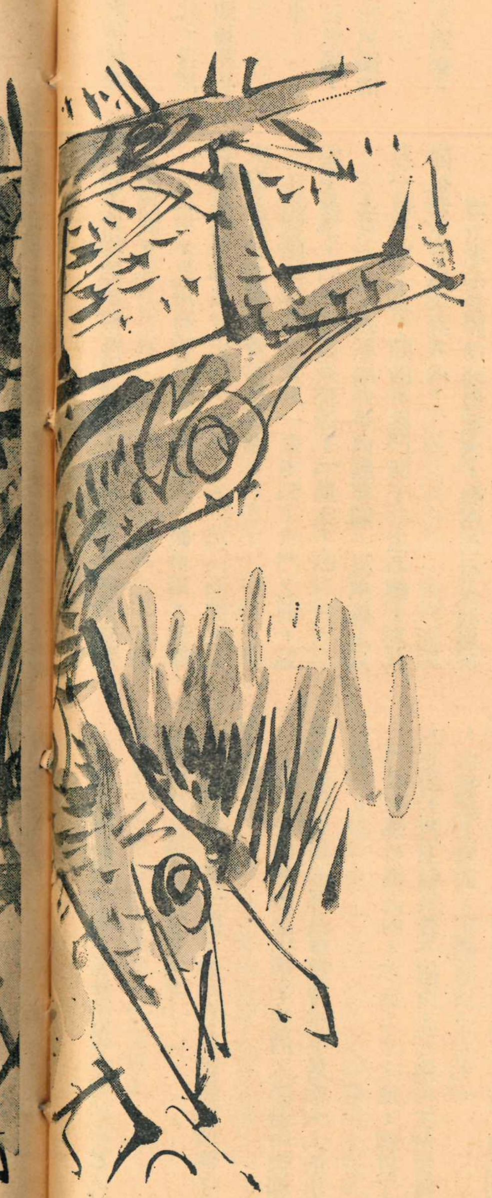
譚盡和顧不全兩人一聽，都笑了起來，顧不全一面笑，一面「咭」地一聲笑道：「她不是東西，是人！」

金不嫌望着白棗兒，忽然長嘆了一聲，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道：「眞奇怪，這小女娃兒和我們非親非故，何以我肯爲了她不要黃金，醉而不俠肯爲了她，竟肯放棄我莊中美酒的機會？」

顧不全忙向譚盡望去，想聽譚盡如何回答，却見譚盡的臉上，也是一片茫然之色，顯然是他也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原因。

顧不全等了片刻道：「像這樣的孩子可以說人見人喜，你們兩人，平日雖然多行不義，但究竟人性未泯，所以爲了她，就可以不要黃金萬両了！」

顧不全雖然性急，粗魯，但是他這幾句話，却



是說得直截了當，直說進了譚盡和金不嫌兩人的心坎之中，兩人不約而同，一起嘆起氣來。金不嫌將白棗兒放在膝上，還深恐白棗兒睡得不舒服，輕輕地撫着她。他抬起頭來，道：「可是如果說，像雪娘那樣的美女，竟會和白棗兒過不去，也令人難以相信！」

顧不全立時也向譚盡望了過去，因爲白棗兒的身世遭遇，在他們三人之中，只有譚盡一人知道。只見在星月微光之下，可以看出，譚盡的神色，十分嚴肅，他壓低了聲音，道：「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不管則已，要管就得管到底，說不定連自己的性命，都得賠上，誰不願意做，只管離去！」

顧不全站着，金不嫌坐着，譚盡的話，已說得十分明白，兩人也知道，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譚盡也決不會虛言恫嚇的，可是他們却都沒有離去的意思。

山坳中十分靜，停了好半晌，譚盡才道：「半個月前，我第一次見到龍門幫幫主安泰寶，白棗兒就是在安泰寶的身邊。」

譚盡才講了一句話，金不嫌便吃驚道：「龍門幫的安幫主已經死了，你們可知道麼？」

顧不全聽得龍門幫幫主安泰寶的死訊，心中着實吃驚，因爲龍門幫是黃河上下，第一大幫，人多勢衆，安泰寶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八邪之一，武功極高，他的死訊，應該是轟動武林的一件大事。但是顧不全還是急於聽譚盡說下去，是以他瞪眼道：「他奶奶的，你別打岔好不好？」

金不嫌立時想發作，可是一樣急於知道其間的經過，是以並沒有發作出來。

譚盡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聽得安泰寶一說，就知道他離死不遠了！」

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齊聲道：「爲什麼？」

譚盡道：「當時，是他着人來請我到龍門幫總壇去的，他打發來請我的人說，安幫主有要事和我相商，我與安泰寶素無往來，但是來人說得十分懇切，我就只好去走一遭，見了安泰寶，安泰寶抱着白棗兒，當時白棗兒正沉睡着，我也未曾看仔細她模樣，安泰寶一見到我，就請我留在幫中幫手！」

顧不全性急，忙又問道：「爲了什麼事？」

譚盡却敘述得十分詳細，道：「當時我就道：『安幫主取笑了，龍門幫中，高手如雲，何必還要我這個只知道吃酒的人來幫手？』安泰寶的臉色却十分嚴肅，他拍着懷中的小女娃，道：『譚兄，我惹了一件麻煩，前兩天，有一個身受重傷的人，抱着這孩子，到我這裏來，他到這裏時，已是只剩下一口氣了，他將孩子給我，說這孩子，是自天香宮中帶出來的，爲了救這個孩子，他們已死了五個人，他也只剩下一口氣了，天香宮的總管雪娘，正在尋這個孩子！』」

顧不全「唉」地一聲，頓足道：「說了半天，這孩子究竟是天香宮什麼人？」

譚盡却自顧自說下去，道：「當時我一聽事情和天香宮有關，掉頭就走。三天之後，我遇到神劍手丘飛，已知道了安泰寶遇害一事，丘飛想將孩子交托給我，但是給我一溜烟地走了，直到他第二次找到我——」

譚盡講到這裏，抬頭向顧不全望了一眼，道：「就是在那個小飯店中，你也在場。」

顧不全點着頭，神情駭然，道：「丘飛爲了救白棗兒，竟不惜自殺求情！」

譚盡搖頭道：「不然，這其中有一重隱情，你不知道，我却第一次見到丘飛時，已知他非死不可的了！」

金不嫌和顧不全兩人，同聲問道：「却是什麼原因？」

譚盡沉聲道：「我第一次見到丘飛，已見他在吸氣之際，太陽穴上，現出一股紫氣，那是他已經中了一掌紫氣摩雲掌的跡象！」

金不嫌和顧不全一聽「紫氣摩雲掌」五字，不禁陡地吸了一口氣，面面相覷，神情駭然。

譚盡又道：「那紫氣摩雲掌，乃是天香宮的絕技之一，中掌之人，在十五日之後，傷才發作，骨節根根散裂，受盡無窮痛苦而亡，你們想想，一樣是死，丘飛自然樂得一劍將自己戳死算了！」

顧不全想起當時的情形，他自己曾出手攔阻丘飛，不讓丘飛自盡，但是結果，丘飛還是屍橫大街，可知丘飛實在是有必死之心了。

譚盡再道：「丘飛以爲我看不出他曾中了紫氣摩雲掌，以爲他一死，我就會接手管白棗兒，他奶奶的，我認爲自己是個歪種，不敢惹天香宮的人，自然一走了之，倒是這位顧兄，不知就裏，將白棗兒抱了去！」

顧不全只覺得背脊之上，冷汗一道一道，流了下來，像是有無數百足，在自己的背上爬行一般，他苦笑道：「慚愧，譚兄，我雖然担了個義無反顧的虛名，但是我當時若知道了實情，會不會出手，也大有疑問，倒是你，明知要與天香宮爲敵，也豁了出去，那才是眞正的大仁大勇，義不反顧！」

譚盡苦笑着，道：「別向我頭上戴高帽子，只怕我受不住，現在，白棗兒究竟是天香宮中的什麼人，我們還不知道，但是爲了要找回她，天香宮的總管雪娘，已出手殺了好幾個高手，這却是事實，我們得怎麼對付，還要商量一下才好！」

顧不全皺着眉，道：「這事情十分蹊蹺，我曾和白棗兒談起過，她說雪娘對她最好，或許是有什麼奸人，將她從天香宮中盜了出來，雪娘急於尋回她，並不是有什麼惡意，也說不定的。」

譚盡翻着眼，道：「也許是那樣，可是誰敢保險？誰敢冒這個險將白棗兒送到雪娘的手中去！」

金不嫌道：「我們可以先將白棗兒藏了起來，然後去問問雪娘，白棗兒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對白棗兒，是不是有什麼惡意！」

譚盡忙道：「你和雪娘曾見過面她怎麼說？」

金不嫌道：「她出我五千金子找人，我也曾問她，找一個小女娃兒，是爲了什麼！」

譚盡和顧不全齊聲問道：「雪娘怎麼說？」

金不嫌攤了攤手道：「我才問出口，她便面色一沉，哼，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敢再問下去了！」

顧不全「哇」地一聲，道：「這不是廢話麼？你當時不敢問，現在就敢問了？」

金不嫌怒道：「我不敢問，你敢麼？」

顧不全一張臉漲得通紅，可是就是答不上來，他對金不嫌的那一問，固然不服氣，但是若說是他敢向天香宮那總管雪娘去問白棗兒的來歷，他却也不敢說！

他們三人都靜了下來，突然之間，三人一起道：「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他們三人幾乎是同時講出口來的，接着，他們又停了一停，互望着又齊聲道：「粉面玉郞君！」

顧不全一個轉身，反手一掌，拍在一株樹上，拍得那株樹，木屑四飛，大叫道：「走，我們這就找他去，天下的女人見了粉面玉郞君，就算再兇，也就變成糯米團兒了，我看雪娘也不會例外！」

金不嫌笑道：「雪娘的武功再高，但若是天下竟然有女人，捨得對粉面玉郞君下手，那也是奇事了！」

顧不全已大踏步向前走去，可是他才走出了幾步，便又轉過身來，道：「他奶奶的，可是這小白臉兒，却在什麼地方？」

譚盡笑道：「那倒不必担心，七八天前，我在開封玉蘭院前遇見他，他說，「他被西域魔教教主的女兒纏住了脫不得身，只得暫且在勾欄院棲身，一則，仍然可以珠環翠繞，左擁右抱，二則，什麼人也找不到他！」

顧不全急得頓足道：「你們還坐着作甚，快去找他，快去啊！」

金不嫌和譚盡兩人，一起站了起來，二人走出了山丘，金不嫌的馬已不知奔到哪裏去了，三人趁着月色，向前疾奔而出，奔出了十來里，才到了一個市鎮，拍開了一家牲口行的門，揀了三匹健馬，連夜向開封馳去，到了天亮時分，白棗兒已醒了過來，在金不嫌的懷中，揉着眼，睜大了烏亮漆黑的眼睛道：「你是誰啊！」

顧不全忙策馬過來，道：「白棗兒，這是金叔叔！」

白棗兒看着顧不全，叫道：「金叔叔！」

金不嫌笑得極其開心，三騎一起馳進了一座鎮甸，有金不嫌在，排場自然不同，那鎮甸又大，他們到了鎮上最大的一家客店之中，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先吩咐店家，準備白棗兒愛吃的東西。

他們三大高手，各坐在桌子的一邊，白棗兒坐在另一邊，進出的食客，莫不對他們側目以觀，因爲他們四個人的樣子，實在太奇特了，三個大人，一個是彪形大漢，神威凜凜，一個一身華服，金翠珠寶，滿身皆是，另一個却是化子一樣！

如果只是三個大人，江湖上的奇人異士多的是，只怕也不會有那麼好奇，但是偏偏還有一個粉裝玉琢，玉雪可愛的小女孩，和他們一起，才眞是引人注目。

白棗兒顯是餓了，食物一端了上來，她就狼吞虎嚥起來，三個高手看着她吃東西，笑瞇瞇地，比食物吃進自己的肚中去還要舒服，顧不全抓了一個餅，向口中塞着，道：「日頭猛烈得厲害，我替白棗兒去買一頂竹笠，也好遮陽！」

金不嫌「哼」地一聲，道：「就是你辦法好，我早想好了，替白棗兒買一輛精緻的涼車，由四匹馬趕着，又快又輕，又舒服！」

顧不全瞪着眼，無話可說。因爲金不嫌是出了名大財主，他想出來的辦法，自然比顧不全想出來的，舒服得多，金不嫌說着，便放下筷子道：「我這就去，是白棗兒的事，我得親自去辦！」

白棗兒拍着手道：「好，我喜歡坐涼車兒！」

白棗兒那樣一說，金不嫌登時神氣得好像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一樣，他站了起來，摸了摸白棗兒的頭，便走了出去，那鎮甸十分大，金不嫌走過了二十來家店面，就看到一家專造車輛的舖子，他一邁腿，正準備跨進去時，忽然聽得一陣車輪聲傳了過來，金不嫌回頭一看，不禁靈魂出竅！

却原來正是雪娘的那輛馬車，自鎮甸的另一頭，駛了進來，金不嫌連忙一縮身子，想要躲開去時，已聽得趕車的虬髯大漢，「得兒」一聲，馬車停了下來，雪娘的聲音，也從馬車中傳了出來，道：「金朋友，你好！」

金不嫌臉上變色，心頭怦怦亂跳，總算他見機得快，忙趨前道：「雪總管，我正到處在找你！」那馬車的那竹簾兒，捲了起來，雪娘坐在車中

，金不嫌低着頭，也不敢逼視，只聽得雪娘冷冷地道：「是麼？昨天晚上，你哪裏去了？」

金不嫌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之中，直跳了出來，他勉力鎭定心神，道：「那顧不全忽然逃走了，我正在找他，找了一夜！」

雪娘却不再說什麼，只是「嘿嘿」冷笑着。

金不嫌的心中，十五十六，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向雪娘望去，只見雪娘面罩寒霜，他趕緊又低下頭去，心中不住地暗叫糟糕。

雪娘冷笑了片刻，放下了竹簾，道：「你跟在後面，我有話和你說！」

金不嫌乃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可是此際，聽雪娘的口氣，就像是將他當成了天香宮中的奴僕一樣，金不嫌雖然不敢頂撞，但也道：「雪總管，若是我跟着你，等於是你一人在尋找白棗兒一樣，不如我……自行去找，找到再來見雪總管。」

雪娘「格格」一笑道：「別要花招了，金朋友，你不是已找到她了麼？」

金不嫌陡地聽得雪娘那樣說法，不禁魂飛魄散，一時之間，僵立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雪娘的臉色，也在當時，倏地一沉，一字一頓道：「金不嫌，好大的胆！」

金不嫌在這時候，猶如被一桶冷水，由頭淋了下來一樣，身子不由自主，簌簌地發着抖，背脊之上，好幾股冷汗，一起滲了下來，像是有幾條冰涼的虫兒，在他的背上爬行一樣！

雪娘那樣一說，又望了金不嫌片刻，在那片刻之間，金不嫌實是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可以將他鑽了進去才好。雪娘又冷冷地道：「帶我去找！」

金不嫌却仍然僵立着不動，他不知道雪娘是何由看穿了內情的，但是他却知道，他決不是雪娘的敵手，這時他等於一隻脚已在鬼門關中了！

他更知道，如果他帶着雪娘去找白棗兒的話，那麼也許那雪娘還會不對他懷疑！

可是他雖然心中對這一切很明白，他却還是僵立着不動，誰也可以看得出，他並不準備帶雪娘去找白棗兒。雪娘的雙眉，向上漸漸揚起，在那一剎間，她美麗的臉龐上，現出了一股令人心悸的殺氣來。

金不嫌到了這時候，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可是雪娘忽然又一笑，面色也頓趨緩和，道：「你可是嫌五千兩金子太少麼？我知道你是金不嫌多多益善，反正天香宮有的是金子，由天香宮中，撥五萬兩金子給你如何？」

金不嫌一聽，心頭不禁狂跳，他知道，雪娘說五萬兩金子，就是五萬金子，是一錢一分也不會少的。金不嫌的財產，自然不止五萬兩金子，但是像他那樣嗜金如命的人，轉眼之間，便可以到手的五萬兩金子，實在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巨大誘惑！

雪娘像是也知道這由她口中允諾的五萬兩金子，對金不嫌是一種極大的誘惑，是以她話出口之後，便只是笑吟吟地望住了金不嫌，不再催他。

金不嫌呆了呆有半盞茶時，才開了口，而他一開口之後，說出來的話，連金不嫌自己，也覺得難以相信，因爲他說的，竟是一個「不」字！

可是，當那個「不」字，自金不嫌的口中，以堅定的語氣吐了出來之後，金不嫌登時覺得心頭一鬆，緩緩呼出了一口氣來，在那剎間，他的心頭，感到了一股極度的自豪，連死也無憾了！

因爲他感到自己能够不怕雪娘的威逼，拒絕了五萬金子的誘惑，而只是爲了保護白棗兒，古往今來的仁人俠士，也只不過如此而已，但金不嫌一直被武林中自爲是一個嗜金如命的無恥之徒，忽然一步登天，成了大仁大義的大俠這種感覺，是他從來也未曾感到過的，自然令他的心中覺得舒暢無比！

金不嫌在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後，心中也不再害怕了，他直到這時，才知道「仁者無懼」這四個字，所形容的境界，竟是眞的！

而在雪娘的臉上，也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連金不嫌自己都幾乎不相信的話，她自然更沒有辦法相信，她揚了揚眉，道：「你再說一次！」

金不嫌沉聲道：「不！」

雪娘笑了起來，道：「好，你拔劍吧！」

金不嫌道：「拔劍我也打不過你何必現眼？」

雪娘「格格」笑着，翻起手腕來，她脂腕如雪，正翻起手腕之際，腕上的那隻玉鐲，「叮噹」相碰，發出極其美妙的聲音來，五根手指，如同水葱一樣，掌心腴白，實在是人見人愛的一隻玉手！

然而，在她的纖手漸漸揚起之際，她的掌心之上，出現了一股極其艷麗的紫氣，她仍然笑着，道：「你不出劍，我可要出手了！」

金不嫌一看到雪娘掌心之中，那股艷麗之極的紫氣，便知道那是天下馳名，天香宮的絕技，「紫氣摩雲掌」了！他也嘆了一聲，閉上了眼睛。

就在那時，只見對街之上，突然有一個人，大踏步走了過來，來到了金不嫌的身後，伸手一掌，拍在金不嫌的肩頭之上，接着，便發出了一下豪爽響亮的笑聲來，道：「金老闆，果然是你，日頭猛烈，你是養尊處優之身，如何站在當街，不找地方去納涼？」

金不嫌已然在閉目待死的了，肩頭上忽然被別人拍了一掌，他還以爲是雪娘的紫氣摩雲掌，已然向自己擊了下來——心已陡地向下一沉。

可是接着，聽得那一連串的話，她便倏地睜開眼來！他乍一睜開眼來，還看不見站在他身後的是什麼人，只看到在他面前的雪娘！

但是，他只要看到他面前的雪娘，嬌俏的臉龐上的那種神情，就可以知道在他身後是什麼人了！

這時，只見雪娘的臉上神情，似嗔非嗔，似喜非喜，妙目之中，眼波流轉，再也不是望着金不嫌，而是望着金不嫌的身後！

金不嫌忙趁機打橫跨出了一步，雪娘仍然連望也不望他，金不嫌忙向那拍自己肩頭的人望去，他也不禁喝一聲采！金不嫌絕不是第一次見到粉面玉郎君秦深，但是這時，他看到粉面玉郎君，仍然不禁高叫一聲：好一個美男子！只見粉玉面郎君，長身玉立，如玉樹臨風，穿一身白色密扣英雄襖，一排密扣，都是黑色，黑白相映，更顯得奪目無比。

他雙眼烱然有神，深邃無比，劍眉斜開入鬢，鼻若懸胆，唇若點朱，只怕當年一在街上出現，便惹得女人擲菓盈車的潘安，和他站在一起，也要自嘆不如，這便是江湖上第一美男子，粉面玉郎君秦深！

這時，秦深也正也望定了雪娘，自他的雙眼中，像是有一股磁力一樣，這樣的眼光，足以令得任何女人，感到手足發顫！

當時好像金不嫌已然根本不在身邊一樣，而秦深也在這時開了口道：「這位姑娘……唉，枉我作了半世人，竟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的天仙化人！」

金不嫌在一旁，縮了縮身子又退開了一步去。

雪娘和粉面玉郎君仍然對望着，只見雪娘又嫩又白的纖手，本來揚了起來，是要以「紫氣靡雲掌」來對付金不嫌的，但這時却已縮回手去，春葱也似的手指，掩住了檀口，發出了極其甜蜜的一笑，用極其輕柔的聲音道：「是麼？」

秦深却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人家都說我花言巧語，討人喜歡，但是看到了你，却什麼話全叫你艷麗動人的容光，逼了回去，變得什麼好聽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唔，這怎麼是好？」

雪娘又是一笑道：「你現在的話已够好聽！」

秦深突然抬起頭，向趕車的虬髯大漢，大喝一聲。

那一下大喝聲，實在是來得意外之極，金不嫌在那時，早已退開了幾步，可是冷不防秦深一下大喝，嚇得他頭皮發麻，連忙站定。

而那趕車的虬髯大漢，也是一呆，不知道那個丰度翩翩的小白臉兒，爲什麼忽然對自己大呼小叫起來，他只是瞪大了銅鈴也似的眼睛，望着秦深，在一旁的雪娘，也是怔了一怔。

但是粉面玉郎君不等待身旁的各人有反應，一抖手「錚」地一聲响，縣在腰際的那柄長劍，已然出鞘劍尖直指着那虬髯大漢，喝道：「下來，你這人爲什麼能有那麼好的福份，可以替這位姑娘趕車，這事理應由我來做，你不下車來，我一劍刺死你！」秦深這一句話說出口，雪娘才知道他是爲妬嫉那虬髯大漢，能够替自己趕車，芳心不禁大悅，她輕聲笑道：「你別自討苦吃，我看你打不過他！」

秦深回頭，向雪娘望了一眼，道：「打不過他，拚了命也要打一打，或許天可見憐，叫我贏了他，那麼，我就可以伺候姑娘，替姑娘趕車了！」

雪娘聽得秦深那麼說，心中更是高興，她妙目眼波流轉，道：「你，你是江湖上傳說的粉面玉郎君吧？」

秦深這時，正在雪娘身上，大做功夫，表示自己對雪娘一見鍾情，乍一聽得雪娘叫出了他的外號來，他的心中，也不禁微微一怔。因爲他那「粉面玉郎君」的外號，實在名聲不是太好。武林中誰不知道他粉面玉郎君，不能一日沒有美女，勾三搭四，武林中的蕩婦淫娃，純潔不通世故的少女，甚至於守節多年的寡婦，也都經不起他翩翩丰采的引誘，經不起他甜言蜜語的勾引，而失身於他，不多久又被他棄如敝履！

像粉面玉郎君那樣的人，可以說得是天下一等一的風流浪子！

但是秦深只是畧怔了一怔，便立時鎭定了下來，正因爲他是風流浪子，所以他也最知道女人的心理，越是聲名壞的男人，越是容易勾引女子上手，因爲女人總相信自己天下最美麗，別的女人不能繫住浪子的心，自己能够！這便是浪子無往而不利的原因！

當下秦深微彎腰道：「原來姑娘竟知賤號！」

雪娘抿着嘴笑道：「你大名鼎鼎，誰不知道，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有你這等丰采？」

秦深笑道：「有姑娘這句話，我更值得和這漢子拚命了，姑娘且稍待！」

秦深一面說着，一面手中的長劍一轉，揮出了一個圈兒，劍光亂閃，映着他英俊非凡的容儀，看來倒也確實令人心儀，像是蓋世的大俠一般。

同時，金不嫌的一顆心，提在半空中，不住向後退着，已然退到了街角，忍不住又偷偷向前，張望了一眼，看到粉面玉郎君揮劍，心中不禁好笑，暗自佩服粉面玉郎君的本領，當眞不小！

他身子再一縮，已然縮過了街角，一溜烟地向前奔了開去。

秦深一揮劍之後，劍尖仍然向着那虬髯大漢，劍光吞吐不定，看來劍勢靈巧非凡，可是那虬髯大

漢望也不望他，只是望着雪娘。

雪娘笑道：「有人羡慕你哩，我看趕車不是什麼好差事，你就讓他替我趕車吧！」

那虬髯大漢立時答應了一聲，道：「是！」只見他身形一縱，老大的身軀，便自車座上輕飄飄地落了下來。他一落下，「刷」地一聲，粉面玉郎君已然還劍入鞘彎腰道：「姑娘請上車！」

雪娘笑盈盈地，身形婀娜，踏上了車檻，又回頭向秦深笑了一下，才上了車廂。秦深雖然不知見過多少美女，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不禁呆了一呆，那虬髯大漢站在車邊道：「雪總管，還有什麼吩咐。」

秦深乃是何等七巧玲瓏心的人，他的來歷，已被雪娘說了出來，可是雪娘是什麼來歷，他却不知道，他只是看出，雪娘和虬髯大漢，兩人的武功，均是極高，不然，金不嫌是何等人物，如何會那樣失魂落魄，這時，他聽到「雪總管」這個稱呼，心中又是一怔，但是却仍然想不到，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

雪娘的聲音，自車廂中傳了出來，道：「沒有什麼，你先回去吧！」

虬髯大漢忙道：「要是主人問起來——」

雪娘立時道：「你告訴主人，我隨後就到，必不辱命，定然會將他要的人追回來的！」

虬髯大漢不說什麼，轉身就大踏步走了開去，秦深一躍上了車座，揮起鞭子，趕着車，便向前疾馳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出了鎭甸。

秦深也不問雪娘要到何處去，他的心中，早已有了主意，一出了鎭門不久，便轉進了一條小路，趕出了七八里，已進了一片林子，那片林子，乃是一個十分幽靜，繁花如錦的山坡。

車一到了山坡下，秦深一聲叱喝便勒住了馬。

他才一勒住了馬，雙肩便向上一揚，鞭子輕輕揮出，已經搭住了一塊四五十斤重的大石，緊接着，他發一聲喊道：「小心，山坡上有石塊滾了下來！」一面叫喊，一面手背一振，揚起鞭來，鞭梢捲住了那塊石頭，捲得那塊石頭，向車頂之上，疾砸了下去，他的動作，也當眞可以稱得上快疾無比，身子一側，便從車座上滾了下來，滾到了車門之旁，拉開了車門，也就在那時，「砰」地一聲巨响，那塊大石，已經砸在車頂之上，在車廂中的雪娘，發出了一聲嬌呼，自車廂之中，跌了出來，恰好捲在秦深的懷中！

這一切，本來便是秦深安排好的，秦深不但是風流郎君，而且是勾情聖手，最懂得如何製造機會，來親近女人，需知女人不論她多麼矜持，只要有了一次親近的機會，就不會再在乎第二次了！

這時，雪娘撲進了秦深的懷中，秦深心中，自然大喜，連忙雙臂輕輕一緊，摟住了雪娘的細腰，在那時候，秦深的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首先，他的鼻端，聞到了一股沁人肺腑的幽香，而接着，當他的手，搭在雪娘柔若無骨的細腰上時，他不由自主，微微喘息起來，再加上雪娘完全偎在他的懷中，嬌俏如花的臉龐，倚在他的胸前，長長的睫毛，在輕輕抖動着，這般的嬌笑之態，秦深縱使是經驗老到的調情大家，也是禁不住心跳！

他在雪娘撲到他的懷中之際趁勢身子一斜，像是站立不穩一樣，緊接着，他的身子便向下倒去。

而在他向下倒去之際，他將雪娘摟得更緊，雪娘柔軟香馥的嬌軀，和他的身子，緊緊相貼，倒地之後，又滾下了十來尺，才收住了勢子。

收住了滾下的勢子之後，秦深却並不起身，只是向雪娘看去，只見雪娘的臉頰之上，已自她白嫩之極的肌膚深處，直透出了兩團緋紅色來。她閉着眼，鼻孔在微微嗡張着，秦深看到了那樣的媚態，靈魂兒不禁升上了半邊天，立時俯首，在雪娘的頰邊，輕輕親了一下。

雪娘發出了「嚶」地一聲，仍然緊閉着眼，可是她的身子，却貼得離秦深更近，到了這時候，秦深已經完全放下心來，是以他再次俯首時，已是親在雪娘的朱唇之上，雪娘想是從來也未曾經過男人這樣的挑逗，她緊偎着秦深的嬌軀，竟微微發起抖來，而秦深又捧起雪娘的粉頰，低聲呼喚着她，雪娘也微微睜開眼來。

雪娘在閉着雙眼的時候，那股媚態，已令人禁不住要心頭狂跳，等到她睜開眼來時，眼波流轉，秦深更是情不自禁，緊緊地摟着她，挺身站了起來，雪娘的全身，像是柔若無骨一樣，秦深抱着她，向那輛馬車走去，進了車廂，將雪娘放了下來。

雪娘躺在車座上，急速地喘着氣，胸脯起伏着，秦深輕撫着她的粉頰，手慢慢向下移，又撫到了她的粉頰，輕輕撕開了她的衣領，當秦深的手指，碰到雪娘雪也似白的胸脯時，雪娘又發出了嬌聲的呻吟，蕩魂蝕魄，秦深將他的臉埋在雪娘的胸前，深深地吸着氣，那一股醉人的香味，使得他像是喝醉了酒一樣！

在那時，雪娘的口中，迷糊不清，不知在說些什麼，秦深也根本聽不到她在說些什麼，只是依稀間，聽得她在不斷地叫着「寃家」。

雪娘的雙手緊摟着秦深，自她的口中騰出來的氣息，不但馨香，而且是灼熱的，她嬌俏的臉龐，像是被烈火逼烤一樣，整個成了粉紅色。

秦深抬起頭來，雪娘將頭鑽進了秦深的懷中，

粉面玉郎君一手摟住她的細腰，一手將她的衣領，慢慢向下移，她的肩頭完全裸露了！

粉面玉郎君不知見過多少美女，但是却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完美無瑕的粉肩，他輕輕地撫摸着，吻着，又輕輕地咬嚙着，在雪白柔膩的肩頭上，留下了微紅色的齒痕，雪娘不住地喘着氣，她摟得秦深更緊，她半開的眼中，媚光隱現，蕩人心魄。

秦深反過身來，輕輕地將車廂的門關上，車廂之中，登時黑了下來。那兩匹拉車的馬兒，在烈日下，喘着氣，噴着鼻，睜着眼，但牠們是久經訓練的良馬，沒有人去趕牠們，自然不會自己亂奔的！

却說在街上，金不嫌一步又一步向後退去，等到轉過了牆角，他再探頭向前望一望，看到雪娘的和秦深在互望着，全然未曾注意他的離去，一時之間，他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幸運！

也直到了此際，他驚定思驚，全身上下，才汗出如雨，他急忙轉過身，急急向前奔去，等到他奔進那飯店時，全身上下，都已濕透，簡直就像掠進了水中，才被人撈起來一樣。

譚蠹和顧不全兩人，一看到他這樣情形，不禁吃了一大驚，但他們還未開口相詢，金不嫌已一疊聲道：「快走，我們快走，雪娘來了！」

當金不嫌在叫嚷着「快走」之際，譚蠹和顧不全兩人，還各自睜大了眼，不知爲了什麼，及至聽得「雪娘來了」四字，他們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霍地站了起來，一時之間，只是嘴唇發顫，這兩大高手，竟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反是白棗兒咧着嘴笑了起來，道：「雪娘來了麼？雪娘在哪裏？」

譚蠹和顧不全兩人，在一呆之後，一起抄手去抱白棗兒，還是譚蠹手快，將白棗兒抱在懷中，金不嫌拋下了一錠銀子，三人匆匆出了飯店，白棗兒究竟年紀小，不知道什麼，一見譚蠹抱着她走，還是當是抱她去見雪娘，是以滿懷高興，津津有味地吮着手指。

三人出了飯店，立時轉進了一條小巷，自那小巷直穿了出去，雖然他們的身後，絕沒有人跟隨着，然而看他們三人的神情，却活像是有一大羣妖魔鬼怪，跟在他們的身後一樣。出了小鎭之後，他們慌不擇路，向前疾奔而出，一口氣奔出了七八里，已奔進了山中，他們才鬆了一口氣，又向前走出了三五里，只聽得水聲潺潺，前面有一道清溪流了過來。

經過這一輪急奔，他們三人的武功再高，也早已是一身臭汗，金不嫌首先脫了衣服，跳進了溪水之中，顧不全索性和衣踏進了溪水中，就在溪水中打起滾來，白棗兒看着有趣，小拳打着譚蠹的肩頭，道：「我也要去玩水！我也要去玩水！」

她一面叫着，一面就扯下了自己的肚兜，譚蠹放了她下來，她赤條條地，便向溪邊奔，她本就玉雪可愛，這時的樣子，更逗人歡喜，譚蠹，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全都童心大發，白棗兒才奔到溪邊，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便一起用手潑着溪水，向白棗兒淋了過來，白棗兒格格亂笑，跳進了溪水之中。

溪水不深，只不過浸到她的腰際，但白棗兒却已驚叫了起來，金不嫌忙過去將她扶住，白棗兒的胖手拍打着溪水，高興得笑個不停，譚蠹也卸了鐵葫蘆，下了水，三個大人，一個小孩，在水中滾成一團，看他們玩得那樣開心的情形，絕想不到那三個大人，會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

在水中玩了足有半個時辰，譚蠹拉起白棗兒的小手來，道：「好了，手指都發白了，再玩下去會生病的！」

白棗兒不依道：「我還要玩，我還要玩！」

正在吵着，忽然又聽得一陣男女嬉笑聲，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

一聽得那陣嬉笑聲，迅速向小溪傳來，譚蠹等三人，心中便自一怔，互望了一眼，心知事情有點不尋常了，可是，還不等他們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便看到一條人影，倏地躍過了大石滾在草地上。

接着，便是另一個人，也自山角後掠出，一樣滾跌在那人的身邊，先滾出來的，秀髮如雲，肌膚賽雪，不是別人，却正是雪娘。

雪娘這時，只穿着白綢的中衣，鮮紅的肚兜，隱約可見，藕臂粉拳，甚至腴滑白嫩的雙腿，也有一半裸露在外，當眞是活生色香，再加上她發出一連串蕩人心魄的格格嬌笑聲，一時之間，將浸在溪水中的譚蠹，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看得呆了。

而接着轉過山角的那人，則正是粉面玉郎君秦深，他身上也是穿着白綢的內衣，益發顯得他瀟洒玲瓏，他們兩人，顯然未曾發現溪水中有人，一滾跌在地，便互相摟抱在一起，連望也不向小溪中望一眼。

譚蠹等三人，乍一見雪娘時，只覺得這等活色生香，從所未見，爲之一呆，但是立即想到，自己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如何可以被雪娘發現？

他們一想到了這一點，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譚蠹忙作了一個手勢，示意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一起臥倒在溪水之中，屏住了氣息，或者還可以避過雪娘，可是他這裏才一作手勢，白棗兒却已大叫了起來，道：「雪娘！雪娘！你說最疼我的，怎麼又去疼那個人？」

白棗兒是小孩子，哪裏懂得什麼男歡女愛，她

只以為雪娘除了抱自己之外，就不該抱第二個人，如今看見雪娘抱住了秦深，她自然而然，大叫了起來。白棗兒一叫，譚盡等三人的心，便陡地向下一沉，剎時之間，他們不像是浸在溪水之中，倒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而白棗兒的叫聲，也驚動了雪娘，只見她突然伸手一推，便推開了秦深，轉過頭，掠開了亂髮，向小溪望來，白棗兒已跨着溪水向前奔了過去，雪娘一望之下，看到了三個大男人，倒有兩個是脫光了衣服的，就站在溪水之中，她發出了一下又驚又怒的叫聲，立時轉過了頭去，滿面怒容，譚盡一看到那樣情形，登時感到有了一綫生機，忙道：「白棗兒，回來！」

可是白棗兒却已爬上了對岸，向雪娘撲了過去，叫道：「雪娘，你可還疼我麼？」

雪娘一伸手，抱住了白棗兒。

雪娘抱住了白棗兒，仍然不轉過頭來，粉面玉郎君的神色，也頗是尷尬，但是他竭力掩飾着他尷尬的神態，「哈哈」一笑道：「怎地那麼巧，遇上了三位！」

秦深還可以笑得出來，而譚盡等三人，心頭怦怦亂跳，如何還能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他們仍然直挺挺地站着，秦深大聲道：「你們還不走，這等站在雪娘的面前，成何體統？」

秦深的一句話，倒是提醒了他們，他們知道，這是自己唯一逃走的機會了，因為他們三人之中，譚盡和金不嫌兩人，却是精赤條條，雪娘心中再恨他們，究竟她是女人，連多望他們一眼都不會，何況說來追殺他們，雖然說他們全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憑光着屁股，才能逃走，實在是丟人丟到了極點，然而只要可以逃命，那却也是顧不得的了。

在那片刻間，他們三人的心思，全是一樣的，然而，他們三人，却仍然浸在溪水中，沒有要走的意思，那是因為在此同時，他們都想到了白棗兒，白棗兒已然被雪娘摟住，他們自己縱使可以逃命，但是却也決計不捨得白棗兒有什麼不測！

秦深和譚盡等三人，雖然說不上有什麼深交，但總是江湖上齊名的人物，他也不知道三人因為有白棗兒這一層的關係在，是以才不走的，他頓足道：「你們三人還不走，難道以為有好戲看麼？」

顧不全大叫道：「玉郎君，將那小女孩抛過來給我！」

雪娘怒叱道：「玉郎君，給他一劍！」

粉面玉郎君伸手向腰際按去，可是他的衣衫尚且不整，如何會有佩劍？顧不全却已大踏步向前走去，譚盡和金不嫌兩人，一見顧不全竟有這等勇氣，心中也不禁大是佩服，立時也跟在後面，秦深不禁啼笑皆非，罵道：「他奶奶的，你們三人，想幹什麼！」

雪娘這時，也霍然站了起來，她是背對着三人，一手抱着白棗兒，一手已然反伸向後，掌心之中，紫氣突然大發，一掌拍出！

雪娘的玉背，一大半裸露在外，粉光緻緻，誘人之極，可是當她掌心發紫，一掌發出之際，却又是驚心動魄，那「紫氣摩雲掌」，乃是天下第一毒掌，別說一掌被擊中，就算沾到一點掌風，也是麻煩。

是以雪娘那一掌反手拍出，譚盡等三人，身子一起向旁，閃了開來，秦深又好氣又好笑道：「看你們三人的樣子，學武人的臉都給你們丟光了！」

顧不全瞪着眼，罵道：「小白臉，你摟着那女人快活時，總不成還穿着褲子！」

雪娘急得粉面通紅，頓足道：「你還不趕他們走？」她一面說一面身形掠起，便向前奔了出去，秦深立時也一轉身，跟了上去，就在那一剎間，金不嫌的心中，陡地一動，道：「玉郎君慢走，我有一句話說！」

秦深停了一停，雪娘早已掠過了山角去，金不嫌向秦深走了過去，道：「玉郎君——」

他才叫了一聲，便突然出手，五指如鈎，突然向粉面玉郎君的手腕，抓了過去，金不嫌的那一抓，出手快絕，可是在「酒、色、財、氣」四大高手之中，武功的高下，也正是如酒色財氣四字為序，四人之中，以酒而不俠譚盡的武功最高，粉面玉郎君其次，金不嫌多多益善的武功，比起粉面玉郎君來，却又要輸上一籌！

是以，金不嫌的那一抓，雖然是突如其來，粉面玉郎君絕不能提防，但是玉郎君陡地一縮手，金不嫌却已然一抓抓空。玉郎君的動作何等之快，更何況他是七巧玲瓏心，聰明絕頂的人，已經看出事不尋常，自己可以逃得開金不嫌的那一掌，却是無力逃得開三人的圍攻。

所以，他一縮開手來，手腕立時一翻，「呼」地一掌，已然拍出！

武學之道，沒有一點可差，金不嫌技不如人，那一抓未曾抓中，他也知道不妙，立時縮手，可是玉郎君的那一掌，也已然壓到，金不嫌立時轉身後退，却那裏還來得及？只聽得「叭」地一聲響，玉郎君的一掌，正擊在他的胸口，那一掌，直打得他胸口發痛，眼前金星亂迸，不由自主，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而玉郎君一掌擊中了金不嫌之後，也立時身子一轉，向後疾退了開去。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伺其後，早在金不嫌突然向玉郎君動手之際，譚盡也已想到，在現在的情形下，若能制住玉郎君，雪娘便不能不屈服，雖然這樣一來，更和天香宮結下了深仇，但是也說不得了，是以他早已悄沒聲息地掩到了玉郎君的身後，蹲在地上，等到玉郎君一向後退他便霍地站了起來。

他一站起玉郎君也已知道不妙，但是譚盡早已出手，五指一緊，已將他的後頸抓住，大姆指牢牢按在他頸際的要穴之上，粉面玉郎君空有一身武功，不但施展不出，由於後頸被譚盡抓住，竟連聲也出不了，金不嫌一見這等情形，勉力一躍而起！

金不嫌胸前捱了粉面玉郎君的一掌，傷得着實不輕，他如果一直坐在地上，調勻眞氣，那或者還好些，此際突然躍了起來，却是再也按不住胸口的那一陣發痛，「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他一躍起之後，就向前撲了過來，是以那一口鮮血，盡皆噴在粉面玉郎君的臉上，剎那之間，秦深不再是粉面玉郎君，滿臉的鮮血，倒成了血面玉郎君了！

金不嫌來到了秦深的面前，一伸手，又揑住了秦深的前頸和譚盡兩人，一個拉，一個推，將秦深拉進了小溪之中，他們兩人的動作極快，金不嫌第一下出手，雖然未曾奏功，但是譚盡立即得手，在一旁的顧不全，根本插不進手來。

這時，顧不全見他們兩人，一推一拉，將秦深拉進了小溪之中，大聲叫道：「他奶奶的，不去搶白棗兒回來，却對付這小白臉作甚？」

譚盡回過頭來罵道：「你這混蛋，大美人若戀着小白臉，自然會將白棗兒還給你，你還不去？」

譚盡一句話，提醒了顧不全，本來顧不全看到雪娘抱着白棗兒走了，眞是心胆俱裂，這時，他發出了一下歡呼聲，邁開大步，便向前飛奔了過去。

顧不全大踏步過了山角，便看到雪娘坐在一株樹下，白棗兒摟着她的頸，正在她的懷中撒嬌，雪娘聽到了脚步聲，也不抬起頭來，只是道：「玉郎君，回來了麼？」

顧不全大聲道：「我不是小白臉！」

雪娘抬起頭來，顧不全剛才，是和衣跳入水中的，是以他這時，身上還穿着衣服，雖然全身盡濕，太不雅觀，但比起赤條條來，總好得多了。雪娘一看到他，面色便自一沉，道：「你來送死？」

顧不全的心中發毛，但是他眞不愧了「義無反顧」這個外號，明知雪娘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仍然向前踏出了兩步，道：「將白棗兒還我，萬事俱休！」

雪娘兩道柳眉，向上微揚，道：「你難道有本領在我手中，將人搶走？」

顧不全道：「我沒有這本領，可是譚盡和金不嫌兩人却已將小白臉擒住了！」

顧不全的話才一出口，雪娘便霍地站了起來，只見她玉腿修長，飽滿的胸脯，起伏不已，兩條藕臂，粉光緻緻，顧不全雖是打過功夫，不好女色的人，但是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有喉乾舌蔽之意，雪娘站起之後，疾聲問道：「玉郎君怎麼樣了？」

顧不全嚥下了一口唾沫，道：「你將白棗兒交給我，玉郎君便毫髮無損！」

雪娘怒道：「不交給你又怎樣？」

顧不全還未曾回答，便聽得譚盡的聲音，自山角之後，轟雷也似地傳了過來，叫道：「他奶奶的，不將白棗兒交給顧不全，便切了小白臉的子孫根！」雪娘的面上，倏紅倏白，顯然是心中，怒到了極點，她自然知道，以自己的武功而論，要對付對方人，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是她剛才猝然之間，看到了兩個赤條條的大男人，盡管她決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黃花閨女，可是究竟是女人，畧不下這個臉來，是以轉身便走，只叫玉郎君去趕走他們兩人，却不料一時失策，反叫粉面玉郎君落到了兩人的手中！

她自然知道，玉郎君現已落在對方的手中，自己的武功再高，也必然投鼠忌器，而且她剛才和玉郎君歡愛之際，欲仙欲死，歡暢淋漓，前所未有，她決不想粉面玉郎君受到任何損害。

是以她心中雖是怒極，但仍然站立不動，而且，在轉眼之間，她面上的怒意全消，發出了一陣格格地嬌笑聲來道：「我眞不明白，你們三個大男人，却向我這要一個小女孩，是為了什麼？」

顧不全剛想說話，譚盡的聲音，又從山角之後轟傳了過來，喝道：「你心地惡毒，要害這小女孩！」雪娘笑得更是動人，她纖手輕拍着白棗兒肥腴的背脊，道：「白棗兒，你說誰對你最好？」

白棗兒仍然摟着雪娘的頸，格格笑着，道：「自然是雪娘對我最好。」

雪娘高聲道：「你們三個糊塗虫，可曾聽清楚了？」

譚盡和雪娘隔着山講話，反應比顧不全更快，顧不全又是未曾來得及開口，譚盡又道：「白棗兒是赤子之心，一片天眞，怎知你有蛇蠍之心！」

雪娘笑道：「這倒好笑了，我與這小女孩有什麼仇恨，竟要下手殺她？她是我從小看大的，我疼她如同親生女兒一樣，你們要把她跟着你們，她絕不會願意，也不知你們從何處聽了一些混帳說話來，却當作眞的了！」

雪娘的這一番話，別說顧不全答不上來，連譚

盡也是難以回答，因爲白棗兒究竟是什麼身份，他們不知道，雪娘究竟爲什麼要殺白棗兒，他們更不知道；顧不全心中一急，罵道：「死醉鬼，剛才不希罕你說話，你倒搶着說，現在要你說話，你又不吭聲了！」

顧不全一罵，譚盡仍然沒有出聲，但是却聽得山角之後傳來了粉面玉郎君的一下尖呼聲道：「你們敢？」接着，便是金不嫌的聲音道：「你那相好再不將小女娃交出來，我們可沒有什麼不敢的！」

粉面玉郎君又大叫道：「雪娘，快將那小女娃交給他們，他們要……他們要……」

他連叫了兩聲「他們要」，究竟金不嫌和譚盡兩人，要將他怎樣，他却仍然未曾說出來，想來是兩人要加在他身上的動作，難以宣諸口舌。

雪娘的面色，又變了一變道：「好！」

她身形一矮，將白棗兒放了下來，可是白棗兒却立時又抱住了她膚光腴嫩，修長迷人的玉腿，道：「雪娘，我不要和他們在一起，雪娘，你怎麼不要我了？」

她童音之中，帶着哭音，聽來實是令人淒然，雪娘也在這時，長嘆一聲道：「白棗兒，他們三人，逼我要將你交出來，我有什麼辦法？」

白棗兒一聽，小嘴一扁，就「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顧不全站在一邊，心中難過得像是針扎一樣，他爲了白棗兒，不知担了多少驚險，就是爲了不使白棗兒落在惡人的手中，可是如今看這情形，他自己反倒成了強奪白棗兒的惡人了，叫他心中如何不難過？

隨着白棗兒的哭聲，顧不全也「哇」地一下怪叫，在那剎間，他也想哭出來的，但是他究竟是在江湖上煎熬了半輩子的豪漢，沒有那麼容易哭得出來，他一面怪叫，一面返身便向前奔去，奔過了山角。

一奔過山角，他便不禁一怔，只見粉面玉郎君已被金不嫌和譚盡兩人，拖過了小溪，正在溪對岸，譚盡的雙手，按在粉面玉郎君背後的「靈台穴」上，令得玉郎君的身子彎曲着，而金不嫌則站在玉郎君的身後。

顧不全一面叫着，一面嘩啦嘩啦，淌着溪水，過了小溪，金不嫌見他獨自一個人回來，罵道：「飯桶，怎不帶白棗兒一起來？」

顧不全苦笑道：「白棗兒根本不肯跟我們，我們若是將她強搶了來，她一定整日傷心痛哭，不如讓她跟着雪娘去吧，只怕雪娘未必會害她！」

譚盡「呸」地一聲，啐了顧不全一口，道：「金不嫌，大狗熊不中用，你去！」

金不嫌忙道：「是！」

他拉起溪邊的衣服，一面涉着溪水，一面穿着衣服，轉眼間，便已轉過了山角。

當金不嫌看到雪娘和白棗兒時，白棗兒已止住了哭聲，雪娘正在低聲逗着她，白棗兒的臉上，還帶着淚痕，却又已笑了起來，一片天眞無邪，看了令人心暢。

雪娘抬起頭來，道：「金不嫌，你好啊，我請你來幫我找人，你倒吃裏扒外！」

金不嫌先向雪娘行了一禮，道：「在下這廂有禮，但是這小女娃，我們斷然不會由你將她抱走，若是爭執不下，只怕玉郎君要吃苦頭！」

金不嫌這一句話才出口，玉郎君又殺豬也似叫了起來，雪娘忙道：「且慢，白棗兒不肯跟你們走，你們硬要着她，又有何用？」

金不嫌道：「爲了免她受害！」

雪娘道：「誰捨得害她？」

金不嫌道：「我也不知，但是已有好幾個武林高手，爲了保護白棗兒而死，也有人一定要得白棗兒而甘心，却是事實，雪總管，像玉郎君那樣的男人，可說是天下無雙，若是他有三長兩短，未免可惜了！」

雪娘的面色鐵青，半晌不出聲，才突然一聲冷笑，道：「好，給你！」

她雙手向前一送，白棗兒便被她送得向金不嫌的懷中，直飛了過去，金不嫌雖然受傷，但是抱住白棗兒的氣力，還是有的，他連忙一伸手抱住了白棗兒，可是白棗兒却又大哭了起來，胖都都的小手，伸向雪娘，叫道：「雪娘，我要你抱！」

金不嫌的心中，這時，當眞是難過到了極點！

照說，他已得了白棗兒，應該可以轉身便走，但是，白棗兒却哭叫着要雪娘抱，使他懷疑，他這時的做法，究竟是不是對！

金不嫌肯爲了白棗兒，連五萬金子都不要，自然這時白棗兒的哭聲，也令他心痛不已，叫他拿不出决斷來，白棗兒一面哭，一面不斷掙扎，金不嫌只是抱着白棗兒不放，白棗兒哭得急了，她究竟是一個小女娃兒，一口氣接不上來，哭啞了氣，突然之間沒有了聲音，眼向上翻，雪娘冷冷地道：「金不嫌，你要弄死了白棗兒心中才高興，是不是？」

金不嫌一聽得雪娘如此說法，簡直猶如利劍刺心一樣，立時手一鬆，將白棗兒放了下來，白棗兒才一落地，便緩過了氣來，「哇」地一聲，一面哭着，一面又向雪娘，奔了過去，金不嫌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長嘆了一聲，擰頭向前便走。

金不嫌轉過了山角，譚盡隔着小溪道：「沒有用的東西，眞想白棗兒死在奸人之手麼？」

金不嫌苦笑着道：「我們得另想辦法！」

粉面玉郎君嚷道：「你們三人一定是瘋了，爲了什麼胆敢與天香宮的總管作對？」

譚盡「呸」地一聲，道：「我們爲了什麼和天香宮作對，講給你這兔崽子聽，你也不會明白。」

顧不全哭喪着臉，道：「白棗兒硬是不肯跟我們走，我們有什麼辦法？」

粉面玉郎君又驚又怒，道：「你們三個蠢虫，那小女娃不肯跟你們，你們還多什麼事？還不快放開我，眞當我拿你們沒辦法麼？」

粉面玉郎君在嚷叫着，醉而不俠譚盡忽然「哈哈」一笑，道：「有了！有了！」

他這一聲「有了」，粉面玉郎君首先嚇了一跳，因爲譚盡無非是在他的身上打主意，譚盡若是有了新辦法，也就是拿他來威脅雪娘而已。

果然，譚盡一伸手，便去抽玉郎君的袴帶，玉郎君破口大罵起來，這時，他眞的急了，額上青筋暴綻，雖然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但這時的模樣，也好看不到哪裏去，譚盡笑道：「粉面玉郎君，莫那樣，小心那騷娘子看到你這等情形，不喜歡你時，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粉面玉郎君的袴帶被譚盡抽了去，急得他連連喘氣，道：「你……你想作什麼？」

粉面玉郎君一急，却樂了顧不全，只聽得他哈哈大笑，道：「看這小子，急得那樣，只怕以爲我們要操他的屁股！」

金不嫌故意逗粉面玉郎君，湊趣道：「那也不錯，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嘛！」

粉面玉郎君一聽，更是急叫了起來，但是在玉郎君的急叫聲中，譚盡已將玉郎君的袴帶，結成了一個活扣，套在粉面玉郎君的頸上，將袴帶的一端，交給了顧不全道：「拿刀架在他頦子上！」

顧不全接過了腹袴，一揚鋼刀，雪亮的鋼刀，便架在玉郎君的頦子之上，刀鋒緊貼在粉面玉郎君的頸際，玉郎君只覺得頭頸發僵，連頭也不敢轉，他雙手抓着袴腰，直起身子來，神情極其狼狽。

那一邊，金不嫌和譚盡兩人，都已穿好了衣袴，譚盡喝道：「走！」

他們三個人，押着玉郎君，向前走去，一走過了山角，便看到雪娘抱着白棗兒，滿面怒容而立。

他們四人一轉了出來，雪娘的俏臉之上，更像是罩了一重寒霜一樣，令人望而生畏，譚盡等三人，決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可是一望向雪娘，他們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不由自主，停了下來。

只聽得雪娘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道：「哼，你們三人，快放了玉郎君，我言出如山，只要你們不再叫我遇到，我就饒你們一死！」

雪娘曾以美酒、黃金去引誘譚盡、金不嫌，但是他們兩人，都沒有意動，可是此際，他們却不禁互望了一眼，因爲他們的事，發展到現在，可以說已經和天香宮作下了極深的怨仇，實是有死無生的了。如果他們根本沒有抽身後退的機會，他們自然只有勇往直前，可是此際雪娘却放了他們一條生路，那立時使他們想到，他們是不是要趁機收篷呢？

他們三人，並不是什麼大仁大勇的勇士，只不過玲瓏活潑，玉雪可愛的白棗兒，激發了他們的赤忱之心，是以他們才不顧一切，要保護白棗兒的。

而這時，可以說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

他們三人都明白，如果錯過了這一個機會，那麼，以後再想抽身而退，是萬萬不能的了，天下面臨生死大關而毫不猶豫的，古往今來，能有幾人？何況他們只不過是江湖上的酒色財氣之徒！

一時之間，他們三人都靜住不出聲，只聽得雪娘冰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道：「你們可得好好想一想，花花世界，就那麼捨棄了，可大是不值啊！」雪娘這樣一說，金不嫌和譚盡兩人，更是猶豫起來，但是顧不全却嘶啞着聲音，大聲叫道：「兀那婆娘，顧某人義無反顧！」

顧不全這撕心裂肺的一喝，金不嫌和譚盡兩人，像是當頭有一個霹靂打了下來一樣，兩人齊齊吸了一口氣，金不嫌道：「雪總管，別再說了！」

譚盡道：「雪總管，白棗兒不肯跟我們走，我們可以跟着你，只要白棗兒有一絲一毫的損傷，小白臉在我們手中，我們有什麼做不出來？」

粉面玉郎君在這時，却還要表現英雄氣概，一挺胸，想要發話，但是他還未曾開口，在他身後的顧不全手一緊，活扣收緊，勒住了他的頦子，令得他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如何還出得了聲？

雪娘「嘿嘿」冷笑着，道：「好，我要回天香宮去，你們也跟我去麼？」

譚盡等三人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天香宮是武林中最神秘，最恐怖的地方，從來也沒有人敢提起要到天香宮去的，早幾年曾有一批高手，突然接到天香宮主的邀請，請他們到天香宮去，那批高手，聚在一起，商議了好幾次還是不敢不去，可是一去之後，至今音訊全無，分明是凶多吉少了！

這時，提及要到天香宮去，簡直是和到鬼門關去，差不許多，三人心中實是不能不驚，別說是他們三人，就是玉郎君，一聽說要到天香宮去，他的心中，也不禁爲之怦怦猛跳。

譚盡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十分苦澀，道：「雪總管，說不得，我們也只好跟到天香宮去了，我

們深信白棗兒既自天香宮來，在天香宮中，定有來歷，說不定我們見了天香宮主，這段公案，便可了結了！」譚盡的那一番話，說得十分從容，顧不全首先喝采道：「好醉鬼，講得對，這幾句話，我便講不出來！」

雪娘的面色，變了一變，但是自她嬌美若花的俏臉上，却立時又現出了十分動人的笑容來，道：「好！請跟我來吧！」

在他們幾個大人講話之際，白棗兒自然一點也不知道事態的嚴重，她只是骨碌碌地轉動着眼睛，在雪娘轉過身去時，白棗兒忽然道：「雪娘，顧叔叔爲什麼用繩子套住了那大哥哥的頸子？」

雪娘笑着道：「他們鬧着玩兒！」

白棗兒笑着向顧不全等三人招手，道：「你們來啊，我們一起玩！」

金不嫌等三人，一起笑了起來，雪娘已抱着白棗兒向前走了出去，不一會，一行人便已來到了繁花如錦的那片山坡上，雪娘的那輛馬車，仍然停在山坡上，一到了馬車前，雪娘抱着白棗兒，便進了車廂。

金不嫌等三人，押着玉郎君，金不嫌和譚盡兩人，並坐在車頭上，顧不全仍然將刀架在玉郎君的頸子上，喝道：「粉面玉郎君，委曲你在車頂上晒晒太陽！」

粉面玉郎君神情驚怒，顧不全接着又喝道：「上！」他手向上一提，粉面郎君立時提氣，和他一起向車頂上躍了上去。粉面郎君可半分也不敢慢，一慢的話，顧不全已躍上去，他還在下面的話，只怕便會被套在他頸子中的腰帶，生生勒死！

譚盡拿起了車鞭，回頭道：「雪總管，天香宮在何處，武林中從無人知，盼你指路。」

雪娘和白棗兒一進了車廂，在車廂中便傳出了她們兩人咭咭咯咯的笑聲來，倒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只有顧不全，金不嫌和譚盡三人才知道，他們這時候，就像是頂着鋼刀，在闖鬼門關一樣！

譚盡一問，雪娘才止住了笑聲，嬌喘着，道：「你一直向北走就是！」

雖然只聽得她的嬌喘聲，和銀鈴也似的語聲，但也已動人之極，粉面玉郎君想起剛才和她歡愛時的那種動人情景，如今却生出了這樣的變故，正不知是吉是凶，心中忐忑不安，不由自主嘆了一聲。

而譚盡已然揮起了馬鞭來，馬兒踢着蹄，開始奔走，拉着車，直下了山坡，轉眼之間，車便已上了大路，向北疾跑而去。

這時候，已然是夕陽西下時分了，路上過往的行人，十分之多，普通行旅，雖然覺得他們這四個人，兩個在車廂，兩個在車頂，十分碍眼，但是也不會來過問。路上經過的，自然也有武林中人，可是武林中人，却鮮有不認識酒色財氣四大高手的，看到他們這等情形，心中雖覺蹊蹺，也是不關己，絕不過問。

譚盡一直趕着車，等到天黑時分，才進了一個鎮甸，譚盡將馬車停在一家大客店門口，金不嫌向後一揮手，顧不全已押着玉郎君，跳了下來。

金不嫌也下了車，在車門上叩了叩，道：「雪總管，請在這裏過夜。」

車門「呀」地一聲，推了開來，雪娘已穿好了外衣，抱着白棗兒走了出來，白棗兒却已睡着了，金不嫌看到白棗兒氣息均勻，面色紅潤，便放了心，心知眞已制住了玉郎君，雪娘必然不敢造次。

譚盡也自車座上跳下，一行人，堪稱奇形怪狀之極，走進了客店，掌櫃的迎了上來，只好陪着笑，也不知道向誰招呼的好。

金不嫌大搖大擺向前走去，喝道：「快準備兩間上房，打掃乾凈，準備吃的來！」

掌櫃的忙道：「客官，上房已滿了！」

金不嫌一翻手，自袖中取出了老大的一隻金元寶來，「叭」地一聲，拍在櫃上，道：「將他們趕走！」

掌櫃的一看到那錠金子，連眼都定了，連聲道：「行得！行得！」一面說，一面已轉身吩咐着店小二，一時之間，只聽得上房中罵聲大起，譚盡向前走去，道：「多包涵些，天香宮總管在此！」

住在上房中的幾個人，本來也是武林中人，一聽得伙計要趕他們走，連兵刄都亮出來了，可是譚盡一出現，一道出了天香宮的名字來，那幾個人，齊皆傻了般，其中一個，還認識譚盡的，忙拱手道：「原來是譚大俠，我們理應相讓，請，請！」

譚盡笑道：「他奶奶的，我是醉而不俠，人人皆知，却是什麼譚大俠了，承讓，承讓！」

一時之間，兩間上房，已騰了出來，雪娘抱着白棗兒，自進了一間上房，白棗兒也揉着眼睛醒了，金不嫌等四人，來到了另一間，譚盡大聲吩咐取酒菜來，店小二那敢怠慢，粉面玉郎君抗聲道：「現在還怕我走了不成，總可以將我放開來了！」

譚盡道：「多有得罪，若是你想走，莫怪我們得罪！」

譚盡一面說，一面向顧不全揮了揮手，顧不全一縮手，還刀入鞘，鬆了手，玉郎君吁了一口氣，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道：「眞是奇事，你們三人，竟會爲了一個小女娃，置生死於不顧。」

金不嫌也坐了下來，他傷得很重，一坐下來，便自眞氣運轉，療起傷來，但這時他忍不住道：「與你說，你也不明白，連我們自己，有時想起來也難以相信！」

店小二隔不多久，便好酒好肉，搬了過來，粉面玉郎君也笑了起來，四人風捲殘雲，吃了個飽，譚盡連喝了三四杯好酒，才抹了抹嘴，正當他們吃飽時，只聽得房門「呀」地一聲，推了開來，四人一起抬頭看去，只見雪娘拖着白棗兒，笑吟吟地站在門口，粉面玉郎君一看，立時向前撲了出去，可是他才撲出了半步，譚盡一伸手，便已抓住了他的手背，不讓他再向前去。

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嚇得臉色變青，一起站了起來，顧不全叫道：「小白臉，叫她走！」

雪娘笑道：「別怕，白棗兒要來見你們，你們何必怕成那樣子？」

顧不全拔出了尖刀來，刀尖對準了粉面玉郎君的咽喉，他心中實在驚駭，手在發着抖，玉郎君仰着頭，道：「他媽的，你手兒發什麼抖？」

雪娘仍站在門口，只不過鬆開了手，白棗兒叫着，奔了過來，抱住了顧不全的大腿，叫道：「顧叔叔！」

顧不全心中一樂，彎下身去，去摸白棗兒的頭頂，却不料就在此際，雪娘纖手一揚，一股精虹，電射而出，「錚」地一聲響，射在顧不全的刀上。

雪娘的出手實在太快，根本看不出她發出了什麼暗器！但是，就在那一霎間，顧不全只覺得胸口發熱，手一鬆，那柄單刀，「呼」地一聲，已然飛向半空，釘在樑上，顧不全大驚，反手摟住了白棗兒，向後便退，譚盡一聲怪叫，五指如鈎，便向粉面玉郎君當胸抓下。

他還想在那一刹間，制住了粉面玉郎君，免得雪娘再下手，可是雪娘出手，實在太快，他手才提起，一陣香風過處，雪娘已然掠向前來，手一揚，「拍」地一聲，輕輕一掌，拍在譚盡的手背之上。

她那一掌，十分輕柔，看來就像是她美麗的纖手，輕輕在譚盡的手背上，撫摸了一下一樣。但是，譚盡却在那刹那間，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尖聲叫了起來！

就在他被雪娘一掌拍中之際，在他的手背之上，傳來了一陣極度的痲癢之感，那種痲癢的感覺，其實一點也不痛苦，反倒十分舒適，但是當譚盡一想到自己已中了雪娘的一下「紫氣靡雲掌」之際，他實在是沒有法子，不禁尖聲大叫，跳了起來。

譚盡一跳了起來，便疾向後退了出去，他退得急了一些，「砰」地一聲響，撞在桌子上，譚盡雖然中了一掌，但是他一身功力尤在，而此際他心中又驚又急，全身眞氣激盪，洶湧澎湃，力道何等之强，一撞之下，將那張桌子，撞得粉碎，木片四下飛濺，有一塊木板，斜刺裏疾飛了過來，「叭」地一聲響，正撞在衝向前來，想自背後制住粉面玉郎君的金不嫌的胸口。

金不嫌本來就已身受重傷，這時，當胸又被那塊蘊有大力的木片，撞擊了一下，與再中了一掌何異？只聽得他「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人也向後，仰天跌翻了出去！

從顧不全伸手抱住白棗兒，雪娘突然出手，以一枚暗器打脫了顧不全手中的兵刄起，到這時，金不嫌吐血，譚盡尖叫，可以說只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事，粉面玉郎君只不過向前跨出了兩步而已！

正由於變故發生得實在太快，抱住了白棗兒的顧不全，陡地一呆。而就在他一呆之際，雪娘在拍了譚盡一掌之後，早已縮回手來，伸指一彈，青葱也似的纖指，彈在顧不全的臂彎之上。

顧不全只覺得臂彎一痲，不由自主，鬆開了手來，他是抱着白棗兒的，一鬆手，白棗兒自然向下跌了下來，發出了一聲驚呼，但是隨卽雪娘衣袖一拂，已將白棗兒捲了起來，又抱在懷中，白棗兒「咯咯」地笑着，道：「雪娘，眞有趣，眞好玩！」

在客店房中，幾個高手，那樣的生死搏鬥，在

新篇預告

龍驤君繼「美人局故事」後最新創作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冷槍追魂」不日卽可與讀友見面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許多傳奇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請看——「遊俠呂奇故事」。保證一部比一部精彩。請留意本刊在第五八七期刊出。

任何成年人的眼中看來，都會冷汗直淋，緊張得屏住了氣息的，可是在白棗兒的幼小的心靈看來，她却全然不知道那幾個大人是在幹什麼，只覺得有人忽然將她抱過來，又忽然將她接過去，實是有趣之極！白棗兒那樣說，雪娘也跟着笑道：「眞是有趣得很，好玩得很！」

顧不全在手臂一麻，被雪娘又將白棗兒接了過去之際，還想立時撲向前去，再拚了命不要，硬將白棗兒自雪娘的懷中，奪了過來的。

可是，就在他一提腿，想要向前邁出一步之際，他臂彎處的那陣麻木之感，正在迅速擴大，突然之間，全身皆麻，顧不全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身子向前一傾，「咕咚」一聲，栽倒在地。

他身形又高又大，猝然之間，手舞足蹈，栽倒在地上，白棗兒哪知就裏，又鼓着小掌，大聲笑了起來。而這時，粉面玉郞君也已到了雪娘的身邊，喘着氣，道：「行了，我們快走吧！」

他拉住了雪娘的藕臂，可是仍不免向嘻大了嘴，笑得兩眼成一道縫的白棗兒，忍不住道：「哈，這小女娃兒，倒眞是有趣！」

雪娘微笑着，她看來仍是那樣美麗，媚人，誰也想不到這樣婀娜多姿的一個少婦，竟會在一眨眼之間，對付了武林之中，三大高手。

雪娘笑着，略揚了揚頭，道：「譚大俠，你中了我一掌，還有半個月可活，你就趁這半個月，多喝點美酒，醉上十來天，也不枉了一生！」

醉而不俠譚盡，這時身子正僵立着，在不住地發着抖，他中了一掌「紫氣摩雲掌」，在現時而言，根本不痛不癢，毫無感覺，但是任何人，一想及自己在半個月之後，便會受盡痛苦而死，怎能不站着發呆，「紫氣摩雲掌」被稱爲「天下第一毒掌」，倒不是它毒性最强，而是它在擊中了對方之後，要在半個月之後，毒才發作，以前，有不少中掌之人，未到半個月，便受不住刺激，而如瘋似狂，自戕而死！

雪娘又發出了一下銀鈴也似的笑聲，望着顧不全，道：「大個子，這次，你眞是義無反顧了，我剛才那一指，已彈斷了你足少陽經，你顧不全，自此又可以多了一個外號，叫着顧拐子啦！」

顧不全只覺得左腿之上，隱隱作痛，不禁滿頭大汗！

雪娘發出的笑聲，輕盈動聽，眞像是出谷黃鶯一樣，可是這時，在金不嫌，顧不全和譚盡三人的耳中聽來，這種美妙動聽的笑聲，實在比鬼哭神號更可怕。雪娘一面笑，一面身子向後，退了開去，粉面玉郞君和她一起退出，轉眼之間，那種笑聲，越來越遠，終於聽不到了！

直到雪娘的笑聲早已聽不到了之後，好久，好久，客店房中的三個人，還是一聲不出，一動也不動。

三人之中，最早有了動作的是顧不全，他一手按在地上，撐起了身子來，可是他一條左腿，軟得像是棉花一樣，一點力道也沒有，才一站起，立時身子向左一側，又跌倒在地。

他又撐着身，站了起來，用右脚向前，跳出了幾步，來到了門前，用力一扯，將門扯了下來，一掌劈下，在門上劈出了一塊五尺來長的木板來，支着木板，一拐一蹺，向外便走。

顧不全一聲不出，便向外走去，金不嫌立時叫道：「顧不全，你到何處去？」

顧不全身形一凝，他並沒有轉過身來，是以也看不清他臉上的神情如何，但是顧不全寬厚背脊，却在不斷地抽搐，可見他的心中，實是痛苦之極！

金不嫌喘着氣，又問道：「你到哪裏去？」

顧不全的聲音，嘶啞得像是破鑼一樣，難聽之極，他說的話，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齒縫中，直迸了出來的道：「找一個地方去死，哪裏去！」

金不嫌掙扎着站了起來，他口角不斷有鮮血流出，這時一站起，漏出的鮮血又多了些，他道：「要死，哪裏不好死！可是我們還死不得。」

顧不全背脊，扭動得更是厲害，金不嫌又道：「我們是爲了白棗兒，才落到如今這一田地的，反正拚着一死，爲什麼不再想想辦法？」

金不嫌的話才一出口，顧不全突然仰天大笑了起來。他雖然是在笑着，但是發出來的聲音，却分明是號哭之音，而且，兩行熱淚，自他的雙眼之中，疾湧了出來！

金不嫌的話，顧不全不是未曾想到過，但是，他們三個人，一點也未曾受傷，尙且落到了這等田地，如今一個身受內傷，一個等於斷了一條腿，一個簡直就是等死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顧不全的心中實在是難過到了極點，才會那樣哭笑不分的。

金不嫌和譚盡兩人，面上的肌肉，也不斷地抽搐着，金不嫌緩緩轉過頭，向譚盡望去。

他向譚盡望了片刻，一掀衣襟，在腰帶下，解下了一柄金幌幌鑰匙來，那鑰匙之上，還鑲滿了寶石，他苦笑了一聲，道：「譚大哥，這個給你！」

譚盡面如死灰，口唇顫動着，好一會，才說出了四個字來，道：「這是什麼？」

金不嫌道：「這是我莊上的總鑰匙，你持着它到我莊上去，總管一見，就知道你是我差來的，我莊中金山銀山，煩你替我散了，莊中的窖中的美酒，隨你怎麼喝，也够你喝上半個月的了！」

譚盡的手發着抖，慢慢地伸了出來。金不嫌替他作了那樣的安排，他在臨死之前的半個月，可以說不會再有什麼大痛苦的了，他本就嗜酒如命，如今可以在爛醉如泥中死去，倒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他的手已伸了出去，手指是已快碰到那柄金鑰匙了，可是，突然之間，他却縮回了手來，厲聲道：「誰說我要喝醉了來等死？」

譚盡中了一掌，半個月之後必然死去，但是現在，却是絲毫無損，那一聲大喝，眞氣充沛，直如半空之中，響起了一個霹靂一樣，金不嫌內傷極重，又恰好在他的面前，被他一聲大喝，震得身子一幌，跌倒在地。

譚盡看到金不嫌跌倒，才呆了一呆，道：「你傷得如此之重，還是回莊上去養傷吧，將顧大個子帶了回去，他斷了一條腿，也得讓他享享福，由我一個人，拚了早死幾天，也得盡盡力！」

顧不全霍地轉過身來，厲聲道：「誰說我要享福？要去，大家一起去！」

顧不全仍是滿面淚痕，那樣狗熊也似的一個大個子，滿臉淚痕，實在十分滑稽，可是看到顧不全的雙眼之中，像是要冒出火來一樣，却也决計不會有人，笑得出來。

譚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曳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胸脯起伏，過了一會，他的聲音，已平靜得多，徐徐地道：「我們不必瞎吵鬧，總得慢慢來商量辦法，白棗兒已在雪娘的手中，是不是立時會有危險？」

顧不全瞪着眼，搭不上腔，這類要動腦筋的事，他素來出不了主意。金不嫌站了起來，靠着牆道：「照我看，她只要和小白臉在一起，便不會下手，她總不想小白臉看到她獰厲兇惡，連那麼可愛的小女孩，也下得了毒手！白棗兒暫時可以無事。」

譚盡道：「好，那我們還可以趕到天香宮！」

譚盡說了這一句話，房間中立時又靜了下來。

譚盡的話是什麼意思，金不嫌和顧不全兩人，心中全是明白的，他們三人先趕到天香宮去，或者有機會弄明白，白棗兒是什麼身份，爲什麼天香宮的總管要追她回去，爲什麼龍門帮的人要保護她。

可是，連譚盡在內，三個人沒有一個再出聲，那是因爲天香宮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三個人絕不知道，而且可以說，武林中也無人知曉！

既然不知道天香宮在什麼地方，那麼，他們又怎能趕到天香宮去？

三個人悶住了不出聲，過了好一會，顧不全才啞着聲嚷叫道：「還是早點死了的好，免得記掛着白棗兒，心中難過！」

譚盡嘆了一聲，道：「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雪娘貪戀小白臉，一路上走得慢，我們還有機會跟得上！」

顧不全一聽，立時道：「那我們還等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便疾轉過身去，他轉身轉得急了些，一時之間，忘記自己的左腿，已然癈了，身子一個站不穩，「叭」地一聲，又跌在地上。譚盡身形一挺，竄前一步，將顧不全扶了起來道：「好，我們這就走，先去替顧大個子找一副拐杖來！」

顧不全道：「找什麼拐杖，弄兩根門栓就可以了！」

譚盡點着頭，扶着顧不全，便向外走去，金不嫌跟在後面。當雪娘和他們動手之際，客店中的人，早已被驚動了，可是却人人躲了起來，沒有人敢走近來。及至譚盡大叫，顧不全怪笑，更嚇得客店中人一聲也不敢出，直到這時，看到他們三個人走了出來，掌櫃的才勉强帶着笑，點着頭，但是他們三人，理也不理，直向門外走去，來到了門口，顧不全一伸手，將客店大門的門栓，拉了下來，當拐杖拄着，便出了客店。

外面，街道上，月寒如冰，那輛馬車，早已不見了，譚盡回過頭來，道：「馬車向哪裏去了？」

掌櫃的忙道：「向東，向東，向東！」

譚盡立時洒開大步，向東走去，三個人走出了不多遠，金不嫌拍開了一家車行的門，買了一輛車，挑了四匹好馬套上，扶着顧不全上了車，他和譚盡坐在車座上，譚盡揮下鞭，馬車向前疾馳而去！

若說天下有比他們三人，更要茫然的人，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了，他們明知對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又根本不知道天香宮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們還是趕着車向前馳着，一直向前馳着！（未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香車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與雲小眉，强闖鬼王谷，連闖九道關口，來至大廳，鬼王谷主温天啓與另四位谷主及八大護法，設下五行陣，但仍被南宮逸奇與雲小眉一一制服，隨與「蠻疆雙瘦」伍百簡、伍百强兄弟進下谷地道，在地道中，南宮逸奇以佛門禪功震破尺厚石壁，把藏身壁後操縱暗道機關的至尊宮令使呂東平制服，着其行路直赴囚禁武林高手的石室，命看守石室的「金花劍士」高宇川放走被囚者，高宇川欲圖反抗，南宮逸奇立即出掌向他拍去——

羣豪俱在　獨少鬼見愁

高宇川心中對南宮逸奇雖然頗存畏怯，雖然明知不是敵手，但是，他一見南宮逸奇拍出的掌勢輕飄飄的，並無絲毫驚人之威，雄心不由立時陡增，胆氣大壯，口中突揚嘿嘿陰笑，倏然挺掌迎上！

兩掌接實，「砰！」的一聲震响，勁風激盪中，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立在原地未動，身不幌，衣角未揚。

可是，高宇川口中却發出了一聲悶哼，脚下拿樁不住的踉蹌後退，背，撞在後面的石壁上，總算是勉强穩住了身形，但却無法抑止住胸中翻騰上湧的氣血，張口噴出了一股血箭。

情形極為明顯，南宮逸奇那一掌看似輕飄飄的沒有驚人之威，事實上却是眞力暗含，着物吐力。高宇川一時輕敵硬接，已被震傷了內腑。

石室門外，本侍立着四名三級「銀花劍士」，一見這情形，心頭齊皆倏然一驚，立時閃電探手撤出了腰間的佩劍，騰身猛朝石室內飛撲！

這四名三級「銀花劍士」身手雖然俱都不弱，撤劍，騰身向內飛撲，動作雖然全都快如閃電，但是，却有人比他們更快！

四人身形甫才撲入石門，驀聞一聲冷叱，道：

「爾等找死！」

寒虹電閃間，慘叫之聲倏起……

可憐，四名三級「銀花劍士」連怎麼回事也沒

有看清楚，便全都作了劍下亡魂，血雨飛洒中，屍體緩緩倒地，躺下了兩雙。

這是誰出的手？這等狠辣，這等絕情！是「蠻疆雙瘦」兄弟？是老大還是老二？……都不是，「蠻疆雙瘦」伍百簡兄弟武學功力雖都不俗，但還沒有這等一劍斬殺四名三級「銀花劍士」的身手！

那麼是南宮逸奇麼？……

也不是，南宮逸奇他根本動也不動一下，妄論出手！

既然不是南宮逸奇，又不是「蠻疆雙瘦」兄弟，剩下的就只有呂東平和雲小眉二人了。呂東平身上兩處大穴被制，除了僅能行動和說話之外，連一份功力都無法凝聚施展，何能出手殺人？

綜此，情形已是不言可知，這出手之人自然是小眉了。

事實一點不錯，此刻雲小眉的右手中正提着那柄「劍丸」伸開的軟劍，劍尖下垂，那鮮艷的血珠正由劍尖一顆一顆的往下滴落哩！

雲小眉是如何出的手？是怎樣一劍斬殺那四名三級「銀花劍士」的？連站立在近旁的「蠻疆雙瘦」兄弟和呂東平三人全都未能看清，至於高宇川那就更不用說了。

呂東平心中不禁暗暗倒吸了一口冷氣，暗道：「這少年人品生得如此清秀俊逸，心腸怎地竟是這般狠辣……」

南宮逸奇出道江湖三年有餘，雖被武林共稱爲心狠手辣的當之「魔」，但是，他目睹雲小眉如此一劍斬殺四名「銀花劍士」的狠辣，心中也不由暗暗直皺眉頭，只是此時此際，他沒有說她什麼，也不便說她什麼。

高宇川被南宮逸奇一掌震傷內腑，口噴血箭，但是傷勢並不太重，而他內功又甚精深，是以，只略一提氣運轉，便已無大碍。

雲小眉一劍斬殺四名三級「銀花劍士」，他目睹之下，心神雖是駭然一凜！但却雙睛暴瞪，神色凶厲地喝道：「小子，你好狠辣的手段！」

雲小眉冷哼一聲，道：「姓高的，你少廢話，想要命，你就趕快放人，否則，我可沒有我南宮師哥那樣好說話，立刻要你濺血劍下！」

她說時臉罩寒霜，眉挑煞氣，目射冷電，令人不寒而慄！

驀地，一陣脚步聲音响自石室外甬道中，十數人快步如飛地疾奔而來，爲首之人是個紫衣少年，正是那「毒郎君」陶三春之子——陶安純。

跟隨在陶安純身後的乃是那號稱「追魂、奪魄、吸血、拘命」的四大「鬼吏」和八名凶眉惡眼，滿臉横肉的黑衣大漢。

轉眼間，陶安純等十三人已奔近石室門外一丈餘之處，霍地止步停身散了開來，以四大「鬼吏」爲首，一人率領着兩名黑衣大漢，分以不同的角度堵住了石室的門戶，虎視眈眈的瞪視着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星目如電地掃視了四大「鬼吏」等人一眼，心神不禁倏然一陣猛震！

原來那四大「鬼吏」和八名黑衣大漢每人手中都持着一枚黑黝黝的拳狀之物，顯然是那威力霸道無倫的「鬼王靈」，事實上也就是辰州言家獨步武林的火藥暗器——「霹靂雷」。

南宮逸奇眼見這等情勢陣仗，心神雖然不禁一陣猛震，但是臉色神情反而更顯鎮定平靜地冷冷地道：「陶閣下，你怎地到現在才現身出來！」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現在才現身出來豈不恰是時候，正好甕中捉鼈。」

聲調倏地一沉，喝道：「南宮逸奇，你趕快束手就縛吧！」

南宮逸奇劍眉一揚又垂，淡淡地道：「就憑你陶安純和四名『鬼吏』他們幾個麼？」

陶安純冷笑道：「南宮逸奇，你睜大眼睛仔細看看，他們手裏持着的是些什麼東西！」

南宮逸奇道：「我早看清楚了，是辰州言家獨步天下武林，威力霸道無倫的『霹靂雷』，你們『鬼王谷』稱它做『鬼王靈』對麼？」

陶安純冷哼了一聲，道：「你明白就好。」

南宮逸奇淡笑笑道：「陶閣下，你以爲憑它們便能威脅我，令我束手就縛麼？」

陶安純道：「你南宮逸奇縱是鐵打的金剛，它們也能將你炸成碎片，我不相信你不怕它！」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說的是，縱是鐵打的金剛也禁受不住它的一炸之威，我也不否認我確實有點怕它，不過，以眼前的情形，我却不相信你敢使用它！」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眼前的情形怎樣，告訴你，南宮逸奇，不論眼前的情形如何，我沒有什麼不敢的！」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你是沒有顧忌了！」

陶安純冷然搖頭道：「我有什麼好顧忌的！」

南宮逸奇道：「陶閣下，有一點你想過否？」

陶安純道：「那一點？」

南宮逸奇道：「眼下這間石室內可不止是我南宮逸奇一個人呢！」

陶安純道：「你是說有呂令使和高宇川他們二位在內，我不能不有所顧忌？」

「不錯。」南宮逸奇點頭道：「你難道連他們二位的性命也不顧麼？」

陶安純冷冷地道：「這只能說他們二位命中註定，該當遭刧，再說他二位能有你這位武林稱奇稱最的當世第一奇才陪葬，他二位該是雖死猶榮，也很值得了！」

南宮逸奇沉聲道：「陶安純，你的心腸也太狠太毒了！」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這叫做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南宮逸奇星目不由煞芒一閃，道：「陶安純，你這麼做了，不怕對『至尊宮主』無法交待麼？」

陶安純倏然揚聲一笑道：「這個你閣下放心，以他兩位的性命能够換得你南宮逸奇的一條命，我岳父高興還來不及呢。」

這番話，只聽得那呂東平和高宇川兩人的臉色都變成一片煞白，心中是既驚怕又憤怒，直在暗罵「陶安純小畜牲，混賬王八蛋……」

而此際，南宮逸奇的目光竟適時轉望向二人，輕聲一笑道：「二位，陶安純的話二位都聽見了麼？」呂東平和高宇川二人互望了一眼，竟是頭一低，都沒有開口說話。

事實上在眼前這等情勢之下，他二人又能說什麼呢？

他們能開口向南宮逸奇懇求，要南宮逸奇放他二人走出石室，還是能向陶安純求情，請陶安純不要使用那「鬼王靈」？

別說他二人不能，能又怎樣？是南宮逸奇還是陶安純會答應他們？

以陶安純的冷酷無情，他不但不會答應他們，並且還可能給他們一頓刺耳的譏誚與難堪！

陶安純站立在石室門外，距離只有一丈五六，對石室內呂高二人的神情全都看得十分清楚，他倏然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想幹什麼，想挑撥麼，那沒有用的，你別枉費心機了。」

南宮逸奇心念電閃，突然掠過一道靈光，胸中頓然有了成竹地揚聲哈哈一笑，道：「陶閣下，你是從前面來的麼？」

陶安純道：「不錯，怎樣？」

南宮逸奇道：「如此，你必定已經見過令尊他們幾位了。」

陶安純道：「見過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你已經試解過他們幾位的穴道麼？」

陶安純道：「試解過了。」

南宮逸奇道：「沒有解開，對不對？」

陶安純冷哼了一聲，道：「如是已經解開，此刻你早已沒有命在，屍骨被炸成碎片了！」

南宮逸奇道：「你所以遲遲沒有下令投擲『鬼王靈』的原因，便是想留着我去替令尊他們解開穴道，是麼？」

陶安純倏然問道：「你制穴手法如何解法？」

南宮逸奇笑道：「陶閣下，你這話問得不嫌太天眞了麼？」

陶安純雙目一瞪，道：「你不肯說？」

南宮逸奇道：「我沒有那麼傻。」

陶安純沉聲道：「南宮逸奇，你想死麼！」

南宮逸奇倏然輕聲一笑，道：「陶安純，你不必發狠，也別想威脅我，那沒有用，現在我更不相信你敢動我一下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那制穴手法，放眼當今武林，除了家師他老人家以外，天下無人能解。」

陶安純冷笑道：「這我倒不信。」

南宮逸奇道：「我勸你最好是信。」

陶安純道：「我岳父他老人家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神功冠蓋古今，天下武林各門各派武學秘技莫不熟知，我不信他老人家也解不開。」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既如此，那你就下令把『鬼王靈』投擲過來吧，反正我死了，令尊他們幾位也絕活不過三天！」

南宮逸奇他好大的胆，竟然反而催促陶安純下令投擲「鬼王靈」起來了。

這是一着險棋，也是兵家所言「敗中求勝，死中求生」的險着，當然，也是南宮逸奇看準了陶安純的心理才敢冒險使用的一着攻心戰畧。

果然，南宮逸奇這着險棋是走對了，陶安純本來是氣勢洶洶，大有一言不合，便立刻下令擲出「鬼王靈」之概，可是，南宮逸奇這麼一說，他反而猶豫起來，不敢輕妄下令擲出「鬼王靈」了！

陶安純生性雖極凉薄，冷酷無情，但是，他倒底是人，不是沒有人性的畜牲，他可以不顧呂高二人甚至於温天啓等人的生死，却不能不顧他父親的性命。

南宮逸奇是何等高明之人，陶安純神色間那微一猶豫之態，焉能逃得過南宮逸奇如電的雙目。

於是，南宮逸奇倏然輕聲一笑，接着說道：「陶閣下，我看我們還是好好的談談條件吧！」

陶安純心中不禁猛然一驚！連忙沉喝道：「南宮逸奇，你站住！」

南宮逸奇脚下雖適時停住未再前跨，却神情瀟洒笑說道：「陶閣下，你願意和我談談條件麼？」

陶安純道：「你有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道：「我替令尊他們解開穴道，你把囚禁在此地武林同道放出來交給我帶走，如何？」

陶安純道：「這條件我不能也無法答應。」

南宮逸奇道：「你可是怕『至尊宮主』怪罪，不敢答應麼？」

陶安純道：「那倒不是。」

南宮逸奇道：「既然不是，那你爲何不敢答應呢？」

陶安純道：「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南宮逸奇道：「爲什麼不能？」

陶安純道：「那些人乃是『至尊宮主』寄囚在本谷的，本谷的人只有協助警戒看守的義務，却無權釋放他們！」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實情眞是如此麼？」

陶安純道：「我說的全是實情，不信，你問呂令使和高宇川他們好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不必問他們二位，我還是問你好了。」

語鋒微頓，目光倏地一凝道：「陶閣下，你還記得在巫山『至尊宮』外你對我說過的話麼？」

陶安純微微一怔道：「我說過的是什麼話？」

南宮逸奇道：「那『至尊宮主』是你的準岳父，對麼？」

「不錯。」陶安純點頭道：「不過現在情形不同，已經不能作準了。」

南宮逸奇道：「情形怎樣不同，爲何不能作準了？」

陶安純道：「閣下明知是怎麼回事，何必還裝糊塗故問呢！」

南宮逸奇道：「事實上我是眞糊塗。」

陶安純眨眨眼睛道：「閣下，那天闖人姑娘的話，你不會沒有聽見吧。」

南宮逸奇做作地輕聲一「哦」，道：「你是指闖人姑娘她當面譏誚你，給你難堪，堅決否認了這頭婚事，是麼？」

陶安純冷哼了一聲，道：「關於闖人姑娘那天的舉動態度，我心中很爲懷疑，你知道我懷疑什麼嗎？」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不知道。」

陶安純道：「閣下何妨猜猜呢。」

南宮逸奇道：「不用猜，我也一定猜不着。」

陶安純語調忽地一冷，道：「那完全是因爲你的關係！」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一震！故作茫然地道：「那與我何關？」

陶安純雙目中突然射出兩道妬恨的火熱，道：「因爲她心裏已經暗暗愛上了你！」

南宮逸奇倏然揚聲哈哈一聲大笑，道：「陶閣下，你這眞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陶安純冷笑道：「這果眞是我『庸人自擾之』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反問道：「你認爲這種事有可能麼？」

陶安純道：「爲什麼不可能？」

南宮逸奇道：「這太不可能了，俗話說得好，『道不同不相爲謀』，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爲朋友尙且不可能，妄論是男女之間的一個『愛』字，何況我又是『至尊宮主』的死對頭，她父親恨恨切齒的眼中釘，她怎麼會可能愛上我這個不該愛的人，自找煩惱呢！」

這番話，說的是理，也是實情。

陶安純雙目中的妬恨火熱，漸漸地減弱了，熄滅了。

南宮逸奇望着他笑了笑，話鋒轉入正題的接着又道：「陶閣下，我請問，『至尊宮主』他對你毀諾悔婚了沒有？」

陶安純搖頭道：「這倒沒有。」

南宮逸奇又笑了笑，說道：「這就是了，『至尊宮主』既然幷無毀諾悔婚之說，你當然仍是『至尊宮』準『東床嬌客』了！」

人都樂意聽好聽的，順耳的，愛聽喜歡聽的。

這話，陶安純聽的心裏樂開了，樂得雙眉上揚，臉上現出了喜色。

南宮逸奇接着又道：「你陶閣下既是『至尊宮主』的準『東床嬌客』，便是『至尊宮主』的半子，是半子，關於『至尊宮』的大小事情，便該有權作得一半主，像這種放人的小事情，應該毫無問題的可以全權做主。」

陶安純仍然有點遲疑地道：「可是……萬一我岳父他老人家……」

南宮逸奇接口道：「事後令岳縱然心有不愉，但是你做已做了，人已放了，他又能把你怎樣，難道還會殺你，讓他的女兒做那『望門寡』不成！」

南宮逸奇確實不愧是傲誇第一的當代奇才，信口說來，頭頭是道，句句是理，聽得陶安純心裏昏陶陶的，痲癢癢的升起了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終於，陶安純點頭說道：「好吧，我答應你了，現在便請先替家父他們解開穴道吧。」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不！我要閣下先放出那些武林同道。」

陶安純雙目微瞪，道：「南宮閣下，你可是不相信我？」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上一次當學一回乖，閣下的信用，在巫山我已經領教過一次了，豈能再上你第二次當。」

陶安純無奈，只得朝石室中的高宇川揚聲說道：「高兄，痲煩你去把那些人放出來吧。」

高宇川遲疑地道：「這個……」

陶安純胸脯一挺，接口說道：「高兄只管放心，我岳父那裏有我負責承担！」

高宇川目光轉向呂東平望去，呂東平立即朝他點頭說道：「事情既有少谷主出面負責承担，高兄只管放心照辦好了。」

於是，高宇川便即轉向陶安純點頭說道：「高某遵命。」話落，大踏步地直往石室門外走去。

南宮逸奇本站在石室門外，背門而立，高宇川大踏步的自內走出，立即身子一側，讓開了路。

高宇川前往放人，事情也就暫時的告了一個段落。

於是，當場的情形也就陷入了一片等待的沉寂中。南宮逸奇星目炯炯地掃視着四大「鬼吏」和那八名黑衣大漢，心念飛轉，忽地輕聲一笑，道：「陶閣下，我有個不情之請，閣下肯答應麼？」

陶安純目光一凝，道：「你閣下可是還有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搖頭笑說道：「絕對不是，我只是想開開眼界而已。」

陶安純道：「你想開什麼眼界？」

南宮逸奇道：「我想見識見識『鬼王靈』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你肯犧牲一枚麼？」

陶安純道：「前次在巫山，『鬼判』曾經使用過一枚你不是已經見到它的威力了麼？」

南宮逸奇道：「前次因爲事出意外，又因全神貫注在『鬼判』隱身的處所，所以只是匆匆一瞥，未能看淸它眞正的威力！」

陶安純雙目眨動，忽有所悟地輕聲一笑，道：「南宮閣下，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一震！道：「你明白我的什麼心意了？」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前次『鬼判』曾經以假亂眞的用過一枚假的，所以你想試試眼前的這些是不是眞貨，對麼？」

南宮逸奇以爲陶安純當眞猜到他的心意了呢，一聽這話，立卽將計就計的點頭笑說道：「閣下高明，我正是這個意思。」

他眞是這個意思麼？當然不是，不然，他就不需「將計就計」了。

陶安純十分得意地揚聲哈哈一笑，道：「南宮閣下，你雖然譽稱當世奇才第一，但是，你那點鬼心智只能騙騙別人，却無法瞞得過我。」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你想如何試法？」

南宮逸奇道：「任我指定一枚投擲，怎樣？」

陶安純毫不遲疑地一點頭道：「我答應了，你指定吧。」

南宮逸奇星目再次的炯炯掃視了四大「鬼吏」和八名黑衣大漢一眼，忽地抬手指着右邊「吸血鬼吏」身旁的一名黑衣大漢，說道：「就是那位手中的那枚好了。」

陶安純微一點頭，立卽朝那黑衣大漢說道：「你把它投擲出去給他看看吧。」

那名黑衣大漢躬身應了一聲，揚手將「鬼王靈」朝兩丈開外擲去。

突然，人影掠空……

南宮逸奇他眞是藝高人胆大，竟於那名黑衣大漢將「鬼王靈」脫手擲出，衆人目光全都轉望向那兩丈開外的同時，騰身電掠，其勢快疾無倫，半空中探掌伸手，以佛門「慧靜禪功」虛托着那枚「鬼王靈」，飄然落地。

陶安純臉色不禁勃然一變！沉聲道：「南宮逸奇，你這是什麼意思？」

手托着「鬼王靈」，神情瀟洒地一笑，道：「陶閣下，這便是我本來的意思。」

陶安純又驚又怒地道：「南宮逸奇，你的意思想怎樣？」

南宮逸奇道：「我幷不想怎樣，只不過是想弄它一枚在手上壯壯聲威，以防萬一之變而已。」

陶安純道：「你可是想用它對付我們？」

南宮逸奇道：「我決無用它對付任何人的意思，只是想請你少谷主看在它的份上守信，讓它保護我們安全離開貴谷。」

這話說得够明白了，陶安純要是不守信，要是妄想使奸，在南宮逸奇解開温天啓等人的穴道之後，企圖異動的話，南宮逸奇便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這枚「鬼王靈」作爲離開「鬼王谷」的掩護了。

陶安純不是糊塗人，他當然聽得懂南宮逸奇這話的意思，心中不由暗暗一凛！臉色微變了變，道：「閣下誠然高明，令人佩服。」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誇獎誇獎，其實這不能說是我高明，而是環境處此，面對你陶少谷主這樣的人物我不得不小心些，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

陶安純眼珠骨碌碌地轉了轉，忽然嘿嘿一笑道：「南宮閣下，你這最壞的打算，雖然堪稱高明，但是，可惜白費了心機！」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閣下此言之意？……」陶安純道：「你手上的那枚『鬼王靈』乃是

贗品。」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是麼？」

陶安純道：「贗品就是贗品，我何必騙你。」

南宮逸奇道：「但是我却不信。」

陶安純道：「不信你就試試它好了。」

南宮逸奇道：「如何試法？」

陶安純道：「把它擲出去不就知道了麼。」

南宮逸奇道：「炸了就是眞的，不炸便是假貨，是麼？」

陶安純道：「此爲當然事實，閣下何必作此多餘之問。」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道：「如此，我請問，以你陶少谷主看來，我該把它投擲在什麼地方一試好呢？」

陶安純目中閃過一沫詭色地道：「隨便你，反正是不會開花的贗品，投擲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閣下說的是，既是假貨，投擲在任何一處確是都沒有分別。」

語聲一頓卽起，又道：「如此，閣下請小心了，我要把它擲出了！」

話落緩緩揚手，便作勢要將「鬼王靈」擲出。

南宮逸奇他眞絕，他作勢要擲出的方向，竟然直對着陶安純。

陶安純見狀心中不由駭然大震，連忙搖手說道：「閣下且慢！」

南宮逸奇道：「少谷主有何意見？」

陶安純目光閃動地問道：「你想把它擲在什麼地方？」

南宮逸奇神情淡漠地道：「你少谷主的脚前，如何？」

陶安純心神暗凜道：「閣下別開玩笑了。」

南宮逸奇正容道：「我並未開玩笑。」

陶安純道：「那麼閣下爲何要把它擲在我的脚前，其用意是？……」

南宮逸奇反問道：「這難道有什麼不妥麼？」

陶安純搖頭道：「這雖然並沒有不妥，但是我却不希望閣下如此。」

南宮逸奇道：「爲什麼？」

陶安純雙目一眨道：「閣下要把它投在我的脚前又是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既是贗品，我要它無用，當然應該物歸原主了。」

陶安純搖頭道：「不必了，贗品只是用來矇人耳目的，並無其他用處，你還是把它擲向別處去吧。」

南宮逸奇笑笑道：「贗品雖然只是一團廢鐵，並無其他用處，但是做起總來得化費一點時間，我看我還是把它還給你的好。」

說着，再度揚了揚手，作勢欲要擲出。

陶安純忙又急急搖手道：「閣下別擲。」口裏說着，身軀已經沉不住氣地突然向後飄退了一丈四五。

南宮逸奇忽地朗聲一笑，道：「閣下不必緊張，我只不過是嚇嚇你而已。」

陶安純怔了一怔，道：「南宮逸奇，你實在高明。」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沒有說話，因爲那二級「金劍士」高宇川已領着二十多位僧道俗都有的武林豪雄走了過來。

武林羣豪停身立定，南宮逸奇星目神光如電地掃射了一眼之後，不由暗暗地皺了皺眉。這二十人之中竟然沒有他義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在內。他想問，但心念電閃間却又忍住未問。

於是，他暗暗深吸了口氣，揚聲說道：「諸位請站過我這邊來。」

奇怪！一衆武林羣豪對南宮逸奇之言竟然聽若未聞，既無一人開口答話，也更無一人移動一下脚步。這是爲什麼？……

南宮逸奇劍眉不禁微蹙了蹙，隨卽又朗聲道：「在下之言諸位聽見了麼？」

一衆武林豪雄依然沒有一人開口，仍是全都默立着未動。

這時，雲小眉和「蠻疆雙瘦」伍百簡兄弟，已走出石室站立在南宮逸奇身邊。

雲小眉眼見一衆武林豪雄全都神色冷冷地站着不言不動，秀眉不由倏地一挑，叱說道：「你們都是聾子還是啞巴，我師哥拚命冒險來救你們，你們都不言不動，對我師哥不理不睬，這算什麼？難道是嫌我師哥多事，不該來救你們麼！」

一位身着青布道袍，年約六十開外的老道士神情淡漠地說道：「二位來此義救我等，我等衷心至爲感激，不過……」

語鋒微微一頓，輕咳了一聲，接道：「請問兩位上姓高名？」

雲小眉道：「我名雲小眉，我師哥便是名震武林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青袍道士目光深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道：「多謝二位的熱心，只是……二位自己請便吧。」

雲小眉雙目一睜說道：「你們不要出去麼？」

青袍道士道：「出虎穴再入狼窩，兩者似乎並無什麼不同。」

南宮逸奇一聽這話，心中不由微微一怔！但是，他奇才蓋代，心念電閃間，便已恍有所悟，目射寒電地瞥視了高宇川一眼，望着青袍道士問道：「

道長，高宇川他對諸位說了什麼？」

青袍道士道：「高宇川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就是前去放出諸位，領着諸位來此之人。」

青袍道士搖頭道：「他沒有說什麼，只說『魅影拘魂玉書生』來了，强行要帶貧道等諸位同道前去另一處地方。」

南宮逸奇道：「他沒有說明在下要帶諸位去什麼地方麼？」

青袍道人搖頭道：「他沒有。」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道長和諸位都相信他的話？」

青袍道士神情淡漠地道：「貧道和諸位同道都認爲可信。」

雲小眉在旁忍不住心中十分氣憤地發出一聲冷哼，道：「你們這些人眞是不分是非，不講好歹得很！」

青袍老道士臉色忽地一寒，沉聲道：「施主說話請自重。」

雲小眉雙目微揚道：「不自重便怎麼樣？」

青袍道士雙目光射精芒，旋又威態一斂，搖了搖頭，淡淡地道：「算了，貧道已經這大年紀，不願與你一般見識了。」

雲小眉正要開口接話，南宮逸奇突然一擺手，道：「小眉，不要多話了。」

語聲一頓，星目倏然凝望着一位灰袍古稀老僧問道：「請敎大師法號如何稱呼？」

古稀老僧緩緩說道：「老僧身落魔難，羞提法名，施主不必問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皺了皺，正容道：「在下請問大師法號實有原因道理，而且關係至爲重要，尙望大師坦然賜示。」

古稀老僧問道：「施主有何原因道理？」

南宮逸奇道：「請大師先賜示法號。」

那古稀老僧微一沉思說：「老僧法號普善。」

南宮逸奇又問道：「大師是峨嵋弟子麼？」

普善大師道：「老僧正是。」

南宮逸奇星目略一眨動，道：「在下想請大師帮忙一件事情，可以麼？」

普善大師道：「什麼事情？」

南宮逸奇道：「請大師率領諸位武林同道立刻離開此地。」

普善大師道：「前往何處？」

南宮逸奇道：「先到谷外，等我出谷之後再說。」

普善大師搖頭道：「此事老僧無能爲力。」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大師眞無能爲力，還是不願？」

普善大師道：「出家人不打謊語，老僧是無能爲力，也是不願。」

陶安純突然嘿嘿一笑，揷口道：「南宮逸奇，我看你還是算了，普善大師他們諸位決不會得聽你的話。」

南宮逸奇沒有理睬他，倏然望着普善大師，含笑問道：「大師爲何不願？」

普善大師道：「適才靜修道長已經說過，虎穴狼窩並沒有什麼分別不同。」

雲小眉忽地冷聲叱道：「老和尙，你在令人可恨可惱，什麼虎穴狼窩，你簡直是在胡說八道！」

普善大師臉色一沉，道：「施主年紀輕輕，說話怎地如此沒有道德敎養！」

雲小眉秀眉倏地一揚，叱道：「普善和尙，你好大的胆，竟敢罵我沒有敎養，該打嘴巴！」

語出，玉掌一揚，便要隔空拍出。

南宮逸奇見狀，知她要施展「無影神掌」，連忙抬手攔阻地說道：「小眉，不可！」

雲小眉被南宮逸奇抬手攔住，不由嗔道：「師哥，你別攔我，讓我……」

南宮逸奇微笑着搖頭接口道：「小眉，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他又不知道妳是誰，焉能怪他。」語鋒微微一頓，接口又道：「妳把恩師的信物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吧。」

雲小眉目光冷凝的看了普善大師一眼，終於聽從南宮逸奇的話，探手懷中取出「佛影貝葉」，朝普善大師一伸玉手，冷聲喝道：「普善，你知道這半片貝葉的來歷麼？」

普善大師入目「佛影貝葉」，先是微微一怔！旋而臉色大變，身形起暴顫，急忙雙掌合什躬身低頭道：「弟子適才無知冒犯，願領罪責！」

雲小眉哼冷一聲，回手收起「佛影貝葉」，冷冷地道：「現在你願意聽我師哥的話了麼？」

普善大師見「佛影貝葉」，已知二人的師承來歷，那還敢稍現猶疑之色，連忙點頭躬身答道：「弟子遵命。」

南宮逸奇接口說道：「大師現在請問問他們諸位吧，願者可立卽隨同大師出谷在谷口等我，不願之人也不必勉强。」

普善大師既然已知南宮逸奇的師承來歷，自是立刻遵命照辦，點頭恭應了一聲，跨前一大步，轉過身軀，面對一衆武林羣豪朗聲說道：「各位，願意隨同老僧出谷之人，請立卽移步站往右邊。」

老和尙話音一落，一衆羣豪立有一半以上移動脚步站到了右邊，其餘的雖無一人站往左邊，但却站在原地未動，似在考慮猶疑中。

青袍老道士靜修道長向普善大師低聲問道：「那半片貝葉可是貴派前輩高僧的信物？」

普善大師微微搖頭道：「是與本派曾祖同輩的一位『聖僧』的信物。」

靜修道長聽得神情不禁微微一呆！心中暗忖道：「與普善大師曾祖同輩的『聖僧』的信物，那不是百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了麼？……」

這靜修道長是當今「青城派」掌門人的師叔，對於古今武林掌故軼聞知之頗多，他心念有如電光火石般飛閃間，心中已有所悟地又低聲問道：「是『佛影聖僧』麼？」

普善大師微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靜修道長也沒有再問，目光深深地望了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一眼，接着也移動脚步走過左邊。

靜修道長這一移步走過左邊，那仍舊站立原處尚在猶豫不决的七八位武林豪雄，頓然也隨之紛紛脚步移動地走了過去。

顯然，他們是已由靜修道長和普善大師二人低聲問答的話語中聽出了苗頭，他們雖然都還不知道「佛影聖僧」是何許人，但是，因見靜修道長在問清楚那半片「貝葉」是「佛影聖僧」的信物之後，便就不說甚麼的默默地走過左邊，於是，他們也就不再猶豫遲疑地跟着移步走過左邊站立。

這時，南宮逸奇已於暗點數過人數共是二十三位，他心念電閃間忽然微微一動，目視普善大師問道：「大師知道此間被禁之人共有多少麼？」

普善大師搖頭答道：「弟子不知。」

高宇川接口說道：「南宮閣下，一共就是這二十三位，高某已經全放出來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高宇川，我沒有問你，你最好少開口！」

語音一落又起，目光掃視着一衆武林豪雄問道：「諸位中有那位知道麼？」

一衆豪雄全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沒有一人開口答話。

南宮逸奇劍眉不由微蹙了蹙，又道：「諸位是確實都不知道，還是……」

一名黑衣老者突然接口說道：「南宮大俠，那位高明友他並未說謊，老朽可證明，此間被禁之人，確實只有二十三位。」

這黑衣老者年約五十二三之間，面貌清癯，目朗鼻直，顎下長髯飄胸，氣度頗爲不俗，顯然是位正直之士。

南宮逸奇注目問道：「老人家高姓大名？」

黑衣老者道：「老朽雲俊秋。」

南宮逸奇一聽黑衣老者就是「妙手醫儒」諸葛高風的好友恩兄，星目不由異采一閃，十分欣喜的抱拳拱手一揖，道：「原來是雲大俠，常聽諸葛兄提說起雲大俠的仁心俠骨，義高雲天，在下心儀已久，只恨無緣拜會，今天得識丰儀實榮幸之至。」

「瀾滄劍客」雲俊秋哈哈一聲大笑道：「慚愧，慚愧，南宮大俠如此讚譽，老朽實在是不敢當之至！」

語聲微微一頓，目注南宮逸奇問道：「南宮大俠和高風兄弟很熟麼？」

「是的。」南宮逸奇點頭道：「高風兄乃是在下的莫逆知交好友。」

雲俊秋又問道：「南宮大俠知他在何處麼？」

南宮逸奇道：「高風兄刻下正在一處十分隱密地方煉製一種解治百毒的靈藥。」

「哦……」雲俊秋點了點頭，沒再多問。

因爲雲俊秋他不是糊塗人，南宮逸奇既說是在一處十分隱密的地方煉藥，那必定是處極端秘密的所在，他心裏自然明白，在此時此刻，再問也是白問，當着這麼多人之前，南宮逸奇是絕不會得說出那秘密之處是甚麼地方的。

南宮逸奇語聲頓了頓之後，接着便話入正題的又問道：「雲大俠可知在原來被禁之處時，共有多少人？」

雲俊秋道：「共有二十六人。」

南宮逸奇道：「移來此地時，便只有二十三位麼？」

雲俊秋點點頭道：「以老朽猜測，那三位一定還在原來被禁的地方。」

語聲一頓，接着問道：「南宮大俠知道那是甚麼地方麼？」

南宮逸奇道：「江北通州『天雄堡』旁劍山山腹中。」

「呵……」雲俊秋面現驚異之色地道：「這麼說來，暗算擄刦囚禁老朽等人的，都是那尉遲大業了。」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是尉遲大業，此事另有主謀之人。」

雲俊秋問道：「南宮大俠知道那主謀之人是誰麼？」

南宮逸奇道：「主謀之人是『至尊宮主』，不過，他究竟是誰，在下正在全力追索中。」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問道：「雲大俠知道那沒有被移來此地的三位，都是甚麼人嗎？」

雲俊秋道：「一位是『冷面奇士』常笑峯，一位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還有一位老朽就不知道了。」

一名中年青衣漢子接口說道：「那一位在下知

道，他是長白當代掌門的師弟，『銀劍郎君』胡亞青。」

南宮逸奇之所以如此追問的原因，目的就是想知道那沒有被移來此處的三人中，有沒有他義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在內。

而今目的既達，於是他便立即向高宇川冷聲問道：「高閣下，那三位被移往何處去了？」

高宇川目光一轉，道：「適才雲大俠不是已經說過了麼。」

南宮逸奇道：「那只是猜測。」

高宇川道：「但是雲大俠却猜對了。」

南宮逸奇星目突射寒電地沉聲道：「高宇川，你敢欺我！」

高宇川道：「我說的確是實話，你要是不信，那就只好由你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忽然轉望着陶安純說道：「陶閣下，高宇川和呂東平，我想把他兩個帶走，你不反對吧？」

陶安純冷冷地道：「我反對。」

南宮逸奇道：「他兩個又不是貴屬下，你何必要反對！」

陶安純道：「他兩個雖然不是本谷的屬下，但身在本谷內就得受本谷的保護！」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武林中的「道義」。

南宮逸奇劍眉微皺了皺，接着又道：「陶閣下，你應該明白，我這是尊重你，所以才和你說一聲，也是給你的面子，其實我要帶他兩個走，你根本保護不了他們，也沒有那份力量！」

陶安純冷冷道：「我認爲並不見得。」

南宮逸奇星目寒芒倏地一閃，道：「這麼說，你是要逼我出手用強了！」

陶安純道：「南宮閣下，這個不是我逼你，事實上是你在逼我，欺我太甚！」

南宮逸奇星目電轉了轉，道：「陶閣下，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攷慮過沒有？」

陶安純道：「甚麼事情？」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關於令尊他們被制的穴道，你還要我去替他們解開麼？」

陶安純雙目倏地一瞪，道：「南宮逸奇，你要我罵你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罵我是個食言背信的小人，是不是？」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你南宮逸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我想你總不至於願意落個這樣的罵名，自毀聲譽吧！」

南宮逸奇軒眉朗聲說道：「我當然不願意，我南宮逸奇頂天立地，昂藏鬚眉，蓋世奇男，豈是那種毀諾背信之人！」

陶安純道：「那你爲何又提起此事，想以此事來威脅我？」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陶閣下，你會錯意了，我此時提起此事，並不是想以此來威脅你，而是另有道理。」

陶安純問道：「你另有甚麼道理？」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道：「陶閣下，我如出手用強，帶他兩個走，你是不是要傾盡全力，保護他們？」

陶安純點頭道：「那是當然。」

南宮逸奇又笑了笑道：「如此，我再問你，你之傾盡全力，是憑武學功力，和你眼前所有的人手，還是要憑『鬼王靈』，還是憑那無影之毒『神仙廢』？」

陶安純道：「自然是全部都用。」

「這就是了。」南宮逸奇點了點頭，道：「憑武學功力，以你眼前所有的人而言，無人能是我手下三招之敵，縱然聯手齊上，在我劍下也絕難走得過二十招之數，至於你那無影之毒『神仙廢』，雖然是萬毒之最，毒絕天下之毒，但是，它却奈何不了我……」

陶安純嘿嘿一聲陰笑，接口道：「南宮逸奇，你少信口狂言，少吹大氣了，上次在巫山如不是閼人姑娘講究武林道義，光明磊落，給你一顆『鬼王丹』，只怕你早已毒發無救了，今天焉能還有你的命在！」

南宮逸奇突然揚聲哈哈一笑，道：「陶安純，你也太小瞧我南宮逸奇了，閼人姑娘雖然曾送給我一顆『鬼王丹』，但是我根本沒有服用它！」

這話，陶安純怎會相信，頭一搖，道：「我不信！」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陶閣下，你聽說過一種專能煉化天下各種奇毒的佛門禪功麼？」

陶安純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你會那種禪功？」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不然我就不會不服用閼人姑娘送給我的那顆『鬼王丹』了。」

陶安純面露疑惑之色地道：「但是我仍有點不信。」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不信，不妨試試看看是能奈何我不能！」

陶安純嘿嘿一笑，道：「好，我就試試你！」

話落，倏地一抬左臂，揚掌朝南宮逸奇拍出了一般陰柔勁氣。

自然，他這一掌拍出暗中已發出了無影之毒。

南宮逸奇心中已有準備，「慧靜禪功」早已提聚八成，陶安純陰炁掌勁拍出，他立卽抬掌虛吐。

但聽「波」的一聲輕响中，一道輕烟一閃而逝，陶安純身形一幌，後退了一步。

陶安純心中震駭極了，也相信了南宮逸奇所言不假，的確身懷無影之毒奈何不了他的那種佛門禪功。

只聽南宮逸奇輕聲一笑道：「陶閣下，我所言如何？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陶安純畧定了定震駭的心神，暗暗深吸了口氣，嘿嘿一笑，道：「南宮閣下，無影之毒雖然奈何不了你，可是『鬼王靈』却足可令你斷命亡魂！」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陶閣下，我承認，『鬼王靈』威力霸道無倫，它確實能要我的命，不過，我却不信你敢它用來對付我！」

陶安純道：「你欺我太甚，把我逼急了，我可就沒有什麼不敢的！」

南宮逸奇神色平靜從容地道：「你這話我相信，可是，你應該想到，我手上也有一顆『鬼王靈』，它也能要你的命，再說令尊他們被封的穴道，那是奇絕武林的獨門手法，除了我天下無人能解，你要傾盡全力保護他兩個，就必須毀了我，要了我的命，可是……」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我完了，他兩個你是保護住了，但是令尊他們幾位便也完了，我這道理，你陶閣下明白了麼！」

陶安純又不是傻子，道理說得如此十分淸楚，他怎還會不明白。

雖然，高宇川和呂東平是他未來的泰山的屬下，爲了他未來的泰山的關係，他有心全力保護他兩個，不讓南宮逸奇帶走，但是，在南宮逸奇說明以上的道理之後，陶安純他呆住了，感到棘手了，也作了難！

這時，那穴道被制默立在一邊的十一號「令使」呂東平突然開了口，說道：「陶少谷主，你不必作難了，我跟他走好了。」

話落，也不待陶安純開口接話表示什麼，人已大踏步的朝南宮逸奇身旁走了過去。

陶安純臉上現出一副尷尬的神色，他沒有說話，也沒有攔阻呂東平。

高宇川見狀，立時大聲喝道：「呂東平，你是不想活了麼！」

呂東平根本不理他，脚下連停也未停。

南宮逸奇突然朗聲說道：「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呂東平他這不是不想活，而是識時務的俊傑，懂得善惡是非的智者。」

聲調倏地一沉，道：「高宇川，我希望你跟呂東平學，也自己走過來，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高宇川嘿嘿一聲冷笑道：「南宮逸奇，你別做夢了，高老子命只有一條，想要高老子跟你走，辦不到！」

南宮逸奇目射寒芒地冷笑了笑，倏地轉向身旁立着的雲小眉說道：「小眉，妳的機會來了。」

雲小眉揚眉笑說道：「師哥可是要我出手擒下他？」

南宮逸奇點頭道：「十招够麼？」

雲小眉道：「十招太多，五招儘够了。」

南宮逸奇笑道：「他手底下可不太差呢！」

雲小眉秀眉微微一揚，道：「師哥放心，我決不會讓他走過五招的。」

話落，便逐步朝高宇川面前逼去。

南宮逸奇却伸手一攔，道：「慢點。」

雲小眉秀目一眨，道：「師哥可是不放心我五招以內擒得下他。」

「那倒不是。」南宮逸奇搖頭一笑道：「我認爲在未動手之前，應該先向此間主人打個招呼，這樣也免得落人話柄，說我們不懂禮數。」

語鋒一頓，轉望着陶安純含笑說道：「陶少谷主，你說對不對？」

陶安純雖然曾說傾盡全力保護呂高二人不讓南宮逸奇帶走，其實他心裏可是毫無一點把握保護得了二人，尤其在南宮逸奇說明了前面的那番道理之後，他心中已經有如閃電般地飛轉，憑武學，他不是南宮逸奇之敵，憑無影之毒，南宮逸奇身懷那尅制天下各種的奇毒的佛門禪功，根本奈何不了南宮逸奇，所能憑恃逞狠的，就只有「鬼王靈」了。

可是，「鬼王靈」南宮逸奇手上現下也有一枚，自己如用「鬼王靈」對付南宮逸奇，很明顯的，南宮逸奇也必然會用手上的那一枚來對付他自己，其結果不言可知，他自己也必將難逃一死！

他陶安純不是傻瓜，自然不會得以自己的性命冒險去換敵人的性命。

何況他心裏還有着一點顧忌，那便是他父親陶三春和幾位伯叔等人的穴道，皆爲南宮逸奇的獨門手法所制未解，性命生死都操在南宮逸奇的手裏，他豈能爲了呂高二人，不顧他自己的性命，不顧他父親和伯叔等人的性命……

因此，他心念電閃般幾度飛轉間，他心中已經打起了「退堂鼓」，爲了他本身的利害問題，已不想堅持保護呂高二人了，只不過爲了面子上的關係，一時不便也不好意思改口而已。

因此，呂東平自己突然願意跟南宮逸奇走，他方才沒有說話攔阻。

高宇川不願跟南宮逸奇走，陶安純雖然已經改變了心意不想再保護他，但是，他不能不交待兩句場面的話。

因此，南宮逸奇話聲一落，他立卽冷哼了一聲，道：「南宮逸奇，你別假仁假義了，不過，話我可要先說明白，以五招爲限，五招之內，你那位師弟如果生擒不下高宇川，你就得立刻罷手，不得再另外出手使強要帶他走！」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那是當然，只要他在我師弟手下走過五招，事情便卽作罷就是。」

陶安純一點頭道：「好，如此，我本谷屬下也決不出手幫他便是。」

南宮逸奇笑了笑，轉向雲小眉說道：「小眉，大話已經出口，這就要看妳的了。」

雲小眉揚眉一笑道：「師哥放心，我決不會給你丟臉的！」

語落，立卽再度逐步朝高宇川面前逼去。

高宇川站立之處，正靠近「吸血鬼吏」甘霖身旁不遠，和一名黑衣大漢相隔不過尺半距離。

他乃是個心情陰險狡詐之人，深知南宮逸奇功力罕絕，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其師弟所學功力亦必十分高明，差不了許多，既已誇下海口要五招之內擒他，聽來決非狂言大話。

因此，他一見雲小眉蓮步朝他逼來，眼珠微微一轉，倏地伸手一把奪過了身旁那名黑衣大漢手中的「鬼王靈」。

那名黑衣大漢身手雖極不弱，但因事出意外，萬想不到高宇川會來這一手，心中不由又驚又怒，立時一聲大喝，雙掌電出，一拍高宇川的胸脯，一手疾抓高宇川的右腕脈門！

黑衣大漢的反應雖然十分快捷，雙掌招勢如電，但是，仍嫌慢了絲毫。

高宇川奸猾如狐，他早已料到那名黑衣大漢在「鬼王靈」被奪之下，必然立刻暴怒向他出手。

是以，他一奪得「鬼王靈」之後，身形立卽向後飄退了八尺，同時右手高舉「鬼王靈」沉聲厲喝道：「你站住別動！」

在高宇川心中原以爲黑衣大漢聞喝之後，一定會被鎭懾住不敢再向他出手，那知事實大不爲然，黑衣大漢祗是神情微呆了呆，便又騰身朝他飛撲，而且滿臉驃悍凶煞之色，竟是悍不畏死！

雲小眉一見這等情形，只得停步站着不動。

高宇川眼見黑衣大漢驃悍無比地騰身飛撲過來，他心中不由悚然一凜！疾忙再次飄身暴退了八尺。

他身形再次飄退中，心念突然一動，立又沉聲厲喝道：「朋友，你要是再不站住，我可要用這東西取你們少谷主的性命了！」

這話，立刻收到了效果，黑衣大漢身形倏地一窒，停住撲勢不敢再動了，目光轉望向陶安純，請示陶安純的意思。

陶安純朝黑衣大漢擺了擺手，目光寒煞地望着高宇川冷冷說道：「高宇川，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宇川嘿嘿一聲陰笑，道：「我這是什麼意思，少谷主何必要明知故問。」

陶安純道：「我問你，你是想憑這枚『鬼王靈』對付南宮逸奇，還是要對付我？」

高宇川道：「自然是對付南宮逸奇。」

陶安純道：「如此，你適才是怎麼說的？」

高宇川道：「我要不那麼說，你那位屬下他能乖乖的聽話站住不向我出手麼！」

這話說的是，那黑衣大漢手上的「鬼王靈」被他乘虛奪去，豈肯甘心，他要不以陶安純的性命爲威脅，不那麼說，豈能嚇阻住那黑衣大漢的猛撲！

陶安純雙眉一皺，道：「高宇川，你這種手段也太卑鄙無恥下流，太無賴了！」

高宇川嘿嘿一聲陰笑，道：「人到生死緊要關頭，就顧不得什麼手段的卑鄙不卑鄙，無賴不無賴了，少谷主原諒，我也是不得已！」

陶安純冷冷地道：「高宇川，現在我命令你立刻交還『鬼王靈』！」

高宇川搖頭道：「我不能，請少谷主多原諒，我要靠它保命呢！」

陶安純雙眉微微一挑，南宮逸奇突然接口說道：「陶閣下，你願意聽我幾句話麼？」

陶安純道：「閣下請說。」

南宮逸奇道：「高宇川的問題不必再問了，由我單獨對付他，如何？」

陶安純微一沉思，道：「閣下可是要親自出手擒他？」南宮逸奇點頭道：「他手裏拿着那枚要命的玩藝兒，我只好親自出手了。」

陶安純眨眨眼睛道：「閣下有把握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少谷主請拭目以觀好了。」

陶安純想了想，點頭道：「旣如此，你就儘管放手擒他好了，我絕對袖手不管就是。」

南宮逸奇笑了笑，把手裏的「鬼王靈」交給雲小眉，突以傳聲囑咐道：「小心注意監視着陶安純，他如有異動，立卽發聲警告以此物取他的性命威脅他，知道麼？」

雲小眉點頭道：「我知道了，師哥，那傢伙十分狡詐得很，你可特別小心他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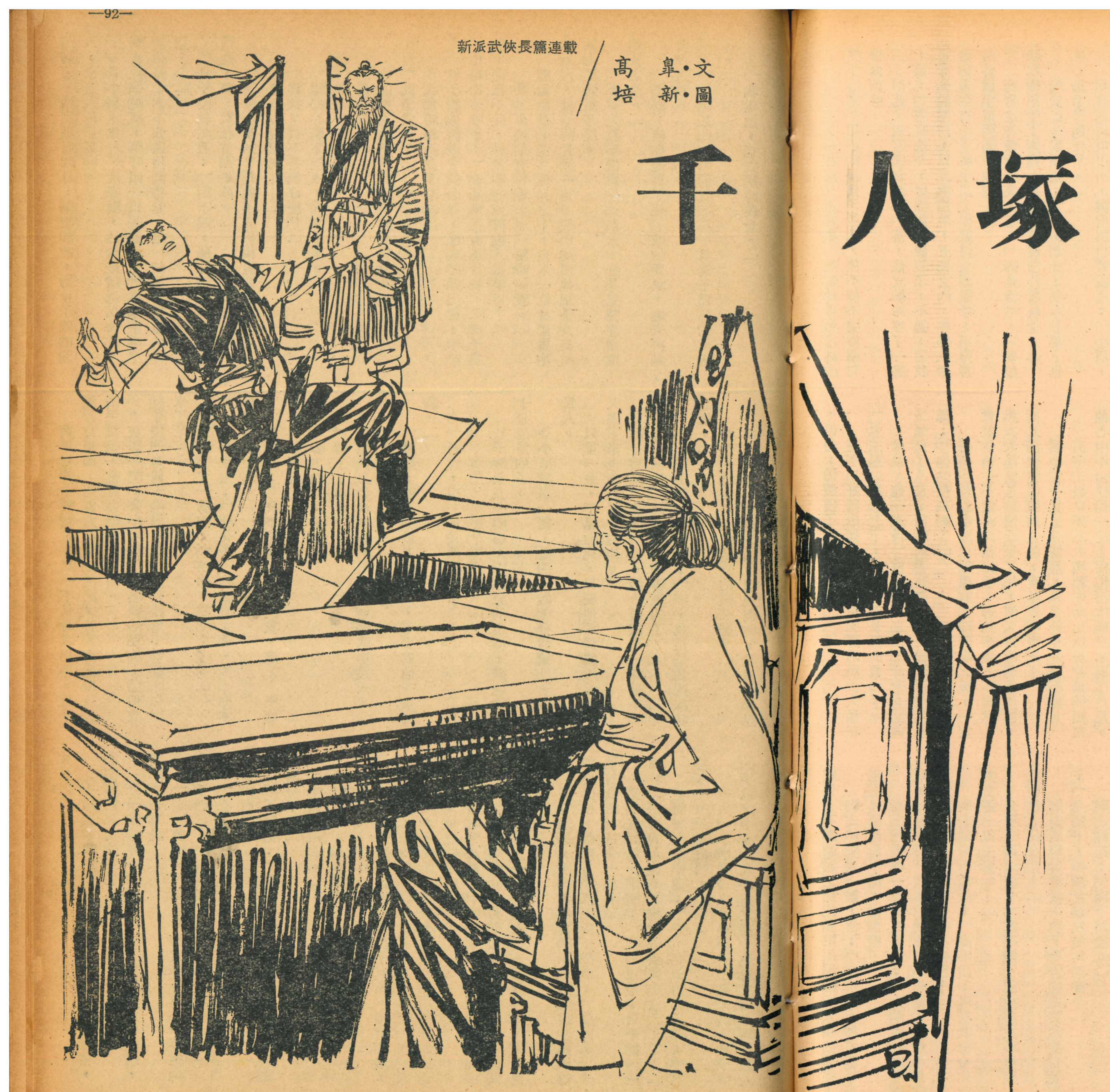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舉步瀟洒地直朝高宇川站立之處走去。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千人塚

高皋・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得到甘旻侍婢百媚、官細柳之助，由暗道逃出後山，詎甫抵出口，便爲「天殺星」蓋虎率衆阻路，杜子陵奮起與鬥，百媚與官細柳則向蓋虎屬下打出毒砂，蓋虎爲屬下的一片慘呼而疏神，終爲杜子陵所殺，此際甘旻已調集無數高手圍向後山，杜子陵與二婢逃奔密林，又爲埋伏林中者圍攻，在混亂中杜子陵與二婢失散，在一陣拚鬥後，杜子陵終不支昏倒，迨甦醒過來，發覺身在景小蘇所隱居的屋，知爲景小蘇所救，杜子陵對景小蘇舊緣復熾，但景小蘇却婉拒而說出一番苦衷——

綠竹山莊叙情仇

一陣嘹亮的鐘聲，自遠山遙遙的傳來，景小蘇苦澀的一笑道：「是晚課時間了，陵哥哥！我不能陪你，你自己用膳吧。」

她向杜子陵深深的一瞥，蓮步輕移，向房外走了出去。

一個遭遇淒慘的少女，是值得令人同情的，何況這位少女，與杜子陵還有一段不平凡的感情。

對女人，杜子陵可以說是曾經滄海了，但在道義上，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豈能辜負一個弱女子！因此，他要以滿腔熱血，去温暖她那顆落寞的芳心。

於是，他一躍而起，奔出禪房，向木魚篤篤之處撲去。

白衣庵，格局頗小，是景小蘇修行之處，除了庵主慧能，連同景小蘇在內，只有五位比丘。

此時她們正集中佛堂，貝葉青燈，喃喃的誦讀着。

杜子陵闖入佛堂，一把抓着景小蘇的衣袖道：「蘇妹妹，來，我有事跟妳研究研究。」

景小蘇神色一呆，她估不到杜子陵會這般莽撞。擅闖佛堂，擾亂晚課，不僅褻瀆神明，應該是一項極爲嚴重的錯誤，她僵住了，感到有點兒手足失措。

好在這般比丘，全是佛法高深，修爲有素的佛

聽聞。

杜子陵微微一怔道：「你當眞要醫治在下的內傷？」

步隨道：「不錯。」

杜子陵道：「這是你自願的，在下對你絕不感激。」

「哼！」步隨只是冷冷一哼，翹首雲天，現出一副冷傲不屑之色。

景小蘇道：「吃下去吧，陵哥哥！有了武功，才能應付未來的一切。」

杜子陵感到實情確是如此，也就不再遲疑的將丹丸投入口中，然後趺坐原地，運功調息。

約莫頓飯時間，他已功行全身，氣走百骸，所受內傷，果已消滴無存。

他一躍而起，先向景小蘇投以感激的一瞥道：「謝謝妳了，蘇妹妹！請妳先退後一點。」

景小蘇幽幽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陵哥哥縱能殺盡天下之人……唉……何況他老人家總是我的義父……」

受害者不顧追究，杜子陵豈不變爲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因而他神色一愣，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

步隨嘿嘿一陣冷笑道：「老夫治愈你的內傷，就是爲了咱們能好好的打上一架，你不動手，老夫同樣饒你不得。」

杜子陵傲然一哼道：「如此說來，在下倒不便使閣下失笑了，請……」

僵局無法打開，一戰在乎難免，景小蘇無可奈何的退了開去。

此時白衣庵的晚課早已結束了，赤松山區，顯得一片靜寂。

「姓杜的，招接。」

掌力帶着銳嘯，向杜子陵的前胸撞了過去，步隨這一掌之力，足使風雲失色。

一聲冷哼，這一對身具絕學的高手，展開了一場硬對硬的打法，只見勁風橫溢，巨响震耳，連宿鳥都被驚得飛了起來。

三招硬拚，七殿閻君退了三步，這位成名江湖上數十年的高手，竟接不下一個後生晚輩的三掌回敬。

他面色遽變，煞溢眉宇，顯然，步隨丟不起這個人，他已動了眞正的殺機。

一聲輕叱，他再度撲了過來，但身法掌式，奇詭莫測，杜子陵感到前胸後背，均成了對方攻擊的目標，似乎任何招式，都難以逃避步隨這凌厲的一擊。

裘馬王孫的親傳弟子，究竟不同凡俗，身臨奇險，他仍能臨危不亂。

除了運起護身罡氣，準備接受對方一擊，他那昂藏七尺之軀，依然像山一般的傲立着。

終於，在對方的掌力將要觸及他玄機重穴的刹那之間，他找到了對方眞正攻擊的所在，右臂疾揮，立掌如刃，向步隨的脈門切了下去。

不過，他依然遲了半分，固然他早已封閉了穴道，中掌之處，還是傳來一陣劇痛，身形一晃，連退兩個大步。

他受到了挫折，步隨也沒有佔到多大的上風，因爲他的指尖，碰到了步隨的脈門，使這位閻君的臂膀，暫時失去了作用。

他們像一雙鬥雞，虎視眈眈，凝功待擊，但却暗運眞力，在治療傷處，並作再次拚鬥的準備。

一聲虎吼，步隨像輕烟般飄了起來，他那奇詭的身法再度展開，指顧之間，一連攻出七掌。

每一掌均是六虛一實，像是七隻手掌，一齊攻向對方，威力之強，堪稱武林罕見。

他這套掌法，名爲「七星幻影」，在當今武林之中，是一套獨步宇內的無雙絕學，每掌六虛一實，令人眼花撩亂，他走遍天下，還沒有碰到能夠接下他兩招的對手。

一聲清叱，杜子陵的身法忽地一變，他像一具幽靈，在夜色中低昂起舞，步隨一掌飄出，竟失去了攻擊的目標。

步隨大吃一驚，他知道這位狂放洒脫的藍衫少年，實在是他平生僅見的最佳對手，口中一聲長嘯，身法掌勢，也同時盡展所學。

景小蘇一身功力頗爲不俗，但她却無法分出誰是誰來，那兩團人影，不過是兩縷輕烟。

月影漸移，風露中宵，在一聲悶哼之中，他們終於分了開來。

「姓杜的，老夫在千人塚恭候大駕，記住，你適才吞服的兩顆丸藥之一，是本村秘製的慢性劇毒，尊駕如果不向本村報到，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了。」

淸風依舊，人影已杳，七殿閻君吃了敗仗，他却爲杜子陵種下一個死亡毒瘤。

應白衣，步隨，這兩位名震江湖的人物，竟然都是如此的卑鄙，人心的險惡，使得杜子陵不寒而慄。

「陵哥哥……」

景小蘇想安慰他幾句，但又不知從何說起，淒惶的粉頰之上，洒滿了多情的淚水。

杜子陵淡淡一笑道：「我很好，夜深寒重，妳回去吧。」

門高弟，她們垂眉闔目，誦讀如故，對杜子陵的闖入，沒有人加以理睬。

景小蘇示意杜子陵噤聲，然後緩緩退出佛堂，對着徐徐晚風，她吁出一口長氣道：「你怎麼啦？陵哥哥！你不知道擅闖佛堂，是一樁極爲嚴重的罪過……」

杜子陵歉然道：「對不起，蘇妹妹，愚兄一時情急，咳，實在有點不該。」

「你急什麼呢？是過不慣病榻生活麼？」

「不，我是爲妳……」

「爲我？我不是很好麼？」

「我要妳脫下緇衣，回復本來。」

「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因爲我已神前許願，獻身我佛。」

「此話當眞？」

「我幾時騙過你了？」

杜子陵像鬥敗了的公雞，感到難過已極，半晌，他冷冷一哼道：「步隨兩度有恩於我，但縱子爲惡，罪在不赦，愚兄非向他討還公道不可！」

「好，少俠如有興趣，老夫隨時候敎。」

隨着話聲，淡月疏星之下，走來一位身着黑袍的老人，杜子陵目光一瞥，便已認出他正是黃泉村的七殿閻君步隨。

「閻君果然不愧爲一代高人，杜某兄謝謝兩度相救之德。」

「不必，救你是爲了蘇丫頭的要求，老夫決無救你之意。」

「既然如此，咱們就該算一算縱子爲惡的舊賬了。」

「我說過，老夫隨時候敎。」

黃泉村的十殿閻君，無一不是身具絕學，杜子陵身負重傷，連眞力都無法提聚，竟敢向這麼一位高手挑戰，當眞有點不知死活。

灰影一閃，景小蘇那楚楚堪憐的嬌軀，已俏立杜子陵的身前，她向步隨襝衽一禮道：「爹！你回來了？」

步隨哼了一聲道：「不錯，我回來了。」

景小蘇道：「陵哥哥一時氣憤之言，爹！你不會見怪吧！」

步隨道：「我不怪他，他會怪我，這……嘿嘿，可怨爹不得！」

「爹！他身負重傷……」

「嗯……」

「他眞力無法提聚，是一個喪失武功之人。」

「我知道。」

「那麼，爹！你就人大量大，不要與他一般見識。」

「可以，但，如果他要找事……」

「不會的，是麼？陵哥哥。」

杜子陵長長一嘆道：「愚兄的性格，蘇妹妹是十分清楚的了。」

景小蘇嬌軀一震，是的，她十分清楚杜子陵的爲人。

只見一義，不見生死，只要他認爲爲所當爲，天塌下來也無法阻止於他。

兩行熱淚，急湧而出，她急得纖足一跺道：「陵哥哥，你是絲毫不爲小妹着想的了！」

杜子陵不禁一怔，道：「不，我正是爲蘇妹妹着想。」

「你知道他老人家是我的義父麼？」

杜子陵道：「我知道，但他對妳，並沒有半點父女之情！」

七殿閻君步隨怒叱一聲道：「你敢危言聳聽，破壞咱們父女的感情！」

杜子陵冷哼一聲道：「閣下對義子女的感情，似乎十分重視！」

「老夫做事，一切是有始有終，你小子要想挑撥，不過枉作小人罷了。」

「在下有一不解之處，閻君能否作答？」

「說說看。」

杜子陵道：「閣下的義子女之間，應該是兄妹的名份了？」

「這還用說。」

「兄妹可以成婚麼？」

「這個……」

「你逼迫蘇妹妹與彩衣浪子成婚，違背道義，枉顧人倫，姓步的，你是蒙着人皮的禽獸，失去人性的老賊，只要天地間還有公理，焉能容得你這老賊偷生人世之間！」

步隨叱咤江湖數十年，被別人指着鼻子如此辱罵，可說是絕無僅有，轟動江湖之事，這位名列黃泉村十大閻君之一的一代雄豪，怎能嚥得下這口窩囊氣來。

鬚髮飛揚，黑袍無風自動，七殿閻君步隨顯得惱怒已極，他向景小蘇叱喝一聲道：「讓開，老夫要打斷姓杜的每一根骨頭。」

景小蘇面色一肅道：「爹，這是不公平的，一個名震湖海的人物，怎能對失去武功之人下手！」

步隨神色微變道：「好，老夫治愈了你，咱們再來一次公平決鬥，拿去。」

一大一小兩顆丹丸，越過景小蘇，飛入杜子陵的手掌之中，此人功力之高，運勁之巧，實在駭人

「是我害了你，陵哥哥……」

「放心吧，蘇妹妹……這一點點毒，還奈何愚兄不得。」

「黃泉村是經常以毒力控制部屬的，陵哥哥千萬不能大意。」

「我知道……愚兄未了之事尚多，咱們只好暫作分離……」

「不，陵哥哥……」

「妳怎麼啦？蘇妹妹。」

「你不是要帶我走的麼？」

「但……」

「答允我，陵哥哥，不要抛下我……」

「唉，蘇妹妹！妳忘了神前立誓了。」

「這個……」

「妳不是說過麼？咱們如果有緣，還是期諸來生吧。」

「不，今生如此杳茫，還期待什麼來生！你等一等，陵哥哥，小妹換件衣衫就來。」

纖腰一擰，景小蘇向白衣庵匆匆奔出，看來這位離魂倩女，不惜違背誓言，也要與他生死與共的了。

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堅强得有如鋼鐵的杜子陵，也忍不住洒下幾滴英雄淚來。

「皈依佛門，修我來生，景小蘇的決定是正確的，自己來日無多，何必害她背信於神靈！」

杜子陵是痛苦的，但他終於下定了決心，他向白衣庵投下深深的一瞥，轉身一躍，逕向山麓絕塵而去。

人生百年，不過曇花一現，一年，實在太過短暫了。

他要利用這段有限的時間，剷除武林盟，解散黃泉村，讓沒落的生命，在江湖上留下一點鴻爪雪泥。

他珍惜每一分秒，向東北亡命的狂奔，當大地重光之際，他已趕到了義烏縣城。

義烏位於金杭官道，是一個頗為繁榮的縣城，只是朝日甫出，市面上還是一片清冷。

集中部屬，向赤松山作雷霆一擊，是他打好了腹案，因此，他必須找到萬字錢莊或飛馬綢布號，否則，他空有滿腔孤憤，也將是孤掌難鳴。

在南門，他找到一間開設早市的小食店，他微一遲疑，終於走了進去。

一壺清茶，兩籠湯包，他塡飽了轆轆飢腸，然後招來店夥，道：「夥記，我向你打聽一件事。」

店夥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杜子陵道：「此地有沒有萬字錢莊或飛馬綢布號？」

店夥神色一呆，道：「這個……咳，沒……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但店夥那欲言又止的神色，却使杜子陵大為詫異，他還想問個明白，店夥已然匆匆的走了開去。

「嘿嘿……是找萬字錢莊麼？小伙子。」

一個彪形大漢，衝着杜子陵緩步走來，看他那沉穩輕捷的腳步，此人必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未語先笑，笑聲又是那麼陰沉，此等人物，杜子陵早已失去好感，不過，尋找萬字錢莊，是他的當務之急，因而長身立起，微一抱拳道：「不錯，兄台有什麼指教？」

「閣下是要提取銀兩吧？」

「不，在下要找一個友人。」

「哦，嘿嘿，跟我走吧，朋友。」

「兄台知道萬字錢莊的所在？」

「錯不了。」

「不敢勞動大駕，請兄台告訴錢莊的地址，在下自會去找尋的。」

「如果朋友你能够找到萬字錢莊，店夥早就告訴你了，還不明白麼？朋友。」

杜子陵愕然道：「萬字錢莊不是一個公開合法的買賣麼？依在下想來，似乎用不着這般神秘。」

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走吧，朋友，廢話說多了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杜子陵略作忖道：「好，台兄請。」

那大漢哼了一聲，領先走出小食店，越過幾條長街，一直奔向東門。

出城里許，來到一處依山而築的莊院，大漢回頭冷冷道：「朋友稍待。」便向莊門閃了進去。

莊院頗為高大，但門內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息。

良久，院門大開，走出一羣跨刀配劍的武林人物，為首的赫然竟是黃泉村的二殿閻君治地。

「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杜少俠，近況可好？」

乍看起來，他們像是故舊重逢般，但治地閻君那不太友善的冷森笑意，却令人有着難以心安的感覺。

杜子陵淡淡道：「在下能吃能屙，不勞閻君掛心。」

「咱們村主十分想念少俠！」

「哦，能得到貴村主辱念，倒是在下的一項殊榮。」

「那麼少俠請進，太白距此迢迢千里，老夫敬備水酒三杯，為少俠壯壯行色。」

杜子陵冷冷道：「在下愧不敢當，閣君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哈哈……這麼說，少俠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閣君如有罰酒之能，在下倒願一試。」

治地閻君面色一寒道：「少俠想憑藉公治老兒遺留下來的微末人力，來反抗本村，嘿嘿，實在太不自量了！」

杜子陵暗暗一懔，他知道黃泉村必已對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發動了攻擊，固然所有高手，均已被他集中，在人力上倒不致有太多的傷亡，但兩處商號遍佈全國，一旦發生遽變，在商業信譽上也將是一項嚴重的損失。

他心中十分焦急，神色上却依然若無其事的道：「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都是無拳無勇的正當生意人，貴村如是向他們下手，豈不有失武林中人的身份！」

治地閻君道：「反抗本村者死，這只是對江湖一個警戒而已，識時務者為俊傑，本村歡迎少俠參加。」

杜子陵冷冷道：「看來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划下道來吧，閣下。」

適才誑騙杜子陵前來的那名大漢越衆而出道：「稟閣君，屬下願意向杜少俠領教。」

治地閻君道：「杜少俠身兼兩家之長，張特使當心一點。」

姓張的大漢道：「屬下遵命。」身形一轉，取下一柄帶鍊的鋼耙，微一抖動，勁風震耳，單臂一收，將鋼耙斜依臂上，濃眉一掀，道：「亮傢伙吧，姓杜的，張不二向閣下討敎高招。」

杜子陵心知事到如今，決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遂拔出背上的天狼寒道：「强龍不壓地頭蛇，請賜招。」

張不二怒哼一聲，右臂一振，鋼耙帶着銳嘯，弧形向杜子陵飛了過來，耙沉力猛，遠達丈外，只要挨上一下，不死也會重傷，像此等重兵刃，只怕連護身罡氣也難以派上用場。

杜子陵不敢硬接，身形一閃，鋼耙由身前呼嘯而過，危險之處，眞個間不容髮。

這位黃泉村的特使張不二，一柄飛耙，眞個使得出神入化，鋼耙剛剛掠過杜子陵，他振腕用暗勁一帶，呼的一聲，鋼耙又飛了回來，來勢之速，較適才還要勁疾幾分。

這是張不二的飛耙絕招之一，除了幾個少數的絕頂高手，很少人能逃過他這招奇襲的。

但藍衫一蕩，他這一招依然落空，而且銀芒耀眼，劍氣裂衣，他剛剛暗喊一聲「不好。」右臂一陣劇痛，一條臂膀，已被天狼寒齊肩斬落。

治地閻君面色一變道：「好功夫，不過少俠在本村殺人行兇，實在是一件不智之舉。」

杜子陵傲然一哼道：「願聞高見。」

「雙拳難敵四手，這個道理，少俠諒是懂得的了？」

「客隨主便，閣君不妨盡情施為。」

「看來咱們是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閣君如果有容人之量，在下想說幾句不當之言。」

「說吧，少俠，老夫在洗耳恭聽。」

「貴村誅殺異己，倡亂江湖，請問究竟是為了甚麼？」

「哦，原來少俠問的是這個，嘿嘿，很簡單，名利二字罷了，嚴格說起來，咱們跟少俠的目標並無二致。」

「閣君認為在下也是在徵名逐利？」

「一般徵名逐利之輩，是時常以平魔衞道者自居的，少俠所行所為，令人不無懷疑！」

杜子陵冷哼道：「咱們似乎不必浪費唇舌了，那位願意賜敎？」

杜子陵原想苦口婆心，渡化這般為虎作倀的魔徒，估不到治地閻君反打一耙，竟將他當作了徵名逐利之徒，除了放手一戰，他還能做怎樣的一種選擇？

此時兩名又瘦又高的長人，一齊躍入鬥場，他們目光陰沉，面色冷漠，除了衣衫一黑一白，簡直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一般。

他們的兵刃，是兩條長約三尺，銀光閃閃，還帶着無數尖刺的哭喪棒，像這般怪異的人物，可說武林少見。

杜子陵雙拳微拱道：「咱們面生得很，兩位怎樣稱呼？」

穿黑衣的長人，以冷酷得令人發抖的聲調哼了一聲道：「見到咱們兄弟，閣下就要上鬼門關報到去了，面生麼？嘿嘿，那是當然。」

穿白衣的接道：「黑白無常同時照顧你姓杜的，閣下應該雖死猶榮。老大，咱們上。」

人影倏分，銀光如矢，這雙黑白無常，已然夾擊而上，哭喪棒橫抽直點，招式陰損已極。

杜子陵昂然卓立，對這雙黑白無常，投以輕蔑的一瞥，待左右雙棒將要觸及衣衫的一瞬之間，他身如游魚，以十分美妙的身法，滑出雙棒之外，同時轉身出招，劍氣如虹，鬥場傳出兩聲哀嗥，黑白無常的一雙枯爪，便一齊跌到地面之上。

在當今武林之中，黑白無常可是一雙家喻戶曉

的人物，現在以二敵一，竟無法接下杜子陵的長劍一揮，這位藍衫少年的武功，堪稱已達神化。

他緩緩收回長劍，以冷肅的目光向全場一掃道：「還有那位？」

張不二，黑白無常，全是黃泉村中的一流高手，他們一招斷腕，還有誰敢於不知死活？

治地閻君面色數變，忽地牙齦一咬，仰天一陣狂嘯道：「少俠劍劍見血，好毒辣的手段！」

杜子陵木然道：「在下人單勢孤，不得不使用一點霹靂手段，情非得已，尙望閻君多多包涵。」

治地閻君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爲了給本村弟子報復血仇，咱們不得不倚多爲勝了。」

杜子陵冷冷道：「只要閻君認爲應該，在下自當勉爲其難。不過閻君盛名得來不易，杜某不得不爲閣下表示一點惋惜！」

治地閻君仰天一陣哈哈道：「少俠說的是，但江湖道義，應因人而施，對付窮兇極惡之徒，就顧不得那麼許多了。」

刀光耀眼，人如浪潮，在治地閻君一聲叱喝之下，杜子陵立即陷入一場極端凶險的惡戰之中。

我不殺人，人必殺我，杜子陵不得不遵守這項簡單的保命原則。

他像一條矢矯神龍，在鬥場上往返奔馳，足跡所至，必是一片血海屍山。

黃泉村中，擁有不少身負絕學之士，但像杜子陵這般馭劍飛騰，橫掃千軍的絕頂高手，可以說平生僅見。

不足頓飯時間，黃泉村的高手已然傷亡大半，他們的鬥志喪失了，沒有人再敢輕攖其鋒。

治地閻君喝止了他的部屬，長長嘆息一聲道：「少俠勝了，咱們認栽。」

杜子陵道：「在下殺人是爲了自保，請閻君多多鑒諒。」

治地閻君道：「強存弱死，老夫不敢怨恨少俠，只是血債血還，黃泉村無法忘記今日之賜。」

杜子陵道：「很好，只要閻君片紙相召，杜某必定準時候教。」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在下還有兩點不情之請……」

治地閻君怒道：「少俠已經佔盡上風了，還要趕盡殺絕麼？」

杜子陵道：「閻君太多心了，在下不過關心部屬而已。」

治地閻君道：「本村只毀去五個飛馬綢布號，七個萬字錢莊，而且勞師動衆的結果，並沒有找到一個够份量的人物。」

杜子陵冷峻的一哼道：「請閻君轉告貴村主，今後如敢再動萬字飛馬的一草一木，杜子陵將痛下殺手，十倍索還。」

治地閻君面色一變道：「老夫可以替少俠轉達，接不接受少俠的恫駭，老夫無權干預。」

杜子陵道：「請貴村收斂一些，杜某如果發現什麼難以入眼之事，同樣要以嚴厲手段處置。」

治地閻王一哼道：「過份狂妄，並非少年人之福！少俠最好也能收歛一些。」

杜子陵不再答言，身形陡轉，去勢如箭，逕向義烏縣城狂奔而去。

他穿過義烏，曉夜奔馳，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趕到了杭州以南的義橋鎭。

飢火焚燒，使他失去繼續趕路的興趣，但夜色是如此的深沉，找食物也頗爲不易。

走遍義橋鎭，果然毫無所獲，他不願敲門求食，只能強忍飢火了。

突然，他發現一綫燈火，在夜風下緩緩的搖曳着，他心頭一喜，逕向那燈光發足狂奔。

距義橋鎭不過兩里，修篁圍繞，流水悠悠，在兩隻巨大的紗燈的光影下，現出一幢庭院深深的房屋。

朱漆大門洞開着，人影穿梭來往，顯得十分忙碌。

杜子陵奔到屋前，見是十餘名大漢，正在搬運行囊，遂微咳一聲道：「各位請了。」

一名身着儒衫，留着兩撇八字鬚的五旬老者，緩步趨出道：「老兄有什麼指敎？」

杜子陵見他滿臉詫異之色，遂和聲解釋道：「在下因貪趕路程，錯過食宿之處，想請老丈行個方便。」

儒衫老者向杜子陵上下打量一陣道：「請跟我來。」

他跟着那老者趨進莊門，經過幾重院落，來到一幢精舍，在一座設置精美的廳堂之前，老者停了下來。他雙拳一抱，向倨坐堂上的一位髮如銀絲的老太婆道：「稟告老夫人，這位朋友前來求宿。」

白髮老婦雙目如電，向杜子陵瞥了一眼道：「好，請進。」

杜子陵見這位白髮老婦目光銳利，舉步沉穩，年歲可能超過六十，但風範氣度，均極不俗。

江湖之上，龍蛇混集，奇人異士固然比比皆是，譎詭險惡之處，也令人防不勝防。

因而，他存了幾分戒心，暗暗運起功力，趨向白髮老婦身前八尺之處，雙拳一拱道：「小生凌傑，參見老夫人。」

白髮老婦冷冷道：「少俠深夜寵降，不知有何

指敎？」

杜子陵道：「小生因爲貪趕路程，錯過食宿之處，擅闖寶莊，只爲求得一食一宿。」

白髮老婦道：「哦，凌少俠來自何處？」

杜子陵道：「小生來自金華。」

「嗯，金華是個好地方，少俠可曾到過赤松山麼？」

杜子陵不明白這位老夫人怎麼會有這等閒情逸緻，忽然說起名山勝水來了，但仍答道：「小生正是來自赤松山……」

語音未落，忽感身軀一沉，他心頭一懍，知道又中了別人的計算。

以他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翻板之類的陷穽，還奈何他不得，縱然事出意外，他仍有脫身之能。

在身形下沉的一瞬之間，護身罡炁已應念而起，但未容他有任何動作，一股強大的暗勁，已然當頭壓到。

他不致被那股力道所傷，但却穩不住懸空的身形，因而，一瀉千里，向一個黑忽忽的石牢跌了下去。

嘭的一聲，他踏上了實地，第一個反應，是尋找出路，以及摸清環境。

半晌，他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他知道除了上面那塊翻板，他縱有削鐵如泥的天狼褰，也無法逃出這座石牢。

這一意外的困擾，他有點心有不甘，因而振吭高呼道：「喂，你們講不講理？咱們素昧平生，爲什麼將我關閉起來？喂……喂……」

喊破喉嚨也是白廢，根本無人對他再加理睬，在絕望之下，他祇好席地調息，以療飢火。

不知經過若干時間，一股音浪在他耳邊响起：

「哎喲……這老虔婆，爲什麼這麼的不講道理，哎喲……」

顯然，有人遭到與他相同的命運，也跌進這座石牢之中。不過，那呼痛之聲十分熟習，像是一個他素識的女性。

「妳是誰？」

「啊……」

他這一聲喝問，似乎大出那人意料之外，呼痛之聲停止了，還來了一聲訝然的驚叫。

「我說你是誰？」

「我就是我，哼，要殺要剮，悉聽尊便，嚇壞了姑奶奶，可就饒你不得！」

「哈哈……出家人自稱姑奶奶，這倒是十分罕見。」

「啊，你是陵哥哥……」

一個嬌小的身軀，騰身撲了過來，他們撞了一個滿懷，一齊滾倒石地之上。

「陵哥哥，我終於追到你了，今後，哼，不管是生是死，你就別想甩掉我，你說，你會再甩掉我麼？」

沾滿淚水的粉頰，在他的臉上搓揉着，兩條粉臂使出了吃奶的氣力，纏得他幾乎喘不出氣來。

杜子陵估不到景小蘇會當眞追來，而表現得又是如此的強烈。

最令他訝異的是他們的會面，竟是一座不見天日的石牢，難道這是冥冥之中所安排的不成！

「不，」他暗自警惕，「自已來日無多，而一年有限的生命，還要爲武林盡一點棉薄，他無法顧及個人的私情，也不願再將別人拖入痛苦的深淵，何況對方神前立誓，獻身佛門……」

「妳聽我說，蘇妹妹……」

「你說，我在聽着。」

「妳知道我只有一年不到的生命了？」

「我當然知道，所以我才追來。」

「這是爲什麼呢？蘇妹妹。」

「沒有什麼，只是跟你作個伴兒。」

「我活着……」

「伴着你。」

「死了呢？」

「夢魂相依，九泉相從。」

「不，妳錯了。」

「哦，怎麼說？」

「妳知道一人得道，雞犬飛升麼？」

「聽說過，但得道談何容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能說得道不易。」

「那太渺茫了，我要追求現實。」

「人生百年，難逃一死，現實是殘酷的，咱們應該追求永遠的生命。」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還是想擺脫我。」

「你又錯了，我不僅不是想擺脫妳，而是要地久天長，生死與共。」

「我不信。」

「唉，一個虔心修行之人，雖不能一定成佛成仙，但他元神凝聚，不致再墜輪迴，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元神凝聚之人，再經持恆潛修，就成爲仙一類的神靈，那時徉徜天宇，無拘無束，與日月齊輝，與山河同壽，妳說好是不好？」

「那當然好。」

「如此，妳就不應該脫離佛門了。」

「哼，失去了你，給玉皇大帝我也不當。」

「妳又想錯了，那時妳不能渡化我麼？」

「唉，你說的似乎有理，但……」

「不要猶疑了，佛門雖廣，不渡無緣之人，何況妳已神前立誓……」

「好，我聽你的。」

她澈悟了，雖然情絲難斷，她終於寶像莊嚴的正襟危坐，不再那麼難捨難分的依偎着了。

杜子陵暗暗吁了一口長氣，費了一番唇舌，總算了却一段心事。

正在此時，一陣吱呀之聲，石牢忽然敞開一道窄門，那名儒衫老者當門而立，臉上現出一片友善的笑意道：「適才多有得罪，兩位請。」

杜子陵冷冷道：「閣下還要使什麼花招？」

儒衫老者道：「適才是一場誤會，老夫請兩位談談。」

杜子陵哼了一聲，與景小蘇隨着儒衫老者，走進一條盤旋而上的甬道，約莫盞茶時間，在一座假山之後走出地面。

儒衫老者將他們領入大廳，那位白髮婆婆正在廳上立待，她向杜子陵及景小蘇打量一番道：「兩位請坐，蕭總管，叫廚房準備一點酒菜，我要與兩位客人談談。」

儒衫老者應聲自去，白髮婆婆扭頭對杜子陵道：「少俠在石牢所說，老身都聽到了，想不到少俠年紀輕輕，竟是一個具有絕大智慧之人。」

杜子陵微微一愕，迅即坦然一笑道：「前輩謬贊，晚輩愧不敢當。」

白髮婆婆道：「少俠人中蛟龍，令師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了？」

杜子陵道：「家師公冶彤，人稱袞馬王孫。」

呼的一聲，白髮婆婆再度站了起來，似乎一記鐵錘，擊在她胸膛之上，她不僅呼吸急促，連身軀也在急劇的顫抖。

杜子陵心頭暗震，他知道這位白髮婆婆，與師門必然大有淵源，現在敵友未明，他不得不加以戒備，因而他與景小蘇同時立起，暗凝功力，準備應變。

白髮婆婆擺了擺手，她首先坐回原位，再瞧着杜子陵，一嘆道：「孩子！你師父就沒有提過老身麼？」

杜子陵道：「沒有，晚輩隨家師在南海習藝一年，他老人家從未提及個人私事。」

白髮婆婆道：「他是想將我忘了，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他可以，我却難以忘懷。」

聽口吻，這位白髮婆婆，與杜子陵師門的淵源極深，遂試探着道：「前輩必定認識家師了，不知前輩的尊諱怎樣稱呼？」

「孩子！你聽說過千人塚麼？」

「聽說過，晚輩到過太白山，也瞧到了那三個大字。」

「什麼？你看到了那三個大字？孩子，你的胆量太大了，沒有人傷害你吧？」

「沒有，那時晚輩碰到萬里寒前輩，是他帶我下山的。」

「唉……。」

一聲長嘆，帶來無限凄涼，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婆婆，淚光隱隱，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此時，蕭總管送來酒菜，白髮婆婆愁容盡掃，道：「孩子，老身高與能夠見到你，來，咱們喝兩杯。」

兩名身着綠衣的垂髫小環，擺上一桌精美的酒菜，白髮婆婆坐在上首，杜景兩人打横相陪。

對袞馬王孫公冶彤，白髮婆婆十分關懷，日常起居，生活情形，她都絮絮不絕的詢問着。

當酒足飯飽之後，杜子陵才抓到發問的機會，他呷了一口茶，道：「前輩！晚輩對妳……」

白髮婆婆長吁了一聲道：「我會告訴你的，孩子。」

語音一頓，她又若有所思的發起呆來，良久，嘆接道：「當年……一代妖姬，風靡江湖……你知道她是誰麼？孩子。」

「知道，她是黃泉村主藺雲卿，晚輩曾經見過一面。」

「不，你錯了，她不是藺雲卿。」

「妳說什麼？前輩。」

「你不信麼？我說那風靡江湖的絕代妖姬不是藺雲卿。」

白髮婆婆語出驚人，杜子陵實在難以相信。

他出生太晚，自然沒有見到藺雲卿當年風靡江湖的事實。但衆口交騰，歷歷如繪，這似乎是無可置疑的。

而且千人塚的傳說，黃泉村的作亂，不僅有目共覩，他還曾經親身經歷。

更重要的是白髮修羅桑一娘的親口叙述，難道這位師門忠僕，會謊言相欺不成！

因而，他眉峯一皺道：「此種變化，來得太過突然了，晚輩有點難以接受。」

白髮婆婆一嘆道：「是的，除了你的師父，藺雲卿和我，在這個世界之上，只怕沒有第四個人會相信的。」

沒有第四個人會相信？這似乎又是一件難解之謎。

如果白髮婆婆的所說屬實，那位風靡江湖的絕代妖姬，不就是第四個人麼？

白髮婆婆不待杜子陵發問，又咳了一聲接道：「你的疑問似乎更多了，如果說那位妖姬就是老身，你更是不會相信的了。」

不錯，杜子陵不僅絲毫不信，並認爲白髮婆婆不過是一個喜作詼諧，十分風趣的老人而已。

顧名思議，絕代妖姬必然是一個國色天香，艷絕寰塵的美麗尤物，否則，她就難以風靡江湖，在武林中造成一場瀰天浩刼了。

這位白髮婆婆，當年可能姿色不惡，但也不過中人之姿，說甚麼也不致風靡江湖，因而，他啞然一笑道：「前輩明鑒……晚輩……不喜說謊……」

白髮婆婆微微一笑道：「你認老身雞皮鶴髮，就不配擁有絕代妖姬之名，是麼？」

杜子陵道：「晚輩不敢，也許由於時間不同，審美的觀點也畧有差異。」

白髮婆婆一笑道：「孩子，你很會說話。」

語音一頓，她扭頭向景小蘇一瞥道：「女孩兒家也許心細一點，老身想聽聽妳的意見。」

景小蘇道：「在前輩未以眞面目相示之前，晚輩不敢蠡測。」

杜子陵神色一楞，他作夢也想不到這位雍容華貴的白髮婆婆，是經過易容改裝的。

他曾經由笑姑傳授過易容之術，此時仔細一瞧，才看出許多破綻，這就不能不怪自己太過粗心大意了。

此時，白髮婆婆已然緩緩摘下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現出一張芙蓉爲面，秋水爲神的動人嬌容。

自然，無情的歲月，會留給她一些久經滄桑的跡痕的，但她的美麗，依然存在着令人意亂情迷的魔力。

然而，她那眩目的艷光之中，却有一股慓然難犯的聖潔氣質，令人感到她是仙，她是神，只可香花供奉，而不能稍加褻瀆。

她微微一笑，再將帶着蒼蒼白髮的面具重行戴起道：「相信了麼？孩子。」

景小蘇道：「晚輩相信了。」

杜子陵却離席而起，躬身道：「晚輩十分愚魯，尚請前輩指出迷津。」

白髮婆婆像是陷入往事的回憶，半晌，才嘆息一聲道：「江湖傳說並沒有錯，老身初出行道，就被一些不長進的江湖浪子所困擾，唉，這般不知死活之人，竟敢使用下五門手段，老身如非及時警覺，幾乎中了他們的計算，因而一怒之下，痛施煞手，絕代妖姬之名，也就不脛而走了。」

杜子陵道：「後來家師找上了前輩？」

白髮婆婆道：「是的，公冶彤聽信流言，找到太白山麓與老身相遇，咱們都少年氣盛，一言不合，乃相約至太白山巓一決勝負，三日三夜的拚鬥，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便宜，在老身說明眞象之後，由於彼此猩猩相惜，遂在無名谷中，結爲夫婦……」

景小蘇道：「那麼前輩爲什麼又殺死那麼多的觀戰之人呢？」

白髮婆婆道：「老身與公冶彤決鬥，根本就沒有觀戰之人，因爲我們是狹路相逢，自然不爲人知了。」

景小蘇訝然道：「但那個千人塚……」

白髮婆婆現出一片恨意道：「在老身夫婦結褵三月之後，公冶彤因事出山，預定一月歸來，不意在他出山十日後的一個夜晚，他忽然提前返谷，發現老身手握斷腸紅，暈倒谷口之內，陪伴老身的，是近百名缺腿斷臂的屍體，他救醒了老身，却硬說那些人是老身所殺，老身一氣出走，唉，誰知如此一來，正中了那賤婢的心意……」

景小蘇道：「她是誰？」

白髮婆婆道：「老身孿生的同胞姊姊，也就是現在的黃泉村主藺雲卿。」

景小蘇道：「前輩是……」

白髮婆婆道：「老身藺若蘭，唉，當時，老身如不負氣出走，也許不致弄得夫婦分離，母子離散了。」

杜子陵知道眼前的這位喬裝的白髮婆婆，正是自己的師母，急忙以弟子之禮叩見，道：「弟子杜子陵參見師母。」

藺若蘭受了他三拜道：「起來，孩子，你不是以王孫令調遣你師父的部屬麼？師母早就知道你是誰了。你師父的王孫令共有兩枚，我就是憑另一枚王孫令，才能住到你師父的產業之中的。」

杜子陵道：「原來此處也是師父的產業。」

藺若蘭道：「是的，所有的人手，也都是你師父的部屬。」

杜子陵道：「弟子還有幾點不甚瞭解之處。」

「有甚麼不瞭解的，你說吧。」

「那無名谷中的屍體……」

「經我事後調查，才知道是我那位姊姊散佈消息，使武林朋友前來觀戰，她再施毒將他們迷倒予以殺害，用以造成我們夫婦間的誤會，她所以如此，是想鳩佔鵲巢，霸佔你的師父，終因她行爲乖張，設立千人塚，並繼續殺害好奇而來之人，你師父一怒而去。」

「難道師父就不知道她不是師母麼？」

「我們姊妹長像相同，如果不用服色分別，連父母都無法辨認。」

「那麼，師父他老人家，至今還不曾明瞭眞象的了。」

「我想是的。」

「還有，師母適才說母子離散……」

「我離開你師父之後，才發現懷有身孕，唉，失去丈夫，獲得兒女，在心靈上未嘗不是一項補償，那知我那姊姊竟乘我產後虛弱，將我親生的骨肉搶去……」

「好狠的心腸，師母知道師兄的下落麼？」

「知道，他就是黃泉村一殿閻君藺法。」

「師母爲什麼不將他奪回？」

「我數十次獨闖無名谷，終以人單勢孤，沒有一次不是鎩羽而回。」

「師母不調用師父的部屬？」

「我很難說淸自己的身份，調用自然也有困難了。」

這實在是一樁錯綜複雜之事，除了裘馬王孫親臨，任何人也難有理想的對策。

景小蘇因而慨然一嘆道：「看來除了公冶彤前輩親臨，對黃泉村，咱們將無能爲力了！」

杜子陵搖搖頭道：「師父對內情並不瞭解，縱能瞭解內情，也要投鼠忌器，顧及藺法師兄，何況黃泉村主與家師仍有夫婦之義。」

景小蘇一呆道：「那麼，咱們當眞是束手無策了！」

杜子陵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也許……」

景小蘇猛的憶及杜子陵身中劇毒，只有不到一年的生命，他如此說法，必是誠心不惜生死以報答師門，因而不禁珠淚泉湧，哽咽着說道：「你不能死，陵哥哥！一年不算太短，咱們可以尋求解毒之藥。」

藺若蘭愕然道：「你中了毒麼？孩子，快告訴師母。」

杜子陵道：「弟子被黃泉村七殿閻君步隨暗中下毒，對功力雖然暫時無碍，但生命只能維持一年而已。」

藺若蘭道：「不要緊，孩子，此種毒藥還難不倒師母，你等一等，師母這就去給你拿解藥。」

杜子陵服了解藥，然後運功調息，待他再度甦醒，已然日色滿窗了。

「阿彌陀佛……施主早……」

杜子陵舉目一瞥，見景小蘇身着緇衣，面含淺笑，正緩步向他走來，亟立起身形道：「蘇妹妹早……妳這身……」

景小蘇淡淡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我原本就帶着的。」

杜子陵哈哈一笑道：「師太這般虔誠，敢情佛在心頭……」

景小蘇秀目一瞪道：「你敢情笑我，我就脫給你看！」

杜子陵執着景小蘇的玉手道：「愚兄說着玩的，蘇妹妹不要當眞，走，咱們給師母請安去。」

在後院上房，他們叩見了藺若蘭。這位當年風靡江湖的絕代妖姬，似乎澈夜未眠，她向杜景二人微微一笑道：「這麼早，你們不多睡會兒？」

杜子陵道：「弟子要集中師門舊屬，及早撲滅武林盟。這就辭別師母，到杭州去看看。」

藺若蘭道：「你不是已經調用他們了麼？」

杜子陵道：「是的，但咱們在鄂中失散，目前尙不明他們的行踪。」

藺若蘭道：「本莊養有信鴿，可作聯絡之用，你不妨與蕭總管談談。」

杜子陵道：「那敢情好，弟子就不必前往杭城了。」

藺若蘭命人請來蕭總管道：「咱們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

一頓接道：「這位杜子陵，是你們主人的親傳弟子，他要想與蕭總管談談。」

杜子陵立即取出王孫令相示，然後笑笑道：「蕭總管能否帮小弟一個忙？」

蕭總管亟躬身一禮道：「少主言重了，水裏火裏，少主儘管吩咐。」

杜子陵一指藺若蘭道：「蕭總管還不知道她老人家的身份吧？」

蕭總管道：「屬下曾經問過，老夫人却不肯言明，但憑王孫令，屬下仍待以主人之禮。」

杜子陵道：「蕭總管沒有錯，不過爲了今後行事方便仍以說明白的好。」

他瞧了藺若蘭一眼，恭聲道：「她老人家就是我師母……」

蕭總管大吃一驚道：「主母何不早說？屬下該死。」

杜子陵揷口道：「不知者不罪，蕭總管毋須不安。」

話題一轉，續道：「本莊的信鴿能够與何處聯絡？我要借用一下。」

蕭總管道：「全國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均可暢達。」

杜子陵大喜，立即以信鴿馳函各地，飭令追尋种雲龍等，儘快趕來義橋鎭綠竹山莊聚集。

一場武林罕見的驚人行動，也就在綠竹山莊展了開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　庸・文
培　新・圖

禍水雙侶

血腥瀰漫琵琶島

這是一個被大海包圍着的孤島。

浪花捲成一條白綫，把海面劃分爲兩種不同的境界——一邊是茫茫大海；一邊是遼闊的沙灘。

海邊，飄浮着一艘陳舊的小船，船上唯一的風帆已經破損不堪，桅桿也齊腰折斷了，斑剝的船漆，破裂的船艙……顯示這艘小船，必是飽受海上狂風巨浪的無情摧殘，歷經無數艱苦的奮鬥，才能渡過大海，抵達此地。然而，奇怪的是，船上空空蕩蕩，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距船百丈外的沙灘上，這時正有三道目光，瞬也不瞬的注視那艘海上孤舟。

那是三個穿着藍衣的人，居中是個二十多歲的英俊少年，額寬肩闊，身軀修長，有一雙象徵智慧的大眼睛和一張代表堅毅性格的薄嘴唇；其餘兩人都在四旬以上，神情威猛粗獷，各跨着一口長刀，其中一人左眉斜斜印着一道鮮紅刀疤，眼球傷瞎，只剩下右面一隻獨眼。

但他那獨眼之中，精芒逼射，炯炯有光，特具一種懾人的威勢。

另一個生得較矮的漢子首先開口說道：「眞奇怪，昨天傍晚我是在這裏泡過水，並沒有看見這艘船呀！」

獨眼大漢道：「而且這船單桅淺底，居然能駛過浪大流急的黑水灘，的確叫人奇怪得很的。」

矮漢子道：「八成兒是週着風浪，迷航的漁船。」說到這裏，側目望望那藍衣少年，似欲徵詢他的意見。但藍衣少年正全神傾注在海面上，既無表示，也沒有開口。

獨眼大漢道：「我看它不是迷航船隻，倒像是專程到咱們琵琶島來的。」

矮漢子道：「你怎麼知道。」

獨眼大漢咧嘴一笑道：「猜罷，老三，你是有名的水怪，游過去看看，船上究竟是些什麼人？」

被叫做老三的矮漢子應了一聲，匆匆解卸衣衫，便打算下水。

這時候，藍衣少年忽然擺了擺手，說道：「不必去看了，那只是一艘空船。」

兩個中年人都詫異的問道：「少島主從何判斷那是一艘空船？」

少年微笑道：「這道理很簡單，你們只看那幾隻海鷗繞船低飛，頗有棲息之意，便知道船上不會有人了。」

矮漢子道：「那船上的人呢？」

少年道：「當然是已經上岸來了。」

矮漢子忽然神色一變，凝目問道：「少島主怎知那船上還有人活着，並且已經登岸了？」

少年又微笑了一下，道：「你沒看見船頭插着一支竹篙嗎？那就是駛船來的人的下碇樁，如今船在人渺，他們當然是已經上岸來了。」

那獨眼大漢眼中精光暴射，沉聲道：「既然如此，待老奴飛報島主，立即派人搜索……」

少年搖搖頭，笑道：「人到了島上，還怕他們飛上天去麼？你們且別聲張，先在附近查看一下，沙灘上一定會留下脚印的。」

兩個中年人同聲應諾，立即分頭向左右沙灘搜查，沒多久，矮漢子果然發現一行清晰的脚印，由海邊蜿蜒向內島延伸入去。

那脚印由海中登岸之初，兩脚之間距離甚近，離開了水面，脚印間的距離便突然加大，每一落脚都在四尺以外，而且越走距離越大，十餘丈後，兩個脚印中間的距離，竟然已達五六尺以上了。

同時，脚印只有一行，履痕也極均勻，此外再無其他痕印或足跡。

少年俯身細看了很久，不由眉峯緊鎖，喃喃自語道：「他不辭艱險，千里迢迢駕舟而來，怎麼會只有孤零零一個人呢？」

矮漢子接口道：「或許他的同伴都死光了，只賸下一個人。」

少年搖頭道：「不！此人武功不弱，同伴也不會是凡夫俗子，一定另有其他緣故。」

獨眼大漢道：「島主早有嚴令，不容任何外人踏入內島，那怕只有半個人也不能放過。」

藍衣少年直起身子，擧目向內島一片密林掃了一瞥，說道：「走！咱們跟下去瞧瞧！」

三人循着脚印追踪而行，越過沙灘進入密林，脚印忽然折向正北，轉入一條羊腸小道。

那小徑是以細砂鋪成，兩側嵌以鵝卵石，行約里許，便是一處三叉路口。

路傍，有一座青石砌成的凉亭，亭外豎着一面木牌，亭柱上掛着一張弓，一壺箭。

木牌上貼了一張告示，寫的是——

「本島處處危險，外人切莫留連，左有制命毒沼，右有化骨之泉，蚊蛇皆帶劇毒，喪人何止萬千，閣下既屬無辜，何必以身試險？前進已是絕路，退後或亦艱難，亭柱懸掛雕弓，壺中備有响箭，只須放箭示意，自有專人接談，且請亭內少歇，萬勿逞強闖關。」

脚印到了亭子，畧為顯得有些紊亂，然後順着左邊小徑延展下去。

藍衣少年輕嘆了一聲，道：「可惜！可惜！」

獨眼大漢道：「少島主可惜什麼？」

藍衣少年道：「那人行到此地，分明已經看見了木牌上的告示，但他却不肯停留，反而走上了死路。」

獨眼大漢露齒笑道：「左邊小路，乃是通往毒泥沼澤，那地方寸寸都是陷阱，只要沾上了一點毒泥，便休想活命了。」

藍衣少年不悅道：「霍豹，咱們與那人無怨無仇，甚至連人家姓名都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這般幸災樂禍呢？」

獨眼大漢連忙欠身道：「老奴不敢，但島主既已立了警告牌，那人不遵告諭，擅闖內島，這只能怪他明知故犯，自取滅亡。」

藍衣少年搖頭道：「我總覺得爹爹只立下警告牌仍嫌不够，假如人家不認識字，這牌子又能發生什麼作用？」

矮漢子道：「天亮未久，那人可能沒有去遠，咱們快些趕去，或許還來得及追上他。」

藍衣少年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但願他不是個性急鹵莽的人，千萬別去涉險越過那片毒泥沼澤。」說着，一撩衣襟下擺，邁開步子，急急循着脚印向前奔去。

他身法展開，其速如飛，霍豹和那矮漢子施盡全力，才勉強跟上，但那少年奔行雖快兩道烱亮的眸子，仍然始終未曾離開細砂小徑上那行的脚印。

小徑穿進密林，漸漸變得曲折起來，沿途枝藤交錯，野草叢生，顯見這條小路，平時一定很少人行走。

行了盞茶時光，密林忽然中斷，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空曠泥地，地面上長滿了無數奇形怪狀的菌類。

那些菌，不僅形狀古怪，而且紅綠相間，色彩極盡鮮艷，一眼望去，只見五色繽紛，美不勝收，但在那些燦爛悅目的菌冠下面，却是含着劇毒的沼澤浮泥。

三人身形掠到林邊急忙停步，細看那行脚印，竟是直達毒泥沼澤邊緣，才中輟不見了。

少年變色道：「他居然沒有回頭。」

霍豹縱目前望，皺眉道：「前面不見人影，莫非他也知道通過沼澤的方法？」

少年沒有回答，一揮手，身形破空射起，翻落在一朵淡紅色的菌冠上。

霍豹和矮漢子也相繼飛身而起，小心翼翼的選擇同樣淡紅色的菌冠落脚，緊隨在少年身後。

那種淡紅色的菌冠，每隔五丈左右才有一朵，三人魚貫前行，此起彼落，接連數十次換步，才算越過了那片足有百餘丈寬闊的毒泥沼澤。

藍衣少年脚踏實地，目光迅速轉動，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兩個中年人循聲望去，不約而同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就在那毒泥沼澤的邊緣，赫然遺留着兩隻血淋淋的斷腿。

更令人吃驚的是，斷腿旁邊，仍有一行清晰的脚印，繼續向內島延伸，並未中斷。直到通過一段堅硬的石板路以後，脚印才逐漸模糊，終於消失不見。

矮漢子兩隻眼睛瞪得比銅鈴還大，駭然道：「難道這傢伙竟有四隻脚？」

霍豹低喝道：「別胡說！」

矮漢子指着地上血淋淋的斷腿道：「要不然，他的兩條腿分明已經砍斷了，那些脚印又是怎麼留下來的？」

霍豹默然良久，搖搖頭道：「誰知道。」

兩人低聲議論，藍衣少年正在全神貫注的檢視那雙斷腿和地上脚印，這時緩緩抬起頭來，說道：「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這斷腿和脚印，是屬於兩個不同的人，而且是兩個來自關外的女人。」

矮漢子說道：「既是兩個人，怎麼先前只有一行脚印？」

藍衣少年道：「那是因為在毒沼之前，由年老的揹着年輕的，越過毒沼的時候，年老的一個不愼中毒，只得自斷雙腿，然後換由年輕的一個，揹着年老的，如此而已。」

兩人聽了，都有些半信半疑。

霍豹道：「少島主怎知道她們是兩個女人？而且知道她們是一個年老，一個年輕？」

藍衣少年道：「這雙斷腿的肌膚雖嫌鬆弛，却並不粗糙，靴襪的形式，一望即知是屬於中年以上女人所有，至於她揹着的一個，足印比較纖小，如果她是男子，必然不肯讓一個女人揹着，由此可知她不僅也是女人，而且多半是中年女人的晚輩，年齡決不會太大。」

霍豹聽得大感敬服，連聲道：「少島主推斷精確，竟如目覩的一般，老奴現在明白了。」

矮漢子又問道：「但少島主却從那裏看出她們是由關外來的呢？」

藍衣少年笑道：「這更簡單。第一，她們都是天足；第二，只有關外寒冷的地方，女人才常穿厚襪和靴子；第三，此島接近遼東，若非由關外近海之處出發，豈能以單桅小舟，遠渡重洋。」

矮漢子呲牙笑道：「難怪這女人好大一雙脚丫子。」一句話，引得霍豹也嘿嘿笑了起來。

藍衣少年用一幅布巾，將兩隻斷腿小心的包好，遞給矮漢子道：「這兩個女子涉險潛入內島，來意令人可疑。李榮，你把這雙斷腿送到呂總管那裏去，霍豹暫時留在此地，我得回去稟告爹爹，早些想辦法把她們找出來。」

× × ×

琵琶島腹寬頸細，恰如一具飄浮在大海上的琵琶，島上三面是高山峭壁，只有那細頸部份才是平坦的沙灘，在沙灘和內島之間，却橫亘着「毒泥沼澤」和「化骨泉」兩道天然屏障。

平坦的外島是對外唯一出入通路，高山環抱的內島則是島民們居住的地方，可是，無論外島和內島，都看不見一棟房舍，從海上望去，白晝不見炊烟，夜晚不見燈火，全島一片荒蕪，决不像有人居住。

在一座由岩石鑿成的洞府內，陳設却極盡豪華，壁間彩飾精裝，地上鋪着厚而柔軟的豹皮地氈，錦榻繡凳，紗幔低垂，洞頂懸着七粒鵪蛋般大小的夜明珠，照得全室通明，案頭一隻鑲鑽鏤花金猊香爐中，正燃着檀香，使整座洞府，都籠罩在珠光香霧中。

一個年約六旬的錦袍老人，負手在室中蹀躞徘徊，在他紫紅色的寬臉上，兩道濃眉深鎖，似乎正陷入沉思。

老人身後虎皮椅子傍邊，侍立着兩名青衣小鬟，椅子前面，站着那藍衣少年，室中寂然無聲。

那錦袍老人不時停下來，用手摩娑着自己頷下鋼刺般的虬髯，然後又搖搖頭，繼續繞室徘徊，神色顯得十分焦急不安。

洞府外突然傳來脚步聲，一名勁裝跨刀大漢掀開簾子，快步走了進來，躬身說道：「稟島主，呂總管回來了。」

虬髯老人一轉身，跌坐進椅子裏擺擺手道：「好！請他進來。」這時，他才想到伸手去矮几上取茶，觸手才知道一碗滾熱的茶，早已變得冰涼了。

一名青衣小鬟急忙道：「茶冷了，小婢替島主去另斟一杯熱的？」

虬髯老人道：「不必。」舉起冷茶一飲而盡。

剛剛放下茶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衣人已低頭而入，這人混身疾服，背插長刀，步履矯健，兩邊太陽穴鼓如鴿蛋，一望而知是個精明強幹，內外兼修的高手。

虬髯老人沒等他開口，搶着問道：「子平，可曾找到了？」

呂子平面色凝重的搖了搖頭，欠身答道：「屬下幾乎已將全島搜遍，除了那雙斷腿，毫無踪跡可尋。」

虬髯老人變然道：「這就奇怪了，方圓不過數十里，整整一天，竟會尋不到？何況她們還有一個人負傷中毒。」

呂子平顯得頗有些尷尬，唯唯道：「島上幅圓雖然不大，荒蕪隱蔽的地方却甚多，屬下已下令全島戒備，加派人手把守各處路口和水源，來人忍不住飢渴，必然會現身，那時——」

虬髯老人忽然截口道：「子平，你看來人會不會誤入化骨泉，被泉水溶爛腐化了？」

呂子平道：「屬下也曾想到這個可能，而且親自去泉邊查看過，如果來人被泉水溶爛，應該遺下毛髮和兵刃，結果什麼也沒有見到。」

虬髯老人又問：「那艘空船上，有沒有搜查過？」呂子平道：「查過了，船上連一隻活的螞蟻也沒有，食水和米缸都已耗盡，除了幾樣女人用的梳具，可說別無長物。」

虬髯老人不禁沉吟道：「這麼說，眞被雲兒料中了，是兩個女子而且是專程的到琵琶島來的。」

呂子平道：「島主請放寬心，無論來人是誰，咱們只要截斷他的食物和飲水，遲早會逼他現身的，時已不早，請島主安歇吧！」說完，躬身告退。

虬髯老人擺擺手道：「好！你們都去休息了，傳話夜間巡邏的弟兄，小心戒備，休得疏忽。」

呂子平施禮退去，但那藍衣少年却沒有走，仍然垂手侍立在椅側。

虬髯老人回頭看了他一眼，親切的道：「雲兒，你也累了一整天，早些去休息吧。」

藍衣少年微笑道：「我一點也不累，待侍候爹爹安歇了，再睡也不遲。」

虬髯老人長吁一聲道：「不用了，爹是上了年紀的人，心裏有點事，往往就無法入睡，你們都去睡吧，讓我一個人靜靜的坐一會兒。」

藍衣少年道：「我陪爹下一盤棋好麼？」

虬髯老人見他說得誠意，不忍拂他一番孝思，微微一笑道：「也好，但只下一盤，下完你就去睡了，年輕人睡眠重要，別陪爹常熬夜。」

藍衣少年一面答應，一面自去搬來一張矮凳，在下首斜着身子坐下，兩名青衣小鬟連忙佈几按枰，送上棋盒。

父子倆對坐奕棋，才下了幾手，藍衣少年便對兩名侍女道：「你們去休息吧，這兒不用侍候。」

兩名侍女早已呵欠連連，心裏巴不得早些鑽進熱被窩，急忙含笑道：「婢子們先告退，廚下還煨着島主臨睡要吃的蓮子羹，待會兒請少島主叫我們一聲。」

藍衣少年揮手道：「不用叫你們，待會我自會去取。」

兩名侍女齊聲道：「謝謝少島主。」雙雙檢衽，低頭退去。

虬髯老人信手落下一子，喟然嘆道：「唉！時間過得眞快，你娘去世，轉眼三年了，如果她是還活着，這些瑣事那用得着咱們父子操心啊。」

藍衣少年道：「娘在世的時候，常跟孩兒提到，只可惜沒有生下一位姐妹，要是能有個姐妹，侍候爹爹，就不會像孩兒這般粗心大意，笨手呆脚了。」虬髯老人道：「這是命。你娘正當盛年，何曾料到她竟會先我而去？撇下咱們兩個大男人，縱然有婢女如雲，怎能及得你娘的體貼入微？唉！爹這一生能得你娘爲妻，雖死無憾，只恨蒼天太忍心，竟不令咱夫妻多厮守數年。」

提到愛妻的去世，老人似有無窮恨意，手上畧一用力，將一粒棋子揑得粉碎。

藍衣少年頗想慰解老父，却不知該如何措辭才好，默然良久，輕嘆道：「爹！這是娘命中無福，好人常遭天妬，你老人家別再難過了。」

「不！」虬髯老人憤然搖頭道：「你娘何嘗無福？她是被一個人活活氣死的。」

藍衣少年驚問道：「誰？」

虬髯老道人：「被你外——」

剛說到「外」字，突然聽見後間廚房裏傳來「叮」的一聲脆响。

虬髯老人語聲頓住，側耳傾聽了一會，濃眉微皺道：「難道是秋月她們還沒有睡嗎？」

藍衣少年道：「孩兒去看看。」起身向後間走去。

這座石洞共分四大間，除開正廳之外，左右是臥室和書房，靠近臥室另的一間，又分隔爲兩間小屋，一間作侍女的睡房，另一間便是島主神刀海一

帆的小廚房。

那間專爲替島主夜間調製點心而設的小廚房，共有三道門戶；一通屋外花園，一通侍女睡房，一通海一帆的臥室。

藍衣少年海雲雖是少島主，却因年齡關係，不便經過侍女們的睡房，於是，由父親臥室繞路進入後面小廚房查看，一脚跨進去，發覺廚房中三道門都是打開的，房中却不見有人，爐竈上餘火猶存，煨着半鍋蓮子羹，鍋蓋已經掀開，一柄細磁湯匙却跌落地上，業已破碎。

海雲心裏一動，目光掠過，只見春花和秋月兩名侍女正擁被高臥，睡得正酣，廚房後門外吹來陣陣夜風，壁間油燈閃閃熄滅。

他毫不遲疑，一掠身穿過廚房後門，停身在花園中，凝聚目力緩緩向牆角和花叢中搜視了一遍，並無所見。

於是，又折回房裏，俯身從地上拾起那隻破碎湯匙，却見匙上沾滿了餘温猶存的蓮子羹。

海雲嘴角不期泛起微笑，輕輕收拾了地上破匙殘屑，却用一隻碗，盛了半碗蓮子羹，端進正廳內來。海一帆問道：「是誰在廚房裏？」

海雲道：「沒有人，大約是貓兒偷吃東西，跌碎了一柄湯匙。」

海一帆道：「這屋裏一向很少貓兒進來。」

海雲笑道：「可能因爲秋月她們忘了關上後門，溜進來的。」接着又道：「爹！蓮子羹已爛了，我替你老人家盛一碗涼着，下完棋再吃好嗎？」

海一帆搖頭道：「我不餓，這種甜東西也吃膩了，你若愛吃，就吃了吧。」

海雲道：「多謝爹爹。」用一柄銀匙，慢慢攪動着碗中羹汁，一面噘唇輕輕吹着，似嫌太燙，一時難以入口。

過了一會，海雲忽然問道：「爹！你老人家今天到『螺屋』去過沒有？」

海一帆哦了一聲，道：「你不提起爹眞忘了，現在什麼時候啦？」

海雲道：「才交戌正初刻不久。」

海一帆起身道：「時間還早，我得去一趟。雲兒，這盤棋留着明天再下吧，去替我把那件黑斗篷取來。」

海雲放下蓮子羹，去隔室取來一件墨黑色的厚絨斗篷，一面爲父親披着，一面道：「爹！我跟你老人家一塊兒去？」

海一帆道：「夜間寒露太重，不必跟着去了，再說那種惡症最容易傳染，一旦染上了，天下無藥可治，爹雖然不害怕，你們年輕人却千萬不能疏忽大意。」

繫好斗篷，順摘下壁間長刀佩在腰際，又接着道：「你自去睡吧，不用等我了。」說罷，掀簾走了出去。

海雲直送父親到洞府門外，望着那黑色的斗篷，消失在漆黑夜色中，然後緩步回到石府。

他故意又去廚房轉了一圈，拉上通花園的後門，揷上門栓，又暗暗地將栓兒鬆開，回到正廳裏，又故作飲食之聲，却悄悄把半碗蓮子羹潑在暗角處……最後，僞意打個呵欠，說道：「秋月睡警醒些，我要回房去了，島主只怕得午夜過後才能回來，你把臥房抽屜裏那包敷傷止血的藥物準備好，明天可能要用，聽見了嗎？」

後房沒有回答，春花和秋月兩個丫環睡得正熟，但海雲也沒有再問，伸手舒臂呵欠了兩聲，逕自掀簾而去。

一出洞門，立刻「倦意」全消，快步繞過山壁，一閃身進了洞側那座小花園藏身在一叢矮樹陰影下。這時候，夜色深沉，星月滲淡，海風拂面生寒，整個琵琶島寂然無聲，對面山壁上，排着一層層形如蜂巢般的洞穴，那就是島民們居住的家，但每個洞口都有厚簾掩蔽，看不見一絲燈光。

夜顯得陰森而恐怖，遠處浪濤拍岸的聲响，隨着海風飄送過來，一聲聲都像撞擊在海雲的心頭。

他目不轉瞬的注視着石府廚房後門，許久，許久，不見絲毫動靜，耳中却聽到一縷沙啞的歌聲，順風傳來，唱着——

「初一呀十五，廟門兒開！

牛頭啊馬面，兩邊兒排。

那判官手拿着生死符。

小鬼手拿着追魂牌……」

這是一首陰惻惻的小調，在這黑沉沉的夜晚聽來，令人份外覺得毛髮悚然，尤其那沙啞的聲音，反來覆去只唱着這四句，其聲單調，其韻生硬，越發使人從心底泛起無限寒意。

海雲知道這歌聲是由「螺屋」那邊傳來的，在哪兒，住着一個孤零零的老人——也是琵琶島上唯一的客人。

老人身世如謎，五年前的一個風雨之夜，一艘破爛小舟載着他飄流到琵琶島來，神刀海一帆救起他，却發覺他是個被人遺棄的痲瘋病人。

痲瘋惡症，染人無救。爲了這件事，的確很使海一帆爲難，棄而不顧于心不忍，收留他吧，又担心會給島民們帶來無法醫治的惡疾。那時，海雲的母親還沒有去世，虧得這位好心腸的女主人一力承担，才將他收容下來，並且選擇了一塊離岸不遠的礁石，親手替他建了一棟別緻的「螺屋」，所需飲

食之物，也是這位好心的婦人親自送去，數年以來從無間斷。

三年前，海雲的母親病重，仍念念不忘那位離世獨居的可憐老人，彌留之際，一再握着丈夫的手，含淚叮嚀道：「你們父子相依，我倒沒有什麼放心不下的，唯一讓我担心的是螺屋那位病人，我死之後，記住每天替我去看望他，供應的東西，千萬不可短缺，一個人晚景凄凉，已經够不幸了，何況又得了那種惡症。」

從此，海一帆恪遵愛妻遺囑，每日必赴「螺屋」，而奇怪的是，當那位痲瘋老人得悉島主夫人凶病去世的消息，只長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沒有說，可是，自從那天開始，每天深夜，就聽見「螺屋」那邊隨風飄來這沙啞而單調的歌聲，反來覆去，總唱這四句小調，往往終宵不輟……

老人來自何方？沒有人知道。他唱這四句小調的緣故？更無人瞭解，反正聽不了，也就習慣了。或許他是藉小調中的幽冥景象，表示對好心腸的女主人一份懷念之意吧？

海雲心念飛馳，目光片刻未離廚房後門，但那扇門終沒有動靜，花園裏也不見異狀，守候了許久，竟然毫無所獲。

突然，他若有所悟，暗吸一口氣，躡足掩近門前，輕輕推了推那扇木門。

咦！木門已經拴上了。可是他分明記得自己曾僞作掩門，已將門栓鬆開……

驀地心弦一震，恍然大悟，急忙轉身穿過花園，飛步奔入前面正廳。

廳裏仍然靜悄悄的，几上殘棋如舊，那隻空碗也沒有人移動過。

海雲撩起垂幔，一脚跨進父親的臥室，目光疾掃，不覺欣然笑了，原來櫥櫃前一隻抽屜，已經被人打開，內袪和襪子散落了一地。

海雲笑道：「朋友，請出來吧，你躲不了。」

叫了兩遍，房中却寂然無人回應。

海雲聳聳肩，遊目環顧，早看見羅帳正無風自動，不停的顫抖，却僞作沒有看見，自顧和衣向床上一躺，喃喃說道：「我就不信會猜錯了，這房裏明明有人躲着，難道還能飛天遁地不成？好吧！你不出聲，我就在這兒睡上一覺，咱們且看誰耗得過——誰！」說到最後一個「誰」字，身子突向床裏一滾，飛快的探出左手，向羅帳後面抓去。

「呀——」隨着一聲驚呼，羅帳應手扯落，一個半裸的嬌軀，撲跌在海雲身上。

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身上只穿着褻衣，珠光照映下，但見她秀髮零亂，凝膚似雪，觸手處，玉腕冰凉，驚惶失措，就像一隻被人從樹窟中拖出來的小白兔。

那少女許是嚇傻了，半裸的身子被海雲拖到床上，竟只顧瞪着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怔怔的忘了掙扎。

海雲也楞住了，他雖然早已猜到來人是一老一少兩個女子，却沒想到這女孩子長得如此美，而且身上只穿着褻衣。

兩個人同時一呆，那少女才順手抓起羅帳掩住前胸，奮力挺坐起來，尖聲叫道：「你這混蛋，還不快些放手！」

海雲急忙鬆手，連滾帶爬離開了臥床，慌不迭地背轉身去，心裏「噗通通」狂跳，倒像是自己躲在床後，被人捉住了似的。

春花和秋月兩個丫鬟從睡夢中驚醒，匆匆奔了進來，一見這情景，都吃了一驚，忙問道：「少島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海雲揮手道：「你們先別問，快找件衣服給她穿上再說……」

× × ×

「螺屋」，在一塊突出海面的大石上。

大石距島岸約二十餘丈，海潮退落時，其間有一列淺礁，宛若橋堤，可通行人；但在滿潮的時候，大石和島岸就完全隔斷，無路可通了。

海一帆抵達岸邊，正值午夜漲潮之初，潮水冲激着礁岩，濺起一綫白色的浪花，恰似在「螺屋」和島岸之間，繫了一條長綫。

淺礁已被潮水淹沒了一部份，海一帆來到岸邊，暫時停下脚步，倒並非區區二十丈距離難住了他，而是那沙啞陰森的歌聲，使他突然產生一種不祥的感覺。

「初一呀十五廟門兒開，牛頭啊馬面兩邊兒排，那判官手拿着生死符，小鬼手拿着追魂牌……」

每逢月黑風高之夜，這悽涼、單調的歌聲，總是盪漾在島上每一角落。三年來，他不知聽了多少遍，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種毛髮悚然的感覺，這不是歌，也不是調，倒像是一首送喪的哀樂；他彷彿看見了那陰森森的神殿，滲淡的鬼火，以及牛頭、馬面、判官、小鬼……一長串猙獰可怕的行列……

神刀海一帆當年縱橫江湖，刀頭舐血，從不知什麼是「怕」字，如今却被這陰沉的歌聲弄得心顫意抖起來，剎那間，他忽然覺得這痲瘋老人有些討厭了。

他眞想掉頭就走，但想到愛妻臨終時的一再叮嚀，只得又將心裏那股不悅悶氣强壓了下去，氣凝丹田，揚聲叫道：「老人家還沒有休息嗎？」

歌聲倏然頓止，片刻之後才聽一個沙啞的聲音

應道：「是島主來了麼？快請過來，等一會就滿潮了。」

海一帆心裏傲然一笑，暗道：就算沒有這些淺礁，二三十丈海面又豈在海一帆的意中。

豪念一生，猛吸一口眞氣，雙足微點島岸，斗篷一展，身形已如巨鳥般騰空而起。

× × ×

那是一堆光秃秃的礁石，方圓不過丈許，除了依附石邊的海苔之外，一片灰黑，寸草不生。

但礁石週圍，却以人力建了一匝木柵，面向琵琶島這一方，搭了一座半圓形的拱門，門前鑿有石級，也栽有鐵樁，作爲繫纜靠船時使用。

木欄柵內，聳立着一棟古怪的房屋，圓圓的屋牆，尖尖的屋頂，沒有門，也沒有窗，只有下端一個寬大的闊口以供出入——那是一具碩大無朋的海螺空殼。

螺殼外表粗厚，可蔽風雨，內部光潔可供休憩，晶瑩的殼壁，永遠用不着修飾粉刷，螺紋形的底層，連蓆子都不需用，便是一架最舒服的安樂床。至于光綫的充足，氣流的暢通，以及冬暖、夏凉……等等優點，更是述說不盡了。

這，就是好心的海夫人別出心裁，專爲痲瘋老人安排的居所——螺屋。

× × ×

海一帆憑藉一口眞氣，飛越二十餘丈海面，飄然落在螺屋前的空地上，屋中緩緩站起一條傴僂的人影，舉步迎了出來。

那人全身却裹在一條灰色氈毯內，頭上戴着寬大的風帽，臉部圍着極厚的頸巾，只露出兩隻精光灼灼的眼睛，和風帽邊緣透出的幾綹白髮。

痲瘋患者肌膚必然潰爛，甚至髮甲也會脫落，那人以氈毯裹身，厚巾圍臉，風帽罩頭，除了禦寒和蔽體的作用，最重要的，還是不願自己醜陋可怕的面部，顯露在海一帆眼前。

他舉動緩慢，步履維艱的走了出來，自己非常識趣的站在下風方向，然後朝海一帆恭謹的欠身爲禮，說道：「如此夜深了，島主還沒有安歇？」

海一帆微笑道：「老人家興緻也不淺，非但未睡，還在對月高歌嘛？」

那老人歉意的垂下頭去，輕哦道：「想必是在下又把島主吵醒了。」

海一帆呵呵笑道：「那倒不是，島上今天發生了一點事，故爾遲睡了些，臨寢之時，忽然想到今天尙未來看望老人家，所以特地過來談談。」

老人感激的道：「島主活命收留的恩德，厚比天高，怎敢當再這般日日屈駕下顧？」

海一帆道：「這也算不得什麼，避世閑居的人，反正無可事是。我是怕他們疏忽大意，短缺了老人家每天的飲食，或者所需用可以隨時告訴我。」

老人嘆道：「能得苟延殘生，已出島主恩賜，人貴知己，何敢再作奢求。」接着，又微微欠身道：「蓆具骯髒，不便給島主使用請隨意坐一坐。」

海一帆拱手道：「老人家也請坐。」一撩衣角，坦然席地坐下。

那老人也在對面盤膝坐了下來，畧作寒暄之後，便關切的問道：「適才島主說因事遲睡，但不知今天島上發生了什麼事故？」

海一帆道：「唉！說來眞是一樁怪事，今日凌晨，雲兒和兩名屬下在外島近灘發現一艘空船，顯然有人棄舟登岸，到了島上，追查的結果，又在毒泥沼澤尋到一雙中毒的斷腿，但經過全島搜索，整整一天，却找不到那女人藏匿的地方……」

老人啓口道：「島主怎知那來的是女人呢？」

海一帆道：「那雙斷腿和靴襪形式，分明是屬于一個中年以上女人所有。」

老人似乎有些震驚，緊接着又問：「那隻空船有多大？登岸的共有多少人？」

海一帆搖頭道：「船不大，根據沿途脚印推測，來人可能只是一老一少兩個女人，但實際眞象却尙未分曉。」

老人道：「以島主揣度，她們是無意中飄流到此呢？還是專程而來？」

海一帆道：「看情形是專程而來成份多些。」

那老人聽了這話，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兩眼中光芒劇增，却怔怔的沒有接口。

海一帆暗覺詫異，等候片刻，不見他說話，便問道：「老人家在想什麼？」

那老人輕哦一聲，忙道：「沒有什麼，在下只是在奇怪，那兩個女人如果確是專程而來，究竟有何目的？」

海一帆道：「是啊！我也百思莫解。回想當年行走江湖，武林恩怨自是難免，但若說有什麼不共戴天的仇家，却也未必；自從歸隱海島，一向未再與外界往來，甚至當年的知己好友，都沒有人知道我隱居的地方，那兩個女人究是爲何而來？爲誰而來？」

痲瘋老人又沉默了，許久，才茫然的喃喃自語道：「不錯！她們是爲何而來？爲誰而來？」他一連把這兩句話複述了三遍，好像在暗自推敲，又好像有所領悟。

海一帆忽然仰面長吁一聲，接道：「是福不是禍，是禍避不過。我海一帆問心無愧，這一輩子沒有做過昧良心的壞事，也沒有結過不共戴天的仇人

，要來的，就讓它來吧。等找到那兩個女人，我決定仍按島規處置……」

老人微怔道：「島規？」

海一帆道：「是的。凡是踏上本島土地的人，無論他願不願意，都必須歸化本島，永世不得再離開，這是唯一的抉擇。」

老人點了點頭，道：「島主訂此規例，是不願有人洩漏島上的秘密了？」

海一帆道：「琵琶島上並無秘密，但我不願外人知道琵琶島，更不願本島的人感染了外間陰險奸詐的習性，這世上已充滿了卑污骯髒，我要使琵琶島成爲唯一的乾凈土地，我們自耕自食，與世無爭，不願打擾別人，也不容許別人來打擾……」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目光投落在老人身上，含笑接道：「所以，我從來沒有追問老人家的姓氏來歷，只要你不離開琵琶島，你可以無憂無慮在這兒過一輩子，生養死葬，海一帆是義不容辭的。」

老人身軀微震，但瞬卽低下頭去，誠摯的道：「島主的厚恩大德，在下今世縱然無法圖報，來世亦當……」

海一帆大笑而起，說道：「別說客氣話了，時間不早，老人家請安歇吧，我也該走啦。」整一整斗篷，舉步向柵門走去。

老人緊跟着站起身來，恭送到木柵門口，忽又低聲問道：「島主明天還會來吧？」

海一帆正要提氣騰身，聞言一頓，回顧道：「自然要來，老人家有什麼事？」

老人遲疑了一下，搖頭道：「沒有什麼事，在下只是隨口問問而已。島主請好走，恕在下惡疾纏身，無法遠送了。」

海一帆雖然覺得有些詫異，也未放在心上，揮一揮手，飛身掠過海面，大步而去。

等他背影消失在島邊密林中，那老人忽然匆匆奔入螺屋，片刻之後，屋後暗影「刷」地輕响，一道矯捷輕靈的黑綫，翩然投落在海面上。

那是一個混身勁裝的黑衣蒙面人，只見他雙脚踏在海面上，竟然浮而不沉，身形展動，踏波疾行如飛，一霎眼，已經越過二十餘丈水面，登上了琵琶島……

就在那黑衣蒙面人跟踪海一帆離去的同時，螺屋內又飄送出沙啞而單調的歌聲。

「初一呀十五廟門兒開，牛頭啊馬面兩邊兒排，那判官手拿着生死符，小鬼手拿着追魂牌……」

奇怪！螺屋中分明只有痳瘋老人獨自居住，那黑衣蒙面人是誰呢？如果他就是痳瘋老人，現在哼小調的又是誰？難道這光禿禿的礁石上，竟會鬧鬼了不成？

× × ×

海一帆回到石窟洞府，已是子夜時候，當他一脚跨進自己的臥室，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楞住了。

室內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在他那豪華而舒適的大床上，躺着一個形貌枯槁的老婦人，旁邊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正用銀湯匙在餵那老婦人吃着又香又甜的蓮子羹。

老婦人雙腿俱斷，創處纏着厚厚的布帶，潔白的床單上沾滿血漬，春花和秋月正忙碌的清理地上血污，海雲則在屋角水盆邊洗着手。

那少女最先看見海一帆，急忙站起身來，端着小半碗蓮子羹，畏縮的低下頭，不知該如何是好。

海雲來不及擦乾手，匆匆在衣服上抹了兩把，迎着父親叫道：「爹，你老人家回來了——」

海一帆沉聲道：「她們是誰？」

海雲含笑道：「爹怎麼忘了？她們就是昨天尋了一整天的兩位客人呀！你老人家再也猜不到，原來她們就躲在這張臥床下面。」

接着，又對那長髮少女說道：「表妹來見見，這就是我爹爹。」

那少女怯生生的福了一福低叫道：「姑父。」

床上的白髮老婦人忽然顫聲喝道：「蘋姑娘，要行大禮。」

少女慌忙放下碗匙，盈盈拜了下去道：「蘋兒拜見姑父。」

海一帆側身倒退了一步，詫異的問道：「雲兒，這是怎麼回事？」

那老婦人沒等海雲開口，便搶着道：「姑爺不認識咱們了？這位蘋姑娘，就是大少爺的獨生女兒韓蘋兒，老身便是周嫂。」

「周嫂！」海一帆的臉色突然變了，用手指着床上的斷腿老婦，吶吶道：「你……你就是韓家堡的周大娘？」

周大娘那宛如蛛網般的臉上，擠出一抹凄凉的笑容，嘆息道：「都快二十四年了，難爲姑爺還記得我這孤寡的婆子，不枉我千辛萬苦，千里迢迢尋到這兒。」

海一帆又是喜，又是驚，探手扶起跪在地上的韓蘋兒，激動的道：「眞想不到會是你們，我遷居海島已經十年，早就斷絕了一切交往，你們怎麼打聽到我這地方的？」

周大娘苦笑道：「說來話長，若非好心的玉姑娘當年留下這一綫訊息，老婆子眞要流落天涯，無處投奔了。」

海一帆驚道：「莫非韓家堡出了什麼事故？」

「唉！一言難盡。」周大娘伸出枯槁的手，顫

聲道：「蘋姑娘，把咱們包裹裏那隻小香袋兒取出來。」

蘋兒俯身從床頭地上拖出一個小包裹，解開繩扣，找出一隻陳舊的香囊，雙手遞了過去。

周大娘接過香囊，眼淚忽然簌簌而落，哽咽道：「姑爺，你聽我說！千不念，萬不念；只求你念在玉姑娘這隻香袋的情面，可憐我老婆子冒着九死一生的風險，孤舟渡海，腿斷身殘，好不容易見到了，這千斤重担，你要俯允承担……」說到這裏，早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海一帆暗暗皺了皺眉頭，擺手道：「大娘先別激動，你且說下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周大娘吞聲道：「姑爺先俯允了，老身才敢說。」海一帆道：「我還不知道緣由，你要我答應什麼？」

周大娘巍顫顫指着蘋兒道：「就是韓家堡的滿門良賤三代血仇。」

「嗄——」

這句話，不僅使海一帆父子齊吃一驚，連春花和秋月兩個丫鬟，也聽得心頭大震，怵然失聲。

海一帆目射精光，神色連變過了好一會才凝聲問道：「大娘，你說得詳盡些，血仇因何而起？」

周大娘哽嘆道：「提起這件事，當眞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怪只怪咱們大少爺不該帶回來兩個朋友……」

海一帆詫道：「兩個朋友怎麼樣？」

周大娘道：「那兩人一男一女，年紀都不過三十來歲，聽口音是關內來的南方人，不知怎的和咱們大少爺結識了，被邀到韓家堡作客……姑爺，你記得咱們家的大少爺嗎？他就是蘋姑娘的父親。」

海一帆微微頷首，道：「怎麼不記得。堂堂關外三俊之首，藍衫神劍韓少君，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海雲不覺詫異的望望父親，皆因父親口頭雖在褒揚，語氣却十分冷淡，分明包含着譏諷的意味。

那周大娘也感慨的道：「大少爺仗着父母餘蔭，少年得志，的確是跋扈了些，但他心地倒並不壞……」海一帆截口道：「大娘，咱們別提這些閑話，你把事情經過說下去吧。那一男一女到堡中作客又怎麼樣了？」

周大娘點頭道：「那男女兩個在堡裏前後住了五天，每日除了盛宴欵待，便是緊閉房門，不知跟大少爺躲在裏面商議什麼大事，起初只有他們三個人，到後來，連老堡主也親自參加了，每次密談，都遲到深夜才散，事後看堡主和大少爺的神情，好像都十分興奮……」

海雲突然岔口道：「周奶奶，我能請問幾句話嗎？」

周大娘道：「哥兒有話儘管問。」

海雲道：「那兩位客人，可曾說道叫什麼姓名？」周大娘想了想道：「只知道他們姓秦，大少爺吩咐下人們稱他爲秦公子和秦姑娘，名字却不知道。」

海雲道：「他們到堡來，是白天還是夜晚？是步行還是騎馬？有沒有携帶着特別的包裹行李？」

周大娘回憶着道：「是深夜時分，騎着馬來的，只有簡單的隨身行李……啊！對了，那女的背上揹着一副豹皮製的革囊，時刻不肯離身，好像很珍貴的樣子。」

海雲微微一笑道：「好了。現在請繼續說以後的經過吧。」

於是，周大娘又接着道：「……那兩個姓秦的客人在堡中住到第五天，老堡主忽然吩咐準備馬匹衣物，說要離家遠遊，並且嚴禁洩漏離家的消息，對外只推稱患病，閉堡謝客，誰知人還沒有動身，當天夜晚就出了事。」

說到這裏，語聲一哽，淚水又湧了出來，抽搐良久，才繼續說道：「那天也是合當蘋姑娘不該在刦數內，老身一個遠方侄兒新討媳婦，來着我去觀禮，蘋姑娘非纏着跟去看新娘子不可，爭她不過，只好帶她一同去了。咱們是申牌左右離堡，原來說定子夜前返堡替老堡主和大少爺送行的，那料戌刻還不到，突然聽說韓家堡失火，喜宴還沒終席，便急急趕了回去，一路上，望見堡中火光燒紅了半邊天，嚇得咱們老小倆直冒冷汗，到家一看，唉！那眞是屍橫遍地，慘不忍覩……」

蘋兒忽然痛哭失聲，用力搖着頭，叫道：「好了！別說了！別說了！」

周大娘喘息道：「不！姑娘，我得說下去，事關你滿門血仇，怎麼能不說呢。」

蘋兒哭道：「我怕！我一聽您老人家說這件事，就會想到娘慘死的樣子。」

周大娘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是的，那的確是太慘，但沒有什麼好怕的，有一天，你若能尋到仇人，也要讓他嚐嚐凌遲碎割的滋味。」

海家兩父子全都默然無語，因爲他們深深瞭解，如此血海般的仇恨，決不是區區幾句寬慰的話所能化解的。

好半晌，蘋兒才漸漸收歛了哭聲，海雲轉身從洗臉架上取了一條濕面巾，默默遞在她手中。

周大娘嘴唇蠕動，用一種低沉而顫抖的聲音說道：「那批賊子手段好毒，韓家堡裏外兩三百戶，沒留一個活口，婦孺嬰兒，無一倖免，大火燒了整

整兩天兩夜才滅，等到火熄，堡裏只剩下遍地死屍和斷垣焦木，但是，他們都故意留下正樓房屋沒有縱火，好像存心叫人認識他們的殘忍手段。」

海雲聽得心中一動，但他沒有岔口，只靜靜的傾聽下去。

周大娘繼續又道：「正樓房屋四週有花園和空地，未遭火勢蔓延，但前後五進院落，莫不被血水染遍，老堡主和大少爺死在前廳石堦旁邊，管事何老夫子被殺在園門口，老夫人和大少奶奶最慘，竟被凌遲碎割，殘殺在後樓上，其餘丫鬟僕婦，更是殘肢斷體，觸目皆是，就連蘋姑娘的唯一弟弟盛官，才八歲不到的小孩子，也被活劈在床上……。」

突然，她雙手一用力，竟從床上撐坐起來，淚眼直望着海一帆，哽咽叫道：「姑爺，你是韓家的女婿，這血海深仇，千斤重担，全在你肩上。如今韓家就賸下蘋姑娘這點血脈，老身能把她交到你手中，總算沒有辜負老夫人的付托，縱然現在就死，也死得瞑目了。」

海一帆緊閉着嘴唇，低頭不語 海雲看得出，父親的臉色很難看，也很凝重。

室中頓時沉寂下來，五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海一帆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他既是韓家堡的女婿，又是一島之主，現在岳家滿門被殺，外甥女兒千里投奔，這血海深仇的千斤重担，除了他，誰還担當得起呢？

可是，等了許久，海一帆的嘴唇仍然緊緊閉着，沒有說一句話，更沒有任何表示。

周大娘忍不住了，惶然問道：「姑爺，你怎麼不說話？」海一帆恍如未聞，垂首無語。

周大娘又道：「姑爺，你不念韓家堡是岳家，也該念在死去的玉姑娘的父母兄嫂，再退一步說，也求你可憐老身千里迢迢遠涉重洋，可憐老身當年一口奶一口奶將玉姑娘餵大，姑爺，你——」

海一帆突然抬起頭來，接口道：「啊！大娘，說了許久，你還沒有告訴我，究竟怎樣尋到這兒來的？」

周大娘急忙將那隻香袋遞給他，奮然道：「姑爺請把這些袋子拆開，看看裏層上的圖和字。」

海一帆接過香袋，依言拆開，迎着燈光一看，兩行熱淚登時滾滾而落。

原來那香袋內層，用彩線精綉着一幅地圖，正是琵琶島的位置形勢，旁邊還有一首小詩，寫的是：「島在鐵山西，地當渤海北，滄瀛浮琵琶，急時可相覓。乙丑冬月，韓氏玉娘密贈。」

周大娘悠悠道：「這隻香袋，是十年前你們初遷海外時，玉姑娘遣人送給老身的。我也知道姑爺舉家遠隱，曾經發誓不再與世人交往，所以，登岸之後，便打算私自潛入內島，先見玉姑娘，不想一時失慎，雙脚誤沾毒泥，更想不到玉姑娘已經去世三年了。」

海一帆一面點頭，一面流淚，直等她說完了，才嘆息道：「既然如此，你們就在這兒安心住下吧，島上頗有出產，我會奉養你們過一輩子安安適適的日子……」

周大娘忙道：「可是，姑爺！那韓家堡——」

海一帆擺了擺手，道：「其他的事不用再提了，我已經發誓永不再履中原，寧願終老海島，此志不移。」

接着，又吩咐海雲道：「天亮以後，你去告訴呂總管，要他撤回弟兄，另外準備居室，安頓大娘和你表妹，一切應用的東西，都要和我這裏一樣，不可短缺。」說完，道聲安歇，便逕自往書房休息去了。

周大娘愕然良久，兩眼熱淚泉湧，緊揑着雙拳，嘶聲仰首呼叫道：「姑爺！姑爺！你就這麼狠心嗎……」

蘋兒一把抱住周大娘，大哭道：「好婆。我們走吧！蘋兒不要過安適的日子，寧可拚了這條命，也要替慘死的爹娘報仇！好婆！我們走吧！」

海雲暗暗嘆了一口氣，柔聲勸道：「表妹不要性急，先讓周奶奶養好腿傷，咱們再慢慢設法央求爹爹……」誰知話還沒有說完，蘋兒竟反手打了他一記又脆又响的耳光，嬌叱道：「不用你來假殷勤，等好婆傷一好，咱們馬上就走，寧死也不會再求你們……」

周大娘沉聲喝道：「蘋姑娘，不許說這種話，快跟表哥賠禮！」

蘋兒抽搐道：「我恨死他們了，他們自以為了不起，心腸都是石頭刻的……」

「不許再胡說！」

「……」

書房和臥室只隔着一座大廳，這些哭鬧之聲，海一帆自然聽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假作沒有聽見，緊閉房門，和衫而臥，片刻間，淚水已將枕頭浸濕了一大片。

他當眞是鐵石心腸麼？或是是礙於曾設重誓，不願食言破例重入武林？不！都不是。最大的原因，只是當年那段往事，曾經深深刺傷了他的心……

× × ×

日出日落，海島的日子平靜而枯燥，轉眼過了三天。

三天之中，周大娘的腿已漸有起色，海一帆也每日按時前來問疾侍候，對這位亡妻的乳母，宛如生母般尊敬，但是，却絕口不提韓家堡血仇的話，蘋兒氣在心裏，語態總是冷冰冰的，無奈周大娘雙腿已成殘廢，琵琶島又遠隔大海，無舟可渡，只得委曲的住了下來。

不過，幾天相處之後，她對海雲的印象逐漸改變了，這位陌生的表哥，給了她無限關切和照顧，噓寒問暖，無微不至，雖然無緣無故挨了一耳光，臉上始終還是掛着親切眞誠的笑容，這倒使她自己感覺不好意思，見面的時候，總是訕訕的紅着臉，低垂着頭。

這天午後，海雲又來探望，恰巧周大娘剛吃了藥，正在午睡，蘋兒獨自坐在洞外石堦，呆呆的望着天際白雲，默想心事。

海雲輕輕走近身邊，含笑叫道：「表妹——」

「唉呀！」蘋兒猛可跳了起來，連連拍着胸口道：「你要死了，走路那麼輕，把人家嚇了一大跳。」海雲急忙施禮道：「我不是故意的，因為見屋裏悄悄沒有聲音，怕驚動了周奶奶。」

蘋兒道：「好婆剛睡着，你有什麼事嗎？」

海雲道：「沒有什麼事，我只是看望周奶奶的傷勢，既然她老人家睡了，表妹，咱們去海邊逛逛好嗎？」

蘋兒道：「有什麼好逛的，除了海水，就是沙石。」

海雲道：「我帶你去看個希奇的東西，包準你一輩子從未見過。」

蘋兒道：「什麼希奇東西？你先說說看。」

海雲笑道：「一棟用海螺空殼做的屋子，表妹，你沒有看見過吧？」

蘋兒微怔道：「是海螺堆成的麼？」

海雲搖搖頭道：「不！是用一隻好大好大的海螺空殼做成的，裏面可以睡兩三個人，一點也不擠。」蘋兒終是童心未泯，不禁大喜道：「當眞？一隻海螺竟能住下三個人？在哪兒？遠不遠？」

海雲道：「不遠！就在靠東南方海岸邊。」

蘋兒欣然道：「好！你等我一會，我去拿件外衣。」她急忙回房披了一件皮衣，又用一根彩繩將長髮束在腦後，短襖長褲，脚上套雙皮製小蠻靴，輕盈的奔出洞來，那一身剛健婀娜的打扮，竟把海雲看得呆住了。

蘋兒見他目不轉睛望着自己，不覺也低頭四顧，詫異的問道：「表哥，你在看些什麼？」

海雲情不自已，讚道：「表妹這樣打扮，眞是美極了……」

蘋兒臉一紅，嬌啐道：「討厭！你究竟去不去嘛？不去我就——」

海雲忙道：「去！去！去！專程前來奉邀，那有不去之理，表妹！請！」說着，欠身一禮，舉手肅客。

蘋兒掩口笑罵道：「好死相，看你平時老老實實的，原來也這麼油嘴！」

表兄妹倆說說笑笑，前日的悲傷暫時抛向腦後，一路向「螺屋」而來。

抵達海邊，望見那奇特而別緻的房屋，蘋兒不由脫口驚呼起來，嘖嘖稱讚道：「呀，好漂亮的海螺，咱們快些過去仔細瞧瞧！」

海雲急忙攔住道：「表妹，就在這兒遠遠觀看，可不能到那小島上去。」

蘋兒不悅道：「為什麼？」

海雲道：「因為那小島上住着一位患痳瘋的老人，去了會被傳染，那種病，天下無藥可治，千萬去不得。」

蘋兒大感失望，聳聳肩道：「那麼漂亮的海螺，却讓一個患病的老頭霸佔着，眞可惜。」尋了一塊礁石，怏怏的坐了下來。

海雲也在旁邊坐下，微笑道：「其實，那小島上寸草不生，並不好玩，倒是坐在遠處觀望，才能領略到它的美妙。」

蘋兒道：「誰希罕什麼小島，我只想去看看那個大海螺。」

海雲道：「咱們坐在這裏，不是一樣看得很清楚麼？」

蘋兒搖頭道：「不一樣。至少咱們看不見它的內殼，內殼裏一定晶瑩，夜晚也不必點燈，表哥，你說對不對？」

海雲道：「我也不知道。爹爹從來不許我到小島上去，怕我感染上那種無藥可治的惡病。」

蘋兒忽然問道：「你說那小島上寸草不生，那老頭兒吃什麼呢？」

海雲道：「一應飲食衣物，都是由這裏專人按時送去的。」蘋兒道：「這話就不對了。難道那送東西去的人，就不怕感染上惡病嗎？」

這句話，竟問得海雲張口結舌，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蘋兒站起身來，冷哼道：「既然別人能去，咱們為什麼不能去？我不管，今天非去看看不可。」說着，一跺小蠻靴，便飛身掠上了海中那列礁石。

海雲一把沒拉住，急叫道：「表妹，快回來——」但蘋兒充耳不聞，逕自踏着礁石向小島奔去。

海雲來不及阻止，四顧無人，只得也跟着追了上去，一面壓低聲音叫道：「表妹，咱們只去看一看就回來，千萬不能躭擱太久，被爹爹知道，愚兄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中岳在督帥府中與沈百濤安排巧計，以確保徐督帥的安全後，便偕同楊四成返回鏢局，命人在晝間於鏢局門外懸掛紅布，夜挑紅燈，冀能招請鐵夢秋到來。關中岳關門研練牧羊圖上的刀法，經過一十五個時辰，方振遠担心他的安全，拍門呼喚，久未見應，乃與楊四成撬門進入，發覺關中岳昏臥榻上，救醒後，關中岳自言練功心切致昏了過去，時適鐵夢秋到來，經方振遠懇求，鐵夢秋允隨關中岳往視徐督帥病況，方振遠勸關中岳不要過信鐵夢秋，關中岳解說他懷疑鐵夢秋實與盤龍旗有關——

奇俠巧排計中計

關中岳道：「一代新人替舊人，那鏢旗主人，縱然已功參造化，但他也不能永生不死，自然，他也有傳人，那位傳人，必將是一位才質絕世的人物，才能承他衣鉢。」

方振遠道：「大哥既是懷疑他是鏢旗主人的傳人，何不當面問他一聲。」

關中岳道：「不能問，千萬不能問。」

方振遠道：「爲什麼？」

關中岳道：「鏢旗主人在江湖上出現了數十年，但是見過他眞面目的，又有幾個。」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大哥說的不錯，他如眞的是鏢旗主人，不願意讓人知道，如若他不是鏢旗主人，驟然間說出此事，必令他大爲吃驚。」

關中岳道：「正是如此。……」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走！咱們到客廳去，等候那鐵夢秋的消息。」

方振遠道：「大哥的身體……」

關中岳接道：「我不過是岔了氣而已，醒過來就好了，不用替我担心。」

舉步向外行走。

方振遠追隨在關中岳的身後，大步行入客廳。

關中岳進入大廳，立時吩咐一個趟子手，準備酒飯。

他不過剛剛進過酒飯，李玉龍已匆匆奔入廳中

，欠身一禮，道：「總鏢頭，廳外面有人找你。」

關中岳站起身子，舉步向外行去，一面說道：「那人什麼樣子？」

李玉龍道：「一個中年的先生。」

關中岳啊了一聲，加快腳步，行出大廳。抬頭望去，只見一個面色微黃，留着山羊鬍子，身着青衣的中年，站在大門外面。

關中岳直行到那青衣人的身側，低聲說道：「你是鐵兄。」

青衣人冷冷的說道：「叫我王大夫，我是個看病的先生。」

關中岳已從那人的口音中，聽出對方確是鐵夢秋，急急應道：「王先生說的是，咱們走吧！」

青衫人道：「有勞帶路。」

這時，方振遠已然追到了大門口處。

關中岳回顧了方振遠一眼，道：「好好的照顧鏢局。」

方振遠應道：「大哥保重。」

這當兒，楊四成也換好了衣服，匆匆行了出來，道：「總鏢頭，可要屬下隨侍。」

關中岳點點頭，道：「你跟着來吧！不過，這位王大夫的事，你最好少管。」

楊四成道：「屬下知道。」

關中岳轉身向外行去，楊四成，王大夫魚貫隨在身後。

三人行速甚快，不大工夫，已到帥府前面。守門的人，已認識關中岳，一個轉身跑入裏面通報，一個却大步迎了上來。

進入府門，沈百濤已大步迎了上來，一抱拳，道：「關兄，兄弟已經等的望眼欲穿了。」

關中岳道：「督帥怎麼樣了？」

沈百濤道：「督帥一直在昏迷之中。」

關中岳回顧了鐵夢秋一眼，低聲對沈百濤說道：「這位是王大夫，善醫各種疑難雜症，在下特地請來，診斷督帥的病勢。」

沈百濤口中連聲相應，雙目却不停在鐵夢秋的身上打量。

鐵夢秋神態冷峻，一言不發，直挺挺的跟在關中岳的身後。

沈百濤帶着兩人，一口氣行入了小跨院中。道：「關兄，督帥一直未清醒過一次。」

鐵夢秋也不和兩人談話，舉步向着木榻前面行去。

沈百濤低聲說道：「那人不是。」

抱下床上大漢，放在地上，探手從床下，抱出徐督帥，緩緩說道：「爲了督帥的安全，小弟不得不準備一下。」

鐵夢秋瞧了那地上的大漢一眼，冷冷說道：「把他放在木榻上。」

沈百濤啊了一聲，緩緩把徐督帥放在木榻上。

鐵夢秋伸手把脈，又仔細的瞧了瞧徐督帥一眼，緩緩說道：「他一直沒有清醒過麼？」

沈百濤道：「沒有，滴水未進。」

鐵夢秋道：「他似是中了一種特殊的毒，其毒不解，他就一直不會清醒過來。」

沈百濤道：「我們也知道他中了毒，只不過無法醫治。」

鐵夢秋道：「他的身體很虛弱。」

沈百濤道：「他很久未吃東西了，自然是虛弱的很。」

鐵夢秋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白色藥丸道：「用開水把藥丸化去，灌他喝下去。」

沈百濤道：「大夫不要開個藥方子麼？」

鐵夢秋道：「先服下這粒藥丸看看，再開藥方不遲。」

沈百濤心中暗道：他身上擕帶的藥丸，豈是對症之藥，用藥如此隨便，如何能輕易服用。

心中念轉，人却回顧了關中岳一眼。

關中岳低聲說道：「這位王大夫醫道精深！聽他的話，先把藥丸服下。」

沈百濤對大夫沒有信心，但對關中岳却是十分信任，應了一聲，招人送上來一杯開水，調化藥丸，揑開了徐督帥的牙關，把藥水落入了徐督帥的口中。

他神情緊張，灌下了藥水之後，一直目注着督帥的反應。

鐵夢秋原本是極有信心，但見那徐督帥很久不醒過來，心中亦不禁有些緊張起來，目光轉注到徐督帥的臉上。

關中岳輕輕的咳了一聲，沉聲道：「王大夫，督帥……」

鐵夢秋伸手攔住了關中岳，緩緩說道：「不用急，我如醫死了徐督帥，自會給他償命。」

沈百濤正想發作，却被關中岳暗裏拉了一把，口中連聲應是。

鐵夢秋又等了片刻，仍不見徐督帥清醒過來，揮手一掌，拍在督帥的前胸之上。

但聞徐督帥緩緩吁一口氣，突然睜開了雙目。

沈百濤心中大喜，急急叫道：「督帥。……」

徐督帥不知是否聽到了沈百濤的呼叫，微微一笑，重又閉上雙目。

鐵夢秋長長吁一口氣，道：「原來如此。」

沈百濤道：「怎麼回事？」

鐵夢秋道：「他被下了一種複合的毒藥，除了那人配製的解藥之外，別人是很難找得出解藥的配方。」

沈百濤點點頭，道：「王大夫果然高明，竟然能很快的找出病因。」

鐵夢秋道：「病源是找出了，但，我却無法醫好。」

沈百濤急急說道：「大夫，督帥自中毒時起，一直沒有清醒，適才大夫，能讓他醒轉過來，足見高明，大夫——」

鐵夢秋搖了搖頭，接道：「你不用求我，求我也沒有用，我們不知曉他們配製的藥方，實是無從下手。」

沈百濤道：「難道真的沒有法子麼？」

鐵夢秋道：「有一個碰運氣的法子，別說你不會答允，在下也不敢施行。」

沈百濤道：「說說看。」

鐵夢秋道：「配上一種解藥，一種一種試驗，也許會碰上一種有效。」

沈百濤苦笑一下，道：「這法子果然不成。」

關中岳突然接口道：「王大夫，有沒有別的法子。」

鐵夢秋搖搖頭，道：「沒有，除非找到那複合的配方，或收藏解藥的人。」

關中岳道：「徐督帥會有危險麼？」

鐵夢秋道：「不會，他們用藥的分量很適中，只是不讓他清醒，但也不會讓他中毒，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不能進食，長期的飢餓只怕他無法承受。」

關中岳道：「可有別的法子麼？」

鐵夢秋點點頭，道：「方法是倒有一個——」

沈百濤道：「大夫盡管請說不用担心別的。」

鐵夢秋道：「給他一種可保體能的藥物服用，使他活下去，然後，你們想法子找出那下毒的人，或是毒藥配方，除此之外，就算天下第一名醫到此，也是束手無策。」

沈百濤道：「這兩策確是對症之藥，不過，都不是容易辦到的事，第一，在下想不出有一種可保體能的藥物，能夠使他支撐下去，第二，大夫不說，在下也知道找出那下毒的人，才是真正的解決之法。」

鐵夢秋道：「第一件事，在下可以幫助你一臂之力。」探手取出一顆淡灰色的藥丸，緩緩說道：「把這粒藥丸，用溫水化開，灌下去。」

沈百濤伸手接過藥丸，凝目望去，只見那藥物，不過比黃豆畧大一些，心中大感懷疑，低聲說道：「這一顆藥丸，能支持好長的時間。」

鐵夢秋道：「如能讓他全服下這一顆丹丸，至少可保他半個月不用進食。」

沈百濤道：「有這大的效用麼？」

鐵夢秋道：「閣下既無能幫督帥大人之忙，但又懷疑別人，看來——」

關中岳急急接道：「大夫，這位沈兄是關心過切，才難免疑神疑鬼，咱們是全心全意相信大夫的醫術。」

鐵夢秋冷然一笑，道：「有半個月以上的時間，你們總可以找出那下毒之人，在下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關中岳急急一橫身子，攔住了鐵夢秋，抱拳一禮，道：「大夫，有道是打虎打死，救人救活，大夫既然插手了這件事，還望大夫能有始有終。」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冷冷說道：「關總鏢頭的意思……」

關中岳接道：「求你大夫，多發善心，留在這裏候督帥病勢全好再走。」

鐵夢秋道：「我的病人很多，不可能留這裏很久。」

關中岳道：「徐督帥一代名將，萬家生佛，佈政四省，澤披萬民，大夫醫好了督帥的病，那無疑救了千萬人命。」

守在門口的楊四成，也抱拳一禮，道：「大夫，敝總鏢頭，曾數度接到聘請，出任五府總捕，但均遭推拒，老實說，對官府中人，敝局中向不往來，但這位徐督帥確然與衆不同，青松風標，明月胸懷，大夫如能在他清醒時見上一面，必可爲他的氣度所感。」

沈百濤目睹關中岳和楊四成對那大夫的敬重，心中忽然一動，暗道：該死，這位大夫分明是一位隱於江湖，不露眞像的高人，我怎麼竟然是猜想不到……。

心中念轉，急急抱拳一揖，道：「大夫，在下亦是江湖中人，但却爲督帥的仁義感動，投身帥府，一不求名，二不爲利，只望爲人間這等難得一見的好官，盡一份心力，使他多活幾年，爲民間多伸一些沉寃，爲國家多清除一些弊病。」

鐵夢秋回顧昏迷的徐督帥一眼，道：「我知道他很有政聲，但你們這麼一說，倒似是人間少有的人物了。」

關中岳道：「如若徐督帥，只是一般的官員，在下決然不會介入此事。」

鐵夢秋道：「兩位要在下如何呢？」

關中岳道：「希望大夫能夠留在此地，找出那行兇之人。」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關總鏢頭，和沈先

生，已足應付之能。──」

關中岳接道：「在下覺着，王大夫如能傾力相助，我們才有得手之望。」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閣下別把我看的太高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在沈百濤的臉上，道：「如是閣下也希望我留下，就把督帥府中詳細的變化，說出來，在下自信，可以聽出個八九不離十來，如是你沈兄講的有一句虛言，而又被在下聽到，在下立時動身離此──」

沈百濤點頭，說道：「好吧！我只說明經過，不加自己的意見就是。」

鐵夢秋道：「那是最好不過了。」

沈百濤緩緩把督帥中毒之後，身歷諸般經過，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鐵夢秋很仔細的聽過，點點頭，道：「我到帥府的事，有人知曉麼？」

沈百濤應聲道：「知曉之人，大都是在下的心腹。」

鐵夢秋道：「咱們分頭查訪如何？」

關中岳道：「悉從遵便。」

鐵夢秋道：「在這督帥府中，可有囚禁人的地方。」

沈百濤道：「有！」

鐵夢秋道：「裏面關的有人麼？」

沈百濤道：「有！」

鐵夢秋道：「好！你把我關進去，而且，要你的心腹屬下，暗中傳誦，說我用錯了藥，幾乎害了督帥的性命。」

沈百濤點點頭，道：「好辦法。」

鐵夢秋道：「敵暗我明，必要設法子迫他自行出頭才是。」

沈百濤道：「第二步呢？」

鐵夢秋道：「你在這跨院之中，佈置的更嚴密一些，任何人，不得你允准，都不能進入這跨院禁區。」

沈百濤道：「好！還有第三步嗎？」

鐵夢秋道：「督帥仍藏在床下，用替身代他，以防不測……」

目光轉到關中岳的臉上，道：「你要他們別作一番佈置，就留在這裏，不用走開了。」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說道：「好，在下就留在這裏。」

鐵夢秋目光一掠沈百濤道：「現在，沈兄可以大發雷霆──下令把在下關入帥府牢中。」

沈百濤點點頭，把手中藥丸給督帥服下，重放床下，替身也放好，才一掌擊在木案上，大聲喝道：「胆大江湖郎中，竟敢隨手用藥，來人！給我關起來。」

兩個勁裝大漢，應聲行了進來，望望鐵夢秋，又望望沈百濤，不敢出手。

沈百濤指着鐵夢秋，道：「你們耳朵聾了麼？我叫把他關起來。」

兩個人這一次聽的清楚至極，雙雙奔上，抓住了鐵夢秋，道：「大夫，委屈你──。」

一左一右，挾持鐵夢秋，向外行去。

沈百濤目睹鐵夢秋被挾持而去，低聲對關中岳道：「關兄，你說他會不會在牢房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關中岳道：「很難說，但他這辦法十分高明，咱們就沒有想到過。」

沈百濤道：「不錯，他的法子果然好，越想越覺高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目下應該如何佈置，才可誘人中計。」

關中岳道：「咱們配合王大夫的計劃，給他來一個計中計。」

沈百濤道：「怎麼說？」

關中岳道：「沈兄設法要屬下，裝作在無意中露出一個消息，就說那位江湖郎中，下錯了藥，使得督帥病情突轉沉重。」

沈百濤道：「嗯！好計，好計。」

關中岳道：「那人能在下毒時，拿揑的恰到好處，不輕不重，足證他是冷靜又穩健的人物，咱們只怕也得耐心一塲。」

沈百濤道：「關兄說的是，縱然傳出此訊，只怕他也不會在一兩天內動手。」

關中岳搖搖頭，道：「兄弟，我的看法，和你有些不同了。」

沈百濤道：「自然是關兄高明。」

關中岳道：「高明倒不敢當，在下覺着那下毒之人和咱們一般的關心到督帥的生死，只怕比咱們有過之而無不及。」

沈百濤道：「原因何在？」

關中岳道：「也許他在等一個人，也許他利用督帥作為要挾手段，如若督帥一死，咱們心中無所顧慮，可以不顧一切和他們拚了。」

沈百濤點點頭，道：「關兄宏論。」

關中岳道：「在下也要告辭了。」

沈百濤吃了一驚，道：「關兄，你──」

關中岳微微一笑，低言數語。

沈百濤連連點頭，送走了關中岳和楊四成。

一切設計，都進行的非常謹慎，要緊之處，都

有沈百濤親自處理。

當天下午，帥府中，已傳遍督帥病勢轉重的消。

沈百濤神色憔悴，獨自喝了兩斤二鍋頭，帶着七分酒意，獨自坐在督帥病房門前。

這座跨院中仍有着十分森嚴的戒備，十幾個人，分兩班防守着。

申初光景，督帥病情轉劇的消息，傳入了內堂，徐夫人吃了一驚，帶兩個丫頭，急急的奔來了跨院。

沈百濤雖然交代過了幾個屬下，就算徐夫人也要攔駕，但一品夫人，自有她的威風，兩個大漢一現身，還未來得及說話，徐夫人已搶先說道：「告訴沈先生，就說我要看看督帥。」

兩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道：「夫人稍候，我們去給夫人通報。」

徐夫人道：「沈百濤既然在此，那就不用通報了。」

舉步向室中行去。

兩個守門大漢，雖然早有着沈百濤之命，也不敢攔阻徐夫人。

徐夫人直奔入正廳，但行至廳門口處，却為面帶酒意，當門而坐的沈百濤攔阻了去路。

沈百濤微閉雙目，似是已沉沉睡去。

徐夫人微微一皺眉頭，低聲說道：「沈先生，沈先生──」

沈百濤霍然睜開醉眼，望了徐夫人一眼，站起身子，道：「夫人──」

徐夫人接道：「聽說督帥又病情轉劇了……」

沈百濤道：「夫人由何處聽來此訊。」

徐夫人怔了一怔，道：「消息傳入內堂，這隱密自然是由先生的屬下，守衞這跨院中人傳出來的了。」

沈百濤似是酒意還未全醒，啊了一聲，道：「夫人來此作甚。」

徐夫人道：「探望督帥，我要看看他是否病情轉重了。」

沈百濤道：「不錯，轉重了，所以，在下喝了很多的酒。」

一面說話，一面却暗中打量了兩個隨行而來的丫頭一眼。

這兩個丫頭，都在十五六歲之間，生的都很俏麗，但沈百濤却發覺這兩個丫頭，都是自己沒有見過的人。

但聞徐夫人說道：「你已經盡了心力，我想該變變方法了。」

沈百濤道：「如何一個變法？」

徐夫人道：「我要把督帥移回內堂，傳令開封府文武百官，為督帥延請名醫，一面快馬傳遞奏章，呈報當今。」

這一連串的說話，使得沈百濤心頭大大一震，酒意也消退了不少。沉吟了一陣，道：「夫人，這作法……」

徐夫人接道：「我覺着應該如此，我不能讓自己的丈夫，死的不明不白。」

沈百濤道：「徐夫人怎知督帥一定會死呢？」

徐夫人臉色微變，道：「沈百濤，你不能斷章取義。」

沈百濤淡淡一笑，道：「夫人自有主張之權，不過，督帥在神志還未清醒之前，夫人只好忍耐一二了！」

徐夫人道：「他自中毒至今，一直未清醒過，要他神志清醒，那要等到幾時？」

沈百濤低聲說道：「夫人，請不用担心，屬下已……」

目光停在徐夫人身後兩個丫頭的身上，突然住口不言。

徐夫人回顧了兩個女婢一眼，道：「你們退開去。」

兩個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徐夫人目睹二婢去遠，神情轉變的十分嚴肅，說道：「沈百濤，你雖然是徐督帥最相信的屬下，也是他最器重的朋友，但別忘了我是他的妻子，我和他榮辱相共，生死同命。」

沈百濤連連點頭，道：「夫人說的是，在下也正要告訴夫人，督帥已經清醒過一次，而且進了一碗參湯。」

徐夫人面泛驚喜之色，緩緩說道：「這話當眞麼？」

沈百濤道：「屬下怎敢欺騙夫人。」

徐夫人道：「讓我去瞧瞧他好麼？」（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江湖浪子

單于紅・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雙得到「冷蛇蝎」單桂珠捨命保護，終於來到了天母潭，拜謁他的師母「天母仙姑」詹杏娘，詎知詹杏娘對北雙師父逍遙翁餘怒未消，對北雙厲聲驅逐，迨北雙擬在花陣中拔劍自刎之際，詹杏娘又回心轉意，命單桂珠抱回北雙，至是，北雙便在迷糊中時睡時醒，恍惚中似覺曾對單桂珠百般摧蹂，直至他眞正地清醒過來，發覺失去三個月的武功已然完全恢復，但也發覺不見了他心愛的單桂珠，不待他有所詢問，詹杏娘曾滔滔不絕的把她在八十年前與逍遙翁及寒江釣翁的恩怨情仇說個不停——

劍刃翻飛遍地血　恨冲牛斗半天紅

寒江釣翁見逍遙翁那時的名聲高於自己，一股年青人特有不服輸的傲氣，便投戰書與逍遙翁，言明地點時間約戰對決。

此事雖不算江湖大事，但却也轟動整個武林，人人皆欲一覩逍遙浪子與江郎，孰是年青輩的第一高手？

於是，兩虎相爭，吸引了不少的知名武林人物觀看，轟動非常。

如此一來，逍遙浪子與江郎本是無意作生死鬪，但一見於如此多人觀看，皆想打倒對方，以博成名，便成一場殊死決鬪。

江郎身為武林望族，自是不甘敗於一個江湖草莽，武林浪子之手裏，再者他深深愛戀的詹杏娘也在一旁觀看，他更要打敗逍遙浪子，以博詹杏娘之青睞。然而逍遙浪子乃年青輩的第一把交椅人物，江郎想打倒他談何容易？

第一天的決鬪是手上功夫，輕功、掌法，兩人對拆三百招，直至日暮西下，仍不分勝負。

於是由作見證的「鐵拐詹」詹正杰，即詹杏娘之父，判定第一天決鬪平分秋色，互無勝敗，決定第二天繼續兵器的比劃。

當晚逍遙浪子以及觀看的武林豪雄，皆受鐵拐詹的酒宴欵待；鐵拐詹是以見證者的身份招待大家，也想藉此提高其詹家之聲望。

鐵拐詹與江郎之家關係密切，而且對江郎非常喜愛，有意做爲愛婿，想把詹杏娘許配給江郎，親上加親，希望更篤定兩家的友好；而且他深切希望在明天的比武中，江郎能擊敗逍遙浪子，以增他的光采。

可是他心裏非常的明白，明日之戰，江郎絕不可能打敗逍遙浪子，老實說，今天他兩人的較量，要不是他提早判定收場，江郎絕走不過逍遙浪子十個照面，便要被打跨。

在愛婿心切的催促下，詹正杰竟不顧後果，以其獨門製造的「七絕去功散」，置於於逍遙浪子的酒中。

本來，「七絕去功散」，是七天才能發作的，但鐵拐詹另外還加了一種加速催發的藥物，俾使見效……

鐵拐詹不敢放多，只在逍遙浪子杯中滲入少許的去功散，他怕過量致使自己露出馬脚，而且他也無意使逍遙浪子完全失去武功，只想能使逍遙浪子失去一兩成少許的武功敗在江郎的手裏便好。

逍遙浪子絕沒想到在武林上德高望重，衆人景仰的鐵拐詹，竟會在如此衆多武林羣雄會聚的場面做手脚，不虞有詐，喝下鐵拐詹的藥酒。

逍遙浪子喝下藥酒以後，隔了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才感體內不適，但他仍沒想到已中了人家的手脚，以爲是今天的搏鬬使他感到疲勞。

於是他與桌上豪雄周旋了一會，便推托身體疲倦，進入廂房，準備休息。

逍遙浪子只覺頭痛非常，過了一陣子，才沉沉入睡。

鐵拐詹的暗中下藥，任何人也不知曉，即連江郎也不知情，但其女詹杏娘却知道了。

詹杏娘自幼對醫術藥物方面極有興趣，且具天賦，雖是年方二十，但其醫術的高明，早已遠近皆知，遠揚夷角，博有「妙手回春」之美譽。

當她發現逍遙浪子有異樣之時，經過短短的推敲細想，便恍然大悟了！

她知道她父親的用意，但她實在太痛心她父親的不光明手段……她只知道她有替逍遙浪子醫治的義務，也許，這是爲了補償她父親的過錯，但是，她清楚她對逍遙浪子一見生愛，她知道她父親要把她配給江郎，但她總覺得江郎比不上逍遙浪子。

她說不出爲什麼，她只知道愛是一件不可理喻的東西，當筵席收散之時，在夜闌人靜裏，她偷偷的進入逍遙翁的房裏。

她替逍遙浪子解去他身上少許的去功散。

她獻上她的處子之身。

逍遙浪子感迷迷糊糊的，宛置夢中，一場旖麗的春夢。

按七絕去功散是詹杏娘的獨創秘方，那時還尙未揚諸於世，公開武林，解法外人不得而知，至今仍可說無人可解，但詹杏娘是創始人，她當然知道此種藥物的解法，本來詹杏娘是不敢替逍遙浪子醫治的，因爲據一般治療藥物中毒而失去武功的方法，必定陰陽調和，醫者必死。

可是詹杏娘知道逍遙浪子所服下的去功散不過少許，況且她本身武功並不弱，又是精通醫理，所以當她吸取逍遙浪子體內的去功散之時，並未毒發而亡，僅是失去一成功力。

逍遙浪子醒來，發見並不是夢，一切是眞、是實……

在他驚愕不止之時，詹杏娘把原由欵欵告訴他，並要逍遙浪子和她遠走高飛。

逍遙浪子料不到鐵拐詹如此卑劣，本想向鐵拐詹攤牌，把此事讓武林豪雄知道，使鐵拐詹一輩子抬不起頭；但詹杏娘對他苦苦哀求，只有與詹杏娘深夜離走。

第二天武林豪傑自是大爲驚異，何以逍遙浪子不告而別？連江郎也莫名其妙，當然，只有鐵拐詹自己心裏明白。

他後悔自己的無知，他沒有想到他的做法使他失去了僅有的女兒。

江郎見詹杏娘也不見，大爲狐疑，以爲是逍遙浪子拐帶詹杏娘一起逃走。

逍遙浪子與詹杏娘自是結成夫妻，同隱山林。

但逍遙浪子在這以前已認識了一個女人，而且非常愛她，但兩人有肌膚之親，夫妻之實；逍遙浪子生性浪蕩，喜愛漂泊，而他所愛的女人徐蕙，却愛淸靜，堅持要逍遙浪子與她定居下來，從此絕跡江湖……。

逍遙浪子是眞心愛徐蕙，而且答應她與她結成連理枝，隱居江湖，但適巧接到江郎的挑戰書。

於是逍遙浪子便向徐蕙言明赴約回來之後，必定履行他的諾言。

但逍遙浪子沒料到有此差錯，而使自己與詹杏娘成爲夫妻；而詹杏娘的美貌，且又對他有救命之恩，使他忘却了徐蕙。

逍遙浪子與詹杏娘確是過了一段長久的甜蜜生活。

後來，江郎從鐵拐詹的口裏知道事情的眞象，怨鐵拐詹做法錯誤，但他明白鐵拐詹是出於一片愛己之心，只恨自己武功不濟，否則，決不會至此地步……。

江郎對杏娘仍是痴心如常，但木已成舟，後悔

莫及，抱恨隱入山林，勤練武學。

徐蕙見逍遙浪子一去不回，且得知逍遙浪子已與詹杏娘成婚，傷心欲絕，終日以淚洗面，痛不欲生。

而且徐蕙替逍遙浪子生下一子，長得和逍遙浪子一模一樣，酷似非常，更使他深深思念逍遙浪子，終於傷心過度，含恨離世。

逍遙浪子得知徐蕙逝世的音訊，才想起自己對徐蕙許下的諾言，歉疚萬分，痛不欲生！

從此逍遙浪子便常常在腦海中漾起徐蕙的臉龐，宛似看到了她含怨的眸子，宛似責備他對她的遺棄！他後悔，他歉疚。

逍遙浪子只覺徐蕙在他腦海漾起的次數愈來愈多。睡夢裏，他夢到了徐蕙含怨的眸子；吃飯時，眼前彷彿看到了徐蕙對他的痴痴凝視；每當他親吻詹杏娘時，他又好像看到了徐蕙那如雙星的眸子而且充滿對他太多的恨！無時無刻，他總覺得徐蕙隔在他與詹杏娘之間。

終於，逍遙浪子煎熬不住心中的歉疚，良心的自責，離詹杏娘而去。

詹杏娘苦苦挽留，她認爲事情已過去，何必緬懷於心？但她失敗了，在眼淚婆娑中，她的心隨着逍遙浪子的離去脚步而片片粉碎。

詹杏娘仍存一綫希望，她認爲逍遙浪子會回她身邊，但她失望了，一段漫長的光陰在她的哭泣聲中溜走，證明她是徹底失望了，逍遙浪子永遠不會回她身邊。

逍遙浪子此種做法是够殘忍，他既無法對徐蕙有所補償，而又拋棄詹杏娘，豈不是兩頭空，一錯再錯麼？但他是眞的錯麼？誰能說愛在人的心中感受是水平綫一樣的？是不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感受。

逍遙浪子的感受是痛苦極了，他本想把徐蕙爲他所生的兒子帶回來撫養，但他生病死了！

他無法推諉感情的責任，兩條人命的責任，他自認自己已無資格爲人之夫，爲人之父；他認爲自己和林中禽獸無異，他該和牠們一樣無聲無息的死亡。

所以，他選了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與世隔絕，他要懺悔，懺悔……，爲了徐蕙，爲了他不曾謀面的兒子，而且，也是爲了他無法與詹杏娘厮守終生。

詹杏娘在絕望之下，懷着愛恨交雜的殘缺心靈，獨自來到天母潭隱居下來。

江郎得悉逍遙浪子拋棄詹杏娘，他仍是對詹杏娘痴愛非常，他不顧見到他所愛的人遭受到遺棄，所以又言明要與逍遙浪子決鬬，如是敗在他手裏，他要逍遙浪子回詹杏娘身旁。

他們每年決鬬一次，每次限爲三百招。

一年又一年……。

無情的光陰在他們的兵器撞擊聲中飛逝，鬍鬚在他們的吆喝聲中長出。

一年又一年……。

逍遙浪子已被改稱逍遙翁，江郎也被改稱爲寒江釣叟，噢，他們已是老了，由年青輩的好手，變成武林的頂尖高手，他們並沒有分出勝負。

年邁能使人厭倦，他們停止了對決，一切就這樣，平淡的讓它過去，過去……。

北雙淸楚的記得，當天母仙姑說完之後，她那滿是皺紋的眼角，沾着一滴晶瑩的淚珠，爲情所鑲造的淚珠。

當北雙告訴她逍遙翁已作古之時，他看到她眼角滑下更多的淚珠，爲愛所凝塑的淚珠。

北雙也記得自己也淚流滿面，他不僅是爲了祭吊他師父而哭泣，說實在的，他有太多掉淚的理由了！

他把他自己何以失去武功的原因，以及他的身世，所遭遇的一切一切，像對慈母哭訴般的，含淚告訴天母仙姑。

北雙這才知道羅萍何以會知道自己的師母在天母潭，他知道白嘉露也一定知道，只是騙自己。

他很爲難天母仙姑叫他不要拋棄白嘉露，他覺得他中了她的去功散，攪得自己狼狽非常，他能够遵照羅萍對他不加報復，已是非常難得的了；但他又不敢違拗她的意旨，只好毫無信心的點頭答應。

北雙這時也才明白何以自己的師母也會佈植絕花門陣，原來是和寒江釣叟從前研究出來的，難怪黑門豹也懂。

北雙一切的疑問都獲得明瞭，但唯一使他不明瞭的便是天母仙姑始終沒有提起單桂珠。

他想開口問，但天母仙姑却叫他離開，根本不讓他有發問的機會；他只知道天母仙姑在他臨走的時候，叮囑他在冬天降雪之時，必須帶回三種藥草回來。

日出日落……。

月昇月降……。

又當第六個月亮消失之後，第七個太陽昇起之時……

天母潭的彼岸飛起一條人影……

只見那條影輕功高得令人瞠目結舌，一塊掌大的石塊在那條人影飛起之前，如箭射，然後那條人影傲嘯一聲，那麼不可思議的拔起十五丈遠，堪堪追上那塊即將落入潭中的石頭，單脚輕輕一點，即

將墜落的身子猛又一拔，那麼輕易的躍過這二十丈來寬的潭面！

嘆，這正是上上縱點輕功術，那麼來人便是江湖一鼎無影浪客北雙了？

是也，正是他，那江湖浪子，又叫血煞星的北雙，北雙！

「殺！殺！……」北雙的身形如脫弦之箭，快得令人跟不上眼的朝七天前他來的路馳去，嘆，他英俊臉上呈着一片濃烈的煞氣，看來令人打顫，雙眸那兩道如冰如箭的眼神，根本叫人不敢相信那是從人的眼睛發出的，只見北雙飛快的躍上苗嶺，而且飛快的翻飛山脚下，口中猛然大叫兩聲殺，身形毫不停留的如流星急射的來到大山村口。

北雙轉過身形，停在七天前他爲朱妮豎立的新墳。

北雙默默的立在墓前，臉上肅穆的殺氣，比那初秋的涼意更使人兩股抖顫。

北雙的面上除了一片冰冷，毫無表情，唇角慣有的微笑已凍結了，被面上那塊冰冷所凝結，只是緊緊抿着，漾着太多太多的殺氣，殺氣……

良久，北雙才又射起身形，電閃般向村裏疾射而入……。

北雙在一間簡陋如鴿籠的房子前停下，緩緩走入。

「您，您是要找誰？」裏頭走出一位四十的糟老頭，朝北雙用生硬的漢語問道。

「把少爺看清楚一點！」北雙一把抓住那糟老頭的胸襟，齒縫裏迸出令糟老頭背脊昇起一股冷意的語音。

糟老頭面色猛然大變，驚聲說道：「嗄，你，你是……！」

「我是你家少爺……」「拍！」北雙眸裏射着狂瀾的殺氣，單手一揚，咬牙切齒的朝糟老頭用力摑了一個耳光。

糟老頭的身形如斷綫的風箏栽了出去，碰的一聲，摔在門角邊，嘴中捂着鮮紅的血，而且十幾顆的牙齒散落在地上……

「大爺，爺，饒命，小的，小的……不會武功……。」糟老頭蜷曲着身子，兩手捂着滿血的嘴巴，兩眼驚駭的睜着，失聲的說道。

「喀喀！」北雙不發一言的走向前去，面無表情的抬起右脚，用力朝糟老頭的左腿踏下！

「哇！……」糟老頭殺猪般的叫了一聲，昏了過去，只見他左脚膝蓋處一片血肉模糊，膝蓋被北雙一脚踏碎斷，骨肉片片，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但北雙像是殘酷的劊子手，臉上殺機盎然，兩眼射着駭人的眼光，唇角漾着狠毒的笑意，一脚踢開糟老頭已是撇家的左下腿，滿是血漬的繡花緞鞋在糟老頭身上擦了擦，蹲下身子，點住糟老頭左腿血流如注的傷口，轉身單手一旋，一丈外几上的茶壺被他的「隔空取物」吸了過去。

北雙接過茶壺，把水倒在糟老頭如死灰的臉上，糟老頭悠悠醒來。

「媽呀！」糟老頭一看自己斷了一條腿，大叫了一聲，又要昏過去。

北雙連忙又倒下冷水，生冷的說道：「慢點，好戲還在後頭！」

糟老頭吃力的張着滿血水的大嘴，艱苦的顫着聲音朝北雙哀求道：「大，大爺……饒，饒命！」

北雙冷冷的勾着糟老頭，寒聲問道：「黑衣蒙面人是誰？」

糟老頭驚駭的望着北雙，幾乎是哭着說道：「大爺，我，我沒有看，看到他的臉，他，他給我一……一百兩銀子……。」

「還不錯，你這條老命還值一百兩銀子……。」北雙朝糟老頭似笑非笑的撇了一下唇角，寒聲接道：「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糟老頭驚悸的蠕動一下，牙齒的脫落，使得他原來便是破銅鑼的嗓子，更像死了娘的哭聲：「她，她只，只是叫我開，開一個臨時客房……。」

「聽她的口音是那裏人？」北雙緊逼着問，兩眸一瞬也不瞬的注視老頭面部的表情。

糟老頭被北雙的眼光射得一陣發抖，沙啞的說道：「我，我聽，聽不出，我是此地苗，苗人。」

北雙嘴角掛着令糟老頭心裏發毛寒笑，兩眼的眼神看得叫糟老頭想昏過去。

「大，大爺，饒…命……！」糟老頭被北雙如兇神惡煞的眼光逼得閉下眼皮，流出絕望驚悸的淚水，兩手抖得非常厲害，簡直像拍手鼓掌一樣，艱苦的合在一起，朝北雙無力的拜着，大嘴像斷氣不下的張着，聲音像走調的音樂，顫得叫人分不清是苗語還是漢語：「大……大……爺……小，小的所……知道的……都都都……」

糟老頭嚇得說不出下面的話來，都個不停。

北雙忽然怪異的問：「你的一百兩銀子用完了沒有？」

糟老頭猛然睜開眼睛張嘴說道：「沒，沒有！」他以爲北雙要銀子，急急說道：「小的，還還……有二百多兩銀子。全，全給您，您大爺……」

北雙朝老頭古怪的笑了笑，冷澀的撇嘴說道：「嘖！多可惜。你早該換成冥錢的！」

「饒……饒！」糟老頭一鬨，駭得大聲嘶叫，

猛地拖着單脚的身子，急速的爬出門……

「看在你沒有武功的份上，少爺便賞你一個痛快吧！」

北雙拿起茶壺，寒笑的，朝着糟老頭的腦袋打去……

「哎！」糟老頭只發出一聲短短的哀叫，已是嗚呼哀哉，完蛋大吉！

只見他只不過剛爬在門坎上，斗大的腦袋已被茶壺敲得腦袋開花了。眞可謂腦血塗地哉！

這時門已圍上一大片的苗人，遠遠的觀看着這副慘相，在驚聲喧嘩着……

北雙噙着冷笑，昂然走出門外，寒聲說道：「那個看不順眼的爬出來！」

「哇呀！」那些苗人一接北雙如毒蛇的眼光，哇的一聲，四散而逃……

北雙轉身奔上樓上，走進他曾與朱妮纏綿過的房間，默默的憑吊一會，懷着哀傷的心情以及滾熾的怒火，把這令他曾經心碎腸斷的鴿籠似的房子，放了一把火，給燒得一乾二淨，只剩一片灰燼……

接着北雙來到兩里之外的大山酒樓……

「客、客……」

伙計一見北雙那對怨毒，像是巴不得把世上所有的人殺盡一樣的眼光，生意經的笑容再也搬不出來，牙齒打着冷顫，客個沒停，嚇得說不出話來。

「狗養的，都跑光了！」

北雙環視了一下酒樓，盡是一些陌生的苗人，並沒有發現追殺他的仇人，他原本想殺個痛快，大概是那些欲殺他的仇人知道北雙已到達天母潭，深怕他恢復武功，老命不保，一溜烟的逃回去了。

「來壺白乾，一斤香肉。」北雙習慣的挑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朝滿臉驚悸，打揖不止的伙計說道。

「是！是！」伙計連聲應是，幾乎是用跑的退下去，然後戰戰兢兢的端上酒菜。那副樣子，就像見了鬼似的。

北雙一杯一杯的猛灌着，喝得酩酊大醉，爛醉如泥，酡紅着臉，伏在桌上昏昏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恍恍惚惚的醒過來……

「噫！這老魔還沒走？」北雙甩甩頭，正想付賬，順便買一頭馬，忽然看見北海雄魔正從樓上走下，心裏大喜的忖道。

北海雄魔像是在這家酒樓住了些時候，伙計很熟悉的招呼着他。他似是未見北雙。在離北雙三個桌子遠的一張桌子，背向着北雙坐下來。伙計給他一壺酒，及一碟烤鴨。

「老魔，少爺可憐你，讓你吃完你最後的一餐吧！」

北雙確定沒有錯，心中泛起一股熾烈的殺機，心知冰傑已被他殺了，一面冷冷的道，一面提起酒壺，粗魯的猛灌着。

停了一會，北雙腹中已想好要北海雄魔如何死法。

他有點驚異北海雄魔明知自己已到天母潭，竟還敢留在這裏，眞可謂不知死活……

北雙冷哼一聲，提起酒壺就朝北海雄魔砸過去。忽見昆山二虎楊貴與楊賓走了進來，心中恍然的叫了一聲。

「噢！原來如此。」

北雙連忙翻過頭，欲知北海雄魔與楊氏兄弟到底搞甚名堂。

北海雄魔一見他的老搭檔到來，咧着大嘴，驚喜的說道：「你們怎到現在才來？」

楊氏兄弟坐了下來，兩人風塵僕僕，似是趕了一段好長的路，只剩一隻右耳的楊貴仰了一杯酒，朝北海雄魔小聲回道：「家師看得太緊，簡直沒法走出來，還算是偷溜出來呢！」

「老呂，姓北的怎樣了？」稍矮的楊貴吃了一塊鴨肉，精神肅穆的問道。

「他媽的，眞氣死老子了！」北海雄魔臉上漾着惋惜和不甘的神色，低着聲音說道：「差點就把他給宰了，誰知中途竄出了一個狗養的死蠻人，我雖把那狗蠻人斬了，但叫姓北的逃了。」

「怎會追丟了？你不會到天母潭去麼？」

「誰說沒去？」北海雄魔眨着眼說道：「我在天母潭鑽了兩天，就是走不進去，一口二十丈飛鳥不渡，鵝毛不浮，而且冷如冰的潭水橫阻着，兩旁植着莫名其妙的陣勢，不單是我沒法進去，其外向小子尋仇的也沒法進去，所以我只好在這裏等你們。看是如何辦！」

昆山二虎一聽讓北雙逃了，心頭一陣沉重，互相呆望了一會，楊賓才沉聲開口問道：「那些要殺姓北的人呢？」

「他媽的說起來眞個氣死人！」北海雄魔憤憤的乾了一杯。獨目射着一股憤怒，桀桀說道：「全是烏龜王八孫，他們一聽姓北的已逃到天母潭，而又沒法進去，全都跑了！」

楊貴憤憤的罵道：「媽的，儘是不帶種的兔崽子！」

「慢點，老呂……」楊賓忽然沉聲說道：「你能確定姓北的能够進入你們不能進的陣勢？」

北海雄魔沉吟了一會，搖頭回道：「這……我不能確定。」

楊貴肯定的說道：「我想，姓北的也一定還沒

找到天母仙姑。」

北海雄魔與楊賓皆是一怔。

「姓北的身無武功，冷蛇蝎也絕不可能躍過二十丈的潭面，而且傳聞的冷蛇蝎並不是對陣勢非常精通，相信他也不能通過那樹林。」

「那你是說姓北的還藏在天母潭附近？」北海雄魔老臉上現出高與的神色，睜大着僅有的一隻獨眼，急聲的問。

楊賓點頭說道：「不錯……」

「不，你們是大錯特錯了！」楊賓話聲未完，一陣冷冰的語言使他們一驚。

楊賓首先發現牆角的北雙，脫口叫道：「哇！那小子在這裏！」

「嘩啦！」北海雄魔陡地推翻桌子，色厲內荏的朝北雙怒聲罵道：「小子！你眞大胆，竟還敢留在這裏！」

屋內食客一見氣氛不對，連忙四散……

「大胆的是你們……」北雙從容的坐着，慢條斯理的挾起一塊香肉，津津有味的嚼着，看也不看北海雄魔，猖狂至極的浮起一絲輕蔑的笑意，如冰珠子的語音，帶着不屑嗤聲，以及冷冷的口氣，緩緩露出他的潔白的齒縫。

「告訴你家少爺，要怎個死法？」

「哼！」北海雄魔不待北雙說完，猛地大喝一聲，雙掌驀然提起全部功力，捲起一片排山倒海的狂飇，壓向北雙。

昆山二虎也連忙用上十二成功力，怒吼一聲，送出一股驚天動地的掌風……

「現眼了！老魔！」北雙吃吃一笑，就待那股凌厲勁風捲至之時，傲嗤一聲，身形像一團白霧般的驟然昇起。那麼驚險的避過北海雄魔與昆山二虎三人全力擊出的掌勁！

北雙修長的身形像幽靈般的附在屋樑上，兩脚勾着脊樑，身子倒掛着，微微旋盪着。北雙在自己的兩脚勾上屋樑之時，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完全沒有一絲間隙的停留，倏然兩掌反手拍出，虛無掌已應聲而出……

北海雄魔與昆山二虎只覺自己的掌力才不過擊在北雙坐的桌席，一聲嘩啦，却不見北雙人影。剛剛一抬眼，樑上倒掛的身影，正映入他們的眼簾。剛一股嘶嘶勁風，已是令他們那麼驚駭的襲到他們的眼前！

「他媽的！」北海雄魔與昆山二虎說不出心頭是如何的駭悸，根本不讓他們有第二個思維的轉動。暴喝一聲，三人咬牙推出一掌，硬擋北雙有若天崩地裂，鬼哭神號的掌風……

「砰！」

一聲大響，夾着三聲悶哼……

只見昆山二虎的身形砰的一聲，一個大踉蹌的直退下去，撞上一張桌子，然後連人帶桌的栽在牆角下。北海雄魔情形是稍佳，但也狼狽不堪，叭叭的退了三個大步。身子靠住門口掌櫃的櫃枱，否則也眞要栽下去呢！

北雙藉着掌勁的反彈，身子捲簾般的轉了一圈，坐正了身子，像索命煞星般的高坐在屋樑上，兩眸含着輕視鄙夷的眼光。那麼冷傲的瞅着臉色蒼白，滿臉駭意的北海雄魔與昆山二虎。

昆山二虎艱難的爬起身子，嘴角掛着一線血絲，鼠目裏漾着痛苦的神色。只覺北雙方才如萬鈞雷霆的一掌，差點沒叫他們的內腑給震得離位。

北雙輕鬆的盪着兩腿，習慣的滋了滋牙。古怪的俯視着北海雄魔，冷冷帶着嗤笑已極的意味哼道：「滋味如何？」

「小子，休要得意！」北海雄魔穩下胸中翻波的氣息，猛然焦喝一聲，亮出腰際的狼牙棒，偌大的身形，陡地怪異非常的斜射而起，而且，那麼奇怪的在半空翻了一個觔斗。只不過令人眨一半眼的時間，北海雄魔的身軀，那麼漂亮的令人驚嘆的射到北雙的眼前，而且，狼牙棒是如此譎險的砸向北雙腦袋……

「老魔！什麼叫死，你知道不知道？」北雙視若無覩，吃吃笑了兩聲，心知北海雄魔已是孤注一擲，搬出他的箱底功夫「暴日寒雨」。當下不敢大意。就在北海雄魔的觔斗不過翻了半圈，北雙的身子竟然那麼令人匪夷所思昇起，向左斜出了兩尺，而且左脚宛如毒蛇出洞般的那麼陰辣狠毒的勾向北海雄魔的小腹。

「嘩啦！」北海雄魔的狼牙棒擊在屋樑上。一截橫樑被擊得粉碎，北海雄魔止想變招換式，忽地哼一聲，臉色大變，身形栽了下來。

北雙也因爲橫樑的斷碎，他的身形也跟着墜下來。

「老魔，告訴你死就是這樣子！」北雙在身形墜下的一刹那，兩手迅速一拔，只聞嗆的一聲，肩上的雙劍帶着兩片閃閃寒芒亮出。

地下的昆山二虎，臉色大駭，根本不叫他們有所出手的機會，他們只覺北雙和北海雄魔的身形仍在半空中，尙未落地之時，北雙已那麼令他們胆寒的亮出雙劍。而且，那麼令他們魂散的劈向北海雄魔……

「哇——」一聲凄厲悠長的慘號，隨着北雙如死神的笑聲，自北海雄魔大張的黑唇嘶起。

昆山二虎不想看，但他們的眼孔裏，正映着一

幕慘無人道的分屍圖……

只見北雙手中的兩柄長劍，像舞風車般的，帶起片片的血肉。那麼毫無顧忌的在北海雄魔的身上「暢游」；昆山二虎看不淸那兩片揮動的劍鋒，只知道北海雄魔在空中的身子在迅速的「分解」着。

一片片，一滴滴……

到了最後，他們只看到北雙躍下地面，北海雄魔，不見了！

眞的是不見了！如果說有，那麼地下一堆血肉糊糢，有如肉醬的一小塊一小塊像銅板大的四方「屍體」，便是北海雄魔那位老兄！

噢！那會是眞的麼？

不要說昆山二虎「穩如泰山」的呆立着，就是連屋外那堆看「好戲」的苗人，也如中了魔似的呆立着……

他們不認爲分解一個人是困難的，但是無影浪客那小子却是不同。他是絕對的「分屍聖手」！不是麼？地面到屋樑的距離也不過丈把高而已。他竟能在落地以前，而且在半空中，在不可能的不可能中，那麼輕易的叫人以爲是在夢中的把一個昂藏的軀體「料理完畢」！

不，那不會眞的！可是，那千眞萬確一百萬是眞的！你瞧，那「分屍聖手」，正悠閒的背着手，什麼時候雙劍又回鞘，而且看起來是那麼瀟洒的踱着方步，那麼瀟洒的滋着牙，一陣如死神的聲音，不該伴着他那很豪邁的微笑吐出來的：「嘖！昆山兩條豬，怎麼啦？怎個盡死在那裏？別也是不帶種的！

「嘿！這就奇了。你們既是這麼帶種的從塞外老遠來找少爺，怎地儘管站着？」

北雙見昆山二虎兩眼發直的呆望着自己，唇角浮着一絲冷酷不帶人味的笑意。星眸射着毒蛇般的狠光，狂傲的撇着唇角的道。

昆山二虎如夢初醒。一接北雙惡毒的眼光，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本能的退縮着……

「嘖！還不是個龜孫王八蛋？」

北雙唇角始終掛着揶揄不屑而又古怪的笑意。緩緩挪動着脚步。一步一步的欺向滿臉佈滿驚駭神色的昆山二虎。

楊貴猛地怒喝一聲，解下腰間的七節棍，驀然擊向北雙。

「嘿！姓北的。大爺怕你不成？」

「這才是！」北雙冷冷的說了一聲，身形在楊貴還沒動以前，早已像大鵬般的猛然拔起。

但祇見北雙的是字仍在空氣裏浮動，兩條人影如電的交錯而過。

接着一聲悶哼揚起——

楊貴拔起的身形，像洩氣的皮球，倏地墜落下來，身子一陣急劇的搖晃，一滴滴如雨點的血水，正從他身上滴到地下。

北雙飛起的身形，在半空中轉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弧形，緩緩的停在門口的櫃枱上，俊臉上神色自若。緊抿的唇角，洋溢着冷酷，兩眸冷冷的望着背向他的楊貴。

「呃……」楊貴似是痛苦非常的呻吟了一聲。本是搖搖欲墜的身形，又是一陣踉蹌，幾乎栽了下去。

「哥哥！」楊貴目眦欲裂的狂叫一聲，衝了過去。

「叭！」楊貴似要轉身，但他失敗了，他祇不過把身子轉了一半，叭的一聲無力的仰了下去。

楊賓祇見他哥哥胸前被他自己的棍尾戳進一截，鮮血直冒。

楊賓哭着扶起地上的楊貴，但楊貴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雖然他那對鼠目像死魚眼般的不甘心的瞪睜着，但他永遠也聽不到他弟弟對他的呼喚了！

楊賓放下氣絕的楊貴，轉身向北雙緩緩走去，臉上驚悸的神色被一片憤怒所取代。祇見他兩眼佈滿着仇恨的血絲，鋼牙磨得格格作響。那副樣子眞恨不得把北雙給生吞活剝。

「對了，要死可得像個東西。」北雙傲然的屹立在櫃枱上，臉上勾起像是對楊賓嘉許又像是揶揄的笑容，那麼輕鬆，那麼脫逸的說道：「喂！小豬，把要遞出的招式想淸楚一點，別像你那死哥哥一樣，專往自己身上插！」

「我操你的娘！」楊賓不待北雙說完，暴叱一聲，一掄七節棍，刷的一聲，劃起一道銀光和嘶嘶之聲，快如激星，惡毒至極的捲向北雙的頸項！

「別忘了向你的腦瓜說聲再見！」北雙的身形隨着齒縫中冷冽語音滑出，驀然拔起，宛如餓虎撲狼的罩向楊賓。

楊賓心頭大駭，大叫一聲，正想抽身滑退。但太慢了。

祇見北雙左手那麼不可思議的，接住楊賓的棍梢，身子毫不停留的，掠過楊賓的身旁，帶起一道血箭……

嗯！北雙此手眞是漂亮極了。他不但不避楊賓打來的七節棍，反而拔起身形迎向楊賓，左手驀然運足先天罡氣，硬生生的接住楊賓的棍尾，而且那麼毒辣，那麼陰狠的反纏楊賓的頸項，然後藉身形的掠射，用力一扯。但聞咯察一聲，楊賓的腦袋叫他活生生的摘下來！

北雙在沾地的一刹那，奇妙已極的使出一個斛

斗，緩緩的面向楊賓而飄落地上。

北雙祗見楊賓已成了一具無頭屍首，他那顆血淋淋的頭顱滾在楊貴的臉旁，像是在親吻着；但楊賓的屍體仍然不甘心倒下，仍是倔强的挺立着。

「媽的，你家少爺最討厭要死不死的人了！」北雙臉上殺機未褪，狠狠的罵了一聲，單掌一揚，砰的一聲，一掌把楊賓的無頭屍體給震得稀爛，血肉激飛，慘不忍覩！

「嘖！都完蛋了！」

北雙拭了一下顏角上微微的汗珠嘴角掛着得意的微笑。對眼前的屍體無動於衷，冷峻的撇了一下唇角，像是對着地上昆山二虎的屍體發話，又像是喃喃自語道：「什麼叫血煞星，懂了吧？就是你家大少爺！」

如黑布的穹蒼，罩着大地。

天的一角，掛着一顆熠熠發閃的金星。

一騎快馬，疾如流星的，在貴州的荒道上飛馳着。

他是誰？正是江湖一鼎無影浪客，又叫血煞星的北雙。

北雙在大山酒樓解決了北海雄魔與昆山楊門兄弟後，便向漢苗鎮進發。

北雙深恐西北雨向紅苗幫報復，不敢停留，披星戴月的奔馳了一日夜，來到了漢苗縣外郊。

北雙忽又想起曾救他的牛家幫牛妞姊妹。正想撥轉馬首先到牛家幫的隱身地去看看。

「呵呵，這次可逃不了啦！」忽然一陣非常微細的聲音在很遠的地方，少說也有十里外，但在此寂靜的夜裏，而又是順風。況且憑北雙爐火純青的功力，他仍能辨別聲音自斜左處傳來。

「看個究竟。」

北雙毫不考慮的射起身形，撤下坐騎。展出師門的無影無虛飄踪步法，比野馬狂奔的速度快上兩倍不止，閃電般的隱入左處的樹叢裏。

眨眼間工夫，北雙循聲而至，一片叮噹的武器撞擊聲，清晰的傳進他耳裏。而且隱隱約約的看見幾十條人影在跳動。

北雙躍上一棵樹上，凝足目力覷去。

但祗見十幾個苗人正圍攻着一個苗女。

「噢！那是牛妞！」北雙突然大驚，祗見那名受攻的苗女正是牛妞。北雙還看到地下躺着一片牛家幫的弟兄。

「喔——」北雙想也沒想的便拔起身形，傲嘯一聲，刷的躍下場中。

「你是什麼人？胆敢……哇！」一名苗人見有人插入，用苗語喝問。但話聲未完，身形像倒栽葱的跌了下去，一顆腦袋還留着莫名其妙的問號，便和他的身子再見。

北雙用上生硬的苗語冷澀的嗤道：「我是你家少爺！」

不管三七二十一，兩隻手一叉，克的一聲，無虛劍已出鞘。接着身形一個虛無的影子消失又出現。出現了又消失。

於是，在北雙消失與出現的間隙裏，十幾名苗漢，有的根本來不及慘叫。莫說想看淸北雙的身形，便皆已名登鬼錄，枉死九泉。

「哇！」

北雙把最後的一名苗人，由頭至尾，然後從腰眼處，「均等」的劈成四份，然後令人看不淸的兩手一拋，刷的一聲，雙劍已巧妙的回鞘。

「你是？……」牛妞祗覺眼前一花，向她圍攻的敵人便全部歸天，驚奇的望着替她解圍的人，祗覺好生眼熟。似在那裏見過似的。睜着美眸，問了一聲。

「牛姑娘不認得在下了麼？」

「噢！是你。」牛妞看淸北雙的臉孔，喜叫了一聲。忘形的抱住北雙。

「牛姑娘……」北雙不禁尷尬非常，吃力的推開牛妞的嬌軀。吶吶的叫了一聲。

「噢！對不起。李兄，我實在太高興見到你了！」牛妞這才想到有些失儀，連忙放開北雙，羞赧的低下螓首，悄聲的說道。

北雙笑了一下，正想開口問是怎麼一回事。

牛妞忽然想起什麼，抬起頭驚訝的注視着北雙，脫口問道：「噫！李兄，你怎麼會武功了？而且這麼厲害？」

北雙正開口解釋，但牛妞比他搶先一步。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大名頂頂的江湖一鼎無影浪客，北……北雙？」

北雙被他自問自說的嬌憨表情，引得一笑，含笑說道：「大名頂頂倒不敢當。」

「噢！高興死了！」牛妞興奮的叫了一聲，又要抱向北雙。

「牛姑娘……」北雙忙身形一退，急急的叫了一聲。牛妞這股熱勁實在叫他有點吃不消。

「李，不，北雙……」

牛妞紅着兩片粉腮，羞赧的撫弄着兩條辮子，嬌羞的睨着北雙，感激似的說道：「謝謝你，救了我。」

「妳還沒告訴我一件事呢！」北雙淡然一笑，環目看了一下地上的屍首，發見牛安也在那裏，心中驀地抽搐了一下。方熄下的怒火，又在他本是冷漠而顯得一片煞氣的眉宇漾起，一陣雖是平靜。但

那平靜裏可以使人知道含有滔天叫人窒息的殺機，從他緊抿的唇角滑出：「牛姑娘，告訴我，這班人馬是誰？」

牛妞被他眸中如噬人般的眼光，看得芳心一跳，小嘴本能的隨着腦中驚駭的意識，艱辛的蠕了蠕：「是紅苗幫！」

北雙腦中如似被雷擊般的轟了一下，身形像承受不住的幌了一下，眸孔中如火的殺氣驟地凝結，消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湧上的一片驚愕與不相信。

「噢！天……」北雙痛苦掩捂着扭曲的臉，一絲顯得那麼無奈，那麼濃深的歉疚，自他抽搐不停的唇角漾着；牛妞可以從他微微抖顫的指縫中，一顆令她感到茫然的淚珠，悄悄的滑下，滑下。

「北雙，你怎麼了？」牛妞驚慌的扶住北雙搖晃欲墜的身子，一聲濃深不解，自她的小嘴中溜了出來。

北雙的全身意識，已沒有空間來容納牛妞的問話，他的腦海裏漾起朱妮與冰傑的臉龐，他們的爲他犧牲。

噢！那不是眞的，他剛才殺的不是紅苗幫！不是！不是……噢！多殘忍……

牛妞怔怔的望着北雙，俏臉上現出絕對不解的神色。

嗯！牛妞當然是不會明白北雙心中是如何的痛苦，更不明白她的死對頭朱妮與冰傑曾爲北雙肝腦塗地。

北雙不知道是不是該感到後悔？他不該這樣不分皂白的便殺，殺，殺！

他祗知道他恨！他要殺！自他跨出天母潭的第一步時候起，這個念頭，他已把它堅定的不容任何人搬移了。

他要開始一步一步的「索債還賬」。他自豪自己是個恩怨分明的好漢。他不慣讓人欠，也不慣欠人的。所以，當他看到曾救自己的牛妞被人圍殺，他沒有第二個轉念，他直覺得要殺。殺那些他應該不該殺的苗人。他祗是想償還牛妞對他救助之情。他是償還了牛妞的恩情，但他欠紅苗幫的何止增加了千倍、萬倍。即使他想狠着心腸去想陰陽棉被紅苗幫殺死，以及自己被凌辱毒打。但這些祗半個朱妮便可抵消了！

牛妞望着北雙蒼白如死灰的臉龐驚聲呼道：「北兄，你的臉色……」

北雙呆然的注視着地上東歪西倒的屍體，一種想哭的意識，在他混亂的腦海裏開始翻滾。

「爲什麼他們的衣服和以前不同了？否則我不會殺錯人的！爲什麼？」

北雙望着那些並不是穿着紅衣的屍體，幾乎歇斯底里的嘶聲狂喊着：「小妮！我並不是有意的！噢……」

「北兄！……」牛妞被北雙這突如其來，而且莫名其妙的舉動，嚇得一跳。連忙扶住北雙踉蹌的身子，吃驚的叫了一聲。

「牛姑娘，沒什麼。」北雙苦澀的甩甩頭，勉强牽起一絲微笑一邊拔出肩上雙劍，一邊若無其事向滿臉驚愕的牛妞道：「紅苗幫一直追殺你們？」

「他們爲什麼要停止？」牛妞聳了一下肩。似覺北雙問得有點唐突。

北雙心中揚起一聲微微而又無可奈何的嘆息。夾在紅苗幫與牛家幫的恩怨之間，他想不出自己應該怎辦？他也不願去想，祗是默默的翻飛着雙劍，在地上掘着一個大坑，準備把那些屍體埋葬。他認爲目前該做的，就是這些了。

「小妹生病，他和阿安出來採藥。被他們遇上……」牛妞也幫着北雙掘坑。邊掘邊道：「他們人多，阿安和弟兄都戰死了。幸好你及時救了我。否則我就要被他們抓去……」

「抓去？」北雙一楞，脫口問道：「他們抓你幹嘛？爲什麼不把你也殺了？」

牛妞沉吟了一會，才嬌羞的說道：「嗯……紅苗幫主要我嫁給他。」

「什麼？」北雙猛可一震，停下挖掘，睜着兩眼，望着牛妞脫口問了一聲。

牛妞望着北雙吃驚的表情，紅着臉蛋說道：「哼！我才不會嫁給他呢！」

北雙呆了半响，確定沒有聽錯，這才嘖了兩聲，古怪的撇撇嘴說道：「嘖！沒想到那老頭兒還恁地……」

「老頭兒？」

牛妞忽地停下身子，想起的說道：「噢，對了，北兄，我忘記告訴你，那老頭響天爆雷姓朱的已死了咧！」

「響天爆雷死了？」北雙正想彎下身子繼續掘坑，一聽牛妞說朱妮的父親死了，叫了一聲，差點沒栽進那挖了差不多的大坑……。

「是怎麼死的？」北雙定了定神，吃驚的問。

「兩天前，不知怎搞的，西北雨忽然出動少陽分部的人馬，大舉侵殺紅苗幫！」牛妞轉着烏黑的眸子，奇怪不解的說道：「紅苗幫被他們殺得潰不成軍，紅苗幫還被那什麼羽的，噢，對了叫賽關羽的渗遲而死呢！」

「媽的！」北雙聽得血脈膨脹，咬牙切齒的罵了一聲。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三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配圖

倩女情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在橋陵墓內，為人暗害，做出踰蕩行為，一時羞憤交集，數日不休不歇的狂奔，走出祁連絕頂，終告昏厥，在此罕無人跡的雪嶺上，高天弘不特未曾送命，更且獲得奇緣，為「長髮仙翁」段公奇所救，並授以絕藝，三月後，高天弘離開祁連，聞知「追魂堡主」周白塵四出找他報仇，高天弘乃獨闖追魂堡，值周白塵外出，由堡中總管「靈岩玉女」方筠出見，方筠施展迷魂陣，擬困高天弘，詎高天弘內功深厚，不為所迷，鄙其無恥，施出三昧眞火，燒燬追魂堡後出堡而去——

君山張艷幟　華堂高宴驚稀客

「追魂堡」被「中原第一劍」燬去的傳言，震動了大江南北！

多少人心中慶幸！多少人心中憂然！

更有多少人心中駭懍犯悸……

「追魂堡」在黑白兩道之中，聲望之高，威名之大，確是令人側目！但却被「中原第一劍」單人四馬全部燬去，幾乎使人難以相信！

「追魂堡」原來這麼不經一擊嗎？

但又有誰知其中因果？

如果「萬里追魂」周白塵和「閃電手」林寒全在堡中，高天弘怎能這樣輕易得手？

然而；「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的大名，却如日中天，望之令人生敬！

就在「追魂堡」被燬之後的十天左右，武林黑道人物，突然全向江南進發！

湘潭窮道，一時俱是綠林人物來去！

這些人物之中，有時也夾雜着一些各派子弟……

……他們的目標，均是「南嶽」！

原來；「追魂堡」主「萬里追魂」周白塵，在痛心愛女失踪之餘，又遭敗家之痛，其悲愴憤恨，不言可知！尤其是一切皆因高天弘而起，故而，周白塵已將高天弘恨得入骨三分……

正當周白塵收拾了「追魂堡」殘局，再度踏入江湖，尋找高天弘之時，那位來自關外的「落英宮

主」韓玉姑，也因愛徒「凌波仙子」黎茹，被高天弘擊敗之後，未曾回轉關外，一怒重入中原，要找高天弘理論……

「落英宮主」韓玉姑，在獲悉「萬里追魂」周白塵也在尋找高天弘之後，立卽命駕泰山，欲與周白塵聯手尋找「中原第一劍」！

怎料「落英宮主」韓玉姑甫抵泰安城，就聽得「追魂堡」業已燬於「中原第一劍」高天弘之手。

「落英宮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高天弘的武功，竟能獨力挑去一座「追魂堡」，則自己長白山中的「落英宮」，豈非事甚危殆？

她本想啓駕北還……

可是，她却在經過熟慮之後，留在泰安城內未走！

直到第三天，果然得知周白塵已自外地星夜趕回，料理堡中後事！

韓玉姑這着棋下得極對！

她深信；如果「萬里追魂」在家，高天弘縱可獲勝，却也不可能殺人放火！

顯見得必是「萬里追魂」不在家中，而堡中之人，在舉措之間，不愼而惹怒了高天弘，方致罹此慘刦！

在泰安城中靜住了三天的「落英宮主」韓玉姑，終於在第四天和「萬里追魂」周白塵碰了頭！

畧經磋商，雙方卽告携手合作！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卽是否認「嵩山論劍」盛會之上，經天下武林中各大門派掌門人仲裁選出來的「中原第一劍」！

於是；由「萬里追魂」周白塵，「落英宮主」韓玉姑，「閃電手」林寒，「靈岩玉女」方筠，「寒冰宮主」孫玄嫦等聯合發出「箭帖」昭告武林同道，擇定於三月初三，在衡山祝融峯後的百丈坪，重選「中原第一劍」！

眼下離三月初三雖然還有一月，但武林中人，黑道人物，已紛紛湧至！

各大門派自是極不同意「萬里追魂」周白塵等此舉，但因碍於「箭帖」之上的兩位「化外八奇」中的兩名魔女也就未便嚴峻的禁止門下弟子前往！

所以，這場僅由「萬里追魂」等人一手播弄出來，用以對付高天弘的「衡山論劍」之會，也吸引了不少人物……

× × ×

金陵，乃是南都重地！

但也是一般自命文采風流的騷人雅士，流連風月的好場所！

自南明福王以降，近百年來，歌舞弦笙，未嘗稍衰，名公巨卿，殷商富賈，均以遊金陵，譽爲生平樂事……

至於身家之恨，削髮留辮之哀，早已拋諸九霄雲外！

秦淮河上，一經入夜，但見燈光如晝，畫舫如林，陣陣絲弦，縷縷褻曲，夾雜着打情罵俏之聲，粉飾一片太平景象！

這是一個旭日初昇的晨間！

秦淮河上，意外的出現了一條梭形快艇！

一位十二三歲的幼童，坐在艇尾，緩緩的蕩着雙槳！艇頭之上，却靜靜的站了一位黃衫少年！

這少年人面容俊逸，神態高雅，背手峙立，眞似玉樹臨風，卓爾不羣！

他正是一怒之下，以「元陽天罡」的三昧眞火，焚却「追魂堡」的「中原第一劍」高天弘！

他離開泰山之後，卽取道南下，準備返回南海一行！

因爲他不知道「極樂仙童」方大哥與「崑崙神姥」凌五姑眼下何在，唯一可尋之處，卽是南海普陀！

行抵金陵，高天弘久慕秦淮河風光，但却又厭惡那夜來的聲色犬馬，故而凌晨駕舟，畧作瀏覽！

此刻秦淮河上，却是一片淸靜！

閃亮的朝陽，使得秦淮河流水，波光粼粼！

兩岸茶樓酒肆，銷金艷窟，俱都重門深閉，沉睡未醒！

那一隻隻裝飾得極爲華麗的畫舫，也分別停在河沿，悄無聲息……

快艇迎風溯流而上，緩緩地駛去！

高天弘極目徘徊，心頭不禁感慨萬千……

突然；高天弘星目神光一閃，脫口驚「咦」了一聲道：「凌晨泛舟秦淮，只道此間唯我一人，怎地這般巧合，竟然吾道不孤，也有人乘坐畫舫，欣賞秦淮晨光呢？……」

遠在一處之外的河面上，此刻正緩緩的蕩來一艘畫舫！

高天弘那刀能透視重霧的神目，一瞬不瞬的射向畫舫之上！

寬敞的中艙之內，居然僅只坐了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青衫文士，臨窗含笑，持杯小飲……

高天弘看得淡淡一笑，忖道：「此人倒是雅得可愛……」

兩舟迎面而駛，片刻之間，已然臨近！

高天弘的快艇與一艘緩緩蕩來的畫舫相遇，那畫舫中的青衫少年，也似發覺高天弘逆流而上，靜立船頭的神情，頗與自己志同道合，不禁向高天弘多看了一眼！

倏地那青衫少年神色一變！

淸俊的玉面上，竟如不勝酒力，飛上一層薄薄嫣紅！

高天弘此時也面含微笑，雙目不停打量這位少年文士……

只見這少年文士面如冠玉，鼻似懸樑，星目神光充足，劍眉斜斜入鬢！

一頂淡紫文生巾，束住滿頭黑髮，顧盼之間，氣質高華無比！高天弘不禁心中讚道：「此人定非池中之物……」

這時，兩舟業已擦身而過——

高天弘對於這位少年雅士，心中充滿敬佩之意，有心攀交，却因自己乃是一葉扁舟，並無可坐之處，故而未便搭話交談！

但他却在兩船錯過之際，轉身一笑微微頷首！

畫舫之上的青衫少年，正也懷着猩猩相惜之心，伸頭窗外……

就在高天弘轉身一笑之際，那青衫少年，玉面再度微紅！

眼看兩舟已然遠去一丈，那位青衫文士，忽然舉杯走向船尾，朗笑一聲，向高天弘高聲叫道：「快艇上的朋友，願否過舫小飲……」

高天弘本有攀交之心，聞言自是大喜！

他一面喝令舟童掉頭，一面呵呵一笑道：「兄弟正有此心，只怕有擾兄台遊河雅興……」

說話之間，小舟業已掉頭駛向畫舫！

像這等丈許距離，高天弘原可一步跨過；但他不願嚇了這位少年文士，才叫那舟童回舟相過……

小艇靠上畫舫，高天弘給了舟童一錠白銀，這才大步跨上畫舫！

青衫少年微微一笑，道聲：「兄台請入艙再叙……」高天弘也微微一笑道：「打擾兄台了……」話音未落，已然舉步入艙。

青衫少年持杯相隨，兩人入艙之後，畫舫姑娘立刻換上酒菜！

青衫少年替高天弘滿滿斟了一斗，然後舉杯笑道：「秦淮風月，爹在泉聲燈影之中，兄台凌晨獨泛快艇，劉覽秦淮，足見與衆不同，定是一位高人雅士……」說着，舉杯湊口，淺嘗卽止！

高天弘哈哈一笑，舉杯一飲而盡說道：「在下草澤遺民，當不得兄台高譽，兄台也是凌晨泛舟河上，是否也與在下同心，厭惡那般商女後庭之樂？……」青衫少年聞言，心中怦然一動。

忽地俊面突現紅暈，低聲笑道：「小弟正與兄台同感；聲色犬馬之樂，徵逐風月之舉，徒增傭俗，無非高風，是故小弟捨而不爲……」

高天弘目睹這位少年雅士，面現紅暈，低聲淺笑，不禁心中暗自失笑道：「這位小兄弟看來太過年輕，所以提起聲色之辭，立卽有些害羞……」

青衫少年在高天弘心中笑忖之時，已然話音一頓，提壺在手，又替高天弘杯中斟滿，舉杯笑道：「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本當不必過問彼此名號，聊多異日相見之奇……」話音一頓，就杯淺嘗一口又道：「但這等兄台長，兄台短的稱謂，委實又太過俗，故而小弟決定還是報出姓名才是……」

高天弘呵呵笑道：「正是！正是！萍水相逢成知己；終是有緣得很，理應通個名姓才對……」

高天弘舉杯在口，却未牛飲，學着青衫文士，稍嘗卽止的又道：「在下南海高天弘，未知兄台高姓大名？」

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小弟周孝全，乃是山東大名人民……」話音至此一頓，似是突然之間，想起什麼，雙目一霎，笑道：「高兄這等裝束，定是一位嘯遊江湖的豪俠之士吧！」

高天弘微微一笑道：「周兄過於抬舉兄弟了！兄弟只是幼年身體太差，才跟着幾位拳師，學了兩手花拳綉腿，豈能稱得豪俠兩字……」說罷，又是哈哈一笑！

周孝全聞言，一雙星目飛快的轉了一轉，含着深意的看了看高天弘，笑道：「高兄忒謙了！」

話音一頓，忽然神色鄭重的說道：「小弟幼年正想習武，可惜父母不允，非得逼迫小弟十載寒窗，磨穿鐵硯，苦讀詩書，實則小弟私心，倒是對於江湖之事，極感興趣呢……」

「哦？」高天弘聽得哈哈一笑道：「周兄若能十載寒窗攻讀，一朝鼎甲掄元，豈非肥馬輕裘，高瞻闊步？光宗耀祖之餘遠勝江湖風險太多了……」

周孝全似是對於高天弘這等言語，極不同意，未等高天弘把話說完，立卽搶着搖頭一笑道：「高兄誤會兄弟言中之意了！」

高天弘微感一怔道：「周兄請說明白……」

周孝全笑道：「小弟雖然世代書香，但自滿淸入關，却未再求仕取！」

高天弘聽得心中一動，暗自責道：「這位小兄弟分明未曾薙髮留辮，我怎會疑心他的父母要他得意官場呢……」

尋思至此，不禁大感慚愧，連忙抱拳笑道：「兄弟失言，倘請周兄見諒才是……」

周孝全笑道：「高兄並未失言，今日天下濟濟多士，誰不爲了博取一襲衣巾，貪圖富貴靦顏事仇？只因小弟沒有把話說明，難怪高兄有此感觸！」

高天弘聞言大爲敬佩的笑道：「周兄高風亮節，實令兄弟心儀不已！」

周孝全爽然一笑道：「高兄過譽了！小弟此次南來，本是遊山玩水，隨興所之，不意在此巧遇高兄，實令小弟大喜過望……」

高天弘聞言心中微微一動！忖道：「這位小兄弟倒是坦誠得很哩……」

周孝全似是有意頓住話音，默察高天弘神色！

此時眼見高天弘並無什麼驚訝之感，這才一笑道：「高兄當知小弟心中嚮往江湖已久，難得有此機緣，求得父母恩允，出外遊歷一年，高兄可否携帶小弟，會會江湖之上的眞誠豪放朋友？」說罷，一臉俱是企望之色！

高天弘聽到周孝全乃是這等要求，才會大喜過望，頓時令他大感爲難！

他深感自己雙肩重負，不容自己能有時間浪跡江湖！

何況，這位周老弟又是一位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

但是，當他觸及周孝全那份熱切盼望的目光之時，竟然又硬不下心腸，嚴詞予以拒絕……

一時之間，高天弘陷入沉思！周孝全見狀，似是甚爲傷心失望的長嘆一聲，道：「小弟深知此舉大大令高兄爲難，可是小弟衷心宿望，僅此一年時間之內，可以得償素願，但如高兄不便，小弟只好自嘆福薄……」

突然，周孝全俊面又是一紅，緩緩低下頭去！

高天弘被周孝全這聲長嘆，弄得心中大大不忍，對於周孝全忽然含羞發赧，俯首低頭舉動，根本未曾發覺！

就在周孝全話音一落之際，高天弘似下了極大決心，朗聲一笑道：「周兄，兄弟答應了！」

周孝全聞言，雙目充滿了感激的亮光，喜道：「高兄眞的答應小弟了嗎？」

高天弘笑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周兄難道信不過兄弟嗎？」

周孝全在高天弘那「丈夫一言」四字出口之時，竟然有着羞不可仰的神態，等到高天弘話音一落，他竟舉杯淺飲，淡淡笑道：「小弟怎會信不過高兄呢？只是小弟正怕拖累了高兄……」

高天弘朗朗一笑道：「周兄，兄弟既是答應了你，一年之中，縱是歷經萬死，兄弟也會毫不皺眉，替周兄担代……」

周孝全似是正爲激動的一笑道：「小弟深謝高兄了……」一陣談笑，畫舫已然蕩到武定江附近！

周孝全星目微轉，淺淺一笑道：「高兄目下預備何往？」

高天弘道：「兄弟本想返回普陀，叩見恩師……」突然，高天弘發覺自己說露了嘴，不禁一驚之下，連忙住口！

周孝全目睹高天弘神態不安，不禁俊面泛起微笑！他似是不願讓高天弘受窘，借着舉杯勸飲，朗聲一笑道：「普陀乃是佛門聖地，小弟心儀已久，高兄若是行期急迫，小弟以爲可立卽動身如何？」

高天弘聞言搖頭一笑道：「不必了！兄弟已然改了主意了！」

周孝全微感一怔道：「高兄此話何意？」

高天弘笑道：「兄弟不打算回南海了！」

「啊……」周孝全似是微微鬆了口氣，笑道：「高兄爲何改變了主意呢？」

高天弘笑道：「爲了陪伴周兄傲遊江湖，兄弟決心改日再回南海……」

「這怎麼成？」周孝全忽然驚叫道：「高兄爲了小弟，竟然不去叩見恩師，小弟豈非成了罪人了嗎？」

高天弘大笑道：「周兄不必過慮，兄弟原未決定是否應回南海，既是得遇周兄盤桓，正好替兄弟解決此一難題呢！……」

周孝全半信半疑地皺眉道：「周兄沒有騙小弟嗎？」

高天弘正色應道：「兄弟向來不會騙人……」

他似是想起適才所說自己練過武功，乃是爲了健身之事，並不盡然，顯有騙人之意，頓時止住話音，不再往下說去！

周孝全會心的微微一笑，低聲道：「高兄不回南海，準備携小弟何往？」

高天弘聞言劍眉一聳，笑道：「周兄想去何處，兄弟遵命同往……」

周孝全星目連轉幾轉，似是在沉思應去何處！

高天弘看着周孝全這份神情，心中失笑道：「這位周兄定是世家子弟，在脂粉堆中長大！所以眼波流轉，竟然也學了那些丫頭使女們的撒嬌使刁之態……」

高天弘失笑未已，周孝全已哈哈一笑，他似是已經想出了一個極好的去處，所以顯得甚爲高興的說道：「高兄，小弟南來之日，本想先去南岳，但因舟行順道，反而來到了金陵，高兄，我們先去南岳一遊如何？」

高天弘聞言呵呵笑道：「兄弟有言在先，請周兄決定去處，兄弟一定遵命，周兄既然要去南岳，我們就溯江而上，行至岳陽，再棄舟登陸如何？」

周孝全聽得喜極拍掌道：「小弟最喜坐船，依高兄所取路徑，實令小弟快慰已極……」

高天弘眼見周孝全這等欣喜，自是湊興的笑道：「周兄既是高興乘船，我們這就去至江邊買舟吧……」說罷，推杯而起，高喚船家攏岸！

周孝全立卽自身畔取出一塊紋銀，付清船資！

這時，畫舫業已攏岸。

高天弘見周孝全踏上跳板，小心翼翼地緩步而行，不禁暗自搖頭失笑，忖道：「這等文弱書生，竟也醉心江湖，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思忖之間，大步踏上跳板！

突然，周孝全發出一聲驚叫——

高天弘未暇思索，飛身疾進，一把挽住那因爲自己重重地走上跳板，震得跳板大大幌動之下，失去重心險險落水的周孝全！

周孝全左臂被高天弘抓住的一刹那，又是俊臉一紅！

他掙了一掙，未曾掙脫，只得任由高天弘抓牢，緩步走上岸來！

高天弘在踏上岸邊，立卽滿含歉意的笑道：「兄弟不愼，倒令周兄受驚了……」

周孝全似是驚魂未完，玉面之上滿佈酡紅，搖頭低聲說道：「這是小弟不小心，若非高兄見助，小弟幾已逐波而去，高兄倒這般客氣起來呢……」

高天弘聞言微笑道：「周兄此後遇事但請放心，只要兄弟在側，決不會讓周兄出錯……」

周孝全星目之中，閃過一片快慰的喜色，笑道：「小弟相信高兄之言……」話音未畢，突然轉身直往城內行去！

高天弘見狀，微感一怔，搖頭笑了一笑，立卽大步追隨在後！

入得城來，高天弘立卽招呼一輛馬車，將兩人送至江邊！

抵達江邊以後，周孝全甚爲熟練的選買了一隻三桅官船，論定價格，立卽解桅啓碇溯江而上……

自金陵來至岳陽，舟行整整半月！

這半月之中，高天弘對於周孝全的文采風儀，愈發欽敬不已！

高天弘不但武功極高，一向還自負文才也可舉世無雙！

然而，半個月相聚，他才發現，自己談武功，已可算得年輕一輩之中，絕無僅有高手，如若論及文才，則自己尙得稍讓周孝全老弟一籌半籌！

周孝全不止是詩詞歌賦，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甚至連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等等，也無不精絕！

至於周孝全，其對高天弘的仰慕，更是超出高天弘對他欽佩多多！

一言一笑，一舉一動之間，都顯出他對高天弘的崇敬仰慕之情！

而且，這種彼此互敬之情，均是出自內腑，毫無勉强之色……

抵達岳陽之時，正是半月之後的近午時分！

周孝全本想就在船上用完了飯，再行上岸！但是高天弘却想及宋人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大發思古幽情，急欲登臨憑眺洞庭水光帆影！

周孝全聞言，自是大爲讚成，於是立卽捨舟登陸，同登「岳陽樓」！

兩人選了一席臨窗客座，叫了幾樣酒菜，對着烟波浩瀚的八百里洞庭風光，暢飲低談……

或是由於時近正午，岳陽樓的食客，竟然愈來愈多，當時滿座！

人一多，自是口雜，兩人剛剛上樓之時的那份雅靜，此刻已被一片笑語喧嘩飲酒猜拳之聲所替！

周孝全似是甚爲不耐的皺起雙眉！

高天弘也覺得這座名樓，已被市儈之氣所污，思古之情，更被猜拳逐酒之聲叫得飛向九霄雲外！

高天弘目注窗外，悶悶的喝了幾口水酒，正欲招呼周孝全，不如離去，突然，他那舉在口邊的酒盞，半晌未曾放下！

周孝全本是側身向外，凝目洞庭湖中帆檣來往，但因好久未見高天弘舉箸之聲，不禁回眸一笑——倏而之間，周孝全心神一震！

他被高天弘發愣的神態所驚，連忙順着高天弘的眼光所矚之處望去，心中陡感一陣急跳！

原來高天弘目光所向之處，乃是樓下不遠的一處碼頭！

此時在那碼頭的旁邊，正停了一艘單桅畫舫！遙遙望去，可見畫舫的中艙，人影閃動，來回不停！在畫舫搭向碼頭的跳板前端，悄悄地站了兩名宮裝少女！

高天弘的目光，正盯在兩名宮裝少女身上！

周孝全眉頭一皺，心中大不受用的一笑喚道：「高兄……」

高天弘被他叫得一驚，失神般脫口道：「她們怎會來此了……」

周孝全被他這句沒頭沒腦之言，弄得一呆，笑道：「高兄說誰呀？誰會來此了呀？」

高天弘被他一問，才赫然驚覺自己的失態，不禁訕訕笑道：「兄弟說的乃是那碼頭之上的兩名宮裝少女……」

周孝全聞言似是不快的點頭道：「她們是高兄的朋友嗎？」

高天弘搖頭道：「不是！」

「不是？」周孝全忽然笑道：「高兄幾乎神爲所奪，若非高兄故友，怎會令高兄喪神失魂？」

高天弘聞言，心中大感這位老弟挺會打趣別人，苦笑一聲搖頭道：「周兄，這兩名少女，實非兄

弟故友，她們的主人兄弟雖有一面之交，但却是兄弟的仇家……」

高天弘說來句句出自肺腑，不由令人不予相信！周孝全㬢目微轉，微微一笑道：「高兄仇家在此，我們要不要避上一避？」

高天弘搖頭笑道：「周兄，兄弟有生以來，從不逃避……」他忽然話音一頓，臉色一沉，指着那艘畫舫，冷笑道：「周兄，兄弟仇人可能就在畫舫中……」

周孝全順着高天弘手指之處，看了兩眼，搖頭笑道：「高兄，小弟什麼也沒有看到呢！」

高天弘爽然笑道：「周兄，以你的眼力，理應什麼都看不到啊……」

周孝全皺眉笑道：「高兄這位仇家是誰？」

高天弘恨恨說道：「這兩女的主人，人稱『痴情香妃』婁芸芸，乃是百年之前一位武林大豪『九幽冥帝』婁子清之女……」

高天弘話未說完，周孝全已然臉色連變！

他那一雙亮亮的眸子竟會現出駭然之色……

高天弘看得不解，忽地笑道：「周兄，你聽說過這些人的名字嗎？」

周孝全聞言，已知自己失態，立即甚為驚惶的答道：「高兄，這些人的名號好嚇人啊！什麼『九幽冥帝』？高兄，這『九幽冥帝』不是凡人嗎？」

高天弘眼見周孝全嚇得連說話都有些不清，心中極是不安，連忙哈哈一笑，舉杯啜了一口，方始說道：「周兄，兄弟敬你一杯壓驚……」

周孝全微現顫抖的舉杯，低聲道：「高兄，你這仇家是相當厲害吧！」

高天弘笑道：「仇家雖然狠毒，但兄弟並不懼怕！」話音微微一頓，畧作沉思，忽地軒眉笑道：「周兄，今日我們暫住岳陽一夜如何？」

周孝全似是不願的怔了一怔道：「高兄要留在岳陽一日嗎？」

高天弘笑道：「兄弟這位仇家，原是居於橋山，最近兄弟前去找她之時，她已舉家遠走，今日既在此間遇見，兄弟想探出她們落脚所在……」

周孝全點頭道：「高兄，你的心意，小弟猜出來了！」

高天弘一笑道：「周兄才高八斗，些須心事，自是難逃周兄法眼……」

周孝全笑道：「高兄不必捧我，小弟還拿不準猜得對不對呢！」

高天弘笑道：「周兄請說……」

周孝全笑道：「高兄在打探出仇家落脚的所在後，準備邀約幾名幫手，來替高兄報那血海大仇，是也不是？」

他說話之時，神色極其自然，高天弘雖是聽得暗笑，但也未便拂他高興！

周孝全話音一落，高天弘立即笑道：「周兄猜得極對，兄弟正是此意……」

周孝全突然雙目一轉，笑道：「高兄何不現在就去問問船家呢？那豈不更容易嗎？」

高天弘聽得失笑忖道：「這位周兄怎知武林人物的險詐啊……」

然而高天弘口中却是失笑道：「兄弟如若此時去問，只怕又要打草驚蛇了！」

周孝全呆得一呆道：「對，對，小弟未曾想到此點……」忽然周孝全雙目畧現一股奇異的光彩，向高天弘道：「高兄，你是怕你自己去問，容易被她們識破，是嗎？」

高天弘笑道：「兄弟正是此意！」

周孝全忽地興趣勃勃的說道：「小弟代高兄去問可好？」

高天弘聞言一怔，心想，我以為你胆子太小，誰知你竟然是胆子大得出奇……

當下搖頭道：「周兄不可冒險……」

周孝全笑道：「這又有什麼冒險呢？光天化日之下，她們總不能吃了我！」

高天弘含有深意的一笑道：「她們雖然不能吃了周兄，但是她們却有比吃了你更狠的手法！」

周孝全揚眉一笑道：「小弟不信！」

高天弘笑道：「周兄可知她們全是女人？」

周孝全目光一轉笑道：「女人有什麼不妥？」

高天弘笑道：「正是……」

周孝全皺眉道：「高兄請道其詳……」

高天弘笑道：「那位『痴情香妃』婁芸芸，乃是江湖上的一名淫蕩的女人……」

「哦？」周孝全陡地混身一震，急道：「高兄是否已經與她有了什麼……」

他似是年紀太輕，從未經過這等事，故而心中雖然了解，要他口中說出，却又期期艾艾的說不出來！高天弘聞言，反而大笑道：「周兄，你看兄弟可是蕩踰之人？」

周孝全怔得一怔，搖頭道：「高兄乃是一位血性男子，怎會是素行蕩踰之人……」

高天弘笑道：「兄弟與那妖女有仇，又怎會與她有什麼苟且呢？」

周孝全俊面一紅，大感羞愧難當……

高天弘倏又哈哈一笑道：「周兄乃是謙謙君子，人中之龍，倘若落入這些淫魔眼中，恐怕周兄想躲都躲不過去，又怎可自動送上門去呢？」

高天弘話音一落，周孝全已經羞得面紅過耳，心中忐忑不已！

這時；那碼頭之上，又出現了大批武林人物！這些人中，有老有少，有僧有道，個個均是一臉喜色的走上那艘華麗畫舫，神態之間，却又十分恭謹！

高天弘看得劍眉一皺，冷笑道：「好啊！這妖女大概已在這洞庭湖中另張艷幟了……」

周孝全這時已發現那三五十名武林人物，走上船去！

他不禁心中一動笑道：「高兄，你說你那仇人全是女人，這些好漢為何全都上了那條畫舫呢？」

高天弘眉頭一皺，冷哼一聲道：「周兄，這妖婦又在大張艷幟，網羅裙下之臣了！」

周孝全眉頭微揚，笑道：「武林之中，是否也有娼優之類人物？」

高天弘聞言一楞忖道：「武林之中是否也有娼優一類人物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他從來就沒想到過！

不但是他，恐怕所有武林人物，也不會想到這一點！因此，他楞楞的沉思半晌，未能答言。

周孝全睹狀又是一笑道：「高兄是否覺得小弟問得太過離譜了？」

高天弘搖頭苦笑道：「周兄問得並未離譜，只是這個問題問得太以奇特，兄弟在武林之中，江湖之上，就從來沒曾聽人提過這等問題……」

周孝全接口笑道：「所以高兄沉吟半晌，無法作答，是麼？」

高天弘笑道：「正如周兄所說，兄弟委實不知武林之中有否娼妓……」

周孝全紅紅的俊面一揚，笑道：「高兄，小弟是初涉江湖，但小弟已知武林之中，也有娼妓。」

高天弘笑道：「周兄快說，兄弟願聞高論！」

周孝全微微一笑道：「小弟乃是觸景動心，才發覺武林人物，也有娼妓……」他清脆的話音畧為一頓，指着那單桅畫舫，又道：「高兄，你看這艘畫舫，與秦淮河上的畫舫，究竟有多少差別？」

高天弘聞言心中一震，暗道：「這位周兄弟果然心機慧敏已極……」

不過，他却朗聲大笑道：「周兄一言，到使兄弟茅塞頓開……」

說罷，更是大笑不止，弄得岳陽樓上的食客，全都為之側目！

周孝全似是被高天弘笑得甚為尷尬，漲紅的玉面，輕聲道：「高兄，小聲點……」

高天弘聞言，笑聲一歛，揚眉笑道：「大丈夫喜怒哀樂理應任其自然，故意抑制，矯情做作，兄弟甚不贊同……」

高天弘的話音極大，整個岳陽樓上的食客，全都聽入了耳中！一時之間，各種神態，紛陳入目！

周孝全暗自一嘆忖道：「這些人中，有人對高兄之言欽敬，有人却又露出厭惡，也有人當作笑話，眞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他心念一轉，立即笑道：「高兄乃是性情中人，故而能够發此豪語，但天下滔滔庶民，又怎能個個皆如高兄一樣……」

高天弘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這位周兄怎地話中之意，頗似隱含雙關之語？」尋思間，忽地哈哈一笑，抱拳向周孝全道：「周兄弦外之音，兄弟愧不敢當！」

周孝全面含訕笑道：「高兄誤會了！」說話之間，周孝全忘情的舉手一撩兩鬢，姿態悠美，竟然有着一段嫵媚的嬌態……

高天弘不禁看得發呆了……

周孝全目睹高天弘這等呆呆不語的凝視自己，心中大為震動！目光一轉，連忙笑了一笑道：「高兄，小弟的話還沒說完哩……」

高天弘一驚而覺，訕訕道：「是啊，周兄快說吧！」

周孝全心神畧定，淡淡一笑道：「小弟認為這位『痴情香妃』，就可算得武林中娼妓之流……」

高天弘點頭笑道：「不錯！不錯，這等招蜂引蝶，放蕩形骸之舉，委實較之娼妓還要下流！」

周孝全突然覺得高天弘這兩句話甚為刺耳，連忙岔開話題道：「高兄，你準備何時打探這仇家落脚之地？」

高天弘目光微動，笑了笑道：「兄弟打算今夜前往……」

周孝全搖頭一笑道：「高兄，這艘畫舫若是揚帆駛去，深夜之中，你如何追趕得到？」

高天弘心中暗笑這位小兄弟到底沒有江湖經驗，這艘畫舫不到深夜無人之時，根本不會駛去的！不過高天弘口中却正色應道：「周兄不必思慮，兄弟相信可以問得出來……」

周孝全聞言淡淡一笑道：「高兄實是江湖之上，大有名望之人吧！」

高天弘未置可否的笑道：「周兄既非江湖中人，最好不必多知江湖之事才好。否則，將來只怕對周兄大為不利……」

周孝全微微一笑，低聲道：「小弟多謝高兄指點……」

高天弘㬢目電轉，嘿然冷笑一聲，向周孝全說道：「周兄，我們該去找個宿處了！」

周孝全畧一遲疑，方始點頭道：「也好！」

高天弘此時似是面色較爲沉重，丟了一錠白銀，留在桌上，劍眉雙鎖，一語不發的拉着周孝全下樓而去。周孝全發覺高天弘神色這等突然，心中大大不安。

可是，又不便出言相詢，甚怕反到引起高天弘更大的煩悶。兩人沉默的穿過兩條大街，便在靠着湘水岸旁的一家「隆興客棧」住下。

這家客棧看來不大，但屋內的陳設，倒是甚爲雅緻。

高天弘只向店家要了一間客房；周孝全當時曾經臉色一變。只是高天弘既未留意及此，周孝全也未敢表示反對。

署爲淨手之後，高天弘突然向坐在窗邊八仙桌畔，臉色通紅，彷彿薄有醉意的周孝全淡淡一笑，道：「周兄舟車勞頓，定然十分疲累，先行躺着歇歇吧！」

周孝全聞言，雙目一瞪，但瞬即笑道：「高兄今夜尚有要事待辦，還是你先養養精神，小弟等到夜間再睡不遲！」

高天弘搖頭道：「兄弟賤體極爲健朗，周兄不必担心！」語音一頓，探首窗外，看了看天色，又道：「未時甫過，入夜尚早。周兄速速休息，兄弟就在這外沿調息一下即可！」說着，竟然拉起周孝全，納入床裏。

周孝全一時之下，醉態可掬，連那一雙星目，也泛射出微醺的流光。

高天弘看得搖頭一笑，道：「周兄酒量不大嘛！未盡三杯，怎麼就有八分醉意了？」說着，竟然伸手替周孝全寬去外面衣衫，口中同時又道：「周兄已有酒意，千萬不可多動，以免嘔吐，傷及氣血……」周孝全突然笑着搖頭，推開高天弘雙手道：「高兄趕快調息吧！小弟僅只三分酒意，一切不敢勞動高兄……」說罷，竟和衣朝裏面而臥。

高天弘看得搖頭暗笑，心想這位周兄弟眞是面嫩得很……

雙腿一盤，他就在那大床的外側瞑目入定！

高天弘這一坐，足足坐了一個時辰！

等他睜開眼來，只見周孝全坐在桌旁，瞪着一雙星目，凝視自己！

桌上一盞油燈，把周孝全的身影，投向側面的白壁，客房之內，顯得十分幽暗、凄涼……

高天弘微微一笑，振衣而起！周孝全幽幽一笑道：「高兄醒來了嗎……」

高天弘朗笑一聲道：「周兄睡得可好？兄弟想不到竟會這等勞累……」

周孝全淡淡一笑道：「小弟睡了個把時辰左右，就已起來了！高兄此時腹中是否已餓？小弟已命店中夥計準備了菜餚……」

高天弘微微一笑道：「有勞周兄了。」

這時，酒菜已送來，高天弘胡亂的吃了一頓，便命搬去！

周孝全暗中搖了搖頭，發出一聲低嘆。

高天弘聽得一怔道：「周兄爲何嘆息？」忽然又哈哈一笑道：「想必周兄離家已久，思念雙親是嗎？」

周孝全搖頭低笑道：「高兄，小弟眼見高兄食少事煩，故而心中不安，故而嘆息……」

高天弘心中大爲感激的笑道：「周兄如此關懷兄弟，委實令兄弟慚愧……」語音一頓之際，高天弘倏而長嘆一聲，又道：「周兄與兄弟盤桓雖未經月，但兄弟已深感不願再離周兄……」

周孝全聞言之下，驀感臉上一熱。

高天弘這時又是一笑道：「周兄且請安眠，兄弟去去就來……」

但感眼前人影一閃室內頓時失去高天弘踪影！

周孝全陡地目光一黯，發出一聲沉重的長嘆。兩顆晶亮的淚珠，倏然奪眶迸出……

他面對着那盞孤燈，竟是伏身桌上痛哭失聲！

周孝全有什麼傷心的事呢？是感慨於高天弘那句不願再離的話嗎？

忽然，他抬起頭來拭去了眼淚，飄身出屋……

高天弘離開隆興客棧，立即逕奔岳陽樓下的臨江碼頭！

果然，那艘單桅畫舫，仍然停在江邊！

高天弘冷冷一笑，大步向那畫舫行去。

此時，那畫舫之上一片漆黑，竟然不露一點燈光！高天弘走到距離畫舫尚有十丈開外，立即停步不前！

他仔細的打量一下四週，突然一長身形，急若飛鳥般，凌空十丈，撲上那條畫舫的主桅！

高天弘原本拿不定這主桅之上，是否藏有敵人，故而身形縱起的時候，業已暗凝神功護體。

等到他落足畫舫主桅之上，不禁心頭一寬。想是「痴情香妃」太過自大，認爲岳陽、洞庭一帶，無人有此能耐，才會這般大意，授高天弘以可乘之機。

高天弘藉着桅頂黃幡，掩住身形，立即流目四顧——

忽地他心神一懍，心神狂震……

一絲黑影，竟然貼着江沿如飛撲向畫舫而來！

這條黑影身法之快，使得高天弘大爲震駭！眨眼之間，這條黑影已投入畫舫的船尾，隱去身形！

高天弘立感不對！此人如是船上之人，怎會這等貼江掩飾而來？

如說此人不是船上之人，又怎會隱入船尾之後，未見船上之人驚嘩？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就懶得再想，心中忖道：「如果是與我來意相同，則不愁會走到一路，如果乃是對方手下，或是臣服婁芸芸裙下的不二之臣，則自己根本不屑一顧……」

三更甫到，畫舫已然啓碇發航！

白布大帆，緩緩升起！

高天弘高踞桅頂，心頭思潮起伏不已！

他想及發現婁芸芸以後，應該如何措置？

他想及「極樂仙童」與「崑崙神姥」這幾個月來何在？

他想及被囚的親父……

他想及已有十五年未見踪影的母親……

他更想及那位留在客棧之中的周孝全……

畫舫的行駛速度，出奇的快，快得不像僅憑這一桅風帆之力！

岳陽燈火已然在眼下失去，極目所見，只是洞庭中的三兩漁火！

高天弘仰觀天色，發覺畫舫正向西南行去。心中不禁一動！

他斷定婁芸芸高張艷幟之處，只是兩個所在。因爲洞庭湖中，只有兩個較大的湖島。一是扁山，一是君山！而兩處所在，自岳陽進發，均是偏西南！

此刻船向西南行駛，定然是指向這兩處所在……高天弘尋思至此，畫舫業已臨近扁山。

但畫舫行速未減，旁着扁山外沿穿過……

高天弘在心中發出冷笑，他已斷定婁芸芸佔據了君山了！

不過，此時令他最爲驚訝的，是船行速度之快，大大不合常理！他凝目由上向下仔細觀察。終於，他忍不住心中暗嘆。這婁芸芸果然太不簡單。

原來這艘畫舫兩側船舷的貼水之處，竟是一邊伸出二十四支長槳，迅快無比，却又動作一致的操舟前行！

以四十八支長槳行舟，自是速度驚人……

高天弘所以在心中暗嘆，就是因爲白天察看此舟之時，他居然未曾發現這畫舫貼水之處，暗藏四十八支長槳……

一個多時辰左右，君山已然抵達！

畫舫之上的燈火，突然一齊燃亮——

高天弘一驚之下，恐怕暴露身形，立即閃身躲在那三尺黃幡之內！

他細數着自畫舫之上踏上君山的武林人物，足足不下五十名之多！

君山碼頭之上，這時也燈火煇煌！

那位「勾魂仙女」秦香君，正和另一位神態嫵媚的少婦，一臉淫笑的將這數十名武林人物，接上山中大寨。

高天弘此時也不知那位躲入船尾之人，是否已經夾在這羣人中上山而去。他靜靜的等到畫舫之上，人已下完，碼頭之上，也熄去燈火之後，才飛身飄出三十餘丈，落向一塊極大的岩石之後！

他畧一打量四週，又重新回頭走向岸邊，巡視半刻，這才轉身撲向山上。

就在高天弘走後片刻，自那畫舫的船尾，突然奔出一條黑影，電疾追向高天弘身後而去。

此時高天弘已抵達君山水寨的那所聚義廳前。

高天弘宛如鬼魅一般，飄身掩向廳側的一棵巨大青松之上掩好身形，立即舉目向大廳之中望去！

這座大廳之中，擺了足有十桌以上酒筵，近百名武林人物，正笑語喧嘩。你一杯，我一盞，與高采烈的猜拳行令！

「痴情香妃」婁芸芸濃妝艷抹的高踞首席之上，笑靨如花，淫媚入骨！

那六七位得能掛名上座，跟婁芸芸同坐一席的武林人物，更是一個個充滿了一股淫邪的笑意，衆星捧月般你爭我奪的爭着巴結婁芸芸。

另外的那八九席，每席之上，均有兩名美麗的少女，周旋於那批江湖豪客之中，逗得這些鐵錚錚的漢子，一個個如綿羊般溫順！

高天弘看得暗自搖頭不已！武林之中，居然會有這麼多自甘下賤之人，試問天下何能不亂？

高天弘一面看，一面沉思如何去找婁芸芸理論之策。

他不願一時不忍，而激起衆憤！他知道此刻如果自己現身，則必將招致上百武林人物的公怒！雖然他並不懼怕他們出手羣攻，但他却無法問得出自己要問之事。

這時，一道黑影，自外面奔來。這黑影極快的隱身於另一棵青松之上。

可惜高天弘此時正全神貫注於大廳之內，並且極力沉思如何現身之策，以致心無旁騖。否則，他一定可以發現這偷偷溜來的黑影是誰？

這黑影隱好身形之後，自也掠目廳中……

婁芸芸手持玉杯，正好盈盈立起，媚笑一聲，向廳中所有武林人物，浪聲浪氣，騷蕩入骨的說道

：「芸芸爲避强仇，遷居洞庭。辱承武林高朋關愛，軒駕蒞止，使芸芸感激無涯，謹以水酒一杯，聊表寸心，芸芸這就先乾……」

柔嫩的話音一頓，微仰粉頸，將手中那杯酒飲盡。滿廳武林豪客，頓時紛紛立起，在一陣高喝「不敢當……」聲中，一個個都將杯中美酒傾入口中。

婁芸芸再度媚笑一聲，似是對這羣武林人物甚爲滿意，不禁有些志得意滿，趾高氣揚的嬌喝道：「各位武林中高朋，可知芸芸約請各位來此原意？」她這一問，却把滿廳的武林豪客都給她問楞了。

可不是？誰知道她約自己來的原意呢？

他們只知道這位「痴情香妃」婁芸芸人長得標緻，武功更高，而且是位大開方便之門的蕩婦……

以及，她手下擁有無可數計的美女，是能供他們銷魂而已——

就在這羣豪一楞之下，婁芸芸嬌笑道：「朋友們，芸芸想仰仗諸位大力，替芸芸除一强仇……」

「啊……」大廳中，從靜寂轉爲喧鬧了！

很多人發出了一聲驚駭的長嘆，也有人發出恍然大悟的低「啊！」

只有隱身樹上的高天弘，却發出一陣無聲的冷笑。

「痴情香妃」婁芸芸妙目微微一轉，立卽又道：「芸芸只是一位弱質女子，身當這强仇毀家之恨，迫得自橋山黃陵，移居洞庭君山。幸承各位高朋不棄，自願前來相助，芸芸有生之年，定感各位高朋大恩。而且芸芸並將有心相報……」說到此處，婁芸芸話音頓了一頓。

廳內羣豪，眼中同時射出一股期待的光彩，他們正在心中沉思着這位「痴情香妃」婁芸芸，用什麼來報答自己等人爲她復仇！

這時，那位坐在首席之上的五旬老者，突然舉杯大笑道：「香妃以何物相酬出力之人呢？老朽紫旡君願聆香妃一言……」

婁芸芸似是早知羣豪必有所問，聞言故作媚笑道：「芸芸毀家之人，除了髮膚之外尙有何物？」

她語音至此，竟是大有羞不可仰之態，粉面微暈，羅袖輕舉，緩緩地遮住那如花嬌容，益發引人遐思！果然，羣豪無不精神爲之大大一震。

那一雙雙充滿了色情的眼光，看得樹上的高天弘，既替這批人可憐，又感這批人的可憎。

而那隱身在另一株樹上的黑衣人，則看得火冒三丈，連連冷哼！

那位自稱紫旡君，身着黑衣的五旬老者，此時又是朗聲一笑道：「香妃這份報答的禮物，果眞是既精彩又珍貴……」

黑衣老者話音未落，人羣中有人喝道：「香妃，誰有這等大胆，竟敢與香妃作對，俺『湘江雙傑』就饒他不得。香妃趕快說這小子名號，待俺『猛蛟』黃四，一棍將他送到酆都鬼獄……」

高天弘聞聲側目，發現這位發話之人，身軀魁梧，雖是坐在席上，就跟常人站在地上差不多，而且那副尊容，直可比美周倉，不禁暗笑道：「蠢貨，……倒眞是有些像是猛蛟！」

「痴情香妃」婁芸芸瞥了「猛蛟」一眼，心中暗道：「就憑你這塊料麼？只怕經不得高天弦一指頭，自己就要先到『酆都城』向五殿閻君去報到了啦……」

但他檀口微含笑意，故作感激的嬌聲道：「周大俠豪氣干雲，芸芸感激得很，說起芸芸的仇家，各位高明應是不太陌生，曾經耳聞其名……」

婁芸芸眞是懂得怎樣控制衆人的情緒，越是衆人心中焦急等待着她說出仇家是誰，她倒越發吞吞吐吐！就在她話音未落之際，突然有人大叫道：「香妃快說仇家是何人？」

一時之間，應聲起哄的，至少就有十人……

「香妃快說——香妃快說——」

婁芸芸心中暗喜，却是裝得神情慘淡的低聲道：「芸芸的仇家，乃是本屆中原第一劍高天弘……」

「中原第一劍嗎？」

「……」倏忽之間，大廳之內，顯得已被一份奇異的情緒所籠罩……

婁芸芸的蛾眉，有些失望的皺了起來！

她想不到高天弘的威名，竟然這等懾人……

廳中近百名武林人物，竟有三分之二，在臉上露出畏懼之色！

她有些寒心了！她意識到自己的計劃，可能要……不過，她心機委實過人，雖然她正當寒心失望，但仍然是滿面春風的嫣然一笑！也許，她這一笑，有着無比的鼓舞作用！

在那首席之上，立卽有一位身着白衫的中年書生拍桌而起，冷笑道：「中原第一劍算得什麼？我『鐵劍寒生』范子華就不信這邪……」

這位「鐵劍寒生」范子華話音未已，婁芸芸已打定了主意，搖頭笑道：「范大俠乃是崑崙高手，自是不把『中原第一劍』放在眼中，以高天弘之能，芸芸也深知他不敢輕易向崑崙門下挑釁……」

她有意的話音一頓，流動着美目，瞥了滿廳羣豪一眼，才接着說道：「可是，江湖上的各位高明，沒有有力靠山，自是不必去招惹那高天弘爲是，芸芸雖知力薄，但芸芸決不勉强至交……」她這一席話，說得滿廳之人，幾乎無不大爲憤怒！

「鐵劍寒生」范子華一雙劍眉揚得幾乎朝天！

「痴情香妃」婁芸芸簡直是有些挖苦他仗恃師門，才不怕高天弘，而不是看得起他自己可以鬥得過高天弘！

這叫他如何不怒？而那些三山五岳的羣豪，則覺得婁芸芸這幾句話把自己等人諷刺得如坐針氈，氣血翻湧不已！頓時，個個都興起了一鬥高天弘好出這口惡氣的雄心！

隱身樹上的高天弘，只看得心中大驚，這淫婦眞是不可小覷，三言兩語，就替自己樹下了無數仇敵……

此刻，婁芸芸話音甫落不久，一陣哄怒之後，突然在離開首席很遠的一張桌上，傳來一聲暴喝：「婁芸芸，那高天弘現在何處？老夫要伸量伸量這小子究竟有多少斤両，竟敢冠上第一兩字……」

這發話之人，乃是一位七十開外的枯瘦老人，看上去大有卽將入木之態，却拄着一根黑黝黝的拐杖，站在桌旁吹鬍瞪眼！

高天弘遠遠看得心中微震！

他想不到這瘦老人竟然直呼「痴情香妃」婁芸芸之名，他並且從這瘦老人話意之中，聽出這老人倒並不是也對婁芸芸存過什麼非分之想，才會存心與自己爲敵！

而且，看這老人的一副瘦弱神情，大概縱有此心，也無此力……否則，這老人是誰？他爲什麼跑來君山？

高天弘心中尋思不已……

婁芸芸呢？她也心中尋思不已！

她認不得這位瘦老人！

她心中跟高天弘有着相同的驚訝，因爲這老人竟然直呼己名！

這與今天前來君山的羣豪有着最大的不同，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巧言媚色的尊稱自己「香妃」長，「香妃」短，唯恐失禮不迭，連幾位來自各大名門正派的高手，都是如此低首下氣，想能一親自己芳澤！

可是，這老人呢？行嗎？早朽了吧……但是，這老人必非無名之輩啊……

婁芸芸念頭轉得極快，老人音話一落，她就連連轉了千萬遍念頭！

終於，他絲毫不曾予人以疑慮的嫣然笑答道：「老人貴姓啊，請恕芸芸一時不察，委曲老人家坐在下首席次……」

說着，竟然掉頭向另一席上的一位青衫宮裝的女弟子喝道：「冬雲，妳怎麼越來越大意了，這位老人家理應請到爲師這一席才對啊！妳這不是令爲師有失敬老之儀了嗎？」

那青衫少女惶恐的立起，俛首低應道：「弟子知罪，弟子願意受罰……」

婁芸芸嬌嘆一聲，正待再說什麼？那位瘦老人已經一頓拐杖，喝道：「婁芸芸，快答覆老夫之話，別這等婆婆媽媽經，聽了叫老夫生氣！」

婁芸芸微微一笑，搖頭道：「你不必生氣，那位高天弘此時可能尙在橋山……」

瘦老人看來似是枯朽衰弱，但那份火氣，可眞還不小！

婁芸芸的話未說完，他已經身軀一轉，扛起那根黑黝黝的拐杖，一言不發的就離開筵席，往外走去。

婁芸芸看得柳眉一豎，連忙嬌聲叫道：「老人家請留步……」

瘦老人的枯眉一閃，聞聲止步，掉頭冷笑道：「婁芸芸，妳想不讓老夫離去嗎？」

婁芸芸搖頭笑道：「芸芸不敢——」

瘦老人冷笑道：「諒妳也不敢，哼！」扭頭就往廳外走……

婁芸芸這時又是嬌聲叫道：「老人家，你老要到那去，芸芸總得替你老準備船隻呀！」

瘦老人步履突然一頓，似是自語般說道：「不錯，要船，可是，老夫自己有！」話音一頓，掉頭向婁芸芸冷冷一笑，又復搖頭一嘆道：「老夫知道妳的心意，只不過想問明白老夫是誰，對嗎？」

婁芸芸被這位老人說中了心意，若是換了別人，也許會覺得甚是尷尬，然而婁芸芸却毫不動容的笑道：「老人家當眞神目如電，芸芸正是想請教你老高姓大名，也好永誌不忘……」

「不忘個屁！」瘦老人冷笑道：「妳不過想多利用利用老夫而已！」

婁芸芸仍然笑道：「不敢，你老這等說法，叫芸芸無地自容了……」

瘦老人忽然哈哈大笑道：「妳早就無地自容了，婁芸芸，老夫找高天弘，與妳不相干得很，老夫只是不高興年紀輕輕的人就自以爲是天下第一，不知長進而已……」

瘦老人說到此處，頓了一頓，雙目突然電射廳內羣豪一眼，冷笑道：「老夫姓名早已忘了，你們要稱呼老夫，就叫聲『鐵拐翁』吧！」

「鐵拐翁？」

老人話音甫落，大廳之中立卽人人變色！

婁芸芸更是大爲震駭不已！

她想不到自己五上君山，皆慘遭拒絕，未能一見的「君山四老」之一的「鐵拐翁」，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跑來到自己宴客的大廳之中，這未免太過意外……

（未完待續）

紫鏢囊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以張震寰的身份回到擎天山莊，查出莊中奸宄後向大哥人鵬、二姊人鳳等說明用心，並向師兄「無影神劍」任九峯說明預訂計謀，三日後，甘人鶴依約把小環交予的物件，送往姑娘橋，辦妥後返回客寓，遇一中年漢子攔途相邀，說是奉令要請甘人鶴往與其東主一晤，甘人鶴藝高胆大，不問對方是誰，犯險跟隨那中年漢子前往，至則見丐帮帮主黃震宇與丐帮一羣高手，原來黃震宇察破他並非劍聖之孫張震寰，要用獨門點穴法點制甘人鶴穴道，脅迫他說出眞正身份，和迫問他說出玄玄敎囚禁甘人鶴的地方——

武林禁地藏巨禍　刀君後裔事强仇

甘人鶴忽然一笑，道：「且慢！」

丐帮帮主黃震宇一怔，道：「你如不同意，那你就準備闖闖敝帮的『四絕降龍陣』吧！」手一收，又退回原處。

甘人鶴默運神功一挺腰，身裁頓時高大了許多，接着一個旋身，再回過臉來，已是換了一個人，笑道：「在下先交出甘人鶴，不知帮主能否手下留情。」

這一次輪到丐帮帮主黃震宇發楞了，只見他雙目一呆失神了一陣，忽然哈哈大笑道：「怎樣到處都是你！」

甘人鶴又恢復了張震寰的形貌，含笑道：「請黃大哥見諒相欺之罪。」

丐帮帮主黃震宇笑道：「那裏！那裏！我知道你的處境。」

話聲一頓，忽然笑容一斂，接道：「倒是那眞的張震寰現在何處？小兄急欲知道。」

甘人鶴神目一閃，望着丐帮帮主黃震宇凝視了片刻，道：「他現在敝師兄處養病，不知黃大哥與他……。」

丐帮帮主黃震宇吁了一口氣，截口道：「他是我的同胞手足親兄弟！」

甘人鶴「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怪不得瞞不過你，你這次到擎天山莊來，只怕早就動



了疑心吧？」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確定你不是舍弟時，那是到擎天山莊後，你竟不認得我這位兄長了。」

甘人鶴笑道：「你姓黃，他姓張，叫誰也想不到你們是兄弟。」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我是隨母姓，世間知道的人極少，難怪你要疏忽了。」

敢情，丐帮帮主黃震宇母系無後，過繼給了外祖父家，是以姓黃，其實黃震宇排行第二，他過繼之後，老大失事夭折，幸好後來有了老三張震寰，成了劍聖一脈嫡孫。

丐帮帮主黃震宇接着又道：「舍弟生了什麼病，怎樣遇見任大俠的？」

甘人鶴道：「是在小弟二師兄那裏。」

丐帮帮主黃震宇一笑道：「你還有一個二師兄，不知他又是那位高人？」

甘人鶴道：「他也姓張，名叫子和……。」

丐帮帮主黃震宇一怔道：「可是江華張家的那位張子和？」

甘人鶴點頭一笑，說道：「江華地靈人傑，尤其張家一姓，百年間出了一文一武二位頂尖兒的人物……」

丐帮帮主黃震宇哈哈一笑道：「還出了我這個窮家帮最差勁的頭兒！」

敢情，劍聖張家與張狀元張家，乃是江華同族的一姓，說來黃帮主與張子和還是同一輩份的族兄弟，他們雖然各人環境不同，也許相見不相識，但身爲丐帮帮主的黃震宇却沒有不知文華大學士張狀元之理。

張震寰與張子和同居一縣，又同姓同族，自然各有所交往，張子和爲張震寰治病，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甘人鶴接着告訴丐帮帮主黃震宇道：「小弟在敝師兄處，因隱密行踪，並未與令弟見面，據敝師兄說，令弟的病沒有什麼了不起……」

忽然一笑，接道：「不過爲了我們便於借用令弟的身份，敝師兄可能會藏一點私，不會一下子替他醫好。」

丐帮帮主黃震宇笑道：「舍弟也是眞倒霉，怎會碰得這樣巧！」心裏坦然，不爲張震寰着急了。

甘人鶴知道丐帮帮主黃震宇心裏很想知道一初眞實情形，於是不等他問起，便將一切實情告訴了他。

丐帮帮主黃震宇聽得一嘆道：「我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次不知又要給你添加多少麻煩，唉……」

甘人鶴眨眨眼睛道：「麻煩是有一點，不過並非無法彌補。」

丐帮帮主黃震宇歉疚的道：「兄弟，說出辦法來，這責任由我一肩承担。」

甘人鶴笑了一笑道：「我本來想拉你下水，現在更是順理成章了。」

丐帮帮主黃震宇怔了一怔，道：「你是要我也投入『玄玄教』門下？」

甘人鶴雙目神光一凝，道：「正是此意！」

丐帮帮主黃震宇沉思了一陣，道：「我個人榮辱倒無所謂，只是丐帮子弟遍及天下，一旦落入玄玄教手中，被他所用，便不可收拾，這一點不知你想到沒有？」

甘人鶴道：「小弟思之已久，非下這筆大注，無法打動玄玄帝君的心。」

丐帮帮主黃震宇神色一肅道：「好！小兄聽你的就是！」

甘人鶴向丐帮帮主黃震宇耳邊說了幾句話，丐帮帮主黃震宇不住的點頭，不住的微笑，甘人鶴話聲一歇，他接着伸手拉動一根繩索，帶起一陣响鈴之聲，鈴聲未絕，只見大廳四門齊開，氣勢洶洶的湧進一大羣人來。

這時，丐帮帮主黃震宇與甘人鶴含笑併立在大廳中央，來人覩此情形，不由都是一怔，斂去了殺氣。

丐帮帮主黃震宇啞然一笑道：「剛才本座已證明張大俠確是劍聖之孫，是本座錯怪了他，各位沒事了，退下去！」

大家毫不猶豫，向丐帮帮主黃震宇行了一禮，退出大廳而去。

甘人鶴朗目一掠，人羣之中，不見了小花子秋明，劍眉微微一掀道：「老九怎的不見了？」

丐帮帮主黃震宇接着朗吁一聲，道：「陳舵主何在？」

廳外應了聲：「屬下在！」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精壯漢子，躬身一禮，道：「帮主有何吩咐？」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秋明那裏去了？」

陳舵主欠身道：「剛才帮主與大俠談話時，又發現了那老太婆與小丫頭的行踪，小護法與周舵主都追下去了。」

丐帮帮主黃震宇回頭向甘人鶴道：「兄弟，你看怎樣？」

甘人鶴道：「我們親自去看一看。」

丐帮帮主黃震宇點頭道：「好，我們走！」說完，也沒再問那陳舵主有關小花子秋明去向，帶着甘人鶴出門直向西方奔了下去。

甘人鶴知道丐帮弟子沿途都留有暗號，用不着

多費唇舌，東問西問，遂也見怪不怪，隨在黃震宇身後而行。

行行復行行，甘人鶴默察山形地勢，不正是前往武林禁地落星城的路徑，他口中不說，心中不由想起了那大頭師伯，暗忖道：「那小環莫非與他有關？」

一路思潮起伏，不知不覺已到了那進入「落星城」的阻路斷岩之前。

丐帮暗號，也到此而斷，丐帮帮主黃震宇一陣沉吟道：「奇怪，怎的暗號突然中斷了？」

甘人鶴說道：「他們會不會進入『落星城』去了？」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他們如果入了『落星城』更該留下暗號才是，他們……似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來不及留下任何暗號……，但……。」

甘人鶴道：「我到落星城去看看，你就在這附近搜索，不管有無發現，四個時辰之後，我們再回到此地，從長計議。」

丐帮帮主黃震宇身爲一帮之主，自尊自重，自然不便進入「落星城」，爲江湖上留下話柄，當下一點頭道：「這樣也好。」

甘人鶴雙臂一振，人已離地而起，向對岩飄飄的飛了過去。

丐帮帮主黃震宇也不猶豫，展開身形，在「落星城」禁地之外，搜索起來。

甘人鶴輕車熟路進入了「落星城」他現在功力又高了不少，各門派守護之人，更防不住他了。

他先向各處查看了一遍，未發現可疑的地方，這才決心去找大頭師伯談一談。

他心思靈敏，記性奇强，那密如蛛網，錯綜交雜的城內通道，一步未走錯，來到大頭師伯藏身之處的斷岩邊。

岩下流水淙淙，一片漆黑。

甘人鶴氣納丹田，提起一口眞氣，束音成絲，俯首岩下，一連呼喚了三聲：「大頭師伯！大頭師伯！小侄特來求見！」呼聲中，他經過攷慮後，沒有通名道姓。

呼聲在岩下激起一陣迴繞不絕的回音，回音過後，恢復了死樣的沉寂，更沒有大頭師伯的應聲。

甘人鶴站在斷岩之上，俯視着深不見底的地下深淵，皺起了眉頭，他凝思了一陣，猛然一咬鋼牙踴身跳了下去。

身形加速的向下飄落下去，這時，他最担心的就是那密洞前引路的珠光，如果那珠光沒有了，他便不知在什麼時候轉身取準，那就只有一直向下落到底了。

瞥眼間，那道靑濛濛的光源，依然仍有。

甘人鶴暗中吁了一口氣，抖臂屈身，一縮一伸，身子下落之勢一緩，斜斜的向光源來處那塊突岩之上落去。

眼前一切如故，甘人鶴又輕輕的叫了一聲：「大頭師伯！……。」然後默運神功，立掌當胸，舉步向洞內走去。

洞內本就沒有什麼東西，也看不出大頭師伯是已離洞他去？抑是暫時外出未回？

甘人鶴隨意取了些乾果食物，消磨等待中的沉寂，一面東張西望，寄寓心中的不安。

甘人鶴目光轉動間，忽然有一樣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大頭師伯平日打坐練功的那座石墩。

那石墩依然靑光閃閃，點塵不沾，但放置的方向，彷彿與原來有點不同，甘人鶴心中一動，不由多望了那石墩幾眼。

他這留心一細察，給他又在那石墩上看出不少端倪。

原來，這塊石墩非方非圓，仍然保留着它自然的本態，是一塊多角形的奇石，石墩上有六隻不規則的角，其中有一隻角較爲突出，也較其他五角爲光滑，顯然，這隻角是被經常撫摸之故。

甘人鶴一低頭，伸出舌頭在那石角上舔了一舔，嘗出那石角上有着一層淡淡的鹽味，明是手汗沾得很多的緣故。

一猜中的，甘人鶴嘴角上現出一抹微笑，伸手搭在那石角上，輕輕的一拉，竟拉得那石墩旋轉起來。

石墩一面旋轉，一面漸漸向下沉落，落下七八尺深，現出一個洞口。

甘人鶴猶豫了一下，一挑劍眉，腰中取下「玉虹虬」，一探洞口，接着人便進入洞口之內。

跳身下去，是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甬道，甘人鶴默運神功，一逼那「玉虹虬」，只見「玉虹虬」上淡淡的發出一道彩霞。

甘人鶴功力奇厚，借着那淡淡的彩霞，已把那甬道看得淸淸楚楚，那是一條天然的地下石隙，向着一方伸展下去。

甘人鶴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打算，舉步循着那甬道走了下去，他爲預留退步，也沒有將那石墩復原。

甬道一個勢的向下直落，甘人鶴走了一程，耳邊已隱隱聞到流水淙淙之聲，接着地勢一緩，進入一條地底河道。

甘人鶴在入口處做了一個記號，循着河道向下游走去，這河道不寬，約有四五尺左右，水也不深

，僅可及膝。

但地泉之水，奇寒蝕骨，要非甘人鶴這等功力之人，只怕行不及百十丈，就被凍僵了。

甘人鶴運功抗住地泉奇寒，一口氣走了一個多時辰，因地勢平坦，水又不太深，他行走的速度倒是奇快，一個多時辰，怕莫行了百十里地。

這時，他已把與丐幫幫主黃震宇四個時辰後相會的約定，拋向九霄雲外，完全被眼前的發現所吸引，勢難回頭。

行進之間，忽然整個的河道一狹，原可立身而行的空間，也矮了下來，他先是俯身而行，接着，彎腰也通不過了，除非游水而下。但下游情形如何？下去之後能否回頭？

最主要的是值不值得冒這個險？

甘人鶴略一思忖，劍眉一軒，身形一撐，逐流游了下去。

頭頂上山石越來越矮，抬頭換氣，都不大方便了，再向前望去，只見山石已平於水面，連換氣的空間都沒有了。

人到地頭，不由甘人鶴不作回身的打算。

正當甘人鶴準備回轉身形的時候，他忽然覺得眼前花了一花，似是水中有微弱的波光閃動。

甘人鶴怔了一怔，隨手收起手中「玉虹虬」，劍光一斂，波光更是明顯，從前面水石相接之處的下面，反射而出。

甘人鶴喜得大叫一聲，吸了一口長氣，一個勢子扎入水中，向下潛去。

水中越來越亮，潛出十餘丈後，只覺眼前金光閃耀，隆隆之聲如雷貫耳，嚇得甘人鶴一抖臂射了起來。

「啊！」甘人鶴眞出了一身冷汗，只見自己已游到出口地底，到了一條倒懸千尋瀑布的邊沿，只要再出去四五尺，就要隨着銀帶一瀉到底，永遠回不得頭了。

甘人鶴倒抽了一口冷氣，從中拔身而起，縱落一塊山岩之上，迎面朝陽，正向他含笑歡迎。

甘人鶴掠目四望，只見自己立身之處，乃是在一疊羣峯之後的半山之腰，但見古樹蒼蒼，又高又大，遮住了半爿天日。

回頭只見腳下一潭清泉，已看不出自己是從什麼地方游出來的。

他一身水淋淋的，極是不舒服，只好脫下衣服，擰個半乾，再把衣服穿回身上。

瞥眼間，只見左邊鬱林之中，似有一股淡淡的輕煙，嬝嬝升起，他點頭一笑道：「這就是了。」掠起身形，射入那樹林之中，不過四五十丈，便見到一棟高架茅屋，屋前一片花圃，屋上炊煙正起。

甘人鶴的屏氣蛇行，向那茅屋緩緩接近。

屋內飄出談話喧笑之聲！

一個又淸又脆，銀鈴般的童聲道：「大頭爺爺，你說那些討厭的死花子，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甘人鶴一聽，可不就是那姓白的小姑娘的話聲，接着，只聽一個老太婆的話聲，喝道：「少囉嗦，快吃飯！」

就這兩句話間，甘人鶴已隱住好身形，向屋內瞧去，只見屋內一張方桌上，共坐着四個人，其中一人，果然眞是那大頭師伯。

另外三人，除了那小姑娘外，一個是老太婆，另一個是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

那老頭子與大頭師伯正在舉杯對飲，那小姑娘受了那老太婆的叱責，正在生悶氣，埋頭吃飯。

那小姑娘三口二口扒完一碗飯，筷子一放，道：「我吃飽了！可以說話了吧！」一副天眞無邪的嬌憨。那老太婆搖頭一嘆，笑罵道：「眞淘氣！」嘴裏罵着，臉上却忍不住笑了。

大頭師伯放下酒杯，一聲哈哈大笑道：「大頭爺爺也不喝酒了，你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那小女孩認眞地道：「大頭爺爺，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見不到人的地方？」

大頭師伯「啊！啊！」了二聲，道：「這……這……你最好問你爺爺……。」

那乾瘦老人可沒有大頭師伯隨和，雙眼一瞪：「到時候自會帶你到大地方去，吃完了飯，還不練功去！」那小女孩小嘴唇一翹，雙眼一紅，心中好不委屈，舉目向那老太婆望去，那老太婆一別頭，向窗外呼道：「老宋！老宋！」

一個獨臂老人闖聲走了進來，躬身道：「老夫人有何吩咐？」

甘人鶴一見那獨臂老人，不由神情一怔，暗道：「怎會是他！」

原來，那獨臂老人不正是他在岳陽救下來，後來又突然失踪的那老人！

正當他思忖間，只見那老太婆一揮手道：「你送菱兒去練功去。」

那菱兒扭腰搖頭道：「我不去。」

那老宋附耳向菱兒說了幾句話，只見那菱兒雙目一亮道：「眞的？」

老宋一笑道：「我老宋幾時騙過你！」伸手牽着菱兒，出廳而去。

那菱兒一走，那乾瘦老人忽然輕咳了一聲，那老太婆與大頭師伯都是一肅，現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甘人鶴在外面，看得也是一凜，大頭師伯的功力，他是領教過的，就現在的自己，能否強過他，都沒有自信，看大頭師伯這時的神情，顯然，他是被那乾瘦老人懾服了，由此可見那乾瘦老人一定厲害非常。

念動之間，只聽那乾瘦老人冷冷地道：「那黃震宇太過可惡，橫裏摔來一脚，壞了我們的大事，老二，你去給我把他抓來。」

大頭師伯立即起身，應了聲：「是！」走出屋外。

甘人鶴只見大頭師伯出屋之後，走向那水潭而去。

甘人鶴沉吟了一下，決心跟出去，先找大頭師伯談一談，於是也離開了茅屋，正向大頭師伯身後跟去。

驀地，身後一股微風掠來，甘人鶴反手一抄，入手立覺乃是一片樹葉，他心中一動，回頭望去，只見萬綠叢中現出一隻小手，向他招了一招。

甘人鶴微一猶豫，只見大頭師伯已飄身到了水潭旁邊，一閃身隱沒在一塊大岩石之後，不見了人影。

再回過頭來，只見那隻白白的小手，招得更快更急。

甘人鶴的主意一變，轉身向那招手的小姑娘走去。

耳中只聽那小姑娘急聲道：「快隨我來！」她人影在林蔭中閃動，向斜裏掠了出去。

甘人鶴飄身而起，緊緊跟在那小姑娘身後，那小姑娘年紀小小，一身輕身功夫，却是有着非凡的造詣，展開身形，成了一道淡淡的影子。

她似是有意賣弄一手，身形越來越快了。

甘人鶴微微一笑，緊貼在她身後。

那小姑娘一口氣翻過了兩座山峯，她身形雖快，到底內力不足，不能持久，這時，已是氣喘吁吁了。

甘人鶴輕笑一聲，道：「小妹妹，我有點累了，慢一點好不好？」

那小姑娘回頭一笑，道：「你的胆子倒不小，這點點本事，就敢來『天龍潭』刺探。……不遠了！」算是她爲了甘人鶴，把脚步慢了下來。

甘人鶴知道這小姑娘好強，也不說破，笑笑道：「你的胆子更不小，你敢瞞着自己奶奶幫外人的忙！」

那小姑娘道：「你怎知我是幫你的忙，別高興得太早。」話聲中，身子一矮，向一塊岩石之下鑽了進去。

甘人鶴當然不會把她這句話放在心上，一俯身也跟着鑽了進去，入內便覺眼前一亮，原來是一間白色石室。

甘人鶴正要打量全室時，忽然身側有人道：「少俠，請坐！」

甘人鶴轉頭望去，見是那獨臂老人老宋，向他點頭爲禮。

室中空空的，但在一個壁角裏放了三四個石墩，甘人鶴也不客氣，道了聲：「多謝！」走過去坐在一個石墩上。

老宋與那小姑娘有意無意的分坐在甘人鶴兩邊，甘人鶴一看就知道他們心中甚是不放心自己。

甘人鶴含笑道：「兩位把小生引來此處，不知有何見教？」

老宋一望那小姑娘道：「菱姑娘，你問吧！」

那小姑娘眨了一眨大眼睛，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甘人鶴帶着笑容道：「我叫張震寰，請教兩位是……？」

那小姑娘轉頭向老宋望去，那老宋點了一點頭，那小姑娘才道：「我叫白雅菱，他是老宋。」

甘人鶴欠身道：「原來是白姑娘與宋大俠，小生失敬了。」

這只是禮貌上的應付，原沒多大的意思，白雅菱怔了一怔，竟不知怎樣接口答話。

老宋接口道：「少俠請不要客氣，敝少東還不諳俗禮。」

白雅菱小臉微微一紅，道：「張大哥，我問你，你這次送東西來，是受了誰的托付？」

甘人鶴微微一怔，道：「你們不知道？」

白雅菱道：「當然知道。要看看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甘人鶴腦念電轉，把白雅菱的話，分析了一下，緩緩的道：「是一位姑娘家……」

白雅菱脫口道：「她是不是叫白雅環？」

甘人鶴點點頭道：「小妹你既然知道，我也就不否認了。」

白雅菱笑道：「她是我姊姊，我怎會不知道，我姊姊這樣信托你，那你一定是她的好朋友了。」

甘人鶴道：「承令姊看得起，叨列交末。」

白雅菱天眞無邪，一聽甘人鶴是姊姊的朋友，心裏高興得不得了，笑道：「我姊姊叫你什麼？」

甘人鶴一笑道：「她叫我張大哥呀！」

「我也叫你張大哥好不好？」

「你不是叫過了麼！」

白雅菱道：「那你以後叫我小菱，菱兒都可以……不過，你叫我小菱，我更愛聽。」她一高興，

都是小兒女話，忘了問甘人鶴來的目的了。

老宋搖了一搖頭，提醒她道：「菱姑娘，你不是想你姊姊麼？……」

白雅菱「啊！」的一聲，道：「張大哥，我姊姊在你們教裏的好不好？」

甘人鶴點頭道：「她很好，她現在是我們帝君手下的頭號紅人，在帝君面前說一不二。」

白雅菱道：「她在帝君面前這樣紅，爲什麼不接我們去呢？」

「孩子，奶奶來告訴你吧！」微風飄動，石室之內，走進了白雅菱的奶奶。

甘人鶴心中泛起一種不安的感覺，微帶惶惑的站了起來，抱拳一禮道：「小生張震寰，見過老夫人！」

那老太婆抬手一擺，禮讓道：「少俠少禮，請坐……」

語聲頓了一頓，接着轉頭向白雅菱含笑道：「菱兒，你先回到你的練功室去，等下梁爺爺不見你，又要受罰了。」

這時，這老太婆完全換了一副態度，慈容藹藹，對這位小孫女，又憐又愛。

白雅菱撒嬌地道：「奶奶，你不是說要告訴我，姊姊爲什麼不提和我們去的原因？」

老太婆道：「奶奶還有很多別的事要一併告訴你，現在奶奶要陪客人談話，你先去，回頭奶奶再慢慢和你說，好不好？」

白雅菱倒是一個很乖的孩子，口中發着牢騷：「誰要練他的鬼功夫？……」但却委委屈屈的向外走去。

白雅菱走到洞邊，那老太婆忽又叫住她道：「張大哥的事，你千萬不能向梁爺爺提起！」

「我知道啦！」小身子一閃，消失了人影。

老宋接着站了起來，躬身一禮，道：「小的告退……」

那老太婆一擺手道：「你不用迴避，就坐在一旁，老身想不到的地方，也好隨時提個醒兒。」

老宋恭聲應了一聲：「是！」就留下來了。

就他們這幾句話間，甘人鶴已暗中把他們作了一個分析，很顯然地，他們這五個人，至少可以分作二派，這老太婆和她的小孫女白雅菱及老宋，算是一派。

而那老宋，在那老太婆的心中，顯然是極有份量。

甘人鶴心中計較着，面上含着會心的微笑，這時，他已完全鎮定下來了，理想的結果可以預見。

那老太婆自己選了一個石墩，坐了下去，望着甘人鶴笑了一笑，道：「環兒說，少俠爲人，值得信任，老身本想找機會單獨和你談一談，想不到天從人願，少俠竟然光臨寒舍了。」

甘人鶴一面聽話，一面暗忖道：「一定是那塊怪石上有什麼秘密，否則，她那知道小環對我的印象。」

那老太婆輕咳了一聲，接着又道：「老身想與少俠剖誠一談，不知少俠相不相信得過老身？」

甘人鶴見她語出至誠，想一想事實，自己的一切，大約都瞞不過那精靈鬼怪的小環，同時，又不知小環暗中給了她一些什麼消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就是想扯謊，都不知從何扯起，所以他只有試探着和她坦誠相見。

他心念一決，微微一笑，道：「小生還沒請教老夫人尊姓？」

那老太婆道：「老身夫家姓白，環兒，菱兒是老身兩個可憐的小孫女，這位老宋，是一個古道熱腸人，現在幫老身照護着菱兒。」看來她倒是一片眞心，一口氣就把自己的家庭情形告訴了甘人鶴。

甘人鶴道：「還有二位老人家，不知是老夫人什麼人？」

白老夫人微一猶豫，道：「我們最初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現在老身可有點後悔了，覺得交錯了朋友。唉！……」臉上隱憂重重，大有不堪回首之慨。

甘人鶴同情地一點頭道：「老夫人的心情，小生識得但不知老夫人，是怎樣交上他們二人的？」

白老夫人又輕咳一聲，道：「老身認識那鍾璉老兒，前後已經將近十年了，那時老身家遭不幸，帶了環兒菱兒兩孫，前來這她們爺爺早年發現的『天龍潭』隱居，準備把她們功夫練好之後，再出江湖，就在來此後的第二年，鍾老兒突然從天龍潭現身出來，我們在各懷戒心之下，打了起來，結果，老身不是他敵手，但却成了朋友，起初，那鍾老兒倒是照顧了我們不少，後來，梁老兒參加進來，就一切都變了，我們都只有聽梁老兒的話的份了。」

甘人鶴道：「那姓梁的，是怎麼樣參加進來的呢？」

白老夫人道：「那是在八九年前，鍾老兒請來的。」

那白老夫人眞是有問必答，甘人鶴也一步一步緊問道：「令孫環姑娘，又是怎樣進入『玄玄教』的？」

白老夫人搖頭一嘆道：「那是七年前，梁老兒設法送去的，梁老兒對她倒是很好，還收她做了徒兒。」

甘人鶴劍眉軒了一軒道：「老夫人怎又捨得任由環姑娘小小年紀，遠離您膝下？」

白老夫人道：「還不是想消滅『玄玄教』，替她們爺爺父親報仇。」

甘人鶴道：「小生看環姑娘在帝君面前，已是紅得發紫，環姑娘隨時都有下手的機會……。」

白夫人截口道：「我們最初的動機是報仇，誰知那梁老兒別有用心，現在才漸漸露出了他的猙獰面目。」

甘人鶴微微一震道：「他有什麼陰謀？」

白老夫人道：「取代玄玄帝君，當然，他取代玄玄帝君之後，武林之中也別望局勢轉好。」

甘人鶴道：「老夫人莫非不同意他的做法？」

白老夫人面上現出一副悲悽的神色，道：「我不能替她們爺爺丟人啊！」

甘人鶴道：「不知道白老前輩在江湖上，是怎樣的稱呼？」

白老夫人低頭沉思了一下，似無法決定能不能告訴甘人鶴，轉頭向老宋投以徵詢的目光。

老宋一皺雙眉，插口道：「不知少俠可容小老兒插一句話？」

甘人鶴點頭含笑，道：「老前輩有話，但請見教！」

老宋道：「敝少主環姑娘能在玄玄教中，把少俠引爲知己，想來少俠必定也是有心之人，不知是也不是？」一開口，便知他是江湖經驗豐富，觀察力銳敏的人。

甘人鶴仔細的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點了一點頭。

老宋接着問道：「不知少俠能否將身世來歷見告一二？」

甘人鶴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還是保留眞正身份，借用劍聖的門第到底，道：「說來慚愧，小生先祖曾以『昊天九劍』行道江湖……。」

白老夫人面色微微一動，與老宋互望了一眼，道：「劍聖張……。」

甘人鶴肅容道：「正是先祖！」

白老夫人一笑道：「那我們更不是外人了。」

甘人鶴欠身道：「老夫人是……？」

老宋接口道：「我家老太爺，就是與令祖齊名的刀君……。」

甘人鶴「啊！」了一聲，起座一禮，道：「小生有眼不識泰山，多有失敬了！」

白老夫人受了半禮，含笑道：「通家之好，老身托大，可要改口叫你一聲寰兒了！」

甘人鶴躬身一禮道：「寰兒也多謝姥姥慈光普照。」

雙方認下通家之好，說起話來，便自然親切得多了。

白老夫人雙眼瞇瞇的望了甘人鶴半天，向老宋一點頭道：「環兒的眼力眞還不錯，看來她這些年來，倒還沒有迷失本性……。」

甘人鶴一聽她這話，若有所悟的暗「啊！」了一聲，怪不得那小環步步維護他們，敢情，她已對他生了情愫。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消受的發現，不由又增添了一番心事，皺起了一雙英眉。

幸好，白老夫人話聲一收，沒有再說下去。

甘人鶴心方一放，不料那老宋輕咳一聲，接道：「老夫人，常言道『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依小人之見，有些話還是說明了的好，免得環姑娘自卑感太甚，走了極端。」

甘人鶴悚然一驚，這個問題太嚴重，眞的一個處理不好，誤盡蒼生的責任，就在他肩頭上了。

白老夫人似是發現了甘人鶴的不安，搖頭一嘆，道：「這話老身不能說！」

忽然，站起身來，道：「老身去看看菱兒去，老宋，你陪陪張公子，老身就回來。」又向甘人鶴打了招呼，出洞而去。

甘人鶴看得明明白白，知道她是借故迴避，要老宋做說客了。

白老夫人退出石室，老宋嘴唇一動，甘人鶴忽然搖手止住他道：「老丈，且慢說話，讓小生先猜猜你的眞實身份！」

老宋臉色變了一變，哈哈一笑，道：「公子不是避重就輕，開小人的玩笑吧！」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小生看你老丈，一身功力不同凡响，在江湖上必是名頭响亮的高人。」

老宋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少俠別忘了我家老主人是望重一時的刀君。」

甘人鶴點頭道：「老丈話雖說得不錯，但小生看得出老丈絕非刀君故人。」

「何以見得？」

甘人鶴道：「剛才老夫人話中說得明白，她與鍾梁二人建交時，似乎老丈還沒有追隨老夫人，是不是？」

老宋雙目神光閃閃，驚訝之中，充滿了讚佩的神色，道：「這就難怪我家環姑娘對你傾心了。」

甘人鶴接着道：「小生如果猜得不錯，老丈來此，也不過是年前的事。」

這時，老宋敬服之下，只有連連點頭道：「少俠說對了，小人是因老夫人救命之恩投身以報。」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老丈另外一個目的，就是隱世苦修，以備大用。」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要提文前

上回書至司徒烈跟隨「鬼見愁」陰厲君進入七星鐵塔，此時一顆倒乾坤陰陽手「冷敬秋已打開機關，取出蘊藏一元經錦盒，詎竟發覺盒中空空如也，一元經已不翼而飛，冷敬秋一怒離堡，陰厲君也爲瘋和尙引走，司徒烈正打不定去留主意之際，怪丐突現身引他往與瘋和尙相見，未幾，「遊龍老人」趙笑峯也已趕到，瘋和尙俟他們師徒相聚後，飄然而去。趙笑峯遂領着「神機怪丐」古如之及司徒烈至一間破舊關帝廟，與白夫人和冷小秋相會，席間，趙笑峯說出在長白調查七醜八怪向「劍聖」司徒望居住縱火案的經過說出。

夜出潼關拚勾魂

遊龍老人笑了一陣道：「冥怪此語一出，諸人立即呼嘯散開，刹眼之間，將老夫困在核心，冥怪迫上一步，兇惡地又道：十五對一，我們也沒將自己估計多高，老兒，你認命了吧！跟着仰天笑道：禍福前定，死了的活該，活下來的，又可發次橫財，人爲財死，値得，哈哈！老夫心下一動，乘機冷冷問道：向誰邀功去？冥怪大笑道：向誰麼？不知道！旋又笑道：雖然你老兒不可能會有一吃十五的機會，就算我們知道，說來還是不便，總而言之，一事不煩二主，仍得一叟二老從中轉手，老兒，明白嗎？」微微一頓，接着說道：「直到這個時候，老夫方始明白了他們的用意，以後的事，也用不着詳說，那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聽到這裏，小秋不禁發急道：「結果勝負如何呢？」此語一出，司徒烈首先微微一笑，三老跟着也是微微一笑，小秋明眸滾動，突然悟出衆人微笑之意，粉頰不禁羞得緋紅。

知道自己問得太幼稚，七醜八怪事先已表明，爲了滅口兼邀功，決不令遊龍老人活着離開當場，假如勝的是對方，今天誰還會聽到這段故事？

她見第一個發出微笑的是司徒烈，似乎有氣，狠狠地翻了司徒烈一眼，朝她媽媽白夫人大聲道：「自作聰明的人，最令人討厭！」

又轉向遊龍老人說道：「舅爹勝了，誰不知道？但是對方傷亡如何，舅爹沒說，能說依兒問錯了麼？」

白夫人微嗔道：「依兒，你又強詞奪理了！」

遊龍老人却忙着含笑點頭道：「你沒錯，乖孩子，都怪舅爹說得太含混。」目掃衆人，又道：「結果是這樣的，事實與冥怪的預計恰恰相反，老夫僥倖得到了可能性較少的那一半機會，一吃十五！」微微一笑，又道：「他們確沒有高估自己，只是他們將老夫估得太低罷了！」

怪乞嚷道：「要得，花子敬你三大盅！」

遊龍老人笑道：「目下酒很貴，少找藉口。」

怪乞翻眼道：「出口傷人，再罰三盅！」

遊龍老人笑道：「這麼一來，酒豈不是都給老夫一人喝了麼？」

怪乞一本正經地道：「念在多年情誼，花子自應如數奉陪。」

說得衆人又都笑了，兩老對乾了五六盅，遊龍老人繼續說道：「老夫收拾了七醜八怪之後，下一步便去查察長白三仙，詎知老夫趕到朝陽觀時，三仙業已不見人影，剛才聽烈兒這麼說，才曉得那時三仙已死於胖瘦二老之手，同時二老一叟也於當日爲鬼見愁所殺——。」

老人嘆口氣，接道：「爲了本身利益，不擇手段，毫無道義可言，大概便是武林黑白兩道的重要分野之處吧？」跟着又道：「老夫不得頭緒，便開始打聽烈兒行蹤，據一家客店伙計說，他見過卸任川督的護行鏢伙中，有一個面目英俊的後生，極像老夫要找之人——。」

小秋忽然瞥了司徒烈一眼，冷冷一笑道：「那店伙的眼睛，一定有毛病。」

白夫人才待叱責，遊龍老人搖手笑道：「別打岔，讓我說下去，老夫剛獲端倪，正欲打聽川中來的是那家鏢局時，竟跟鬼見愁那個老怪物不期而遇，老夫暗忖：乾脆直截了當找這老鬼吧！於是，老夫道：姓陰的，有空嗎？他冷冷答道：隨時候教。就這樣約定，次夜三更，朝陽觀前相見。」

老人頓了一下道：「朝陽觀前的一切，剛才烈兒已說得頗爲淸楚，現在，老夫可從略，自老夫緊追瘋和尙說起。」

老人喝了口酒，這才說下去道：「關於瘋和尙的來歷，的確令人困惑，老夫曾經有過很多設想，有時候，漸漸明白，他似乎像極某人化身，可是如據此以某些事實加以引證，却又愈證愈糊塗。」

老人不禁嘆了一聲道：「老夫一生中，見上不少怪事，可從沒給難倒過，如今可算第一次遇上了，非但老夫如此，七星堡主對這事也一樣不得要領，這眞是武林史上玄奇的一頁。」

老人頓了頓，又道：「不過，有兩點是可以確定的，第一、和尙是正派人物。第二、武功造詣驚人。他瘋瘋顚顚的言行，也許是僞裝，也許是天性，但他忽然出現於長白，打岔老夫正事，老夫當時的確氣惱異常，老夫並無與他爭勝之心，不過却想追上他問個明白，他這樣做，到底目的何在？老夫雖然知道降這和尙不下，但自度也絕無大虧可吃，因此，立即穿林跟入，那知和尙脚下快極，老夫入林，人已不見。尙好這和尙笑聲不絕，方未將人

追丢，說來慚愧，原來人家是以笑聲在爲我引路，如他想擺脫我，老夫一樣奈何不得。」

怪乞道：「他一定有話要跟你說。」

老人點頭道：「可不是？——出了竹林，抬頭一看，嘿，他竟當路盤坐，朝老夫招手笑道：關外難得有此好月色，我們坐下來談談！老夫見他那副悠閒神情，眞有點啼笑皆非。他見老夫不答腔，立卽破口大罵道：不識抬擧的老東西，三奇之稱算甚麼？遊龍三式又有甚麼了不起？」

怪乞大笑道：「罵得好！」

滿乾一盅，笑着又道：「花子技不如人，受了幾十年悶氣，今兒可一下出淸啦！」

遊龍老人笑瞪了他一眼，怪乞一吐舌頭，口喊壯胆，又是一盅。老人笑笑，眉頭微皺，繼續述說道：「他似乎愈罵愈起勁，索興指老夫鼻子罵道：酒家那點不如你，酒家叫你坐，這是你的榮耀，老匹夫！老狗頭！」

怪乞開心地大笑起來。

老人朝他笑問道：「花子，還要不要聽？」

怪乞忙道：「要，要！」

老人笑道：「要聽就替我安靜點！」

怪乞哼道：「別神氣，停會兒花子不笑你個加倍才怪。」

老人笑笑，接下去道：「他罵我，無非想我發火而已，老夫當然不上當，老夫容他罵够，一聲不响，上前坐下，開門見山，靜靜地道：大和尙，老夫想先請敎一件事。他嚷道：別呑呑吐吐的，有屁快放！老夫仰面漫聲道：大和尙，你對老夫太不禮貌了，這以前，武林中只有一人敢對老夫如此——老夫話說一半，故意住口。」

怪乞不禁岔口道：「你老兒這是甚麼用意？」

老人肅容點頭道：「當然有用意！」跟着繼續說道：「和尙聽了，翻眼道：那人是誰？」

怪乞忍不住又道：「那人是誰？花子也正要問呢！」

老人接着說道：「老夫當時雙目凝注和尙之面，沉聲道：劍聖司徒望！」

怪乞失聲道：「甚麼？老兒，你也懷疑他是劍聖？」

老人反問道：「這麼說，你花子已有過這種想法了？」

怪乞點點頭，神態肅穆，兩老默然對望，隨又分別垂下了頭，屋內立時靜了下來，司徒烈心中騰湧着一種說不出好受而又難過的滋味，他忖道：爹在武林中，普遍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做人做到我爹這樣，也就足以自豪自慰啦！

一想到父親至今下落不明，心中不禁又是一陣傷感。

沉默了片刻，怪乞首先喃喃開口道：「我們這是怎麼啦？……說下去呀，老兒。」

老人輕嘆一聲，虎目一睜，精光隱現，這才接說道：「我們，凡是知道司徒老兒的人，均無法不生此種遐想，不過，想可以想，但却誰也無法肯定，老夫當時，此念一萌，情難自制，立生試探之心，老夫以轟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說出司徒望這名號，同時注定對方，就是想看對方反應，老夫自信，司徒老兒縱擅做作，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老夫。」

怪乞急問道：「他當時反應如何？」

老人嘆道：「我說不出來。」

怪乞又怒又急道：「這是甚麼話？」

老人嘆道：「這就是說，從他反應上，老夫沒得到任何啓示，它雖然沒有動搖我的設想，但也並未因而增强老夫對此種設想的信心。」又一頓道：「老夫繼續說下去，你們聽着，自己推敲吧！」

老人喝了口酒，接着說道：「和尙當時聽了，先是一怔，自語道：誰？劍聖司徒望？跟着跳身而起，大罵道：姓趙的，你這是甚麼意思？酒家比不上司徒望，還是你在抬出司徒望這個字號來唬人？這下似乎動了眞氣，在罵了老夫無數聲匹夫狗頭之後，哼着又道：司徒望又有甚麼値得炫耀的，他姓司徒的要有種是個眞好漢，他就不該被人家一把火燒得家破人亡！」

怪乞失聲道：「他眞是這樣罵的麼？」

老人靜靜地反問道：「正是這樣，你花子有何感想？」

怪乞喃喃地道：「如他自己罵自己，似乎刻薄了點。」

老人靜靜地道：「因此你以爲他不可能會是司徒老兒的化身？」

怪乞猶疑地點了點頭。

遊龍老人却連連搖頭道：「花子，你錯了！」

怪乞哦了一下，雙目中閃起一片異光。

遊龍老人靜靜地又道：「如果不是丐幫內部不安，令你花子心神難定，老夫對你花子的神機之號，實在不敢苟同。」虎目一睜，沉聲道：「花子，和尙雖罵得毒，但却同時罵出了毛病，你花子發覺沒有？」

怪乞忙道：「甚麼毛病？」

老人肅容道：「我問你，花子，司徒老兒遭火燒，武林中共有幾人知道？」

怪乞失聲道：「對，對！」

老人接着道：「老夫設非在七星塔牢中無意遇

上烈兒這孩子，根本不知此事，你花子知道得更遲，最近才從老夫這裏曉得一點梗畧，想想看，咱們尙且如此，其他的人，除了知道劍聖久未在武林中走動外，誰又知道這件公案的發生？」跟着又道：「曉得這件公案者，以前祇有兩種人：加害者與被害者。」

怪乞喃喃道：「瘋和尙當然不屬前一種。」

老人道：「那你又相信他就是司徒望了？」

怪乞茫然地道：「如果不是，該怎解釋呢？」

老人苦笑笑道：「不錯，這正是老夫當時的疑問。」

怪乞忙道：「循此求證沒有？」

老人道：「你想呢？」

怪乞又道：「結果如何？」

老人苦笑着道：「老夫因爲這和尙不管他是不是司徒老兒的化身，都非易與之輩，是以當時雖發現了他話裏的破綻，並未立卽有所表示。」

怪乞忙道：「你怎麼做法的？」

老人道：「老夫沉不住氣，仍按着預定計劃行事，容他罵完，悻悻然重新坐下之後，這才正容向他聲明道：大和尙，你誤會了，老夫不是這意思。他氣虎虎地責問道：不是這意思，又是什麼意思？你倒說說看！老夫正容道：敢在老夫面前任情嬉笑怒罵，毫無顧忌的人，老夫一生中，祇遇過兩個，一個是劍聖司徒望，一位是大和尙您，由您大和尙今天對待老夫的態度，老夫因而想起那位多年不通音訊的司徒老友，這也是人之常情，不料大和尙竟爲此大發雷霆，實出老夫意料之外——。」

怪乞點頭道：「我知道了，你老兒是準備慢慢來。」

老人也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老夫解釋完了，故意仰起臉，朝天長嘆一聲，自語道：老夫之所以一再容忍，就是因了這一點。老夫見他聽得很出神，接着又道：老夫跟司徒望交往半生，情誼逾手足，老夫了解他，不亞於了解自己，但老夫就沒聽說過我那老友精於易容之術，不然的話，老夫可眞要誤會你大和尙就是他化身呢！」

怪乞道：「旁敲側擊，妙！」跟着又問道：「他聽了有什麼表示沒有？」

老人搖頭道：「他聽了，祇輕輕哼了一聲，那一哼，到底代表了什麼用意，老夫相信，誰也無法明白。」

怪乞失望地道：「後來呢？」

老人繼續說道：「老夫並未因此中止原定計劃，跟着又長嘆一聲道：老夫居然會有這種假想，說來眞是荒唐可笑，假如您是司徒老兒化身，您該知道，老夫已爲你們父子付出幾許憂勞，說什麼您也不會忍心再做作下去的。老夫說至此處，上身前傾，突然沉聲道：大和尙，您說是嗎？」

怪乞緊張地道：「問得好！他怎麼回答？」

老人苦笑一聲道：「他怎麼回答嗎？嘿，他先順口答道：是呀！跟着眼皮一翻，不屑地冷笑道：姓趙的，別拍酒家馬屁了，你姓趙的把司徒望捧得上了天，開口劍聖，閉口刀賢，哼，酒家可不以有些地方像他而爲榮！接着雙掌一豎，冷笑道：你去找他來，他用劍，酒家用這個，你做證人，酒家陪他比劃比劃，且看誰行！」

怪乞一拍桌子道：「全完啦！」

老人繼續說道：「老夫見此路不通，祇好單刀直入了！」

怪乞精神又是一振，忙道：「你問他怎知司徒望被了火燒是不是？」

老人苦笑點頭道：「祇剩這着棋了。」

怪乞促聲道：「他解釋了沒有？」

「解釋了。」

「解釋得令人滿意嗎？」

「不太令人滿意。」

「他說不出消息來源？」

「根本避而不談！」

怪乞又是一拍桌子大聲道：「那就全對啦！」

「什麼對啦？」

怪乞咬牙道：「你直可以賞他兩巴掌，然後喊他一聲司徒望！」

「憑甚麼？」

「憑他交不出消息來源！」

老人靜靜地道：「別窮吼，花子，老夫話還沒說完呢！」

怪乞怔怔地道：「你不是說——？」

老人搖搖頭，嘆道：「他雖沒有將消息來源加以正面答覆，但老夫剛才說過，他解釋了，那是一種間接的解釋，是的，那種間接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不過，它却證明了一件事。」

「證明了什麼事？」

「他可以不告訴老夫他的消息來源。」

「這，這怎麼說？」

「且容老夫說出來，你就明白了！正如你花子所猜想的，老夫問他，司徒望遭火，他從那兒聽來的，他搖頭道：酒家不需回答你這個！老夫當時，確有着你花子的想法，眞想上去賞他兩巴掌再說，老夫不住冷笑，心頭實已怒極，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就在這時，他似看出老夫心意，仰天大笑道：知道這點事，算什麼？哈哈，和尙曉得的秘密，可多着哩！

「他笑了一陣，朝老夫扮了個鬼臉：又道：不舉個把實例，諒你老兒定不服氣，好，老兒，你聽着，第一件、七星堡中有本一元經，對不對？第二件、你老兒因此經爲武聖故物，你老兒身爲武聖嫡孫，不顧祖遺寶物落在外人之手，曾爲此事先後入堡三次，每次均藉論武輸招，自動進入七星鐵牢，因爲你相信一元經可能藏在那裏面，可是每次都是徒勞往返，空嚐囚禁滋味，結果却是一無所獲，有這回事麼？哈哈！」

怪乞哦道：「眞有此事？」

老人嚴肅地道：「他說得一字不假。」

怪乞訝道：「連我都不知道呀！」

老人沉聲道：「除了武聖後人，誰也不知道此事。」

怪乞道：「那麼……他……他怎知道的呢？」

老人肅容道：「這正是老夫希望知道的一點，所以，他以這個來說明他可以不告訴老夫司徒望被火事件的消息來源，老夫除了暗自震驚外，無話可說。」

「之後呢？」

「事情愈來愈奇，也愈出老夫想像之外，他跟着笑聲一收，正容道：洒家身爲佛門弟子，生有菩薩心腸，一切均爲慈悲爲本，今夜洒家找你來，就爲了幫你解決這件事，你老兒如認爲自己是三奇之一，這樣做有損尊嚴的話，咱們可以到此爲止，你東我西，立卽住口不談！」

「就跟訓我花子的口吻一樣。」

「老夫氣量當然不會小到這種程度，當下强自鎭定，抬頭正容答道：旣是這麼說，就請大和尙指點迷津，老夫感激不盡。」

「這種地方，花子就比你老兒差點火候了！」

游龍老人繼續說道：「和尙聽了，非常高興，他點點頭，咧嘴笑道：要得，要得！這才是三奇人物應有的風度！跟着道：洒家做法很簡單，從現在起，你把你那寶貝徒兒交給洒家，洒家托付鬼見愁，來年春正，洒家再向鬼見愁處討回來，親自交付於你，保證完整無缺，如少一根毛，洒家願賠一顆頭！」

老人朝司徒烈瞥了一眼，又道：「至此，老夫方始悟及，剛才朝陽觀前鬼見愁身邊那紫臉少年，原來就是烈兒，這時候，和尙已站了起來，臨走，他回頭笑道：一元經下落如何，到時候問你徒兒，保險清楚！說着，口唱金縷曲，大步而去！」

怪乞喃喃地道：「怪物一個。」

有關一元經，以及施天青，七星七嬌的這一段，因爲是個重大秘密，未得師傅遊龍老人吩咐，司徒烈自是不便輕說，他這時朝師傅望了一眼，老人並無要他補述之意，因此也就繼續保持着緘默。

這時，小秋哼了一聲，冷笑道：「瘋和尙果然是個瘋和尙，這種大事，居然交給一個……哼，口是心非……藏了一大截，還說沒騙人……和尙沒賠腦袋，眞是天曉得。」

白夫人喝道：「丫頭邊洒去！」

小秋姑娘出屋後，白夫人撫着司徒烈肩頭笑道：「口是心非，她是說她自己呢，孩子，你是男人家，讓她點，在我面前，她常問你，下次她再搶白你，你就拿這個羞她，我幫着你。」

白夫人這麼一說，三老都笑了。

司徒烈嗯應着，赧然低頭，心裏有着一種甜蜜之感，他忖道，我早知道她不是眞恨我的。

怪乞果然是個風趣人物，關於一元經的事，他一直絕口不問，這令司徒烈對他更是欽佩，這時，

遊龍老人又道：「現在，老夫要說到適才在鎭上追喊和尙留步的原因了。」

老人略頓之後，接說道：「之後，老夫也就從長白起程，再回中原，前幾天，大概是除夕的前一天吧，老夫忽又在洛陽城中碰到了瘋和尙，老夫正待向他查問烈兒近況時，他拍手大笑道：妙，妙，洒家想什麼有什麼，果然有菩薩保佑！老夫問道：和尙此話怎講？他笑道：洒家正在煩惱，不想遇見你，眞是再好沒有了！老夫道：何事煩惱？他笑道：明夜有事，少個當差聽用的。老夫訝道：要我代找？他笑道：不，就是你好了！老夫先還以爲他在說笑話，詎知他竟不徵老夫同意，拉老夫至無人處，板着臉交代道：聽清了，不得有誤，明天除夕，天一黑，你可到金庸三清道觀找個人，找到之後，逗他起火，讓他追你，你將他往北邙落魂崖頂，到達時必須是三更過後不久，這樣，你任務便算完成，你可一走了之，說着，嘻嘻一笑，又道：若走不脫，算你倒霉，不幸丟了老命，洒家免費送你一場法事。」

怪乞訝道：「金庸三清觀？去找誰？」

老人說道：「聽我說下去——老夫習慣了和尙那一套，也就見怪不怪，當下耐性問道：去找誰？他搖頭笑道：不能先說，說了你可能中途退却。老夫哼了一聲道：少用激將法，到現在爲止，老夫並沒答應你。他笑道：沒關係，不過，洒家問你，你願不願早點見到你那徒兒呢？老夫無奈，祇好說道：那怎麼個找法呢？他大笑了一陣，方道：很簡單，洒家傳你十字眞言，包管有人出來見你。」

怪乞忙道：「那十字？」

老人道：「降龍伏虎，拈白衣，見一人。」

怪乞失聲道：「啊，那是本幫弟子求見幫主的

密語呀！」

老人也道：「降龍伏虎，龍虎者，可能是蛇與狗的雅號，見一人的一字，有至上獨尊之意，代表幫主也有道理，祇是拈白衣該作何解呢？」

怪乞失笑道：「那是說衣擺沒有半個結，表示你是本幫中最低等的弟子！」

老人恨聲道：「可惡！」

怪乞笑容一斂，臉色突沉，又道：「快說下去，老兒！」

老人望了他一眼，不明其意，怪乞此時，臉寒如霜，老人眉頭微皺，沒問什麼，接下去說道：「和交代尙完畢，又道：你老兒如不願顯露本來面目，可以掛片紗，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斟酌着辦。分手時復又低聲笑道：你老兒一生中，祇有趕人，尙沒被人趕過，這一下子可嚐嚐箇中滋味，話是這麼說，到時候，見了人家面，認清人家是誰之後，心一慌，拔腿便跑，假走變成眞逃，也不一定，不過，你老兒千萬記住，可別嚇昏頭而逃錯了路，哈哈！」

怪乞臉色越來越難看！

老人乾咳了一聲，望向他道：「那人是誰，看樣子，你花子已經知道了？」

怪乞怒哼一聲，點了一下頭，司徒烈忽有所悟，不禁脫口說道：「師傅，那人是誰，烈兒也知道了。」

遊龍老人微感訝異地道：「哦，你也知道？」

司徒烈想了一下說道：「那人好像叫做陰陽秀士，又叫陰陽童子，外號百花魔，聽說是苗疆一個什麼百花敎的敎主——師父說的是這個人麼？」

老人點點頭，怪乞的臉色至此益發難看起來。

這時，小秋姑娘正好端着大壺熱酒走進，聞言哼了一聲，冷笑道：「唔，進來得眞是不巧。」

坐定後，又朝司徒烈斜睨着，仰臉嗤鼻道：「酒熱得太快了，眞對小俠抱歉。」

小秋姑娘的語意雖然含混，但座中三老是何等樣人，那會有料不透箇中奧妙的道理？當下三老互一瞥眼，遊龍老人跟白夫人，均是微微一笑。怪乞臉上雖未現出笑容，但因此一來，臉色已比先前緩和不少。

三老眉目傳神，自然逃不過兩小的眼睛。

小秋姑娘的反應是滿不在乎，她於說完之後，又哼了一聲，同時翹起薄唇扮了個鬼臉，不屑地仰面向上，恁誰也不理。

司徒烈臉上一熱，才待出言解釋時，忽然發現座中坐着三位長輩，期期然，竟是開口不得。

他這一廂正感爲難，白夫人早伸手擰了小秋姑娘一把，笑罵道：「死丫頭，妳可小心點，娘跟你司徒哥哥剛才已訂下了攻守同盟，你丫頭心裏明白，如敢再貧嘴，妳就不妨試試着！」

老人跟怪乞一齊哈哈大笑。

這一來小秋姑娘可再也無法矜持了，粉頰一紅，驀地離座二度飛身出屋而去。司徒烈臉上火熱，因感坐立不安。尙幸師父遊龍老人於這時重拾起了中斷的話頭，老人住笑乾咳了一聲，肅容繼續說道：「和尙交代完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這才擠眉弄眼地扮着鬼臉，掉頭大步而去。第二天，黃昏時份，老夫懷着滿腹狐疑，一逕趕向金庸三清觀，一路上，老夫心想：這位什麼瘋和尙生性雖然滑稽突梯，但言語中一向甚少戲言，有時看上去像玩笑，每每都寓含極深意義，他這次說我在認清對方是誰之後，很可能心一慌，拔腿就跑，假走變成眞逃，想來決非無因。那麼，老夫此刻前去會見的，到底是誰呢？

「老夫細數當今黑白兩道的風雲人物，不由得愈想愈糊塗，暗忖道：並非老夫倚老賣老，正派與老夫平輩論交者固然不乏其人，輩份高過老夫者，已是一位也沒有。談到黑道人物，誰也强不過七星堡主去，就算此去會的是七星堡主，事態也不會嚴重到那種程度——難道——那麼——唔，老夫搖頭一嘆，智計俱窮。

「想着想着，三清觀業已到達。這時天色已黑，老夫考慮了一下，終於從懷中掏出一粒變音丸，同時掛上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面紗，老夫按和尙吩咐，上前朝兩個在簷上佯裝打盹的中年乞丐哈哈一笑大聲道：『降龍伏虎，拈白衣，見一人』！」

老人說至此處，尷尬地笑了笑，接着說道：「老夫當時因爲不明白這句十字眞言的含義，口中喊出去，內心却在想：萬一對方盤問兩句怎辦？老夫甚是懊惱，懊惱的是沒將這一點提出來跟和尙弄個清楚，那想到還好，兩個中年乞丐鬨聲之下，僅從肘彎中偷窺了老夫一眼，一言不發，雙雙起身，一閃沒入觀內。片刻之後，一陣異香撲鼻，老夫一怔，從紗孔中閃目看時，首先挑出觀門外的，是兩盞六角宮燈，跟着雲裳曳地，欵步出現了提燈人，竟是兩名頗具姿色的妙齡少女，待老夫看清兩女分別在胸前繡着一枝玫瑰和一枝牡丹之後，老夫完全明白了，心道：噢，噢，原來貴客來自苗疆！

「當時老夫心中祇有一點不明白，就是丐幫弟子怎會跟百花敎混在一起的呢？思忖之間，老夫目光至處，不禁又是一怔。這時，手提宮燈的兩名少女在觀門口兩邊一分，當中緩步踱出一人。但見此人年約三十左右，唇若塗朱，面似傅粉，一身文士儒服，瀟瀟洒洒，除了一雙眼神有點煞氣外，老魔

竟然仍是三十年前的老樣子，老夫暗驚道：什麼？這廝還在人世？」

怪乞哼了一聲，老人輕輕一嘆，繼續說道：「俗語說得好：小心天下去得。還好老夫當時戴着面紗，不然的話，要是讓那魔頭知道了老夫是誰，那就夠麻煩的了。這時候，陰陽老魔瞥及老夫臉上面紗，嘴角微微一扯，似欲喝令老夫除下，大概忽然想起我求見時報的是白衣弟子，彼此身份相差太遠：不屑開口發令，是以話到喉邊，重又忍住，祇朝身後揮揮手，好像說：來人啦，把這個不懂規矩的傢伙帶進去！衣袖揮處，老魔身後立有兩條身形，如飛奔出！」

老人說至此處，怪乞突然冷冷岔口道：「兩條身形是誰？」

「就是先前通報的那兩位。」

「該殺！」

老人一怔，連忙搖頭道：「依老夫之見，那就怪不得他們。」

怪乞恨恨地道：「怪不得？哼！死有餘辜！」

老人又搖搖頭，嘆道：「老花子，這個你就錯了。」

接着，臉色一整，正容道：「老夫依稀記得，貴幫那兩位弟子，每人衣擺上似乎都只有兩個衣結，準此而言，他們在你們花子帮中的地位並不高，在那種情形之下，位卑言微，除了找死，你說他們有資格反對誰？」

怪乞默然，老人接下去道：「老夫一看情形不對，祇要一還手，就有露出破綻的可能。當下情急智生，不待兩條身形迫近，猛朝地下啐了一口，不屑地冷冷一笑，掉頭便走。那意思就表示：哼，我道是誰，原來是你，活見鬼！」

怪乞眉目略舒，好似稍覺快慰。

老人頓了頓，繼續說道：「老魔果被老夫這一舉動激怒，方喝得一聲：拏下！大概忽然發現老夫去勢甚速，身法有異，不似丐幫末等弟子。又喝道：滾開，由我來！話落身起，老夫聽得身後衣袂破風之聲，知道老魔業已親身追來。」

老人苦笑了一聲，又道：「不是老夫賣狂，如果老夫展開天山遊龍身法，老魔雖然不是凡物，也將奈何老夫不了。可是，老夫心存顧忌，在不明老魔忽然出現中原武林的動機之前，實在不願先惹一身麻煩，是以不得不將遊龍身法稍加變化，這一來，老夫就苦了。

「老夫提足十成功力，好不容易到達落魂崖下，已經微有汗意，而老魔已追至兩丈之內，老夫知道再不施展遊龍身法的話，勢將無法避免返身一拚，與其那樣，還倒不如露出身份好，幸好斯時已是三更正，老夫暗吸一口清氣，驀地一式雲龍三現，猛升而起，身後似聽得老魔異常驚訝的一聲輕噫，接着嘿嘿一笑，跟了上來。到達岩頂，老夫目光一掃，不由得又是一怔！」

怪乞忙道：「爲什麼？」

老人苦笑道：「說來眞是令人難以相信，原來上面早有了三個人，鬼見愁一旁負手而立，而七星堡主却正跟我們那位瘋大和尚打得難解難分！」

怪乞哦了一聲，旋又皺眉道：「什麼？難解難分？」

老人點點頭，答道：「其中是否另有原因，老夫不知道，當時的情形確是如此。」

怪乞點點頭道：「好的，老兒，說下去吧！」

於是老人接着說道：「當下老夫迅忖道：陰陽秀士跟七星堡主雖然是兩雄不並立，但在表面上，一直沒有鬧翻，加以有鬼見愁那老兒在場，陰陽秀士在沒有摸清鬼見愁的立場之先，決不致有什行動，但瘋和尚就不同了，他是碰到誰就開罪，一個弄不好，豈不成了三對一？」

「是呀！」

「老夫心頭立即泛起重重疑問，心想：瘋和尚對付得了嗎？抑或瘋和尚有意如此安排？要老夫跟他併肩作戰，來個二對三？可是他和尚明明說過，我祇要在三更過後不久將陰陽秀士引至崖頂，便算任務完成，可以一走了之！」

「這倒費解。」

「相當費解！」老人苦笑着又道：「當時刻不容緩，老夫實在無法多想，便決定先依着和尚的交代做了再說，於是，老夫趁崖頂三人尚未發現老夫之際，猛一側身，朝不遠處的一條斷澗中翻落，身形剛隱，陰陽秀士已騰身而上。跟着，陰陽秀士在一株樹頂發話，老夫附身在澗邊一根枯藤上，分神不得，加上瘋和尚笑聲尚掩一切，是以老夫沒有聽清。沒有多久，瘋和尚首先離去，陰陽秀士捨下老夫，又追上了和尚，接着七星堡主和鬼見愁也走了，老夫這才最後一個離開落魂崖。」

怪乞喃喃地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老人搖頭苦笑道：「什麼意思？——到目前爲止，老夫一樣莫名其妙。」

「依你老兒猜忖呢？」

遊龍老人沉吟了片刻道：「依老夫猜想，和尚的用意可能非常簡單，這次陰陽秀士出現得很神秘，中原武林除了你們丐幫中少數人知道外，餘下可說無人知悉，和尚這樣做，可能祇爲了引起七星堡主的注意！」微微一頓，又道：「如老夫猜得不錯，七星堡主跟鬼見愁便應該是和尚約去的才對。」

司徒烈點點頭脫口道：「正是這樣，師父料對了！」

怪乞哦了一聲，三老齊朝司徒烈看了一眼，但是誰也沒有發問，怪乞低頭想了半晌，忽然抬臉朝遊龍老人皺眉問道：「依此說來，這豈不成了瘋和尚對七星堡主的一番好意？」

「令人無法不作如是想！」

「那麼，演而釋之，瘋和尚是司徒望的化身豈不愈來愈不像了麼？」

「這一點，正是令老夫迷惑的地方。」

怪乞猶疑了一下道：「難道說——瘋和尚眞是五十年前一度出現於中原，武林人物爲之噤若寒蟬，跟七星堡主師父有過八拜之交的奇人，大漠癲僧的傳人不成？」

遊龍老人搖頭道：「你花子簡直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年前在少林寺，當瘋和尚反問七星堡主，大漠癲僧是你什麼人？七星堡主道：家叔。瘋和尚立即笑接道：劣孫！花子，你忘了麼？」

神機怪乞臉色一紅，老人沉思着又道：「而且，老夫以爲，瘋和尚這種做法可能另有用意，如說他是對七星堡主有心關懷，那倒未必見得。」

怪乞搭訕着問道：「另外還有甚用意，你倒說說看！」

「另外有甚用意老夫一時也想不透，不過，老夫現在感到迷惑的是，瘋和尚如果不是司徒老兒的話，他究竟是誰？他是眞瘋呢？抑或佯作？他的耳目何以那樣靈？何以會無事不知，無事不曉？」

遊龍老人說完，怪乞正待答腔時，白夫人忽然笑向老人道：「設非大哥提及，我可差點忘了呢——你們且先看看這個吧！」

白夫人一面說着，一面在衣裙上擦擦手，從斜襟裏取出一份摺帖，攤在桌子中央，同時笑着解釋道：「這是瘋和尚送來的，他剛走掉，你們就進來了。」

衆人舉目看去，但見帖摺上這樣寫着兩行歪歪斜斜的草字：

五月五，岳陽樓上有盛會，免費參觀，與會者均爲當今黑白兩道的風雲人物，胆小怕事者請三思而後行，大可不必打腫臉充胖子。

好事者：瘋和尚謹啓

老人看畢，首先哈哈大笑道：「妙，妙，請將不如激將，他又表現了一次先知先覺啦。」

怪乞也喃喃自語道：「花子雖算不得什麼人物，但也非胆小怕事之輩，說不得屆時也得勉爲其難地湊上一角了。」

老人撫掌大笑道：「斯應如響，花子第一個上榜！」

怪乞翻眼道：「難道還跑得了你？」

老人哈哈一笑，尚未有所表示，門口一暗，一條嬌小身形疾閃而入，衆人抬頭一看，原來是小秋姑娘。小秋姑娘進屋後，豎指湊唇，輕輕一噓。

衆人微微錯愕，就在這時候，前殿傳來一聲悠唱：

「降龍五虎，五炷香，湖廣護法拜地皇——」

悠唱歌歇，大家一致望向神機怪乞，怪乞霍然起立，說道：「來的是湖廣分舵護法香主，花子先走一步了。」

怪乞一面說，一面丟給司徒烈一塊長方形的金牌，朝白夫人躬身一揖，匆匆出屋而去。

遊龍老人返身朝怪乞背影喝道：「沉住點氣，花子，不然瘋和尚第一個饒不了你。」

怪乞掉臉點點頭，悽然一笑，大步奔向前殿。

司徒烈覷手中金牌，金牌一面鐫着一隻酒葫蘆，一面鐫着一個八卦圖，他正待送請師父遊龍老人察看，老人搖搖頭輕輕一嘆，說道：「師父知道了，烈兒，好好藏着，這是一面『神機令符』，與『追魂令符』『龍虎令符』合爲丐幫三寶，在該幫以及當今武林中具有甚高威信，千萬失落不得。」

老人說着，忽然咦了一聲問道：「烈兒，難道花子要對你有所差遣不成？」

司徒烈點點頭，赧然低聲將當初對怪乞的允諾說了一遍。老人聽了，不但沒有責怪他的不自量力，反而正容說道：「能贏得三老人物對你的信賴，這是你的光榮，雖然你目前的成就還不足以履行你的諾言，但君子一諾千金，人無信不立，你必須時時記在心上，盡力而爲，烈兒，知道麼？」

小秋姑娘乾咳一聲，大聲唸道：「君子一諾千金，人無信不立——唔，唔，這兩句古訓，聽來眞舒服。」

白夫人笑叱着伸手要批小秋姑娘的粉頰，小秋姑娘一閃避開，老人朝愛徒以目示意，司徒烈知道師父是吩咐他馬上去傳授小秋姑娘的一元劍法，才待欠身離座時，白夫人却一擺手止住他，微笑着道：「那個不忙，烈兒好像有話要說，且讓他先說了吧。」

老人便問司徒烈道：「烈兒，是嗎？」

司徒烈點點頭，跟着將他這次在七星堡中所見所聞，除了七嬌的一段，從頭至尾地詳說了一遍。老人聽了點點頭道：「這樣說來，老夫就不必操心了，一元經被你施大哥取去也是一樣，殊途同歸，將來他也一定要交給你的，烈兒，你有方法找到你施大哥嗎？」

司徒烈臉有不安之色，老人又道：「你想不出

他可能去了那裏麼？」

司徒烈不安地搖搖頭，低聲道：「師父，烈兒不安的不是為了這個。」

老人哦了一聲，注視着他，等他說下去。

「關於施大哥的下落，烈兒現在雖然不知道，但烈兒相信，烈兒慢慢地總可以想得出來，因為烈兒知道施大哥現在也一定非常掛念着烈兒——烈兒不安的是，瘋大師曾在日間交給烈兒一樣東西，他吩咐別讓師父知道，他說，他可以為烈兒負全部責任，烈兒思之再三，仍感覺——這一點，應該先向師父稟明。」

老人呵呵笑道：「好，好，這樣已經够了，孩子，你用不着為難，和尚有和尚的道理，師父祗當不知道這回事也就是啦。」

跟着，輕輕一揮手，笑道：「這就去跟你依妹練劍吧。」

司徒烈依言起身，小秋姑娘却愛理不理，白夫人笑叱道：「死丫頭，好不識抬舉，一元劍法，為萬般劍法之祖，你司徒叔叔的劍聖美稱，就是仗了這套劍法得來的，別人就是磕破了頭，也還學不着哩！」

夫人見愛女不為所動，笑着又輕叱道：「祗要你丫頭忍受得住，要娘多說幾句娘可不在乎——去不去？」

這下子有效了，小秋姑娘秀眸一瞪，先止住了她娘的話頭，這才紅着臉恨恨地走出屋子，司徒烈朝兩老分別一躬，含笑跟出。

花去一天一夜的工夫，司徒烈將一元劍法教完，教完一元劍法後，司徒烈心念一動，忽然暗喊道：噢噢，施大哥的去處我知道了！

新春正月。關洛道上。由豫入陝，一匹駿馬飛馳着。

馬駿人更美，馬背上的那位少年，年可雙十，劍眉星目，朱唇皓齒，英挺，瀟洒，丰神奕奕，祗是雙眉愁蹙，好似心思重重。

回復了本來面目的司徒烈，起程業已三天。

馬鞭揮走了師父遊龍老人的告誡，馬鞭揮走了白夫人的慈和的叮嚀，但馬鞭却揮不脫鞭梢上小秋姑娘的眼淚。

「她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冷峻，那樣的高貴，但是，當她知道我要離開時，她却哭了，淚水洗盡了所有偽裝——」一陣呢喃自馬背送入微寒的春風中消失。「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她的心。」

當三天前他怔怔地望着她，不知所措的時候，她拭着眼角倔强地恨聲道：「你望着我做什麼？我高興哭我就哭，橫豎不是為了你——」

他掙扎了半天，才掙出一句：「是的，我，都知道。」

她哼了一聲，恨恨地道：「你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對什麼事情都是一點不在乎，一點不留戀，甚至連自己曾許過別人什麼也沒放在心上，可見得你根本沒有想到過——哼，知道？你自己的心，你當然知道了！」

「不，你，你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意思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不是瞎跑，你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除了我——我，我知道。」

她說着，眼又紅了，他才待解釋，她已鬆開鞭梢，擰身入屋而去，祗隱約地聽見她泣喊道：「去吧！快去吧！為了那些重要的事！你知道的，沒人會想起你！」

他發了一會兒怔，茫然跨上馬背。

× × ×

三天過去了，好像過去了很久很久，又好像祗是發生在剛才。

「我真笨，我說出來的話，一句也不是我要說的，我所要說的却又一句也沒有說得出來。」

拍！隨着一聲長嘆，馬鞭落向馬背。關洛道上，一匹受驚的駿馬，驀地加快了馳速！

「黃金谷，逍遙村，施大哥一定在那裏。」

暮色四合，潼關在望。

猛加數鞭，進入城中，司徒烈找了一間僻靜的客棧歇下。

匆匆用點晚膳，立即回房點燈，關好門窗，在燈下拆開瘋和尚給他的那個舊紙包兒。

撕去包紙，露出一本薄薄的黃皮小册子，上有一行隸書：「先天太極式」。

啊！先天太極式。司徒烈驚喜若狂。册子上貼着一張便條，蠅頭細楷，端正之極，上寫：字諭小子：此書之來源，想丐幫那個老花子一定忍不住要說給你聽，洒家可以免了這一筆。按先天太極式，觀心大法，魚龍十八變等三種秘本均源出一元經，故心訣亦大同小異，你小子為司徒望之後，且與七星堡那位施姓師爺情逾手足，定已習得一元劍法，應無疑義。因此之故，你小子練起本書所載武功來，將可事半功倍，如一元心訣已運用自如，七日之內，即可望小有成就。洒家給丐幫花子看的一元指，僅本書所載太極真氣運用之一端，爾小子習後自知。今日武林，龍蛇混雜，內中頗不乏絕代高手，非習此不足以自存，一元經雖已落入施師爺之手，但遠水不能救近火，爾小子好自為之。——瘋和尚匆草。

司徒烈看完，迅即收入懷中，出屋四下詳詳細細地巡逡了一遍，這才重新入房在燈下參研起來。精匯神聚，不覺東方之既白。

司徒烈忖道：我找施大哥並無急事，何不在此呆上七天再說？

這樣一想，覺得頗有道理，於是他便在客棧中住了下來。

白天，他足不出戶，假裝身體不適，連三餐都叫在房間裏吃，吃完就睡，天一黑，立即打點起精神，按圖修習。

轉眼之間，六天過去了。

他覺得軀體內有一股前所未有的真氣在血脈中流動着，意之所至，無不應心，祗是尚不能發出任何力量來。

「還有一天，祗剩下一天，最後的一天了！」他想：「瘋大師的話決不會錯，過了明天，我將能藉指，掌，拳，足，兵刃，甚至一根朽竹發出一種驚世駭俗的力量，假如我採守勢，一般拳勁掌風業已無能加害於我了！」

他興奮地又想：「我一定要令施大哥大吃一驚，施大哥可能為我的成就高興得流下眼淚也不一定，將來徵得瘋大師同意，我一定將它傳授秋妹，好讓她知道是她怪錯了人。」

第七天——最後一天。

天亮不久，司徒烈用完早餐，才待和衣倒下休息時，前廳忽然傳來一聲怪笑。

笑聲像歸巢之鴨，極為刺耳。但入耳却又熟悉之至，好似曾在什麼地方聽過一般。司徒烈在屋子裏悶了六天，靜極思動，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頗想到前面去看個究竟。他這廂剛剛出門走得兩步，心念一動，暗道一聲使不得，霍然止步，便準備返身再回屋中。

因為，他已經想起了來人是誰。

可是，饒他發覺得快，仍然慢了一步。

「你好哇，少俠！」一個鴨嗓笑着道：「咱們以前那兒會過吧？」

司徒烈回頭看時，但見出聲招呼他的這個人，年約六旬左右，身穿一套新藍布襖褲，腰束新藍板帶，板帶上倒插着一根黑黝黝，兒臂粗細的旱烟筒，另一邊則吊着一隻繡花烟絲荷包，眼角下彎，唇角上翹，鼻管兩側，沿着腮幫有兩道成八字形分列的血溝，隨時看上去，都像在笑。果然是他，笑無常一招勾魂閻士！

現在，他真的在笑，笑得比哭還難看。

司徒烈暗道一聲糟，但仗着臉上紫色已去，故强作鎮定，返身微微彎腰答道：「晚生剛自京中赴完秋闈回來，一路來去，均未見老丈，老丈這樣說，怕是看錯了人吧？」

司徒烈說完，拱拱手，便欲入內。

「哦，趕考的？」笑無常桀桀笑道：「文場還是武場？」

司徒烈心頭一震，以為已被對方認出，正盤算對策之際，笑無常却放聲一笑，掉頭朝另一間院房緩步走去，口中自言自語說道：「也許老夫老眼昏花，認錯了人，但也可能別人家長得白淨了，唔，很難說，有時候鬼都會迷了眼，祗有無常知道也不一定。」

鬼迷了眼？無常知道？——這可不是一語雙關麼？

司徒烈雖然知道這位魔頭連七星堡主都沒放在眼裏，難惹之至，也祗好走到那裏算那裏了。

他回到房中，冷靜了片刻，然後將先天太極式秘笈貼肉藏好，他告訴自己：留得命在，這本秘笈說什麼也丟不得。

同時，他暗嘆道：就差了一天，明天碰上這魔頭，可能要好得多。

他本想趁整個白天將最後兩段課業練完，可是恁怎樣也定不下心來，加以澈夜未眠，心神困倦，亟須休息，最後他想：管他去，養足精神再說！

於是他一本數日來的習慣，和衣倒下，矇矓睡去。待他醒來時，天色已黑，四下毫無任何動靜。他有點委決不下，祗差一天了，中斷了異常可惜。繼續修習吧，又怕笑無常從旁窺視，安全可虞。

就在這時候，窗外有人啞聲傳音進屋道：「出去找個清靜地方談談吧，少俠，以老夫的輩份保證，老夫決無惡意。」

司徒烈牙關一咬，霍然起身，大步跨出院中，月色下，笑無常朝他點點頭，臉上露出一個醜怪的微笑，衣袖一拂，如灰鶴冲天，首先越屋而去，司徒烈畧提真氣，跟着騰身而起。

不消片刻，來至城北一塊荒涼的空地上，笑無常回身豎起一根大姆指，點點頭，笑嚷道：「胆力不小，輕身功夫也頗够火候，怪不得姓陰的迷了心竅，有你的！」

司徒烈昂然挺立，一聲不响。

笑無常見他氣勢凜然，一派不屑神色，業已看出面前這位年青人頗難以言挑動，當下桀桀一笑，又道：「很好，很好，本來老夫有好多話要問，譬如說：你真正的師父是誰？你要鬼老頭帶你進七星堡是何人授意？目的何在？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冷敬秋跟陰厲君在老夫離開後說了什麼等等。但老夫已經看出，問了也是枉然，老弟保險不會回答老夫，與其多碰幾鼻子灰，咱們乾脆來個開門見山算

了！」

開門見山？司徒烈暗忖道：他要打我什麼鬼主意？

他心中盤算，表面上仍是聲色不動，笑無常乾笑一聲，跨上一步又道：「有一件事老弟不必賴，那便是你老弟準是拿走七星堡一元劍經的合夥人之一。」

司徒烈心頭微微一震，笑無常又上一步，司徒烈戒備地退了一步，笑無常搖搖頭，笑道：「別怕，老弟，老夫祇不過要你聽得清楚一點罷了。」

司徒烈輕輕哼了一聲。

笑無常自動退出一步笑道：「祇要老弟肯合作，咱們沒有傷和氣的理由。」

桀桀一笑，緊接着又道：「一元經，此刻不在你老弟身上，這個老夫知道，老夫現在祇請老弟見告兩件事：一元經，是誰拿了？拿去的人，目前在那裏？」

司徒烈冷冷答道：「不清楚！」

笑無常桀桀笑道：「老弟，何必謙虛？呷，呷呷。」

司徒烈哼了一聲，大聲道：「剛才出來時尊駕說過：尊駕以輩份向在下保證決無惡意，現在提醒尊駕一聲，以尊駕之輩份，似也不該强人所難！」

「呷呷，强人所難？」

「在下再度聲明：不清楚就是不清楚！」

「呷呷，老弟未免太不誠實了！」

司徒烈仰臉冷笑道：「誠實？嘿！難道遇上强盜時也告訴對方藏金所在才算誠實麼？」

笑無常八字肉溝一垂，嘶聲道：「老弟言重了吧！」

司徒烈昂然冷笑道：「就算在下言重，也是尊駕自招。」冷笑一聲，緊接着又道：「尊駕既然能識破在下行藏，又能知道七星堡中丟了一元經。耳目之靈，的確令人佩服。但假如更能憑自己本身的能耐去找東西，那就更爲令人佩服了。」

笑無常桀桀笑道：「有理，有理。」接着笑容一收，陰聲道：「能識破老弟的眞正身份，就是老夫的能耐。現在老夫便是憑自己的能耐在找一元經。老夫找上你老弟，祇是抄着一條路徑而已！」

司徒烈冷笑道：「小爺不說，你又待怎樣？」

笑無常桀桀笑道：「老夫當然有辦法。」

司徒烈冷笑道：「尊駕的辦法是憑輩份想出來的嗎？」

笑無常聽若未聞，接着說道：「辦法有兩個：第一，老夫預備介紹老弟去見一個人。」

「誰？」

「鬼見愁！」

司徒烈昂然大笑道：「高明——祇可惜小爺見誰也不在乎。」

笑無常乾笑一聲道：「好，此路不通，祇好再走第二條。」

司徒烈冷笑着道：「希望第二個辦法，不令人失望。」

笑無常點點頭道：「當然。」

「洗耳恭聽。」

笑無常目注司徒烈，眼射陰毒之光，笑道：「第二個辦法很簡單，老夫預備暫留老弟陪老夫一段時日。祇要老夫放個風聲出去，有人肯拿一元經來跟老夫交換也不一定呢！」

說完哈哈大笑，狀極得意。司徒烈心下大急，忖道：這魔頭好毒。我一旦落入他手，祇要施大哥知道了，他眞的會拿一元經來交換的啊！唉唉！那怎麼辦！

他心頭雖然又慌又急，表面却無法不力持鎭定。他祇恨這魔頭來早了一天。不然的話，瘋和尚練成了先天太極式足以自保，這魔頭當然留他不住。可是，恨又有什麼用？是以故作爽朗地哈哈一笑道：「除了有碍尊駕輩份外，果然是設想週到。」

笑無常桀桀笑道：「老夫如不傷害你，也算不得違背承諾。」

司徒烈雙目一睜，叱道：「小爺有氣在，你就少打如意算盤！」

笑無常緩緩走向一座石墩，停步回頭笑道：「老夫外號叫做一招勾魂，假如老夫出了手，當今武林中能逃過老夫一招之危的，數數也沒有三五個。你是後輩，當然更不用說了。現在老夫先露一手給你老弟看看。看過了再强嘴不遲。」

說着揚掌往石墩上輕輕一切，左手一兜，已抄起碗大的一塊。手法之俐落，比起七星堡主的陰陽兩儀罡氣，毫不遜色。

司徒烈暗暗心驚，知道自己決非其敵，索性微閤雙目，裝做沒看到。

「如何？」笑無常手托石塊，桀桀笑道：「老夫到目前爲止，仍無絲毫惡意，但如果老弟一意孤行，始終不將老夫看在眼內，那可又當別論了。」

司徒烈知道無法善了，雙目暴睜，喝道：「別擺臭架式了，露出你醜面目吧！」

笑無常偏臉陰陰笑道：「這樣還不行？」

司徒烈冷冷一笑，豪放地道：「如果行，早行了！」

「一定要來幾下眞的？」

「彼此心裏明白。」

「好好！」笑無常扔去石塊笑道：「老夫讓你

十招，留個機會給你思考思考。十招一過，老夫祇好暫時委曲老弟一番了！」

司徒烈知道多說無益，從腰間取下盤龍劍，振腕一抖，劍如銀虹，橫劍當胸，口中高喊一聲：「牛別吹得太老。」

暗運一元眞氣，劍式一順，平竪胸前，自行繞圈疾走。一圈連着一圈，好似在用許多圈圈在地上連綴着一幅神秘的圖案。

這一招名叫「先天一元九宮連環步」。

一元劍法共有七七四十九招，外加這招先天一元九宮連環步合爲大衍之數。

這招不在攻式之內，是一元劍法中的救命自保之着。司徒烈昔日跟長白獨目叟對劍至第三十七招，忘了三十八招，曾以這一招拖延時間藉以思考，直到白夫人遙遙指點，方將接在三十七招「變生兩儀」之後的「四象復位」悟出。

今天，他倒果爲因，拿最後一招做了起手式，乃是爲了對方武功太高，故先設法立於不敗之地，俟機進攻。祇要對方說話算數，他就不信對方能擋得了十招一元劍法。

劍一亮出，笑無常微噫道：「盤龍劍？司徒望的盤龍劍？」

九宮步踏出，笑無常更驚訝了，他失聲道：「劍聖絕學？一元劍法？你是劍聖後人？」

當下更不遲疑，趁對方心神未定，口喊接招，劍尖下指。一式「地象坤卑」，疾點對方腹下中元重穴。笑無常一聲哦，閃退五尺，身形端的快極。

司徒烈得理不讓人，劍身嘶風，挑出一道劍弧，劍尖上指，又一式「天象乾尊」，欺步直進，疾點對方喉下天突。

笑無常又避開了，口中哦聲連連。

轉眼之間，司徒烈已攻出八招，他忽然一個收勢，穩住身形。

原來他發覺以自己現在一元劍法的六成火候，在十招之內實在奈何笑無常不了。笑無常口中的驚呼並不是因他劍招之威力而發，笑無常奇異的可能是他根本沒料到面前這位美少年會使一元劍法。他爲了一元劍法的尊嚴，自然不肯再攻出無謂的兩招了。

笑無常驚訝地望着司徒烈，好像有好多話要問，嘴巴動了兩下，搖搖頭，改口問道：「怎麼不攻呀？還祇有八招啊！」

司徒烈昂然大聲道：「小爺不屑攻擊一個無還手之力的人物。」

笑無常笑了笑道：「這種話由司徒望說出來還差不多，不管你是司徒望的什麼人，憑你現下這幾成火候，老夫敢說一句，可還沒放在眼裏。」桀桀一笑，又說道：「好！底下兩招算你棄權，現在讓你明白老夫一招勾魂這稱呼的由來。」

口中說着，人已朝司徒烈緩緩逼來。司徒烈暗忖道：我在一元劍法上的火候雖不够，來個兩敗俱傷大概還可以。心神一定，抱劍凛然以待。

笑無常右手緩緩擧起，屈張如鈎，緩緩抓向司徒烈。司徒烈閃身暴退八尺，耳聽一聲怪笑，閃目看時，笑無常竟比他更快。這時業已逼近身前三尺之內，右手擧在空中，原式不變，緩緩落向自己左肩——

司徒烈汗出如漿，深知難逃一拚，當下猛吸一口清氣。劍身微顫，眞氣貫注，屹如銀柱般地竪立前胸，招藏一元劍法絕學「一元彌六合」，他準備兩敗俱傷，捨命換取笑無常一條右臂。

萬籟俱靜。

就在這生死存亡，千鈞一髮的剎那——啊也哈——笑無常身後的城牆上，突然有人打了個呵欠。

司徒烈一怔，笑無常也是一怔。後者擧在半空的手臂，猛地一收，同時身軀疾轉。驀向側面閃開。這樣他既可以望向發出呵欠的地方，又可以監視住司徒烈的行動。這時發出呵欠的北邊城牆上，又送出一陣含混的喃喃自語。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啊也哈——又是一個呵欠，接着道：「唉唉！聰明之人常遭聰明誤，還是糊裏糊塗眞福氣。」

語音含混而低沉，哼哼唧唧，好像沒睡醒，也像嘴巴裏包着一口東西沒有嚥下去。司徒烈心雖訝異，但對這番話却是似懂非懂，茫然不解。

他覺得話中彷彿含有極深禪機，但一時間却參解不透。

再看笑無常，笑無常好似已經知道了來的是誰。這時的臉色非常難看。

司徒烈見了，大感寬慰忖道：不管來的誰，看樣子笑無常似對來人頭痛得很，今宵之危，大概可以就此逢凶化吉了。司徒烈正在思忖之際，城牆缺口處，業已搖搖擺擺地走出一人。

月色下但見來人身軀極爲臃腫，走起路來鵝行鴨步，脅下夾着一根破竹竿，手捧着一隻舊葫蘆。跑幾步就捧起來喝上一口二口。臉短鼻扁，兩顆騷鬍子，眉目難分，鬍端上，點點滴滴地往下淌着酒漬，神態猥瑣之至。

這位貌不驚人的不速之客，從從容容的踱至一招勾魂對面丈許遠近站定，先朝司徒烈扮了鬼臉。這才不慌不忙地繫回酒葫蘆，從脅下取出那根破竹竿，朝笑無常一指，傻呵呵地笑道：「幸會，幸會。一別四十年，想不到又在這兒碰到了頭。呵呵！

你老兒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長漂亮。我這個老不死的也一樣，並不比年青時候更聰明。有道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有道理有道理。呵呵，呵呵呵。」語畢大笑不已，伸手又要去解酒葫蘆。

笑無常目如寒電，朝來人上下打量了好半晌，這才陰陰啞聲道：「哼！想不到你這個爛酒蟲還活着，眞出老夫意料之外。」

被喊爛酒蟲的怪老人，聞言呵呵大笑道：「誰說老夫沒死？呵呵，死過一次啦！」

笑無常嘿嘿笑道：「此話怎解？」

怪老人呵呵笑道：「聽不懂？呵呵！人人說我糊塗，想不到你老兒並不聰明到哪兒去。」

笑無常看樣子是眞個糊塗了，怪眼亂翻，無法開口。怪老人又喝了一口酒，方始瞇着眼呵呵笑道：「世上多少聰明人，一見老夫就糊塗，眞乃怪事。呵呵，呵呵！」笑了一陣，接着說道：「好，好！橫豎閒着也是閒着，老夫看在咱們往來不止一次的老交情，就破例跟你老兒說個淸楚吧！萬一你老兒越聽越糊塗。那可不關老夫事，招呼先打在前頭，免得人說老夫越老越糊塗。呵呵，呵呵。這樣的，老兒，遠在四十年前，老夫得到消息，說是一招勾魂姓閻的你死了。老夫心想，那傢伙都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呢？呵呵，於是乎老夫也死了——有武林中的傳言爲證。」

司徒烈忍俊不置，忖道：此老談吐好不滑稽。怪老人頓了頓，呵呵一笑，接着說下去道：「老夫陰魂出竅，逕奔地府，找遍了十八層地獄，始終沒有找到你老兒，老夫告訴自己：糟了，上當了。姓閻的騙人了，他如已死，準會關在這些地方，現在見不到他的生魂，足證他仍活着。呵呵，一想到你老兒還活着。老夫在地府中再也呆不住了。老夫揚起這根破竹竿向十殿閻羅喝道：老夫準備再活幾年，行不行，你們瞧着辦！」

笑無常聲色不動。司徒烈差點笑出聲來。

怪老人接着說道：「老夫人雖糊塗，這根破竹竿却是一點不糊塗，十位閻王一致離座拱手道：老丈請便！於是乎，老夫復活了。」說着一抬下巴道：「淸楚了沒有？」

笑無常陰陰一笑道：「那麼咱們之間得結結老帳了？」

怪老人雙手齊搖道：「不行，不行。」

笑無常陰陰地又道：「爲何不行？」

怪老人搖搖頭道：「咱們動起手來，老實說，總是你老兒死的機會多。老夫向閻王老爺通融的壽命係以你老兒的壽命爲準，你如死了，我就無法活。那樣一來，老夫萬一失了手，活該，贏了呢，等於和了一樣。不行，不行，一百個不行，老夫太吃虧！」沒等笑無常開口，又笑道：「另外還有兩個理由：第一，老夫沒活够，一而不再，這是最後機會，要活就活久一點。第二，老夫發現，陰曹地府沒有酒。呵呵，呵呵呵！」

司徒烈再也忍不住了，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笑無常哼了一聲，陰陰笑道：「不行也得行，這次可由不得你了！」

一邊說着，一邊跨上一步，目閃兇光，似已蓄意一拚。司徒烈暗暗忖道：咦，笑無常沒將這位怪老人看在眼裏呀，難道怪老人不比他强？

怪老人沉聲道：「且慢！」

笑無常果然住勢，怪老人仰臉瞇眼道：「姓閻的，你眞有興趣是不是？」

笑無常冷冷答道：「姓閻的說一句是一句，不像尊駕那樣言談風趣。」

怪老人瞇眼又道：「旣然一定要打，你老兒知道的，老夫頭腦一向不管用，直到目前爲止，尙是胸無成算，且讓老夫在動手前先盤算一番如何？」

又是奇談！武家競技十九講究快打快，搶制機先，幾曾聽說臨時盤算的道理？可是，說怪也眞怪，笑無常經怪老人這樣一請求，祇哼了一聲，居然止步不發，目射精光地望着怪老人，耐心等待着。

司徒烈忖道：唔，笑無常還是有點顧忌呢。

再看怪老人，一手摸着腰間酒葫蘆，一手拿破竹竿在地上輕輕敲打着，竟還眞是一派正經的在思考。片刻之後，怪老人忽然大喜喊道：「有了，有了！」

笑無常雖然原地未動，神色却是微微一緊。

怪老人喊出兩聲有了，掉頭朝司徒烈招手笑道「來，小娃兒，老夫一生祇服着一個人，便是劍聖司徒老兒，你娃兒剛才那一套一元劍法不管是學來的或是偸來的，況火候也祇才五成左右，但老夫看了很順眼，不但『先天一元九宮連環步』踩得很熟，最後一招『一元彌六合』更見威力——」

笑無常咦了一聲，怪老人祇做未聞，接着說道：「來，小娃兒，老夫也是學劍的，老夫的一套雖然比不上司徒望，但除了劍聖老兒之外，也算是坐二望一。來，你踏着先天一元九宮步，劍藏一元絕學一元彌六合，繞着這個醜鬼兜圈子，覷準了就是一下子，不過，記住一點，千萬不許在要命地方下手，老夫要捉活的。」

笑無常似乎忍不住了，怪喝道：「爛酒蟲，你這是什麼意思？」

怪老人回頭一笑，輕鬆地說道：「意思不大，兩個打一個而已罷了！」

笑無常嘿嘿笑道：「爛酒蟲，要臉不要？」

怪老人搖頭道：「不要！」

跺着搖頭晃腦地道：「祇有這樣做，才能你傷我不死。」

笑無常冷冷一笑，道：「一個娃兒濟什事？白丟人！」

怪老人仰天呵呵笑道：「丟人？呵呵呵！你能以老欺小，我就可以二吃一。娃兒雖然不濟事，但一元劍法却不含糊，你明白，我明白，咱們半斤八兩，一頭加根火柴棒兒，另一頭也會翹起來，不信就試試——準備，娃兒！」

司徒烈恭應一聲，揑訣起式，待命而發。

笑無常口發怪笑，神情似已怒極，但始終不動手。

司徒烈內心雖不以二對一爲然，但他知道當前這位老人在武林中的輩份一定崇高異常，有了這位前輩的吩咐，自無不可。再者笑無常並不是什麼好東西，怪老人說得不錯，他能老欺小，我們自然可以二吃一！

他想：根本無所謂，設若怪老人不來，我不一樣毀在他手上麼？

這樣一想，大感心安理得，星目圓睜，采華潛蘊。

笑無常正好於這時瞥了他一眼，本來滿臉煞氣，經四目相接後，悶哼一聲，煞氣竟然隱去。

司徒烈欣慰忖道：一元劍法畢竟具有相當威勢呢！

怪老人這時忽然呵呵一笑，朝笑無常擺一擺手道：「別傻了，老兒，咱是說着玩玩罷，誰還眞個不成？」

朝司徒烈一揮手道：「劍收起來，娃兒。」

司徒烈有點莫明其妙，但也祇好恭諾一聲，將劍垂下。

笑無常滿臉猶疑，怪老人不容他開口，又笑道：「你老兒說過，你對這娃兒並無惡意，而咱們打過不止一次，始終勝負不分，想想也膩了——老兒，你說是不是？」

笑無常哼了一聲，沒有開口，怪老人接着又道：「你老兒今夜放着醜臉不要，做下這等丟人事，究其目的，也不過是爲了一部一元經而已，現在，老夫好人做到底，索興帮你將問題解决，不知老兒意下如何？」

司徒烈訝忖道：笑無常要的是一元經，一元經在施大哥手上，他怎解決法？

笑無常神色一動，仍沒出聲。

怪老人瞥了他一眼，呵呵笑道：「你老兒如不表示意見，那老夫祇好不說。」

笑無常經此一逼，萬分無奈地點了點頭。

怪老人呵呵笑道：「這就對了。」跟着臉色一整大聲道：「姓閻的，五月五去岳陽樓上等，聽老夫的話包你不會錯。找一元經的不止你姓閻的一個，你急，七星堡主比你急，五月五大解決，你姓閻的能否坐受漁人之利，那可得看你姓閻的運氣，誰也不敢出包票。」說完，拱拱手道：「假如不想打，這就請便。這娃兒有這娃兒的事，老夫酒已喝足，也想就此找個淸靜地方會會周公！」

笑無常哼了一聲，掉身就走。走出兩步，忽然停步回頭問道：「爛酒蟲，老夫暫且信了你，不過老夫可得問一聲，你若誑了老夫怎說？」

怪老人雙目暴睜，怒聲叱道：「再說下去就掌嘴！」

怪老人好似自尊受到損害，竟然動了眞怒。

笑無常見了，似也覺間得不當，乾笑笑，猛拔身形，眨眼消失不見。笑無常一走，怪老人雙肩一晃，跟着上了城牆，身法之靈妙，令人咋舌。

司徒烈一急，忙追上去，一面大喊道：「老前輩請暫留步，晚輩有話說。」

怪老人直似未聞，司徒烈追到城牆上，怪老人正定身四顧，司徒烈到了他身邊，他也不理，這時又側耳諦聽了片刻，這才自語道：「唔，看樣子是眞的去遠了。」

原來怪老人在查看笑無常是否眞個離去，老人自語畢，緩緩回頭，司徒烈才待開口，老人已搶着冷冷問道：「老前輩？誰是你的老前輩？」司徒烈一怔，老人冷冷又道：「你娃兒知道我是誰？」

司徒烈忖道：怎又變了一個人？我可始終沒有得罪過您啊！他想是這樣想，但並沒有表示出來。他知道，武林很多奇人的脾氣都很怪，他祇須執禮如一就錯不了。

因此，他躬身道：「老前輩名諱，晚輩正想請教。」

怪老人嘿了一聲，冷冷道：「好沒禮貌——你是誰？」

「晚輩漢中司徒烈。」

老人哦了一聲道：「司徒望之子？」

司徒烈躬身道：「是的，老前輩，司徒望正是晚輩家父！」

司徒烈一反往常習慣，不但據實回答，而且回答得非常爽快。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他知道怪老人一定是位正派人物，老人說過，他一生祇敬佩一個人，那人便是他父親，劍聖司徒望。第二，他覺得一個人化名易容祇可算做一時的權宜之計，今天，他不小了，他應該自立，他是劍聖之子，他必須儘早恢復自己眞正的身份和面目。

他同時決定：自今而後，我將以眞正身份和面目會見任何人，包括七星堡主在內。怪老人頓了頓，又問道：「你武功是傳自你父親麼？」

司徒烈答道：「不，恩師是家父至友，當今三奇之一的天山遊龍。」

「遊龍掌趙笑峯？」

「是的，老前輩。」

怪老人忽然搖搖頭，自語道：「不對，不對，你對老夫說謊了。」

司徒烈忙分辯道：「晚輩句句屬實。」

怪老人以竹竿一敲他頭頂，叱道：「混蛋，難道天山遊龍也會一元劍法不成？」

司徒烈被敲得隱隱作痛，但又不敢運氣抗止，也不敢用手去摸，祇好暗暗咬牙，忍痛陪笑躬身分說道：「晚輩劍法另自他處習得。」

「何處習得？」

「施天青施大哥。」

老人訝道：「七星堡中那個施姓總管？」

司徒烈躬身道：「是的，老前輩——但老前輩祇喊他一聲施天青好了，他呆在七星堡並非出於自願，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尙請前輩諒察。」

老人又哦了一聲，同時不住地點頭自語道：「唔，怪不得上一次——原來這樣的。」

司徒烈忙問道：「前輩以前見過他？」

老人欲言又止，改口續問道：「這樣說來施天青是劍聖門下了？」

司徒烈敬答道：「是的，老前輩。」

他見老人沉吟不語，躬身道：「敢請老前輩也將名諱見告。」

老人仰臉想了一下，忽然吩咐道：「老夫要不要告訴你，先讓老夫仔細想一下，轉過身去，向前走五步，未有吩咐不得回頭，老夫用神時，頂討厭別人瞪着眼看。」

甚麼？用神時討厭別人看？

簡直是奇得不能再奇了——司徒烈怔得一怔，但仍躬腰一諾，依言轉過身來，向前走出五步。

這時約莫三更左右，彎星點點，微有寒意。

他一面仰面忖道：怪老人難道想丟下我一走了之不成？噢不，那是不可能的。他要走，儘可光明正大的走，他知道我沒有理由攔阻他，同時我也無法攔得他住。那麼，他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司徒烈正陷入於一片沉思中，忽聽耳畔有人輕喚道：「好了，乖孩子，回過頭來吧！」

原來人家到了他身邊，他還沒有發覺，聞聲一驚，宛似自夢中醒來。急忙返身抬頭一看，我的天哪，司徒烈脫口一聲驚呼，完全呆住了！

你道怎麼着？

喝——此刻，司徒烈舉目所見，眼前俏生生的站着的，竟是一位年約廿四五，一身天藍緊身勁裝，背揹長劍，體態苗條婀娜，眉若新月，眼似晨夏荷露，鵝蛋面，挺鼻，薄唇，皓齒的絕代佳人！

啊，迷娘，迷娘，青城迷娘上官倩！

司徒烈於發出一聲驚呼後，情不自禁地伸手揉了一下眼睛。迷娘上官倩忍不住噗哧一笑。司徒烈面一紅，下意地移手向上，不自覺地摸向頭頂剛才被竹竿敲痛了的地方。迷娘上官倩以手掩口，益發笑不可抑。

司徒烈見到迷娘，與見到施天青施大哥有着同樣的感覺，好像見着親人一般，心頭充溢着一股說不出的親切和喜悅。

「那位甚麼青城迷娘，我想她人一定生得非常年青漂亮——是嗎？」

他怔怔地望着迷娘窈窕玲瓏的身裁，忽然想起師妹小秋姑娘對他的誤會，心頭不禁微微一蕩，雙頰也是微微一熱。

他深深地呼出去，好像心頭這種不應存在的情感已隨清氣排出身外，這樣他方覺得舒適了一些。

這時，迷娘含笑望着他，眼波有如兩泓明媚清澈的春水，令人有酥化欲融之感，司徒烈目光與之相接，心頭立即突突跳動起來，這是一種以前未曾有過的感覺，他不禁有點慌亂起來，一面趕緊引目避開，一面搭訕着低聲訥訥地道：「原來是大姊，你，你扮的啊？」

他說着，忽然記起七星堡主介紹一招勾魂閻士時曾說過，武林中以前的兩句諺語是：三奇三老，一叟一無常。三奇難得見，三老不見更好。有罪之人莫遇糊塗叟，是人最好莫遇笑無常！

神機怪乞也說過，青城迷娘如非青城糊塗叟的後人，便是門人。

那麼，迷娘剛才扮的便是青城糊塗叟了？司徒烈想到這裏，目光一正，才待就此提出證實時，迷娘已笑道：「是的——我扮我師父已經很久了。」

噢，她是糊塗叟門人，司徒烈想着，不禁問道：「大姊，令師他老人家還健在嗎？」

迷娘目眶一紅，輕輕一嘆，傷感地低聲道：「很多人以爲我師父在數十年便已死去，其實就在三年之前，我還跟他老人家生活在一起——。」

司徒烈忙問道：「現在呢？」

迷娘搖搖頭，悵然道：「現在就不知道了。」

「你怎會不知道呢？」

「三年前，他老人家一聲不響地離開了青城，除了痛苦，甚麼話也沒有留給我，我就是爲了尋訪他老人家，才到江湖上走動的。」（未完待續）